

THE RED WHEEL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李青 李万春 译

红 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三卷

第一部

下



第一部（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轮. 第3卷 / (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著 ; 何茂正等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99-6489-8

I. ①红… II. ①索…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194号

图字: 10-2012-261号

本书经法亚出版社(地址: Paris (6°), 13 rue du Montparnasse, FRANCE)
授权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LA ROUE ROUGE”红轮

《Août 14》(《1914年8月》)

《Octobre 16》(《1916年10月》)

《Mars 17》tome 1, 2, 3 et 4 (《1917年3月》)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 ©1972-1983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Октябрь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1970, 1978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1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2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3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4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书 名 红轮 第三卷

作 者 【俄】亚·索尔仁尼琴

译 者 何茂正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3

字 数 30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489-8

定 价 498.00元(第三卷共四部十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上）	001
第一部（中）	351
第一部（下）	717
第二部（上）	1093
第二部（下）	1499
第三部（上）	1883
第三部（中）	2257
第三部（下）	2655
第四部（上）	2941
第四部（下）	3325

第一百三十一章

在冬季的几个里,由于冰面辽阔地带的通航是有限制性的,“无畏号”战舰和战列舰停泊在赫尔辛基^①港湾,被羁留在冬季的停泊场上,只有驱逐舰远远地航行在海上,保卫着要冲。由于海上的冰面,敌人也不能对这里进行突然袭击。这样一来,在赫尔辛基停泊场上,只有在船上进行值班是例行公事,加上一天没有几个小时,对水兵来说时间是极其自由的。对于军官们呢,一旦有了时间就谈谈话,阅读和考虑问题,现在就是这样清闲。

在总指挥的“隼号”参谋部舰上,有海军上校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公爵、伊万·伦加滕和海军中校费奥多尔·多夫康特。这个冬天内部安排了定期的座谈会讲政治题目。他们是海军“青年土耳其党人^②”,拥有近乎相同的观点。他们热爱自己的舰队并且无私地爱这个舰队里的人们。他们极具魄力地领导舰队走向光荣,他们英明,对周遭事物的敏感度极高,意志坚决,并且机敏灵活。他们把一切为了俄罗斯视为最高使命。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人,只要为了拯救俄罗斯,赴汤蹈火每个人都在所不辞,视死如归。

多么幸福的感觉,在少年时代就开始伴随我们的心灵,呵护我们成长。啊,伟大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国家,真诚可爱的人民,却总是在暗无天

①现芬兰首都。——编者注

②奥斯曼帝国统一进步协会的成员。——编者注

日的日子里终日以泪洗面，难逃统治者的魔掌。自幼养成的习惯，即把一切都交给人民，然而，这习惯被不公正地剥夺了。内心深处的一股激情赋予了我们：十二月党人^①！赫尔岑！还有一连串的人物：人民的受难者，启蒙派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分子。为了人民的自由做了那么多事情！难道这一切都白费了？每三个人之中有一个人是热爱 20 世纪神圣的解放运动的传统的，深感自己有义务和力量继承下去！

人们从下边上来，到波罗的海舰队总指挥的周围，按照职务集合：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现在是作战部队的参谋长（旗舰司令的）；伊万·伦加滕是侦察长。不久前任命的年轻的海军中将涅佩宁任总指挥职务，就其职位的重要性来论，他们拉拢他的机会也随之增大。虽然涅佩宁（他们内部之间称他为海军上将）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并不是那么连续不断地成长的，但是，他对凡是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都照顾有加。涅佩宁的性格是很直率和诚实的，他光明磊落地响应一切高尚的举措。于是他们三人经常带着一种欢乐的心情，他们知道，海军上将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鼓足最大勇气，向他倾诉自己的见解，以便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

在三方秘密谈话会的笔记上，记录了他们讨论这个春季伟大俄罗斯可实现规划的共同问题。当然，他们详详细细讨论了海峡问题，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帝国的意图，但是，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且攻克海峡需要利用两到三个世纪建成良好的环境。也讨论了一些当前问题，诸如奥兰群岛^②及同瑞典谈判。当然，谈得最多的问题是当前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如何将俄罗斯从中摆脱出来。对此的理解是一致的：

“这群恶棍，他们想把我们的祖国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没完没了的拉斯普京之流、施蒂默尔之流、普罗托波波夫之流，也许是国家的背叛者，同敌人来来往往，如何把祖国从这个乱泥潭里拔出来？众多解决方案中一种最能彻底解决问题并极其可靠的方法自然地显现

^①1825 年发动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制度武装起义的俄国贵族革命家。——编者注

^②又称阿赫韦南马群岛，位于芬兰西南沿海，由 6500 个小岛组成。——编者注

出来，那就是除掉“上校”（尼古拉二世），从而清除整个集团。坐在舰上，他们不能直接参加进来，但是能够通过思想，用自己的立场去建立联系，去影响他人。有过这样的决定，但并不是他们这几个人的，而且，整个决定并没有付诸任何行动，许多同病相怜的人聚集于此，并使他们处于阴谋家们的劣势。

而近些天来，特别是今天，在彼得格勒却发生了一些事件，而且逐渐发展成风潮，显然是政府公然挑拨离间所引起的。整个这次暴动是普罗托波波夫引发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为了联系，他们召唤来了自己的委托人上尉科斯佳·日特科夫，化装成青年社会党人。正是日特科夫促使他们要早一些和更坚定地付诸行动。这些人自己从晚上6点钟在参谋长舱里开会。米哈伊尔·切尔卡斯基说明了行动方案形成的原因。

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是现成的，很容易理解。但是现在这些事件要什么时候进行，想制订极简单的行动计划当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些事件的发生是采取了残酷的转折方式，关键时刻已经被错过。很明显，杜马成员加上所有的社会活动家们都无精打采、意志薄弱而不能利用时局。必须在外部的给他们施以动力，促使他们去担任积极的角色。三个人中谁都不能离开自己在舰上的岗位，所以科斯佳·日特科夫要去找一两个社会活动家，要说服他们举行行政区的协商会议，要在会上负责通报舰队上有声望人士的意向。这些活动家免不了将从杰出的人物中选出来，并被派去安抚前线将领。任务只有一个，要他们不要干涉，要军队仍然持中立立场，这就是对波罗的海舰队的支持，当然也是对起义的首都的支持。这唤起社会活动家们迅速行动：按自己的愿望，要像在新年前那样派遣适合的人员去恢复国务会议，趁着“上校”还没把它变成完全保守的时候，将恢复了的国务会议和国家杜马召集到一起，组成立法机构，该机构给予法律制度变革性质的改变：不必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势必选出对它负责的政府。一切一切都要发生在情报到达“上校”手里之前，到那时他所任命的政府已不复存在。整个高层奸党（宫廷中的）都应该不予以理睬，并且从政权中清除出去，

一个世纪的梦想即将实现！俄罗斯将走在一条崭新的大道上！

计划是美好的！如果事先得到涅佩宁^①的强有力支持的话。但是，人们也知道他热爱自由，对奸党的不能容忍，以及切尔卡斯基对他的巨大影响，很显然未来即将如此，是切尔卡斯基公爵自己领导舰队参谋部。

舰队司令们服从总司令的命令，要将那另一些军官曾传播过的有害思想努力变得无害，把他们吸引到这边来。舰队，全部都是人民的！

他们就是这样坐在锁着的有两扇舷窗的船舱里，尽管没有看见怒吼的彼得格勒，可是却亲自经历了触及俄罗斯历史的暴风骤雨。

用另一种形式、着另一种服装、在另一个世纪，他们大无畏地重复了十二月党人的功绩。

^①涅佩宁，阿德里安·伊万内奇（1871—1917）沙俄海军中将，一九一六年七月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被起义水兵打死。——译者注

第一百三十二章

庸俗啊，庸俗！卡尤罗夫走完一圈，然后就到摩托车兵那里去了。在那儿，士兵们成排成排地站着。他问士兵们：“同志们，你们为什么站着？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士兵们不怀好意地笑笑，而军官们粗鲁地叫他继续往前走。“哪儿能走过去，你们不是把大街都隔开了吗？”

他曾几次往莫斯科籍士兵的营房跑去。终于拿下来了，人群站了一院子，许多武器都转到人们手里，许多士兵都乐意交出来，而自己却奔板床去了。

瓦夏·卡尤罗夫和帕什卡·丘古林现在有了一杆步枪和一条子弹袋，他们每人一件，斜挎到肩上。他们带着武器，虽然不会用，身上却完全有了另一种力量，去哪儿脚步都很轻快。

人群团团围住两座警察地段并将它们焚烧了，把警察们也撂倒了几个，其他那几个打伤了，逮捕，送进他们的监狱。

一天过去了，始料不及的革命像汹涌的春汛。然后，太阳并没有露面，真是望眼欲穿。群众游来荡去地彼此问候，有些地方不自觉地抢劫了一些小食杂店：人们兴致勃勃地吃着抢来的一点儿东西，尤其要弄到点儿酒精才好，公家的小酒店已经三年没有这种东西了，这可得想办法寻找。

起义的群众都在欢乐地跳舞，只有闭门不出的保卫制度的人在某个地方打出稀稀落落的枪声，加上摩托车手们古怪的顽固性格破坏了情绪。

这时人们带来了印好的制帽工人的传单：“继续总罢工！”这简直是笑话！

而卡尤罗夫开始这样斟酌，在他的脑袋里掠过念头：如果革命一定获得胜利，现在就该干点儿什么。那时，就会出现许许多多聪明、思维敏捷的人，大家都攀上去争取政权。我们布尔什维克必须趁着其他政党还没清醒过来，把所有的人，哪怕费劲也要拉过来。

但是，怎么做才能做好呢？是不是要可着嗓子，就像冲着话筒那样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全体士兵喊，而不是发传单。不，这里需要你，这里也需要你……

这件事使卡尤罗夫难以抑制，他要去寻找同志们商量。

维堡区地方很大，但是在那儿掌权的人得像在大杂院里一样，一切都得知道，人人都得认识。大家都四散了，卡尤罗夫开始在人群中冲出一条路，找到了哈哈列夫，也找到了列别捷夫。可是在哪儿也没找到什利亚普尼科夫，他藏到哪里去了呢？

又都到住宅里磋商去了。

“弟兄们，”卡尤罗夫想了想说，“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是要写宣言的。而我们要快些动手，代表布尔什维克写宣言！”

他继续解释说：“可要知道，现在正是我们带领大家继续下去的时刻。不然的话，他们会把我们室息了的。”

事儿倒是这么回事，希望、事业是火热的，来，到这边来，编写编写。难道大家都是学者吗？

这是个很巧妙的活儿。不过，卡尤罗夫懂得：写呢，就得更得巧妙些。

“唉，我们在索尔莫沃时，真有能干的人。我记得一九〇四年那时候：‘让他们扫射我们吧，让新生的王储在我们的血泊中洗浴吧！’这样我们就该做点儿什么……”

“彼得·扎洛莫夫会写！”索尔莫沃的同乡们回忆起来了。

哈哈列夫坐着用铅笔写字，而卡尤罗夫在房间里踱步，宣言就这样编写起来了。

但是，从前的一切又都想起来了：“工人的觉悟如何受到压制，如何压迫我们，加上如何偷盗抢光。喂，那里是沙皇的一伙强盗，这里是革命

的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八小时工作日。还要没收修道院的土地。”

“不，要比较新的方式：起义的红旗！我们破坏沙皇的农奴制度！”

“不，更主要的我们还没考虑到。”

“喂，我们到米季卡·巴甫洛夫那里去商量商量吧，他比较有文化，可能加甫里雷奇还在那里。”

大家都去了。天已经黑下来了。

米季卡·巴甫洛夫也曾是索尔莫沃人，当年彼得·扎洛莫夫扯起“打倒独裁政权”大旗，米季卡拉着旗帜的边缘向前走，要人们都能读到这些字。后来到工厂去的时候没有拿，在消费合作社里也被打断了。为了制炸弹，卡尤罗夫在他的住宅里准备了大量的爆炸物。然而，在起义后就立即去了彼得格勒，在那里着手操办自己十年前订下的婚事，结婚后，便去制造飞机了。而他的住宅在谢尔多博利街上，在空旷的房场和草丛之中就这么耸立着，密探们很难追踪。这里还有接头地点，在中央委员会的住宅的象棋桌里秘密地藏藏着纸片。

大家来到了他家，在他家的门斗里，一个粉刷工在红布上写的：“打倒独裁政权！”“革命万岁！”正在晾着。

在他家，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也在座，他来自中央委员会。就这么一整天在这里坐着，从来这里的人那儿打听到城里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卡尤罗夫略微讲了讲，有的是不可信的。

卡尤罗夫把自己的宣言给米季卡·巴甫洛夫看。

米季卡做了补充：“前进！不复返！无情的斗争！”

而莫洛托夫是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什么？什么意思？”

他拿去了那张纸，念了念，搓了搓手，好像手被烧灼了似的：“是不是为时尚早啊，卡尤罗夫同志？”

卡尤罗夫感到受了委屈：“不！不为时尚早！加甫里雷奇在哪儿？”

什利亚普尼科夫在这里待了半天，走了。

“不为时尚早！我们把一切都要包括进去！时间在燃烧！”

莫洛托夫找到了一支小铅笔，又搓了搓手，删去、勾掉一些内容。

第一百三十三章

这种慢慢的爬行好像是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的动作，而转变方向却是出乎意料的：从一大早全彼得格勒市，它的周围地区，以及整个省都处于哈巴洛夫将军的支配下。后来一整天都没有发生任何战斗，除了库捷波夫上校在利捷因大街的某些行动（对这些行动他并没有解释清楚）之外，在御林军内的莫斯科营里也有小范围的对射。接近天黑时，哈巴洛夫的管辖下突然间没有了省，没有了周围地区，没有了市，他只能为涅瓦河和莫伊卡街之间的狭窄地带担保（即海军部小岛），加上在一边，无人知晓的小地方（即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这样又能干什么呢？

一整天都在跟城里的各种不同部队联络接洽。差不多所有的营仍然是忠诚的，只是下不了决心派出预备队和警卫队。这整个的忠实性和这些营都不易觉察地一闪即逝。只剩下的涅瓦河和莫伊卡之间地带。关于这个地带以外的一切，只传来一些断断续续的情报，很难想象出一个具体场景来。

城里除了这些部队以外，还分布有几个军事学校：2所步兵学校：帕甫洛夫军校和弗拉基米尔军校；1所骑兵学校：尼古拉耶夫军校；2所炮兵学校：米哈伊洛夫炮校和康斯坦丁诺夫炮校；1所工程学校，加上司机学校；加上2所武备学校：即海军学校、贵族子弟学校。这就等于2000多把刺刀、200多把马刀、16门炮、8辆装甲汽车。一天里曾几次有人提醒哈巴洛夫关于各军校的情况，要督促他们去行动。要相信，青年人会迫切地冲出去扑灭暴动。但是，他似乎不愿意。不！要知道，各个忠诚的营

就是不去提醒和催促也是完备的，在保卫城市计划里没有列入吸收军校，什么都没有提及。吸引青年人参加政治与参与内讧，将来在社会舆论上将如何来承受指责！

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哈巴洛夫一所军校也没有去号召。让他们学习吧。地处郊区的几所准尉学校也不曾被号召。

而增援部队是这样，有的时候自己来过了，又走了。大约下午5点钟，太阳已经落了，突然从帕甫洛夫斯克开了一个炮兵连，这还是早晨号召的，是近卫军预备炮兵连，完整的，带来8门炮，52发战斗弹头。连长波捷欣上校，虽然走路时拄着一根拐杖，但是动作很利索，看得出士兵都很听从他。

不错，这是一支很好的力量。不过，在城里如何利用这支队伍呢？毕竟不能往建筑物上发炮弹吧。

下午，哈巴洛夫的另一些后备队在市长的监督下集合起来：一个骑兵团，一个宪兵营，以及骑马警察和步行警察。他还有大批兵力集结在皇宫广场上。兵力有了，而任务却是艰巨的。往哪里调动他们？而赞克维奇将军像只鹰似的飞奔到那里去了，回来时完全是个湿漉漉的、垂头丧气的人了。对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是不能有什么指望的。真糟糕！

这里，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当领导的将军们之间逐渐给锻炼出来了。（哈巴洛夫同赞克维奇的矛盾也很有影响：现在到底谁服从谁？谁领导军队？不明白。）佳热利尼科夫建议全离开市中心，到军队没有供应的地方，到郊区或者到城外去。然后从那里统一向中心地进攻。在任何情况下，从市内把不坚定的军队带出去的越多，在城里剩下的燃料就越少。

可能是这样。不过到底往哪里冲出去呢？去维堡区方面，再往远是到库舍列夫卡去取子弹和炮弹？那里是反叛分子最密集的地方，这样将会发生大的流血事件，自己的子弹又不够。

去皇村，跟当地大批的卫戍部队联合起来？在那里等待作战部队的支援是很方便的。或者加强普尔科沃高地？不过，这就意味着完全放弃保卫城市。保卫城市计划里并没有规定这件事，也没有委托哈巴洛夫。到底如

何让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保存下来呢……

可以采取牢固的环形防御的原则，以保卫海军部孤岛。

通过一项决定是极其艰难、很不一般的，责任也极其重大。人人都已经头昏脑涨，大家的思路很难再向前迈进一步。

然而时间在前进，一天快结束时，天还有点儿蒙蒙亮。这时皇上发布命令——结束混乱状态。不过，这是办不到的了。

一天结束了，从皇宫广场开始传来一些不能令人宽慰的情报。近卫军海军岸上部队的水兵们站了一会儿就都走了，又被基里尔大公逮捕回来了。普列奥布拉任团各连都外出吃晚饭去了，也都没有回来。帕甫洛夫营被分别安置在冬宫地下室，仓皇中从那里挣脱出来，回到了自己的营房。半个机枪连藏到了某个地方。还有克克斯戈利姆人。此后，赞克维奇把某些小部分的剩余部队慎重地从广场上完全逮捕，带到了市政府。

不过必须承认，在这几个小时内，暴乱分子的指挥部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反抗政府军队。根据侦察员们的情报来看，他们除了在塔夫里达宫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大批地集结。接近傍晚时，人群逐渐地从各条大街上散去。所以剩下的兵力可以直接列队齐步走向塔夫里达宫去。

但是，在保卫计划里并没有这项规定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打击国家杜马吗？不过国家杜马不能审查怎样是敌人，或者怎样是暴动者。彼得格勒的那些军队无论根据任何计划，都没有事先规定反对国家杜马一事。

而从另一方面：如果有过某个对立的中心的话，那么，就正是塔夫里达宫了？

真是怪事。不清楚。

将军们对城市保卫计划讨论了又讨论。说实在的，他们是否有信心，海军部的孤岛还能完整地在他们手里呢？在黑暗中不得力的侦察，并没有密切注意这件事。明明知道只有几栋建筑物属于他们的：市政府本身、海军部大厦、冬宫，以及相对的（他们并没有控制）总参谋部大楼，还有海军街 24 号的电话局，还有骑兵团警卫军营房。在禁区的一个边缘上还有

玛丽娅宫，但是几乎没有兵力去保卫它。那么，到底该如何正确组织夜间防御？这些都没有设保卫。如果让一个整连坚守电话局（为了居民的方便，电话不能中断），那么中枢是不可能有什么牢固的防线的。而最好是集中在某一栋建筑物里以便保卫它。

究竟选哪一栋建筑呢？赞克维奇将军提议冬宫，作为君主国的象征。而哈巴洛夫将军沉思了一阵之后，选中了海军部大厦：它的位置完全是独立的，周围都是广场，容易防御，从这栋楼那里可开辟三个线路去向四处火车站。三个方向分别是涅瓦大街、戈罗霍夫街及沃兹涅先斯基街，这些地方可以用现有的大炮来控制。它们距离市政府近，他们不能丢掉它。

天已经黑下来了，终于做出了决定：大家迁进海军部大厦里去。

调动部队是不难的，就在近处，毫无阻碍。

首先将大炮移位，绕着小花园走。

步兵径直迁移。

然后是徒步的和骑马的警察、宪兵。

队伍在昏昏欲睡和萎靡不振的状态中迁移，一整天都无所事事。

市长巴尔克就比较困难了。首先他召集了自己的官员，宣布工作停下来，解散后各自回家。（有人问了，明天来上班吗？如果只在大街射击，不妨碍安全转移。）他随身只带了几个助手。市政府已经不再是警察的中心，虽然城市电话仍然在不断地工作，但跟大多数的警察所的联系已经中断了。

巴尔克想单独走开已经不可能了，开始烧从箱子里拿出来的秘密信件，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感到拘谨。

他命令大楼看管人员：大家走了之后，关闭市政府。出现各种情况可以往海军部大厦挂电话。

没有多少时间去吃饭了，就这样走了。

在市内远远地传来枪声，伴有火光。

汽车带着一些头面人物绕道从伊萨基大教堂旁边过。那里大约是参议院，那个方向有机枪声。不知从哪里打的，也不知是打谁。

天黑了。哈巴洛夫免不了要把这一天的情况挂电话报告给大本营。

……要想执行皇上的命令是不能了……绝大多数的部队都背叛了自己的天职，拒绝跟暴动者们打仗。其他一些甚至都掉转枪口去反对忠于皇上的部队。接近傍晚时暴动者们掌握了首都的大部分……

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不是某些暴动的部队，而是外来的暴动者，到处都是。整个城市都被他们占满了。

……忠于誓言的人只剩下不多的几个部队，他将跟什么人继续一起战斗……

第一百三十四章

谁也没想冲进图尔涅尔门诊部，涅利多夫大尉带领他那些倒霉的士官生毫无阻挡地逗留在那个院子以及锁着便门的前厅里。

他们已经弄清楚了，不可能跟整个队伍一起通过几条沸腾的街道，只能拖着一条伤腿冲回自己的兵营。

营部的电话也无人应答了。

涅利多夫往外派出非武装侦察队，一个人或两个人为一组。侦察队带来的消息使他联想到一幅当局混乱不堪的图画，武装的、疯狂的人群遍布整个维堡区，而且军官是不能露面的。

傍晚前打听到了本营的营房消息，在对射一阵之后，他们公开向人群投降了。

同时上士递给大尉一张全体出席的士官生和上等兵的名单。

为什么？

他说：他们全体都请求被人记住，还重申，没有一个人到暴动那伙人里去。

让他们去吃饭，然而毕竟是士官生们，都很谨慎！不，最好是让他们节食。

看来没有战斗。为门诊部坚守吗？为什么？在这里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呢？要把他们大家都放回兵营去。

但是，回到被暴乱分子们所占据的兵营里的话，涅利多夫又极不情愿

交出武器。他命令士官生们把所有的步枪都分散拿走并藏起来，藏在门诊部。之后，他把他们都放走了。

他一个人留下来坐在看门人的小屋里。他根本不知道，一切都失掉了，究竟怎么办呢？虽然他还能健康地活动，但是活动的话，即使迈一步，都觉得勉强。

在彼得格勒他没有家，没有住房。他只是因负伤才来到这里，他以团队为家，他的位置在前线，他的地位依旧未变，大家都在那里等待他回去。

想找到熟人家住一住，而熟人们都在涅瓦大街那一边。他连营部都走不到。

不过涅利多夫全面考虑的不是他自己，他虽然是在这看门人的小屋里，躺在光秃秃的板凳上，但是可以睡觉。他们是避开了卡哨过来的，又不是医院领导人请来的，所以是不体面的。涅利多夫想弄明白这种疯狂的混乱的现象：在战争时期首都发生了暴乱？这是个什么首都？哥萨克支持暴乱分子？这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怎么结束呢？很明显，不把部队从前线调回来镇压，是没有其他出路的。但是，这得流多少血啊？给俄罗斯染上什么样的污点呢？对前线来说，又是个多么大的损失啊！

战争的几年来，他经历了多少极端穷困和危险，在这里却要碰壁了！他感觉到烦恼和空虚。

作战的军官才几个，所以他们递上去报告，要求发给他们装甲汽车并教会驾驶，以备万一。要知道，一个负伤的军官在装甲汽车里甚至能抵得上那种东拼西凑的一个整连。

然而，报告如石沉大海了，这个思想在领导的头脑里不见了踪影。

今天又如此明显地出现了疏漏……

此外，他教导没有步枪的士兵，而且每天都要给三百封士兵的信件盖以检查连的印章。

抑郁不欢的涅利多夫坐在看门人那里，突然进来一个工人，身穿黑上衣，头戴黑皮帽。看起来有点儿深色的衣服，可能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普通工人，是那些今天抓住涅利多夫两只胳膊而且想要打他的那

伙工人的模样。

涅利多夫思忖着：唉，看吧，看吧！现在他就在出卖我了。

这人个子高，瘦削，虽已中年以上，不过人很壮实，在刮得干净的面孔上，上唇留着浓密的胡子，表情很严肃。他像那些人，可又不像。

这个工人对大尉躬身问候。看来他和看门人很熟，也没准儿是亲戚。他坐下了。跟看门人谈起话来，可自己却看着大尉。说：“是的，阁下，您不要到外边去。可您怎么拄着拐杖呢？在前线负伤了？”

涅利多夫回答了他的问话。

“不管怎样，您千万别到外边去”，他摇着头，“现在这些匪徒们要枪杀你们。您到我那里休息休息好吗？我们不走大街。”

他那长期吸烟的沙哑声和严肃的调子博得了大尉的信任。这就再好不过了。走了。工人因为大尉的伤腿而放慢了脚步。

他们穿过后门，走过暗黑的院落，又经过另一个院落，来到了工人家的小房前，然后从后边进去。这是一座极其普通的工人住的平房，再往前走，还有第三个院落，里面亮着微弱的灯光。

女主人膀大腰圆，是位很健壮的老妇人，面部表情严肃。

人家请他吃点儿东西，涅利多夫婉言谢绝了。他现在连站立都很勉强。

他被领到一间小小狭窄的卧室，那里边有张窄窄的铁床，五斗橱，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还有一扇硬塞在那里的小窗户。

这个院落，像个陷阱，但是主人们完全可以信赖，尽管涅利多夫还没来得及跟他们好好交谈。

他觉着他的两只胳膊发抖，好像是由于新的拉伤所引起的。他的全身仿佛在火里，是内心的火，他好像得病了。

但是，他对房东夫妇没有说这件事。脱了衣服就躺下了，和往常一样用双手揉搓着那条肌肉萎缩的腿。

思忖着：如果这么紧张，怕睡不着呢！不想这些了！他立即入睡了。

第一百三十五章

在反对掷弹兵立了功之后，佩舍霍诺夫回家了。家里已经有好几个朋友在等待他，他们都是从彼得格勒来的。

自然，大家坐在那里喝茶，哪里有俄罗斯人聊天不喝茶的道理？这时佩舍霍诺夫的妻子回来了，她探望病人去了。在那普通的餐厅里，在蒙着玫瑰色桌布的大桌子旁边，在玫瑰色吊灯伞下，他们嚼着小点心，往小碟子里放草莓和李子果酱，而自己却被这光闪闪的意外惊喜给弄得像着了魔似的。既不能使自己相信，也不能对事实掉以轻心，去否认所发生的好转。

在这里他们只不过是心情的快乐好转，然而在那边，涅瓦河对岸，是真正的战斗，整团整团都起来了，到底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叫出这个词来？是的，这就叫她“革命”^①，这是久久等待的、梦寐以求的，尽管一而再地把她推翻了，推到深渊里去，砍头、绞刑，但是她毕竟还是来到了！

不过一切堡垒仍然在敌人手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他们就是这样坐了一两个小时，而外边，从已堵塞了的几扇窗户传来强烈的呼喊声。

再下去已经坐不住了！放下了还没喝完的茶杯，匆匆忙忙、漫不经心地穿上了衣服，把颤抖的双脚插进套鞋里去，把边都挽过来，敲打般地走在楼梯上，慢腾腾、慢腾腾地往下走去。

^① 革命一词在俄语里属性为阴性，文章里用阴性代词，故译成“她”。——译者注

呼喊声是从石岛大街的广场上传来的，从高级僧侣街转过去到达大直街，人们匆忙拥到了那里。

在路灯环形光圈包围中的小广场上满是喜悦的人群，他们呼喊，挥舞着手，在中间停着两台敞篷的大卡车，车上站有十来个人，都竖起刺刀，带着小红旗。其中有妇女，她们都挥舞着手枪。

佩舍霍诺夫向一辆卡车挤得更近一些，近处就是筑有几个塔楼的白胸墙大楼。嘈杂声是非同寻常的，在人群中，甚至从汽车上都立刻传来了呼喊声，可是谁也听不明白他们喊的是什么。佩舍霍诺夫终于逐渐领悟了，革命者们冲过了特罗伊茨基桥，要在这里“缴”军队的枪械并且捣毁警察局。现在他们问了几个问题，例如：各个警察地段都在哪里？各部队都在哪里住？去的时候怎么走的？但是，大家就这么问问答答，过去了一刻钟也没有弄清楚什么。

佩舍霍诺夫可怜这群幼稚善良的没有领导的人：他们把仇恨的目标放在正常在外边执勤的警察身上，其实，他们也只不过是维持一般的秩序而已，这一点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里都是必须有的。而在这里，在彼得格勒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冲进来了，可是，这里蹲着一只有毒的蜘蛛，那就是暗探局，首先不要捣毁，而是要占领！发现最贵重的秘密文件，是揭露情报员的关键，使蜘蛛的毒性消除殆尽！佩舍霍诺夫不好意思地抓紧了卡车的门把手，热情地冲他们喊着，帽子都差点儿飞走了。关于暗探局，这是头等重要的事，要坐车向梅特宁沿岸街驶去。有一个人甚至弯着腰倾听他的讲话，但是在这种杂乱无章的环境下未必能听清什么、能明白什么。若是他派他们去的话，那他就会和他们一道去了。他感觉到一颗勇敢的心在他那已不年轻的胸中成长，而忽略了作为知识分子其身体的局限性。

不，他不能再坐在这里品茶和讨论，在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他应该自己参加！特罗伊茨基桥已开放，没有理由无所事事！

几辆汽车不知开往何处。佩舍霍诺夫在人群里挤了一阵之后，看见了自己的客人，请他转告他妻子——他往塔夫里达宫去了。于是沿着石岛大街走了。

塔夫里达宫必然地要成为运动的中心。一旦革命的火焰燃烧起来的话，那么就在那里了。

他在这里又遇上一个熟人，也是往那里去的，所以就一块儿去了。

沿着石岛大街走，他们随时都能遇上迎面奔驰而来的革命者们乘坐的一些大卡车，像粗野而神奇的幽灵疾驰而过，时而在路灯下突然闪烁发光，时而在几个区间处又变得暗淡起来。革命是多么美好和严峻啊！是以多么出人意料的面貌出现的啊！

有一辆汽车撒下了一些小纸片，有人立即捡起来一张凑到路灯下读完。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临时执行委员会的胶版印刷的呼吁书。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已经有工人代表苏维埃了！可我们这里把一切都给耽误了！传单号召居民供养和收容整天在街上参与为自由而战斗的革命士兵。

但是，如何来对付暗探局呢？目前暗探局还没被摧毁，任何一个胜利都不是牢固的，明天要恢复自己的活动！活动嘛，也可能立即就开始！

佩舍霍诺夫和随来的人已经走到特罗伊茨基桥畔了，用自己那微弱的呼喊声，更多的是用手势，大幅度地挥动着两只胳膊，到底还是引来了一辆汽车，马上拦截住了。旁边的人谁也不呼喊了，现在他们来得及讲清楚关于暗探局的情况，关于如何进入那里，但是，那些人是多么激动啊，就好像上了发条一样被弄得晕头转向，他们由于延误而疲惫不堪，往某个拟定的、从未见过的、还没实现目的的地方飞驰而去，还继续猛冲狂奔。

特罗伊茨基桥上空空的，几乎没有过往行人，而对面映着可怕的深红色的三处大火场，两处左边，一处较远的右边。

在涅瓦河的另一岸，他们等待迎接革命的波涛，整个彼得格勒都在各条大街上，但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法兰西堤岸街上是这么可怕，到处弥漫着令人惊恐不安的空旷气息，各所宫殿的窗户都黑洞洞的，在河的两边有汽车疯狂地疾驰而过。

他们转弯向利捷因大街而去，因为这里的主要的火场照亮了他们。他们知道，从一大早就烧起来了的司法机关大楼、区法院，现在还正在燃烧，构成一个壮观的场面。这是一个可怜的建筑师的杰作，他的全部成果有的

全然没有建成或者没有盖完，有的毁了。白热化的构架还在发亮，但是，楼内的一切都已烧了。这里还有什么要烧的：存公证书的仓库、民事诉讼程序的某些档案馆，还有个图书馆！

佩舍霍诺夫看着这片废墟不由得陷入沉思。忆往昔，侦查员曾几次传唤他到这里受审，因为“农民联盟”审判他。后来因为其他案件他自己来了。他曾在这栋楼的满是灰尘的各个大厅里和各条走廊上度过了多少时日，一会儿是神经质的激动，一会儿是令人厌倦的等待。但是，他看见了这片烧红了的废墟，并没有任何的喜悦感。

恰恰相反，他觉察到一种警报。法院不应该烧，没有法院，就构不成社会。我们就从法院纵火罪开始吧！

烧毁了法院，大概，那些刑法专家们都自由了，若是不烧毁法院大楼的话，他们都干什么去呢？

一整天轻松得像节日一样过去了，只是在夜间，这些疯狂飞驰的汽车和这些冒着火光的废墟警醒般地提示：革命不是开玩笑。

他们在这里停留，站了一阵子。走到塔夫里达宫时，已经9点钟了。

这里的小花园的栅栏前和小花园里边都沸腾了，许多人来来往往，最多的是士兵，也还有许多人民武装人员。开到这儿的几辆汽车不知为何轰鸣着。

虽然有站岗的，但往里边去也是很容易的。

佩舍霍诺夫怯生生地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立即看见了沸腾的革命参谋部。

第一百三十六章

今天一大早，克伦斯基家电话铃就响了，开了个头，就再也停不下来了。说完了话之后放下听筒，旋转摇把挂断，马上，铃又响了。

昨天晚上他们家里开了个会，谈到一切都正在结束，什么都不会发生。而今天第一声电话铃就是索莫夫打的。他是克伦斯基在塔什干的中学时代的朋友，后来成为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现在也是律师。索莫夫要求唤醒克伦斯基，因为沃伦营的士兵当中有人闹风潮，打死了几个军官，上街游行了！但是，当奥莉加·利沃夫娜去唤克伦斯基的时候，电话又把她叫回来了，是罗江科的秘书打来的电话，他请克伦斯基立即去杜马，因为收到了关于遣散杜马的命令。

她用两只手托着面颊，若有所思。她总认为丈夫经过去年那次手术后一直是个病人。奥莉加·利沃夫娜叫醒了克伦斯基，用两个方面来的两条震耳欲聋的新闻。他一刹那间就醒过来了，立即满脸红润，几乎忘记了早饭，眼光闪烁着光芒，他已经被某些念头燃烧起来了，被自己的激情推向前去了，已经不能回答妻子提出的问题了。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的头上乌云密布：当局取消了代表的不受侵犯权，开始逮捕，侦查。他们需要某种坚决果断的出乎意料的出路！是不是出路来了呢？

他们暂时迁往特维尔大街，住在与塔夫里达宫花园并立的一个一层住宅，这样克伦斯基可以不费力地到杜马上班。他经历的那次手术算是大手

术，肾结核，这病是危险的，是致命的。他现在使人相信，他是完全健康的，又可以如往昔那样活动了，年轻且充满活力，虽然比奥莉加年长两岁，但看起来比她年轻，还那么容易冲动。

她送他到门槛时，不知为什么心脏急剧紧缩了一下。她搂着他的脖颈，要他多加小心。

他笑了，挣脱出来，很快就出去了。

可她却仍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预感使她胸闷，阻碍她去猜测。就觉着丈夫要发生什么事似的。人们要打死他？回不来了？也许他再也不能回到这所住宅里来。的确，这就是预感……）

常常是这样，克伦斯基的革命激情是不可遏止的，奥莉加只不过紧紧追随而已，而过世的公公却认为在各方面都是她的过错，从克伦斯基在父亲的掩护下流放到塔什干开始。克伦斯基家族里有过僧侣、神甫，老克伦斯基忠于君主和教会，可是他不能理解，在他们的家族里怎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坏了风气的人（可是奥莉加是个将军的女儿啊）。

电话铃声在整个早饭时间多少次刺耳地嘟嘟响，电话接连不断。一些电话是通知，另一些电话是探问，全彼得格勒都在打电话，一切消息都是用电话传来的。而打得最多的是吉姆梅尔，他很了解奥莉加·利沃夫娜，因为有时密谋一些问题，偶尔在他们家里过夜，和克伦斯基的关系很好。现在，自己沉闷地坐着，极希望从他们的住宅里，就像从市内革命中心的一个住宅里一样，了解到第一手材料。

但是，只有克伦斯基才能知道第一手材料，而他一整天的时间就这样回家了，并没打电话。但是，其他电话送来的消息是令人震惊的，奥莉加·利沃夫娜把这些消息转告给吉姆梅尔和大家。

在这些消息的余晖中她那令人不快的预感逐渐消失了。

终于她已经不能再留在家小心翼翼地听电话了，但是，所发生事件有股力量在往外吸引她。于是奥莉加·利沃夫娜把两个儿子留给女仆，自己奔向杜马而去！她在那儿能多打听、多观察，没准儿会看到克伦斯基本人的。

在塔夫里达街上闪过许许多多的人，首先，她看见的是没有军官的一队活跃的士兵。士兵们雄赳赳地挥动着胳膊，在急转弯处往壁毯厂走去。

奥莉加·利沃夫娜当过几年护士，对士兵有那么一种朴素的情感，于是跑上前去问了一个士兵：“兄弟，发生什么事了？你们往哪儿去？”

周围一片嘈杂声，有一个士兵听到了，露出年轻人的牙齿，对她喊了一声：“我们现在是自由的！我们往杜马去！”

哦，可太好了！奥莉加也是到那儿去！跟他们的队列并排走，一步也不落在后面，准备跟这位弟兄拉起手来，这是全俄罗斯共同的、东正教的爱和欢乐！哦，美极了！

他们已经离杜马不远了。那边再往前走就挤得很厉害了，上了马路，又上了人行道。士兵的队列停下了，奥莉加也站住了。

无边无际的人群，就好像在某个教堂里举行站立祈祷仪式，整个人群脸朝着塔夫里达宫的正面，也占据了壁毯厂和塔夫里达宫前面的小花园。人们好奇地瞧着，低沉地耳语，喜悦地等待着什么。

在前面，有时出现了演讲的人，一会儿在围墙的几个突出部分，一会儿从几辆卡车上，一会儿又是在什么上边。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到这里和后面完全听不到，但是，只能看见他们的手挥动着，把愉悦的心情传导给人们。

天气不冷，有太阳，脚上穿着高筒套靴，不知不觉中奥莉加·利沃夫娜在这儿已经站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了，大概还更多一些。还不可能从这种类似复活节祈祷仪式上离开！人群逐渐发生了起伏、移动，奥莉加·利沃夫娜也已经不是站在最后一排了，一点儿一点儿已经把她拥挤进人群的密集处，后来已经进入小花园了。

傍晚前，一会儿开来几辆卡车，一会儿又是几辆带篷的大卡车，抑或四轮大车。当人群有点儿松动时，就把车辆放到里边去了。他们运来一些物品，从车上往下卸货，有的立即放在雪地上、小花园里，或者经过门廊台阶，运到楼里去。为什么还有战备物资：子弹……此外，有奶油桶、面包袋子、几卷皮子、几个箱子，不知里边装的是什麼，这些东西不知为什

么都送到塔夫里达宫来了。

这时天已黄昏了，已经暗下来，就这样，什么也没有发生。士兵和穿便衣的人混在一起，使人群所产生的压力开始不那么强了：有一伙人走了出去，而另一些人，一伙一伙地闯入里边去了。奥莉加·利沃夫娜已经离台阶很近了，随着一伙往里闯的人群也进到楼里去了。这样很好，不然的话，她已经快冻僵了。

然而，宫里边也正像外边那样，是一幅混乱不堪的景象：人已经比较稀少了，不过这样凑成的混乱不堪的一群人，不知道要干什么，而在圆屋顶大厅各方位的墙旁，堆放着被卸下的所有运来的物品。如果人们说得没错的话，一部分物品是装火药的箱子，那么，只要是往那个方向投一支烟卷就足够了。若是真投了烟卷，那在她体验到自由之前，这座塔夫里达宫和全体为胜利而努力的群众将一同被炸得粉碎了。

在堆放爆炸物品的旁边站着一个小兵，不过他勉强地在那里扶着步枪支撑着，还像要跌倒似的。奥莉加·利沃夫娜向他走去后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派他来站岗已经是很多个小时之前的事了，人们把他给忘了，没有人来替换他。

“小兄弟！”奥莉加·利沃夫娜说，“来，我替您站着，您去找一找人换换您的岗。”

士兵年轻，但懂得自己的职务，只是笑了笑说：“不啦，大姐，没有军官的允许，我没有权离开。”

周围响起并回旋着难以想象的轮舞的曲调，上百名士兵带着步枪无所事事，然而这个小兵没有军官允许却不能离开！

奥莉加·利沃夫娜开始热情地帮助他，她到处去寻找军官。这件事占了她好长时间，她开始不停地、可并不是简简单单地东张西望，而是当个正经事去办。她不得不多走一些道，不得不多问问，终于征得了某军官的同意，而且找到了该换岗的士兵。

还曾经有一次奥莉加受到了奖励。那是因为有一次刮旋风，旋风很快地穿过人群向前移动着，把克伦斯基给分离出来了！她成功地帮他截断了

道路，出现在他的面前，真是光彩照人。

在塔夫里达宫里人群最密集的地方，和他共同分享这突如其来的与民同乐。就这么简单地看看，他是怎么样度过这一天的。

他被束缚住了，脸庞年轻却很苍白，动作匆匆忙忙，突然看见她时，狠狠地皱起眉头。

这样的“近邻”在历史的时刻不是贬低了他吗？现在她突然明白了这一点，有点儿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来了？”他低声问道。

“没什么，就是很高兴！”她自我辩白说，“没什么……我不愿意在家里。”

他耸了耸双肩说：“那，随你的便吧。请原谅，我忙得很。”

于是他又往前走了。

“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她问。

“哦，不能回！”他冷漠地笑了笑，“我们都在这里，现在都是俘虏。不，这个排除！今天、明天，你别等。”

她问：“那，怎么住啊？……”

“可以在这里嘛，在那些桌子上，在沙发床上。”他的微笑消失了，后来走了出去。

“你听着！家里打来很多电话！”

他挥了挥手。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加上电话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失去了时效性。

她所期待的相遇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怎么都一样，她依然很高兴。在这样的日子里对任何人、对任何事都不能生气！到现在为止，她个人的、他们两个人的、整个周围的全部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只有解放运动才是他们的全部心声。

瞧，它已像喷泉一样喷发出来了！

关于叶卡捷琳娜大厅，有个人已经描绘出几个词来：人民胜利的神殿。在这座庄严无比的大厅里，波将金曾在某时为了对皇后表示尊敬而组织过

几次难以想象的舞会，舞伴们成对地排列成科林斯式的两列纵队，在七组炫目的枝形吊灯架之下起舞，每一架都是由三个发光的圆形物组成的……而今天又好像举行了舞会，不过已经不是彼得格勒上流社会的华尔兹舞，而是转圈的环舞！未曾来过的客人们跳起了轮舞，他们没有脱掉外衣、外套，没有交出步枪，是些疲惫不堪的平民出身的大兵和各阶层的知识分子……总算活到了最伟大的节日。自从攻克了伊兹梅尔，这个大厅就没有过这种节日了。而从上面，在柱形栏杆的穿廊上边，这些古怪的客人挤来挤去，在那里微笑着并轻轻地挥动着手。

面前闪过那么多熟悉的面孔，全是彼得格勒的文化人士！奥莉加·利沃夫娜从远处跟几个人打了招呼，并没有靠近，就好像是在拥挤人群的复杂舞步中移位了似的。

人群又重新把她拥到圆屋顶大厅的门口，在那里的圆柱旁，她看见了刚刚进去的那个壮实的老年人，身穿黑衣服，有着高贵的气质，气宇轩昂地站在那儿，拄着手杖却很挺拔，十分惊异地看着大厅。她看见了，立即认出他来，因为她曾经认识他，他儿媳妇曾是奥莉加·利沃夫娜的亲密女友。他是格尔曼·洛帕京！

格尔曼·洛帕京！看看，把什么人吸引到这儿来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就应当出现在此！

正是他，难道不该比别人享受更多这样的节日吗？难道他投入运动比别人少吗？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资本论》的译者，尝试营救出《流放之中的伟大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书的作者，然而他的尝试失败了，他绝望了！民意党人传奇式的兄长。服了18年的苦役！布尔采夫和阿泽夫之间一旦出现争论，他便成为两人的荣誉审判官。

现在在这里谁能比他还享有盛名！

奥莉加·利沃夫娜从正在旋转跳舞的人群中挤出来，愉快地奔向他去，现在的会面是再好不过的了，她兴奋地叫他的名字：“格尔曼·亚历山德罗维奇！”

他立即认出她来了，也非常高兴。不过，瞬息间的喜悦并没有坚持多久，

在他那英俊而庄严又有点儿络腮胡子的面孔上，是不可能保持住的。高出人群半个头的他入迷地瞧着这种旋转，而且他那突出的前额上渗出了汗珠，他没戴帽子，甚至不是简单地站立在那儿，而是正在参加神秘的仪式。

“今天才放开啊……”他热情地说着，声调缓慢地、沉重地说，甚至他不朝奥莉加·利沃夫娜看，而是看着这些人头组成的旋转圈，其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行动的全部意义。

原来，他住在城外，被城里早晨来的消息而弄得惊慌不安，他在下午就徒步上路来到这里，因为要想找到一位车夫是办不到的，加上他也愿意这样，也必须这样，徒步走，不懈怠一步，也不错过一眼。徒步走了 20 多俄里的路，他已是 72 岁的人了！

他笔直地站着，透过他戴的那副小眼镜在观望着一切，环视着大厅，很少看与他谈话的人。他说话声低、清晰，并不弯腰靠近她：“这是一个好日子，从年轻时代起我就为这个日子到来贡献了一切。”

他站着，偶尔闭上眼睛。

“现在我可以死去了。我已经不能再更幸福了！”

他还是闭着眼睛，又睁开了。

“尽管还没有。现在非常想再活上几年，看一看一切都将如何安置好。俄罗斯终将恢复往昔风采。人民会过上幸福的、自由的生活！”

“我们的俄罗斯将是美丽花园里盛开的花朵。”

他们后来找到坐的地方，人们把沙发椅和椅子让给他们了。他们并肩落座，沉默着，都满怀幸福感。

第一百三十七章

尼古拉反复地潜心阅读阿莉克斯皇后的这封信，就好像立即燃烧了，周身暖和了，周围一切倍感亲近！就好像立即不感到孤独了！

他能想象得出，这封长信里藏着的、以往接连不断的每一个可爱的细节来。她是多么温柔地欣赏两封信，她多么孤独，没有人可交谈。阿妮娅病了，时刻需要照顾，她时常发脾气，不过还好有两个小年轻的帮助。城里发生了一些事件也并不那么可怕，完全不像一九〇五年那样，整个倒霉的事都是由于一些看热闹的人群引起的，一些穿戴得体的人、高等女校学生等等，他们的唆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有是关于儿女的（他准备无止境地反复读信）：谁体温多高，谁病得如何痛苦。“大家坐车去过我们朋友的坟地，给你寄去的这块木头就是从他坟地拿来的，我在那儿跪了一会儿。太阳照得这么明亮，在他的坟地上我心里感到宁静、平和，信心和希望！这么安稳，你有圣母的慈爱形象。但是，孤独是可怕的，围绕着一片寂静，压抑着我所爱的人！亲爱的，永远爱你。”

一小块碎木片，已经完全是多余的了。阿莉克斯崇拜拉斯普京，也就是简单的个人迷信，但是还算不错，她的心灵是和平的，和平拥抱着尼古拉。他常常面临的是严厉的态度，责难、谴责，一旦没有这些的时候，当他拆开妻子的信时，他的心灵反而感到有些拘谨了。

作为回报，现在想用礼物表示感谢。于是，他立即清楚地用大字在电报纸上写道：“由衷地感谢这封来信！我明天下午两点半出发。（我们即

将见面，等待不会太久了，要再安抚一下。) 骑兵近卫军接到命令立即从诺夫戈罗德去彼得格勒。一有机会，军队里的混乱即将被制止。永远和你在一起……”

但是，电报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意思！而如果立即发一封信的话，晚上的火车带走，几乎一昼夜的工夫就出现在她的前面。“我的宝贝！感谢你那封可爱的信。再过两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这种想法使我有那么幸福！昨天听到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之后，在这里我看见了許多被吓坏了的面孔。所幸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很平静。他认为必须委任非常有能力的人去督促全体大臣工作（虽然被拒绝，尼古拉仍有这个念头）。我惊讶于军队中的混乱，巴维尔干什么呢？他把近卫军掌握在手里就好了。上帝祝福你，我的亲爱的，紧紧地吻你和孩子们……”

信刚刚要发出去，他又遇见阿列克谢耶夫。一副病容，总是皱着眉头，眼睛都陷进去了，双肩紧缩着，面颊上有红色的斑点。

“啊，到底还是轮到您了，米哈伊尔·瓦西里奇！大概您白来了，还得到克里米亚少住。”

当然，对于准备春季进攻来说，来得正是时候。

而阿列克谢耶夫来了，手里又拿着两张浅蓝色的电报用纸。

两份都是来自军事大臣那里。20 分钟之前发出来的完全是新来的。

奇怪的是：发出的时间的间隔相差 7 分钟，难道在这 7 分钟里又发生了新的情况吗？

阿列克谢耶夫这次却是立即带着两封电报匆匆来了。

“哎，看在上帝分儿上，请坐！”

在第一封电报里，别利亚耶夫报告的内容和他自己今天的电报正好相反：军队的暴乱分子目前还没有平息下去，正相反，许多部队同暴乱分子们联合起来了，还在纵火，而且没有办法扑灭几处大火。并且，在下述情况之前的 7 个小时的时间里并没有请求什么：火速开来的确实是可靠的部队，并且要有足够的人数，这是为了市内的各种部队的同时行动。

原来是这样！尼古拉把审视的目光投向坐下的阿列克谢耶夫愁眉苦脸

的面孔上。

在第二封电报里（过了7分钟之后）别利亚耶夫通知说，政府宣布彼得格勒处于戒严状态，而哈巴洛夫表现得张皇失措。

但是，哈巴洛夫在7个小时之前请求去军队，那时别利亚耶夫安慰过他。说实在的，彼得格勒人的头脑到底怎么了？

阿列克谢耶夫的手里再没有更多的电报了。唉，如果从普罗托波波夫那里来封电报该多好，会说明问题并且有所帮助！但是，普罗托波波夫那里却只字皆无。

他的心里越来越紧了。多么沉重啊，什么都不理解，还处于遥远的地方，而家就在那里，可能处于威胁之中……在这种痛苦的焦虑之中没有人了解他，也无法和阿莉克斯商量！

但是，和阿列克谢耶夫的谈话现在已经是简单的了，没有什么拘束和不好谈的，他明确了：阿列克谢耶夫要往彼得格勒派部队。既很迫切，又要多派人员，而且立即就要执行。

心情压抑，阴郁、呆板的阿列克谢耶夫完全同意。

“多少个团？五个、六个？”

“加上，从各个不同的战线调，这样不削弱任何一个团的兵力。”

“骑兵呢？步兵呢？”

“都加上。”

“您就做这件事情吧，米哈伊尔·瓦西里奇。”

阿列克谢耶夫站起身来。

至少主要问题立即得到了解决并且毫不动摇。他立刻就轻松多了。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派谁来领导派遣部队？

派谁呢？在俄国皇家军队里没有将军！他们曾长期全面地承担光荣的职务，那么多次在大演习、检阅上接受致敬，身上挂满了勋章，为了战斗付出多少汗水！但几乎没有这样的将军。但是，这样当机立断、经验丰富，而且明智的人还不能邀请。要承认，我们之间毕竟是没有苏沃罗夫的。难道请苏沃罗夫去干这种不高尚的事，去驱散后方的匪帮吗？就连想一想都

感到可耻。不管在彼得格勒那儿事态如何严峻，但问题并不那么大。召请了古尔科，记忆中有古尔科其人，但是，近卫军舍不得他脱离开，暂时是借来的。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皇上突然想到，“是尼古拉·尤多维奇吗？”实际上，实在没有人能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委任状。

阿列克谢耶夫酸溜溜地皱着眉头，感到周身不舒服。

这是一个主意！一个绝妙的主意！皇上很满意自己的人选。要知道伊万诺夫保持了前线总指挥的级别，侍从将官都是有声望、有经验的战略家，他们无限忠诚。三级格奥尔基勋章获得者，好似金质镶钻石的武器，现在没有职务。他悄悄地在莫吉廖夫火车站的一节车厢里，在等待着大本营的“命令”，但是，至今已经一年了，没有收到任何命令。（人们认为，他如此准备差不多是为了领导全军作战部队，而皇上考虑的是可怜他从西南战线退役后，往哪里藏这个老人的问题，他活着为了荣誉。）“请原谅，他被邀请来同我们共进午餐，现在就要来到这里！我要向他宣布。（这是第一个宣布引以为荣的消息所得的荣幸。）以后您再将他引入细节。”

同伊万诺夫有联系的还有一段往事：也就是他的前线令杜马奖给皇上格奥尔基十字勋章。皇上表现出由衷的高兴，因为他本人从来也没有下决心暗示过、请求过，如果不用格奥尔基十字勋章的话，如何来奖赏俄国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呢？并不是这个时候他才记起这件事，这种值得激动人心的记忆经常在他头脑里闪现。

“我们委任他以什么头衔呢？”阿列克谢耶夫事先打听过的，“委以什么职务呢？”

大家考虑了。如果他在彼得格勒行动的话，那么不能在彼得格勒立即存在两个军事政权。哈巴洛夫也就名誉扫地了，就是说，指挥官要保存级别，彼得格勒军管区总指挥。

但是军队将从各个不同的战线调来，要把他们集结在彼得格勒城下某地，阿列克谢耶夫斟酌过这个问题。而他本人走时带什么呢？哪怕是从这里派出某些属于他的兵力也是好的。

正确。

阿列克谢耶夫考虑过，病痛使他蜷缩着身子：“格奥尔基骑兵营？”

又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勇士们都获得了全套的勋章，没有一个人少于两枚十字勋章，都并排佩戴着（他们在象征性地保卫大本营）。

阿列克谢耶夫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着，去发号施令，他和往常一样，在最高级宴会上没有任何要尽的义务。

已经到了午宴的时间了。他来到人们聚餐的地方，人们在那儿站着吃点儿东西，喝一小杯酒，皇上也看见了伊万诺夫本人，普普通通，头脑简单，一张脸藏在锹形的浓密的大胡子里。他是个英雄人物：一排排的十字勋章，格奥尔基式的武器，皮带上挂着军刀，一派英武气概！也不算老，65岁的年龄，对于一位将军来说，难道算老吗？

不过，在这种场合，在大家面前宣布对他的委任是不那么得体的。因为不可能打破规章、中断午宴，而还得把伊万诺夫带到他这里来。礼仪就是礼仪，近一个半小时应该是午宴时间。

大本营认为，因为他们经常处于“行军”之中，所以餐具里除了所有的易碎的器皿外，一切盘子、酒杯都是银质的，在里边镀上金，由身穿士兵制服的仆役们端上来。

皇上只能以自己的关心来对待伊万诺夫，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嘘寒问暖地引起话题，他们谈论伊万诺夫在一九〇五年是如何镇压暴乱的。

感到特别荣幸的、容光焕发的将军开始娓娓道来，他的确是个著名的讲故事人！人人都极其好奇地竖着耳朵倾听着，还一边猜测着其中的暗示和希望。

伊万诺夫讲的范围很广，而且事迹突出，他没用一枪一弹就镇压了暴乱分子，而且善待士兵。伊万诺夫是软行动的热衷者，即：不打枪、不动用军事野战法庭（他没有依法将任何一位士兵处以极刑），而是采取让其跪下反省，使其醒悟，用树条抽打的刑罚。

这种镇静是出自于老百姓的一个普通士兵，留大胡子的伊万诺夫将军。全体随从们都非常愉快，皇上也感到非常轻松。

将军由于得到非同寻常的普遍关注而喜气洋洋，他还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光荣的委任在等待着他。

甚至皇上还想要不必等到明天一早，而就在今天半夜之前直接派遣伊万诺夫，不过这般迅速是不是对这位老年人来说要求太过于残酷了。因为还有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要做。

这种苦闷颇使皇上本人深感沉重：正如他已经有好长时间未能动身去皇村，看来只有明天白天了。他已经这么衰老了，而且阿莉克斯和儿女们都不在身边！

第一百三十八章

吉姆梅尔在塔夫里达宫里，特别是初期是非常幸福的！

在国家杜马里，他原本只来往于群众之中，在敞廊里。而现在在这里大家都已经不是客人了。吉姆梅尔不脱外衣，因为存衣间没开门，穿着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穿着套鞋，走过圆屋顶大厅，又经过叶卡捷琳娜大厅，兴致勃勃地看着在十根圆柱的庄严的背景下那不寻常的群众。

然而，过了五分钟之后他才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真是好极了：如果不算士兵和其他茫然游荡的人，这里有很多知识界人士，而且大家都认出他们了！这里的人彼此已经都认识了，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在面貌上也似曾相识，和某人在某时、某地遇见过，没准儿一起参加过某个会议。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社会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彼得格勒是伟大的，瞧，他和大家都在这里，瞧，他也会合在一起了。

吉姆梅尔每走一步都能遇上一些熟人，而这就意味着立即投入到全部报道和消息中去。在这里他又一次确信，通过电话都打听清楚了：这些天来，除了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五人小组，加上工人小组里的几个合作社工作人员之外，在彼得格勒没有人被捕，就是说人都散了！在这里他也立即打听到了：在沙皇专制下一个当领导的走狗，就是那个主张淹死贝利斯的前司法部大臣已经被关在部里的厢房里，那里安置了几个极严厉的岗哨监视着他！这是件极其令人振奋的新闻！然后是：与此相反，普罗托波波夫躲藏起来了，还没被抓住。

然后是各式各样的情况，在什么地方已经捣毁了几所警察地段并打死了多少警察。紧接着罗江科驱车去玛丽娅宫和政府谈判，杜马成员们为此异常不安，担心他是否能顺利地回来。

索科洛夫像一颗黑胡子炸弹向吉姆梅尔飞来：已经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索科洛夫是委员！吉姆梅尔也将是委员！

索科洛夫强把他扭到右翼的走廊里。

吉姆梅尔在急切地思考这是怎么回事。已经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了吗？一方面，这革命很好，为什么不参加呢？另一方面，这好像是对政权的要求？吓唬资产阶级还没到时候。

在室内大桌旁激进党的一些人那里坐着，还空着几把椅子，是给吉姆梅尔预备的。纳哈姆基斯也在座，他那美丽的头警惕地高昂着，高于大家之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吉姆梅尔一个一个地数着运动初期的那些可能当过头头的人，说到纳哈姆基斯的时候，似乎忘了。因为是战争年代，他举止谨慎，把自己隐藏起来，避开党内群众，从不公开争论和发表意见。他安安静静地住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别墅里。甚至还不顾颜面地苦苦哀求过沙皇给改变姓氏。人们已经认为，他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可现在……

那又如何，他有权。他是一九〇五年苏维埃的委员。无论就他的外貌来说，还是就他的派头、性格来说，毫无疑问，他都将追求领导地位。这没什么，是可以理解的。在理论这条道路上，反正都一样，他是无法替代的，吉姆梅尔在这里是谁也无可比拟的。

但是吉姆梅尔以苏维埃委员身份坐了一阵子，又开始痛苦不堪：苦闷哪（而索科洛夫早已跑掉了）！哪儿还能顾得上理论，他们都忙于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实践：一旦开会，就要招募代表；如何供养那流浪街头的士兵，他们吃不饱，他们要消灭我们大家；要搜索全市的储粮库，把全部粮食都运到塔夫里达宫来，到那时才能将士兵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弗兰科鲁斯基和格罗曼跑进来和跑出去，派出几辆大卡车到某地去。

大概他们是正确的，吉姆梅尔应该同意。当前的局势是这样，要集中力量，不是把力量倾注在重大的政治上，尽管这像喜欢的东西和自己的专

长那样吸引他，诱惑他立即开始政治性的行动，但他明白，这仅仅是能惊动资产阶级资格的集团和帮助毫无节制的小组，即布尔什维克们，以及区联派的人们。苏维埃要暂时集中在革命的技术上，只有革命的民主制才能掌握局势，从资产阶级那里是指望不到什么的。

但是历史的时钟马上就要敲响了。让整个民主制去从事技术性革命吧，而吉姆梅尔不能自己摧残自己。他应该放弃建立从政治向机械的传动机构。现在他多么想要通过政治的侦察，搞清楚资产阶级集团的情况。现在问题不在苏维埃这边，而在资产阶级方面。甚至在杜马左派里的那些有头脑的人，像吉姆梅尔就已经明白了在大厅里嗡嗡的人群里还没有弄清楚夺取革命政权的问题，那么，资产阶级集团可能没有任何准备吗？

离开了苏维埃，走进叶卡捷琳娜大厅，他突然看见：米柳科夫走了！

不是走了，是回来了！不是回来，而是来回踱步！

坚忍的步伐，稳健的骑马姿势，一个满头银发、果敢的人。啊，多么正确！看来，是因为点儿什么事而不能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为什么在这么个一团混乱中挤来挤去？啊，对了：在此刻作为一个领袖，应该表现自己、证明他的存在，他在为大家而思考。他来回走着，并思考着。在等待某个重要时刻吗？难道是大事件的发生吗？在一闪即逝的和不安定的活动中努力保持着一条直直的路线，就好像他没有注意到任何人，也不寻找任何人，也不看任何人。一旦有人去接近他，要和他谈谈，他就如此这般公然不乐意地对待，大家都不愿意接近他。他要一个人思索和行动。

这是一个多么聪明、高贵的人，多么可敬的神态，加上他的全部资产阶级错误观念，他不愧为知名人物中唯一的一个伟人。他们在理论的思维能力上是同类。但是米柳科夫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也全然不认识，他并没把走上前来的人当成个人物，并没跟他谈话。懊恼也往往影响了容貌使吉姆梅尔成为没有风度的、虚弱的代表了。

非常遗憾，吉姆梅尔没有走上前来，而去搞调查，去宫的左翼。到那里完全不必硬往里钻，都是外来的群众，那里留下了杜马议员们的权势和他们的秩序。可以自由出入，警察不值班。

甚至可以直接进已外出的罗江科的办公室。在他空旷的办公室里有一侧的墙装了一面镜子，办公室有了这面镜子墙，显得有两倍大，有人想在这间办公室的各个地方的桌子旁和安乐椅上集会，谈话。坐在椅子上如同骑在马上一样，骁勇的哥萨克卡拉乌洛夫，身穿大袍子，正坐着跟自由保皇党党员勒热夫斯基谈话。吉姆梅尔已经跟这位彬彬有礼的、随和的先生熟悉了，坐下就开始对他提出一些诡诈的问题。卡拉乌洛夫嘛，常常是拥护起义和变革，现在他对一切都是果敢的，然而，他在杜马里对于资产阶级集团来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是典型人物。而勒热夫斯基则是含混不清的，就是完全不知道现在该干什么和会怎样，将来要干什么。

吉姆梅尔随意地走进隔壁主席科诺瓦洛夫同志的办公室，他跟左派结下了人所共知的友谊。在科诺瓦洛夫那里坐着自由保皇党首领，充满活力的叶弗列莫夫。原来是这样！不必了解相识与否，直接而严格地问他们：将由谁，如何创建革命政权？

科诺瓦洛夫，人透着清爽，头发梳得平整，身体健壮，手工业工厂的谋士，戴金架夹鼻眼镜，脸刮得光洁，现在只是眨巴眨巴眼睛，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很有礼貌地递过来个什么东西。而叶夫列莫夫，乱蓬蓬的大胡子，透过夹鼻眼镜，尖刻地斜着眼睛看着，只是哼了一声。

大家都不明白刚才说的是什么问题。哦，太模糊了！是啊……离开了大家，他心绪十分不佳。这是不是意味着，他迫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幻想太幼稚了？但是，如果民主制自己承担这么一项沉重负担的话，那么，就势必同联合起来的沙皇与进步同盟斗争……

在叶卡捷琳娜大厅人们仍然这么拥挤、徘徊、挺立着（米柳科夫已经不在这里了），士兵们往镶木地板上吐痰，熟人孟什维克勃罗温什泰因偶尔出现：他是中途刚刚到这里的，走过了大部分城市，已经把一切看透了。全城，一派无政府状态，士兵们总在抢劫和捣毁各处，毫无疑问，这是属于黑色百人团匪帮的专大搞破坏的警察们的反间行为，是黑色百人团唆使这些士兵，正处于无政权的状态，对于这个黑帮团伙来说，这是个绝佳的好机会啊！无疑是换了装的警察们来带领匪帮们！还从各个阁楼上射击，

以便挑拨人群去搞抢劫。布朗什泰因对同他谈话的每一个人求证，他要趁着犹太人的大洗劫还没开始，立即往各区派遣武装工人小组，镇压无政府状态。只有工人们是可靠的，而士兵们是不可信赖的，这是些放纵分子。

然而到哪里去找那些有觉悟的武装工人呢？

医生维亚切斯拉夫也来了，也是个孟什维克，即左派国际主义者，他是左派集团内的名医，甚至在叩诊、听诊和注射白喉血清的时候，也不停地谈论政治。此时他也在这里，两条小短腿忙忙乱乱地从这个人这里跑到另一个人那里，从一个熟人到另一个熟人，他惊慌失措地抓住每个人的大衣或者常服的翻领说：

“听听！一些新来的兵团从外边向彼得格勒运动！我们即将被碾死！是否有什么人组织抵抗呢？国防参谋部是干什么的？现在应该召开革命防御会议！”

他对一个人说完了，又接着跑到下一个人那里去重复。

哦，活见鬼！实际上理论的时钟并没敲响，而需要的是革命的技术。实际上，整个革命形势和在塔夫里达宫里大家的情况都是很危急的。他们暂时在这里的各个大厅和走廊里，彼此互相说服，而整个这间革命的大实验室在真空中、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和大火的火光中飘浮着。组织起来士兵的营或者连，甚至排都没有捍卫它的。军官的失踪也说明是因为下述情况所致：缴了他们的武器，追踪他们，甚至痛打他们，失踪对革命来说逐渐成为危险的象征。现在在塔夫里达宫里隐约出现不少军官，但是，这些人或者是作为被捕者被送到这里来的，或者是逃跑者会集在此，他们谁也没有任何一支下属部队。而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没有掌握任何军事知识。甚至城市起义成功完全是不明不白的，是被臆想出来的，不然的话，在本书里，在什么地方曾有过这样的胜利呢？而政府贪得无厌的压榨者甚至出现在彼得格勒这里，可能准备给以致命的打击，也可能在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要知道，在墙上架了多少门大炮和多少士兵！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能用空空的两只手就夺取革命了吗？还有几百万作战部队都在沙皇手下。而这里还有个国防参谋部？图书馆员马斯洛夫斯基和同他在一起的

几个谁也说服不了的人吗？可以占领几座火车站来抵抗可能开来的沙皇军队，占领了吗？在塔夫里达宫里谁也不知道这个，再说了，假如没有一支组织起来的部队的话，谁能来占领这几座火车站呢？占领国库、电报局了吗？甚至任何人连想都没想过。卫戍部队里还有哪部分没完全革命，派人去向他们宣传鼓动过吗？谁都不知道。在这里，塔夫里达宫前边，御前几个科的部队已整装待发。但是，看他们那样松松垮垮的外表，也很难推测出来他们是往哪里去的。

吉姆梅尔失去了理论上的高水平，自己也开始辗转不安，像布朗什泰因和维亚切斯洛夫一样，从这个人到另一个人。突然看见了非同寻常的现象：在圆屋顶大厅里站立一个身材匀称，神态端正，武装着的年轻准尉，有一副生动勇敢、刮得光洁的面孔，开阔的前额，一双明亮的眼睛和掩饰不住的兴奋的微笑。这绝不是一个刚刚躲开士兵整治的逃跑者，不是的，他为这里的整个环境高兴，呼吸这里的空气，他也正是吉姆梅尔有把握期待的。

在这里吉姆梅尔认出他来了，只是记不起他姓什么：对了，这个准尉正是前几天向他自我介绍的！寻找革命工作的途径的那个。

认出来了！姓什么没有记住，不过记住了他的绰号。于是很快地向准尉走去：“啊，亚斯内伊亚斯内伊，是您吗？”

他容光焕发，又挺直了身子，如同站在队列长官面前一样。说起话来，由于很满意他一整天的行动，是这样的非同寻常，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和他的队伍为革命服务是如此高兴……

啊，有队伍？革命军官，还有组织起来的队伍！这恰恰是人民胜利殿堂所要求的！用不着向他解释一切有多么复杂和危险，年轻人的热情是不需要解释的。吉姆梅尔立即抓住他大衣的袖子，一拽一拽地，将他拽进了国防参谋部，来到了左翼这边。

他们在门前推开了那些等待的人、文职人员和士兵，看热闹的人或者听候差遣的人，进到了里边。吉姆梅尔仍在拖着准尉，直接向马斯洛夫斯基那里奔去。

而这位身穿普通破旧的夹克上衣，甚至还没穿制服上衣，把头垂在一边，疲惫不堪，精神不振，年长他 10 岁。他今年 40 岁，通过面貌表明他厌恶这个国防参谋部，这个防御嘛，他无论如何是不相信的，他在这里坐着，到一定时候就走人，为什么要个准尉呢？

这是国防参谋部的首脑！这是一个久经考验的社会革命党人！

说实在的，和他并排坐的那个朝气蓬勃的海军中尉，制服泛着黑颜色，他就立即接受了准尉。

而吉姆梅尔已经受够了，他已经去做技术工作了。他说，是在革命工作时认识了这个准尉，他可以做担保，说完就走了。目前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即将开幕，要全面考虑会议总体政治战略，可能必须叙述它。

在塔夫里达宫的右翼里拥挤程度越来越高了，成群的荷枪实弹的士兵们和工人们都不脱衣服，也不摘掉帽子。看来，这些不是召集来已经是选出的代表了。办事认真的埃利克挤来挤去问，是否都有委任状，谁是代表？大家都不明白他说些什么。他总是在纸上记上几个人，当作代表拉进苏维埃房间里。在这里被领进来的人如果没佩戴红花结，就需要给其佩戴上。

吉姆梅尔从埃利克那里已经有了委任状：“社会主义文字团体代表。”

索科洛夫跑了好多地方，大声发布命令。

苏维埃已经为自己占了两个房间。在宽敞的第 12 号房间里，可依次坐下：在大桌子旁可坐主要的激进党人，而给士兵和工人的座位是沿着几面墙边放在椅子之间上的几块木板，又扛进来几条长凳和椅子。都算上，一共还没凑够 50 个座位，苏维埃的开始是极不顺利的。

士兵们大部分都守秩序地坐着，沉默不语。在那些有教养的人面前有些拘谨。其他一些人举止较随便一些，和邻座谈起今天所发生的事件。

人哪，都多么愚蠢，智力不发达啊！

吉姆梅尔大吃一惊：叫这些人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他们已经准备这次重要的会议了？难道对他们可以探讨理论问题吗？

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发言的话，他们自己是不是要胡言乱语呢？

第一百三十九章

虽然，罗江科不得不同意参加成立临时杜马委员会，并在会上担任主席。但是，这使他不得安宁，这叫什么？这是不正确的途径，不合法的途径，而且是迂回的，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目前还没有为这个委员会考虑出任何的行动，任何的会议。随身带上合法的杜马领导人，一个是自己的副职涅克拉索夫，杜马的秘书德米特留科夫，一个党团的领导人，恰好还没有进入委员会，以及十月党人萨维奇，他就和这么几个人去同大公会见。

罗江科的目的：拯救君主政体；不许杜马本身有暴乱举动。也可能自己去夺取政府的权力，不过只是要走合法的途径。他感到很震惊的是谢格洛维托夫被捕的消息，被政敌占据的完全是上院的这个位置，就像罗江科在下院一样。他的被捕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罗江科本人被捕时的情形，如果一切问题也都将如此进行下去的话。

在谢格洛维托夫被捕的问题上，罗江科更加牢固地清楚了要寻找一条合法的途径，否则一切都将毁灭。（而现在谢格洛维托夫怎么办呢？把他放了——这就是说，这一切只是在群众的私自处刑控制之下。）

如果皇上在皇村就好了，罗江科就去皇上那里了。现在，他是去他的弟弟那里，现在，大公是这里唯一可找的人物了，谁能帮帮忙吗？这其中还带有沙皇姓氏的魅力。

在主席的汽车上，有人已经在前边插了一面小红旗，现在在激昂的士

兵群众的眼睛里拔掉这面小红旗是冒险的。不得不带着一种不动声色的，甚至是满意的外表坐上去。在汽车两边的侧翼上，一边一个士兵伏在那里，手中端着步枪，刺刀朝前伸着：虽然在那上边伏着很冷，还有可能掉下来，但是，士兵们几乎是争抢着上去。大家都得意这儿。是啊，保卫汽车是做了有益的事，可是这还用得着板着一副可怕的面孔吗？

到特罗伊茨基桥这段地区被认为是自己人的，这里是闹暴乱很凶的地方，自由行驶的汽车上带有小红旗。

假如旁边有人认出这是杜马主席的话，他还得纳闷呢，看起来他俨然是一个革命领袖。

可无论如何他不是，禁止大家也这么考虑就好了！

在特罗伊茨基桥头，路上的人堆里出来一个挥着手阻拦汽车的人。质问“是什么人”后就放过去了。

沿着滨河大街继续走，街上空荡荡的，谁也不阻拦了。完全自由地来来往往。这片空旷地带在黄昏初降的时候可非同寻常。是一种奇怪的革命：全城随意到哪儿都可以。罗江科命令停车，摘下小红旗。把小红旗藏到汽车里的车底上。

很快地越过了冬宫，经过了海军部大厦，在参议院广场旁边拐弯，也是空空荡荡，从伊萨基旁走过，朝玛丽娅广场走去。这里人多，向四面八方活动着。在皇宫入口旁有两门大炮和一个守卫岗哨。

岗哨毫无阻挡地放过乘车来的人。人们中个头最大和最魁梧的罗江科上楼迈着极为不耐烦的步子，欲赶上其他人。

他惊喜地发现，这里保持着秩序，没有任何形迹可疑的毫不相干的人，没有人拿着武器横冲直撞，身穿宫廷内侍制服的杂役们也在按部就班地做事。只是上边没有光亮，所有的过道和大厅有照明灯。

预先等候的仆役带领乘车来的人们从圆厅去往国务议会方向，在他们面前拉开了用青铜和珠母所镶嵌装饰的紫檀木门，罗江科很不愉快地料到，马上就要走进主席的办公室，即谢格洛维托夫的办公室。

这又是一个象征。谢格洛维托夫坐在部里的厢房里，被锁在那里，钥

匙在克伦斯基的衣服口袋里，而罗江科是不打招呼就进入他的办公室，行动和克伦斯基保持一致。

然而，经过一番思考，他后来改变主意：大公米哈伊尔已经在这里坐着，毫不拘谨，是第一个来的，正在等着。他轻轻地，不是威严地站起身来迎上去。他体格匀称，身材又瘦又矮。

和大公在一起的只有他那坚定的秘书，英国人约翰逊。杜马委员们都一一跟大公寒暄，分别落座在单独摆放的一张六面镶有饰物的大桌周围摆着的六把椅子上。

大公那副无动于衷的面孔，和往常一样，没有自己的意志，没有自己提出的主意。然而，却坦率地、困惑不解地看着谈话人。

他的整个头像士兵那样都剃光了，只是又稍稍长出了短短的头发表。

罗江科知道自己对大公长期以来起的作用，现在全部重心是以自己的声望、丰富的阅历和主张严格地开导开导他。（但是，也只不过是劝说而已。）

看看他的论断是什么吧。一开始是关于首都的局势；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件，在今天一天的时间里都发生了什么。政权不稳固了，它再也不是实际的了，在彼得格勒正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即：人民的无政府状态。

这时，听说来人了，主席大臣戈利岑公爵和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罗江科称他是普甫尔，这里是音译，表示蔑视，即“呸”将军。）进来了。罗江科不太需要他们，甚至是一种古怪的状态：似乎是交战另一方的领导。瞧，他们安静地奔向那张桌子就座。给戈利岑找到第六个位置，而小个子别利亚耶夫长着一双招风耳朵坐在戈利岑后面的一边，似乎变得更小了。罗江科对于这些影子来出席一点儿也不觉得不好意思，他仍在继续。

在这样的时刻，那些重要的和高品位的人物的任务是拯救局势。现在来拯救还是有可能的，这个时局只在一个大公的手里。

一切都反映在米哈伊尔那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不坚决的面孔上。看来他像是有些惊异，同时又像是高兴：加特契纳的独特居民，实际上他还是骑兵队的将军监察员。这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他能拯救俄罗斯？正是他？

尽管在这些面庞上很难看得出有个俄罗斯权利拯救者，是的，正是他！有一种正在成长的希望，无可争议地使罗江科信服了。正因为如此：由于皇上的缺席——因为很难和他联系——特权便不由自主地落在亲王殿下的肩上。现在，他应该立即自主地、不必等待批准地去对彼得格勒采取专政制，迫使政府立即全体辞职，要求皇上用电报赐以对杜马负责的内阁。而杜马顷刻间，在一个小时内即可组成这样的内阁。

罗江科迅速并坚决地把这一切都摊出来了。所谓的政府首脑在这里出席使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惶惑：这个政府就是他们，杜马已经是多次大声和公开地催促，竟然还有这一次！再也不能想出来比这个不尽职的玛丽娅宫更坏的了。但是，罗江科已经体验到了塔夫里达宫的易燃性、不稳定性。而现在在两块危险的沼泽地之间必须寻找一条可靠的小路。

两位大臣呆头呆脑、心慌意乱到没有打算为自己辩护而反驳的程度。但是罗江科听到自己身后犀利的反驳，那就是说，还有一位到他们这儿来的克雷让诺夫斯基，现在是国务会议秘书，几年来是最显要的国务官员，曾一度是一九〇六年宪法和六月三日选举法的作者，斯托雷平内务部的副部长。他现在是来大加指责罗江科逮捕谢格洛维托夫的问题的。

罗江科感到非常委屈，他转过身来诚恳地解释说，不是他逮捕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因为力量在群众那里，也不知为什么在克伦斯基手里。（他想起了克伦斯基的“革命法律”。从玛丽娅宫这里看得特别清楚：用了两个小时就形成的能是个什么样的“革命法律”呢？在这之前可是一直叫作恐怖手段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常常克制自己的克雷让诺夫斯基气愤地谴责说，“如果您在您的塔夫里达宫里不是主人，那么，您可怎么能担任俄罗斯的主人呢？”

罗江科满脸通红，也确实找不到反驳的话。（关于自己的事他就下决心咬紧牙，今天夜里他将使自己的塔夫里达宫就范。）

克雷让诺夫斯基仍然继续带有进攻式地说：政府已经牺牲了普罗托波夫（怎么？！杜马议员们还不知道呢！）。政府发出请求委任彼得格勒

执政官，但是发给皇上了，只有他是唯一能决定这件事的人。（他间接对大公说的这一切。）而杜马同时是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他来的这么不是时候，并且如此有力地扭转了、破坏了罗江科的整个计划，但罗江科并没有立即找到反驳他的话。

普罗托波波夫现在怎么办！罗江科挥了挥手。这已经晚了，要早在一个月之前还可以，现在大街上群情激愤，你用一个普罗托波波夫已经喂不饱他们了。

这时，怯懦的戈利岑公爵鼓足了勇气在罗江科面前表白说，他一点儿也不想抓政权，他不谋求这个职位，抓政权是违背意志的，就在今天，一个小时之前，向皇上递了集体辞呈。现在还没有答复，他们都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坐在宫里。

“既然如此，走吧，怎么回事？”罗江科向他们挥着手。

“哦，不，”戈利岑反驳说，“皇上的仆人不能擅自离开职位，这是逃跑，这是罪恶！”

确实，这里有几条界限，这些界限正在被遗忘，当你知道时，立足点成了炉膛，大街上的群众正在群情激愤。

如果大公成功地恢复独裁制和秩序，那将只有政府是高兴的。

但是，罗江科所需要的秩序不是同这个政府的，整个协商会议的进行不是他所希望的那样。他所扣留下的杜马议员们，虽然并没逮捕他们，但都沉默不语。最左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涅克拉索夫也在沉默，像狼那样的孤僻，就像他过去那样。

而大公惶惑不安地听着这种争执的声音，好像他是与这事有关的最后一个人，而主要的规劝并不是冲他来的。他的眼神是明朗的，几乎孩童般一样。

但是罗江科又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不是革命者，然而，正是运用自己的计划在拯救君主政体，没有另一条出路。

戈利岑开始劝说求援，虽说是越权，但是，让大公自己专政，到那时让政府立即辞职，政府会同意的。

大公越往下听决心越是不足，而是很忧郁的。既忧郁，又不大清晰，终于反驳了。他常常是在为了祖国利益的情况下才行动，并为此准备着。他常常是同情杜马的。但是……向他求什么，这多像过去的……

没有说出来像什么。不愿意使任何人受委屈。

于是他悄悄地闪开了，流露出一丝苦笑，感受到了明显的轻松。

然而，罗江科知道，这个失败是块石头，又是一块落在他肩上的石头！这位笨拙的大公以自己的犹豫不决把一切都断送了！浪费了最后的几个小时，然后大家都将懊悔！对于全俄罗斯来说也将晚矣！

他又用新的攻势来说服。现在殿下还有时间去集合卫戍区毫不动摇的部队！

再劝，也是毫无结果。

再劝，白费劲。

那好吧，就这样吧。不让亲王殿下宣布自己直接执政的消息。但是，能跟自己至尊的兄长谈谈吗？现在就挂直通电话吗？把这一切都禀告给他吧！

大公也许不是那么情愿去说，但是，在这里是出于礼貌，出于尊重，他也同意了。

把这个问题这样来改变一下，在这里开始共同来编写以大公自己的名义传达给大本营的长电文。戈利岑、别利亚耶夫、克雷让诺夫斯基都在帮忙。帮助御弟跟当皇上的哥哥谈谈，大家都赞同这一点。

这一切都叫什么呢？叫运动。这个运动是大幅度的。大公个人的意见是要辞退整个大臣议会，戈利岑公爵确认这样做是正确的。（而罗江科在这个问题上不必提醒，不使皇上再一次地生气。）大公认为唯一不可避免的是皇上不再信任自己的人选……

上流社会呢？不。大公不用上流社会的人。不……亲王殿下所信赖的人，也是同时在广大阶层内都享有尊重的人……这样的人才会被委以承担大臣议会主席的职务。

罗江科毫不怀疑：对杜马负责！否则的话，向前的任何一步都将迈不

出去。否则的话，这次整个的谈话关系到什么？就是处于大街上的目前状况……

杜马委员们都支持。而那些人则沉默不语。

这个重心落到米哈伊尔的肩上。

仅就他那请求谅解的外表，上唇蓄有往两边分得很利落的浅色小胡子，猜测不出来，他将如何传达。

唉，好在他同意去说。

说，形势非常严峻，皇上陛下是否愿意委任自己的弟弟以全权——一刻不容缓地在首都宣布这样的决定？……

大公并不放弃：站起身来，向大家亲切地微微一笑，表示感谢，再跟大家一一握手。他现在打算往总参谋部大本营挂直通电话。但是别利亚耶夫预先慎重地说，这可能是危险的，暴乱者们离皇宫广场已经很近了，遭遇战已经开始了。而可以去他那里的公家住宅去，去军事部大楼，那里就有这样的仿制的连接机关，大公将感到自己更随意一些。好，他跟别利亚耶夫走了。

其余人也都散了。

罗江科感到大公是如此的软弱无力，他对国家的发展的无能十分懊恼。但是，毕竟不是没有最后的希望，从这次谈话来看有某些方面起色。米哈伊尔会对皇上说出他的候选人来。（如果两个人单独谈，他可以把这个更直接一点儿暗示大公。）罗江科请别利亚耶夫事后必须往杜马打电话，通知结果。

在圆厅里，杜马委员们同被召集来参加晚上新的会议的大臣们差不多都是站着的。大臣们都流露出一种毫无希望的注定要失败的那种神态，大家都在等待马上就要冲进来的人群。他们不都是乘车来玛丽娅宫的，有的是徒步来的，这样不惹人注意。

他们之间有了传闻说，罗江科是作为国务会议议员的身份到玛丽娅宫的。但是，有点儿什么令人厌恶：这就像被仇人郑重其事地袭击一样。大家说了，他的面貌就这样。

罗江科乘车走了，而对微不足道的没有力量的政府，一切都杂乱无章的政府，现在又辞职，他体验到精力充沛的优越性。哦，他的政府可不是这样的！他的政府将有权扭转俄罗斯的局面。

他们往回走时，汽车的左右两翼上已经没有警卫队了，他们那些可怕的随员们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暴乱者们或是一些搞恶作剧的人多次地阻拦他们的汽车。但是，知道是国家杜马主席的车，高声问候过便放行了。

有一次是他们自己停下了，司机在车前边又插上了一面小红旗。

没有这面小红旗，回来还真不方便了。

第一百四十章

在涅瓦大街和熟悉的旗帜广场上经过一番颠簸后，又剩季莫菲·基尔皮奇尼科夫一个人了：又一个熟人没有了，大家解散后便换个地方躲了起来。

总之，人群逐渐地稀少了，满载士兵的汽车和卡车密集了起来。人们冲着汽车高喊，看着，挥着手。

季莫菲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不相信：难道他一个人管得了这一切？难道全城这种粗俗的舞蹈从他一个人开始了？

瞧，又是他一个人。

可以冲着这些自由人看一看并挥挥手，他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房子，晚上大家都各自返回去，但是士兵到哪里去呢？

当然，士兵可以回到营房去。然而，参加暴乱的第一个士官生，整个混乱的肇事者季莫菲到哪里去？如果正好在自己的营房里等着被抓，那可怎么办？如果夜里他正在熟睡的时候来抓怎么办？

最好是不到那儿去。

可再也无处可去了。

季莫菲翻遍了整个彼得格勒，他也没有找到一个朋友和保护他的人。这就是被推向军事法庭，在那儿谁也躲藏不了。

这么想一想，那么想一想，双脚已顺着纳杰日达街的方向走去，已把他带到了营房。

在这里看见站着三个沃伦团的人，便向他们走去。他们正在吸烟，看上去是很快活的人。士兵在街上吸烟，在这之前是禁止的。不，都是陌生人，完全不认识。他们开始说起关于拉卓尔和拉扎尔。

不向任何人打听，也不和任何人商量。

跟他们站了一会儿，便继续向前走去。

他在巴谢依街拐角处思忖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好办法，随后拐过弯向自己原来的地方走去。

从侧面走近。

喷泉广场已是偏僻的地方了，这儿本来正地处几条大街之上，是人群熙攘的地方，可现在却没有人在那儿行走？

嘿，一个人也没有。

今天季莫菲多次大无畏地冒着散兵线走，冒着射击走，一大早多次克服了恐怖的袭击，而突然在这时心脏又开始紧缩了。

难道是开玩笑吗？第一个暴动分子，这不，他一个人往营房里去了，孤独无援，无人呵护，没有检查，抓起来完事。

走进维尔纳胡同，杳无人迹。大门前连岗哨都没有。

又闯回来了！他今天一大早在这里带领自己的训练队正“为争取自由而死！”在胡同里最狭窄的地方拐弯了……如今他一个人回来了，怕逮捕的胆小鬼。

不，他不能用自己的双腿把脑袋送到捕兽器里去。

瞧，闯进来了！沿着喷泉广场向后慢慢走去，现在是走在游泳池街上，走向另一个方向，然后再走希腊大街，也是一个人也没有。

唉，哪怕在雪地上过夜也行啊！

没关系，寒冷也受得了。

只在希腊大街和维尔纳胡同的拐角上遇到了自己训练队的人。

“弟兄们，我们那边怎么样？”

只有现在才察觉到：说不出话来了，哑了，得喊着说了。

“没什么。”

“正常吗？”

“正常。怎么啦？”

“喂，大家都在吗？怎么这么静？”

他甚至没对他们解释说，这里是他分担。

“去吧！”

来到拉什凯维奇躺着的院子，人们已经将他抬走了。

楼梯想用机枪保护住的，只是在兵营里无论如何保存住就好，不盼望更多，更多的是执著。

用一支训练队就办了，只不过是一猛推，这是很无聊的。于是轰隆响一阵。

大家在部队住的地方看见他了，就呼喊起来。那是卡农尼科夫、布罗德尼科夫。他们很吃惊地说：“上士！”大家本以为他已经被打死了。

端来了一杯热茶。

季莫菲坐在自己的吊铺上，惬意地品着茶水，茶水可人的香甜。

他忽然想起来什么，问道：“怎么没有值日的军官呢？”

“没有。”

“不对呀，弟兄们，这样下去是不妥的，这样政府要逮捕我们的。我们把巡逻队派往周边邻近的几条街去。夜间睡觉衣服不要全脱，脱一半，穿大衣和皮靴，守着步枪睡。”

大兵们发着牢骚，怒不可遏：“才几个人哪，派巡逻队？”

“这算干什么呀，不脱衣服过夜？”

第一百四十一章

部分莫斯科籍的军官因摆脱了自己的分队而自由自在，在傍晚前都走了出去，经过大涅夫卡都去了近卫军军官的营房住宿。

其余的人都去了军官俱乐部，也是坐立不安。

没有进攻，也就没有枪击。

在操场上，自己的士兵、陌生人、文职人员都在随意地走来走去。

雅科夫列夫大尉在图书馆又重新召集了留下来的军官，他们中除了涅克拉索夫兄弟外都是准尉的官衔。他宣布：斗争要继续下去，不是用枪击，而是用语言。就为这件事，大家现在利用夜间分散到各连，必须到那些连里顶替那些缺席的人，在那里说服士兵要遵守秩序，本人甚至也要留在那里过夜。

涅克拉索夫兄弟甚至有些吃惊，而那些准尉们也是瞪着眼睛看着：刚才还朝这些士兵射击，怎么还一个一个地分散到各连去找他们呢？

不过，大概雅科夫列夫是对的，如果不从营里跑开，那就没有什么异样了。反对自己人的战争，这是古怪的特殊性的战争。

第四连的连长冯·费尔根上尉来到了连队，和警卫在萨姆普松桥畔的诊所里坐了一整天。在连里他是个新来的，从前线才来一个月，全连都认识他了，也都喜欢他。

涅克拉索夫兄弟若是去第三连呢，那里大部分是前线的勤务兵，不过白天向他们打过枪，现在可怎么去呢？于是到第二连去了。涅克拉索夫兄

弟很了解他们，那里也是一些骨干士官，有人是负伤后来到这里的。跟大尉们一道来的是个小少年，是叫巴维尔·格列韦准尉，他还完全是个孩子，不久前刚刚从士官武备学校来这儿。

人都走了，只把手枪留在俱乐部。

进入连的大门，没有响起呼喊声，没有发生进攻，值日兵高声喊了口令，做了寻常的报告，涅克拉索夫上尉吩咐“稍息”，虽然值日兵并没有“立正”站着。

好像院子里没有发生过枪击一样，瞧士兵们身着俄国军服站立，军服还是可爱的莫斯科团的，操着一口俄语，许多人是留着胡子的预备役兵，尚未武装起来的新兵，刚刚都从家里出来，期待着从父亲般的军官那里听到清楚的解释并得到安慰。里三层外三层地、密密麻麻地围成一圈，都很坦诚。

弗谢沃洛德用一根手杖支撑着，小少年格列韦非常瘦弱，只能由谢尔盖说话。他现在明白了，雅科夫列夫是对的：总之，今天并没发生过任何枪击，这是莫名其妙的事。他们的经过半培训的预备营就在这古怪的半军事环境里驻扎下来。

谢尔盖·涅克拉索夫个头高，能够清楚地看到大家，他抬高嗓门，清晰而洪亮，表示希望平息下来，安稳下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他本人多么希望在这种安静的夜晚仔细思索思索和全面回忆回忆。）

对于许多粗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他们感觉到自己是能原谅今天那些闹风潮的事，有的人不走出兵营，有的没有在练兵场上跑步，现在他们能脱衣服过夜了。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完了的。许多士兵都坐在自己的板铺上，正相反，士官生们则凑得更紧密了，这就说明问题了。有一部分士兵也和他们在一起。

他们说，士官生们的处境比大家就惨了，处在双方交火之间了。一方面誓言，他们不懂吗？而另一方面，怎么能朝着人群开枪射击呢？那里有妇女们、孩子们，他们都是俄罗斯人。本不希望对那些军官先生们表达任

何恶意，而常常是保护他们免遭人群的进攻。但是，解除农奴身份的自由人（旧俄时代）不断地逼近，紧逼他们解除军官们的武器，不然的话就把大炮运来，各营房分别拿走。

涅克拉索夫遇到了塔拉莫洛夫的一双眼睛。他们在塔尔纳夫卡城下的一次战役中，肩并肩互为支撑的，因而，两人都是在那里荣获了格奥尔基勋章。

“喂，是你呀，塔拉莫洛夫，难道你相信吗？那些炮都是谁拿走的？”

塔拉莫洛夫微微一笑，不相信大炮的事，但是，他和大家一样，有一股强烈的说不出缘由的劲儿，其实他们明白，原因是从现在起结束了他们往昔那种由军官率领的团队生活。

“大人，不要把大家抓来抓去，不要向大家开枪回击。当然，他们不能把武器交给您了，我们并没有搬进这样的武器。他们希望夺取枪支。要打死你们。但是可以把武器交给我们，您跟谁一起躺在德国人的铁丝网下？您无论如何不能干不体面的事。您就交给我们吧，我们会保卫你们，因为自己人嘛。我们是以自由人的身份说话，缴械了，就让我们回家养孩子吧。大人，还想什么呢？”

他的这番话说服了一群士官生，他们很有信心并善意地低声议论起来，他们博得了士兵的支持。这种善意已经成了奇迹，在今天的枪击之后，把他们划分到敌人里边去了。

这种善意也征服了谢尔盖·涅克拉索夫。不管在什么样的威胁下他从来没做过什么，在自己的军官职业上他不能有什么别的设想，曾几个小时地反复责备，这显露出来的是信赖加友谊的感情。

跟弟弟弗谢沃洛德使了个眼色。他也被说服了。没有交给他军刀，他身边只有一根拐杖。

涅克拉索夫大尉挺直了身子。稍微眯缝着眼睛，有些郁郁不乐。

他摘下了军刀，递给塔拉莫洛夫。

小格列韦也摘下来了，小心翼翼地交上来。

那些粗鲁的人也赞许地低声说着、说着。

涅克拉索夫又感到自己和自己那些士兵是合得来的。似乎整个服兵役的阶段都是如此。

士兵们解散去就寝。军官们现在也应该留下在此过夜。

但是床铺根本不够，床铺上下两层，全都挤满了，几个连大约有一千五百来人呢。

连部办公室里也很挤。有一个人的位置，就是文书官的床上。

但是，他们已经安抚了全连，倒是可以走了。

然而，为什么当时交了武器？

已经不能再退一步去问了。

真像是被抢光了的人，带着一种失误的刻骨的感觉来到了外边。

其实，这本来不是他们的连：弗谢沃洛德曾管理过小少年士兵学校，而谢尔盖，作为营副官，只当参谋部的文书。其实，他们是很自由的。

不过，现在到哪里去呢？都往操场去了。

在副官的个人住宅里，玻璃都被打掉了，到处都冷飕飕的，完全被破坏了。

在黑乎乎的操场上闪现出不多的几个陌生人的身影，他们按程序办事，大概是白天没有时间呗。

有一些大门都坏了。到处都没有岗哨。

涅克拉索夫兄弟想起来了：在新来的军官住宿的厢房里有三连连长斯捷潘诺夫大尉的住宅，他去高加索治病，就让房子空着。

到他那里去。

从俱乐部看门人那里拿了钥匙，也嘱咐，告诉其他军官一声。

第一百四十二章

如果去年夏天皇上听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忠告的话，那么唯一的执政大臣早就领导整个后方了，也不至于发生类似现在这样的人手短缺和大街上一片混乱的情况。但是，过着后方生活的各省份和领导部门都在各种意见有分歧的人手里。

既然已是这样，那么，大概最好是从上流社会里选出被委任的人手来负责现在的事务，如果在皇村秘密选举出来，就不会对社会产生额外的紧张敌对情绪，为什么不提供大家所请求的由上流社会人士所组成的明智的内阁，难道有了这样的天才，皇上还会喜欢自己那些过分得宠的大臣吗？（自愿提供的，但不是像冬天时来塞瓦斯托波尔的阴谋家们所提议的那样。）

而现在罗江科大肆宣扬，精打细算的布鲁西洛夫私下里提倡，慎重是阳奉阴违的鲁斯基推迟了一昼夜才同那个请求联络上，但是，在如此混乱的状态之中是否有采取这样的重要决定的时间？

根据错过了的机会来看，现在必须整天地来往于参谋部大楼与皇上所住的那幢楼之间，携带着惊慌失措的将军们的极为重要的电报。现在委任了伊万诺夫来领导全军。阿列克谢耶夫怎能不认识他？只说在基辅军管区，在西南战线阿列克谢耶夫都是在他指挥下供职就足够了：他根本不是一个统帅，也不是个战略家，他张皇失措地拱手交出基辅。他完全不是一个当代的将军，甚至是个毫无用处的人，只知道讲究体面，默默地捋着大胡子，慈父般地跟士兵们谈话。对现任职务，他根本不能胜任。

但是，阿列克谢耶夫也知道，正是在人选以及委任问题上，皇上特别固执。身在其中的阿列克谢耶夫不得不让步了。既然他是那么得意……为什么参谋部的头儿应该在这里执行帝王的选择呢？

实际上，这样是不能立即想出任何人来的，委任是预料不到的，范围很广。

可以弥补伊万诺夫的缺点的是：需要从前线委任被派遣的团和旅的领导，真正的作战将军。

在进攻之前，没有人会希望从前线减下大批兵力，因为之后不能迅速恢复过来。阿列克谢耶夫喜欢这些团队都待在各自的位置上。

但是，他当然理解今天前方的环境允许随便减少兵力。

阿列克谢耶夫还在一阵阵发冷，前胸和头都很疼痛。他在克制着，坐在桌旁，在寻找部队：哪儿有后备力量，这儿比较好；那里嘛，不行，要从战线上减下。

从三个战场上大致拿下两个步兵团和两个骑兵团。一八一二年战争是从北方战场既方便又迅速派遣意志坚强的旅，御前鲍罗金诺团和塔鲁京团，充当后备力量。如今再过两夜和一个白天，三月一日的黎明时分，他们能到彼得格勒。差不多在他们之后北方战线也会立即赶上来的，他们是鞑靼枪骑兵团和乌拉尔哥萨克团。从西部战线谢瓦和奥尔洛夫两个步兵团，一个骠骑兵团和一个顿河哥萨克团在一昼夜多一些的时间将到达。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将从西南战线，从古尔科军往下减，近卫军几个团，尽管还是普列奥布拉任团本身。

比较简单的是预先由各战线总指挥官自己选出各团，但是，要按照各自的挑剔的方式来做下属的工作，要把一切都了解得仔细，阿列克谢耶夫都是亲自来挑选和委任。如果他不知道正是某某团有缺额的话，他连一小时都平静不下来。

阿列克谢耶夫晚上9点钟用电话跟北方和西方战线的参谋长通了话。虽然不那么赞同整个想法，但是，他毫不含糊地发布了命令：尽可能在严峻的时刻迅速把部队派出去，这是关系到我们未来的前途问题。所以要派

出可靠的将军们。

决定通知之后，已经不能动摇了。当然，大本营根本不去促进这样的任务，这是跟内部风潮战斗。这不是内战危机的最好结局，但是，也是完全可能的。他许下诺言毫无疑问是成功的，在彼得格勒论素质来说，没有能与被派遣进来的军队相比拟的。什么叫起义？无非是某些预备的没有经过训练的，几乎是非武装的营在国家的一个与世隔绝的角落里闹起义，那么，全部武装的作战部队还仍然忠诚吗？全俄罗斯还能平静吗？况且在彼得格勒那些动乱的日子里，大本营幸亏有皇上的参与，不仅承担起各战线的军事管理，还有对全国的国务管理。

之后，已是午夜 11 点钟了，阿列克谢耶夫打电报给彼得格勒的军事大臣：关于委任侍从将官伊万诺夫以及派出同他去彼得格勒的部队并申请为伊万诺夫组建参谋部事宜。

这封电报刚刚用直线传到军事大臣在莫伊卡的住宅，而从那里传来大公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被请去接直线电话的消息。

这是沙皇的弟弟！实在太突然了。

第一百四十三章

出身于最底层的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高升了。他的出身不是很清楚，于是，有那么一些名门望族的人们不怀好意地揣测，他好像是服苦役人中逃亡者的后代；又说，他父亲不是服苦役的；其他人说，他出身于受过洗礼的世袭兵，因此，他只剩下个父名尤多维奇，而姓氏伊万诺夫则是臆想出来的。当他已经升到了高级职位的时候，杂志上已经登载他的照片，佩戴那么多勋章，下边还有题词：“卡卢加贵族。”然而他的面庞却表现出一副平民百姓的模样，头上玉米穗似的短发，加上锹形的夹杂着白色的黑下颚胡和流露出单纯的眼神。他也有个自己的作息时间表：早晨很早就起床去军区、海港、军分区或者前线的参谋部，发号施令，如同走进农民的院落里一样，找找缺点并且把士兵叫起来听训斥。

仍是那种平民说话风格，更多时候是机智的沉默，不时地抚摩着胡子。人人都知道他对待士兵有着慈父般的关怀。从来不对皇上提出任何不愉快的想法，他为人朴实无华、十分真诚。一九〇五年之后曾任喀琅施塔得的首席长官，和海军军官们的关系很好，皇上特偏爱水兵。在土耳其战争、对日战争，尤其是这次战争中，伊万诺夫并没获得什么勋章！格奥尔基二级勋章一共只有两枚，他得一枚，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得一枚。伊万诺夫就这么稳坐在西南战线的指挥部里，一年前突然撤掉他的职务对他来说是一次伤害。（其中原因是不能对别人解释的，是忘恩负义的阿列克谢耶夫搞的阴谋和复仇，正是伊万诺夫协助这位阿列克谢耶夫得到了社会地

位。)舍弃自己的部队令他很忧郁。

但是，把他的职位从这么高的地位解除了，能往哪里安排他呢？再低的层次也已经无法安排了，平级的岗位又都占满了，而再高的一些职位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加上皇上本人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出来一个代替职务。但是，皇上的同情挽救了他：伊万诺夫将军是在大本营时期就迁住进自己那节个别的、方便的专为精英而设立的车厢（他还没有家室），于是，现在每天早晨在莫吉廖夫站上能对所遇到的不同品级的军人进行训话，而过去一年他的全部义务是：参加几次御宴。

上次皇上幸临大本营时，伊万诺夫参加过一次御宴，而今天被邀请是第二次了。仔细洗浴过，准备好，束了腰，虽然有些发胖，但身体还是健康的，他穿上佩戴有几枚十字勋章和另一些勋章的制服，挂上带钻石的金质佩剑，坐在来接他的汽车里。

他所受到的接待是从来没有过的荣誉，被安排在皇上的左手那边就座。邀请他来讲讲过去，讲讲一九〇五年他是怎样成功地镇压风潮。

这时，将军内心开始领悟到有些不妙东西，他长期的生活阅历使他摆出笔挺姿势，他常常把日子过得小心谨慎。这里还有某些来自彼得格勒的坏消息，将军先前没有感觉到这些消息会有什么价值，可是在用餐的时候，人们也没有弄清楚。但是，伊万诺夫边走路边把大家讲的事情里的一切都联结起来后，自己的腿都变软了，他意识到祖国更为重要，这些事对于严峻的时刻是不适合的，并且希望这次御宴和讲述的这些事情把这一切都结束。

但是，御宴之后皇上召见他。皇上用自己的曲柄烟嘴吸了烟，海泡石那头装烟卷，有一个黄金的固定的小球，而镶玛瑙那部分伸进嘴唇，在古老的俄罗斯长斗形的烟灰碟上磕掉烟灰，然后庄重地对将军宣布，他被委任为彼得格勒军管区的总司令，取代哈巴洛夫，并应立即去那里赴任，这项指示将从阿列克谢耶夫那里领取。

多么幸福啊。又多么出乎意料。伊万诺夫以前日子过得多么安逸！然而痛苦却占满了将军的精神。在皇上面前他还要保持质朴和忠诚、无怨无

悔地效忠，但他的内心一切都凋零了：不难理解，人们都希望他从繁忙的事务中脱出身来，很少派他去冒险，然而，却让他去承担最不恰当的、为难的，也许是令人感到很不体面的使命。

越仔细地考虑，就越发可怕地明白了这次对自己委任的危险性。他闯到阿列克谢耶夫那里，跟他谈谈，可他还把谈话给中断了，去接直通电话，于是去了皇上那里。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如果一个出身于炮兵的将军伊万诺夫一旦成功地将风潮镇压下去，他将永远以一个讨伐者著称，恐怖分子们将杀死他，一遇机会社会舆论就将抨击他，这样一来，他是活不下去的。何况他的处境将是受责备的，皇上未必总保持坚定，而眼看着就出让责任内阁，代表新内阁的伊万诺夫将还是个活不成的人。如果风潮闹得这么凶猛，已经无法把他们镇压下去，那么，将军的处境是尤其危险的：人们不会饶恕他反对争取解放运动的这一罪行，甚至会绞死他。

从各方面来推论，他的这次外出是危险并且是不必要的。不过，要为皇上服务，他是个受信赖的人物，他不能表现出自己的灰心丧气或者有丝毫动摇。在阿列克谢耶夫暂时不在这段的时间里自己暗自决定命运吧：无论如何要暂缓行动，能缓多少是多少。生活的经验告诉他：在一个紧逼的场合下，最正确的办法则是拖。

从自己过去的下属那里领取任务那才是不愉快的呢。

阿列克谢耶夫给他随身带去格奥尔基营。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可爱，不过这难道是部队？他们习惯于组织检阅，人也不多。说实在的，阿列克谢耶夫许下诺言，在中途还配备机枪队伍。研究了从北方和西方战线调出的增补部队人员名单，以及什么时候他们开始行动，按规定是三月一日和二日。对那几支队伍是否有信心？阿列克谢耶夫担保说，都是最可靠的。这么说就八个团？太少了！伊万诺夫坚持从西南战争线再派出三个团。

不过，调动部队人数越多，集结到一起就越困难，自身出发的时间就越晚。（万幸的是，目前任何人对他也没有准确地指出，什么时候出发。）此外，部队上下车的准确地点不是彼得格勒，那就把他们安置在远郊。

那么，伊万诺夫将军明天早晨再来一次？

阿列克谢耶夫打着寒战。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引起许多不愉快，伊万诺夫暂时去了车站，回自己的住处，到自己那节舒适的车厢里去。他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睡觉了。

在彼得格勒所发生的事件将很快流淌过去，没准儿明天出发这个问题将不需要了。

第一百四十四章

萨沙没来得及仔细端详皇宫门厅里的古怪环境，那里有几捆手榴弹放在装鲱鱼的几个小桶和装鸡蛋的箱子旁边，但是，这种异常现象是最令人高兴的，这才是最类似革命的征兆！

吉姆梅尔被派到他这儿来了，这个人个头不高，瘦削，一双眉毛颜色很淡，是个尖酸刻薄的人！来了好！认识一下还是有用的嘛！

打听到了：

“啊，啊……雅斯内伊！”吉姆梅尔兴致勃勃地接待了他。带着他顺着十分拥挤的走廊走，于是，往国防参谋部去！

国防参谋部？萨沙去不了比较中心的地方！一颗心希望能从革命中有所得！他的一双眼睛炯炯有神，走进这个房间，甚至后背还麻酥酥的，因为不可能实现的事应验了！

这是一间闪闪发亮的枝形灯架照耀下的宽大房间，是某个显赫人物的办公室，橡木写字台，而在其他桌子和沙发椅上盖着天鹅绒桌布及沙发套。房间里有几个人：一个水兵中尉，一个步兵准尉，四个士兵都带步枪，在这么暖和的房间里，还都穿军大衣、戴着未脱脂的毛皮高帽，还有一个文职人员，身穿一件穿旧了的上衣，一副垂头丧气的、阴郁的面孔。（这是刚刚走出地下的革命者，萨沙心中生起这样一种预感。）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人。吉姆梅尔把萨沙指给他，在萨沙回答了两三个问题之后，他出去了。

马斯洛夫斯基威严地看着他，然后问道：来自哪一个部队，他有没有

完全服从的士兵。很扫兴的是他来自机关，但是，马斯洛夫斯基又高兴起来，士兵有 15 个人，都在这里。（萨沙有把握地回答，但是想起来自己那一群是偶然聚集起来的，不可能担保再过半小时他们还将在这座宫殿前边。）

在参谋部的用品中他们还有一份彼得格勒的计划，是很草率地从一本指南书里撕下来的，摊在桌子上亮堂的地方。周围坐着的一些人都是随便来到这里的，马斯洛夫斯基问了那个准尉，然后问士兵，最后问到萨沙，他们知道城里的军事力量的部署。

曾在军队环境里待过的萨沙，毕竟还看见过军官们如何按照地图工作，如何搬来挪去地为战斗布局，突然对这个参谋部的体验感到惋惜和自豪。惋惜的是革命应该从这样的渺小的事物开始：被撕下来的一张民事计划，没有各种彩色铅笔、绘图板、测量仪器，参谋部是在士兵和准尉的水平上，没有一个出席者能清楚地说说有关敌人部队的情况，只谈自己方面人人皆知的情况，什么都分布在各处，现在都不知哪里去了，而领导他们的不是上校，也不是军官，而是个文职人员。但是自豪的是：他们从此开始，将要看到胜利！革命在破坏一切规定，革命是蛮干，无论允许还是不允许，甚至是不学无术，反正都一样，革命将一定会胜利的，历史的惯性就是这样！

这时进来一些人，召唤士兵们去参加代表苏维埃的会议，原来他们来这里不是去什么国防参谋部，而是临时把他们塞进这里来聊聊天，而现在去参加苏维埃。

刚才萨沙还在惊奇参谋部将由士兵们组成，可现在士兵一个也不剩了。

剩他们四个人了，而武器有三把手枪和两把军刀，菲利波夫斯基中尉身上还没有佩剑，因为他原来是很早以前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来自战斗组织，很吸引萨沙。而准尉完全是个糊涂蛋，甚至还不是彼得格勒人，他今天刚下火车，从沃洛格达来的，闯进这个烂摊子里，在这里没有认识的人，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准备参加战斗。

由于现在他们人剩得这么少，马斯洛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没跟他们分开，而公开地讨论了这里的局势。局势是这样的：用运动完全不能触动芬兰营占领的瓦西里耶夫岛，也没采取任何措施去瓦解它；彼得格勒方面

刚开始习惯；在维堡区方面摩托营正在反抗；全市其余部分的形势还完全不清楚；全部哥萨克和第九骑兵团及近卫军海上步兵队伍，以及谢苗诺夫的士兵们，都在自己的兵营里，暂时处于中立，不过，可能随时随地出击，如果真正出击的话，那就是反对我们，因为拥护我们的只有那些不服从命令解散了的部队，就是说，大部分都没有了。我们的一切军队都没有了。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被政府军占领了，要塞的几门大炮架设着，但是暂时还没有射击。关于军事学校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而他们大家能出来反对，大概是预料中的事。有某些军队白天时在冬宫那里排着队，这就是说，他们是哈巴洛夫的部队，人人都在队列里，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因为我们的人没有队列。总的来说，哈巴洛夫的兵力绝对是秘密的，他们集结在市中心某处，他们的打算谁也不知道。白天他们试着沿利捷因大街走过，但是，走着走着被人群阻拦了，他们想往人群里射击，又下不了决心，人群把他们都吞没了。不过随着天色已黑下来，人群已经逐渐散开，各条大街正在清静下来，我们并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而敌人则很明显转为进入决定性的进攻。我们和士兵在一起没有防御，我们不敢简单地组织他们，并且很显然，想把他们从塔夫里达宫撤走是办不到的，他们不会走。更何况我们既没有骑兵部队，又没有炮兵部队，有几门炮是装饰品，四挺机枪，没有甘油，不能射击，除了市内电话外，和任何人都没有联系。电话局在海军大街，虽然是掌握在哈巴洛夫部队手里，就在他们参谋部的下边，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回答却是塔夫里达宫发出的呼叫！大概是因为他们在窃听我们的电话。他们能掐断所有的线路，我们就成了盲人，也就失去了联系，我们只有和在一些电线杆子上的军警直线联系了。最后，南方各火车站都在谁的手里，站上怎么样了也还是无人知晓，沙皇军队随时都能在那里下车，可我们不仅仅是没有力量阻拦，而且还什么都打听不到。

形势是悲惨的，仅就一般战争的规律来说，趁着还没被逮捕和绞死，他们自己就都四散逃跑了。但是革命是蛮干！萨沙感受到的甚至是狂喜，一切都是如此糟糕，这就像一曲诱人的音乐，有着某种特殊的愉悦，不是因为好而快乐，是因为不好而快乐：悲惨得十分开心，要战胜它！他嘛，

今天战斗了半天，胜利了，已经知道了外边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拥护他们的，虽然还没有标在军用地图上。

“您允许我走走吗？”他问了年长的人，就开始神经质地踱着步，他在这块地毯上活动，地毯已经被士兵们的那么多双化雪的脏兮兮的皮靴底啪嗒啪嗒来回走过，他预料到要发生某种事情。如果他认为现在就得救了，这将是开玩笑！

这时又跑进来另一个好动的文职人员，他还领进一个步兵准尉，顺便通知他，往小公园里开来一辆装甲车，是听从他们的指挥的。

看看！一辆装甲车！事情好转了。

但是，新来的准尉什么忙也帮不上，他不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部队。而沃洛格达人就连彼得格勒的街道他都不了解。得到这样的几个准尉的援助真是活见鬼。

菲利波夫斯基看着地图吸着烟，而马斯洛夫斯基不吸烟，也像萨沙一样，也神经质地来回踱步。

“委托你，”他对菲利波夫斯基说，“保卫塔夫里达宫。比方说，要把这些挺防飞机的机枪进行整顿整顿，例如摆正，以应对突然袭击！”

菲利波夫斯基抽着烟，对那张非军事地图思索着。

“要从塔夫里达宫前边的士兵里召集一些自愿者，分成两个队去尼古拉火车站和皇村火车站，即使不占领，也要去侦察。两队均由你们那里派出。”马斯洛夫斯基说。

好啊，这是一桩美差，占领整个大首都的火车站！萨沙重申，准备去，但是他所寻找的是：它已经日渐临近的，在头脑里盘旋着的某种更伟大的任务。

而马斯洛夫斯基在这个时候束紧了腰，严肃得多了。站在大理石的壁炉旁，好像在倾听。一只手抓住手杖，用另一只手开始帮助自己争论：“全部兵力，自然都在哈巴洛夫一边。在我们这边呢，就是一个革命的氛围。这就正是他必输无疑的原因！因为他就是纸上谈兵，没有革命经验。他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市中心，这就是个错误！首都常常是激荡着革命气氛的，

而这里他的军队布成散兵线！革命的经验表明，政府军什么时候挣脱出首都都有影响的地区，然后封锁首都或者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从外部进攻，才能获胜。”

他说出这一点是很恰当的，形成了一个多么美好、经过周密思考的时刻：由于延误了时间，一切都正在失去。萨沙多想找个人谈一谈！由于这种努力，萨沙恍然大悟了，虽然似乎其中毫无联系。他站在办公室的地中央，转身冲着马斯洛夫斯基尖锐、响亮而骄傲地说：“请您告诉我，所谓的政府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我到什么地方都感觉不到它呢？”

“在玛丽娅宫。”马斯洛夫斯基回答道。

回答了，可没什么意义！菲利波夫斯基在烟雾腾腾之中抬起了眼睛，还什么都没弄明白。

“既然如此，把装甲车，还有卡车给我吧！”萨沙非常高兴地喊起来，只是因为在这之前谁也没提出来，“我带着我的小队，召集自愿者，我去逮捕政府！或者赶走它，让他们全见鬼去！”

大家都惊讶地瞧着他。然而对他产生了敬意。

“玛丽娅宫周围大概会有坚固的防守。”

“如果有坚固的防守，我就射击，吓唬吓唬就走。不过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几条大街上了，已经占了几栋建筑！我有信心地说，这是很容易的！旧制度的保卫者们顷刻间就得投降！”

还是毫无疑义的：进攻，最好的办法是防御！既然我们一切都这么糟糕，又不设防，这样的话，我们倒不如进攻！！

那好吗？好的。大家彼此交换一下眼神，考虑考虑。“好啊！如果您自己愿意去做，如果您准备去做这个……”

萨沙现在准备什么都干！今天一天的工夫他就尝到了行动的甜头。他没有什么好怕的。行动勇敢的人根本不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中。

说真的，在他的军事生活中从来没有负责过装甲车的事。因为他在军队内几乎没有什么负责的事。不过一切都习惯了。

主要的是果敢，一瞬间就走，马上去逮捕，趁着他们还没有预料到

这个。逮捕政府，把他们谁剩下留守呢？剩一个哈巴洛夫吗？

这是很令人得意的好主意。不过马斯洛夫斯基好像有点儿动摇，一个准尉的兵力能控制得了政府吗？

突然，门大敞开了，一个没经任何人介绍的人自己进来了，一副辉煌卓越的仪表，靴子跟一磕，刺马针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报告：

“骠骑兵团索斯诺夫斯基大尉！我把自己交给革命听从指挥！”

对着谁？对着下级，对着文职人员还坚持着极有敬意的姿态，这感染了大家。

大家都站起来。人人都立即感觉到，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军人！沙皇的军官阶层开始转变了！

他和大家都认识一下，握握手。是个多么招人喜欢的人啊！上唇满是毛茸茸的白胡髭，一双生动、机敏的眼睛，嗓音十分爽朗，说起话来风姿潇洒，简直让人着迷，这也鼓舞了大家。

马斯洛夫斯基不失时机地提议他带领人去侦察玛丽娅宫。

萨莎也一点儿不觉得委屈：这样的从属关系，按身份来说，如果有武器和指令，他将轻松得多。因此，他已经完全自由了，也是出于某种虚荣心，毕竟人家是个上级。

他感受到了从来都没有过的欢乐，完完全全贡献出自己，而不是单单为自己。

只有把死留给自己。在奔赴革命当中没有比死更美好的了。

很快就派遣了：索斯诺夫斯基和萨沙掌握装甲车、卡车，集合士兵，去进攻玛丽娅宫。两名准尉如果为自己的队伍募集到自愿者，就去尼古拉和皇村两座火车站，也乘汽车去，汽车都停在宫殿的附近。

再从谁那儿召集一个侦察小队去电话局和哈巴洛夫参谋部方面不好吗？

索斯诺夫斯基和萨沙友好地迈着大步顺着走廊走了。萨沙欣赏着他们这种稳健的行动，他在事业上是个真正的军人，因为他参与到各种事件里去。一个女大学生从他们旁边一闪而过，而索斯诺夫斯基甚至伸手去碰她，

不放她过去，他就着这件事开着某种无节制的玩笑。（瞧，骠骑兵居然找到了时间跟女学生搭讪。）

在外边，小公园里聚集不少汽车和士兵，还燃烧了几个火堆。他们找到了规定给他们的装甲车。装甲车的司机立即同意去，而卡车司机却要求克伦斯基代表发出的书面命令。后来他们找到了不要求书面命令的另一个司机。

萨沙开始喊“我的队伍！”去了给他们安排的地点，然而，那里已是别人的了。这时，他就在火堆之间来回地走，喊出来那些自愿者去参加战斗，当然不说干什么。没有人立即走，大家问：步行还是坐车？打听是坐车去，有一些人离开了火堆跟他走了。有一个人喊：“只有我在车帮子上了！”另一个人也说：“我也在车帮子上！”，这就是说是光荣地趴在不方便的车帮子上，向前伸出刺刀。

在放人上车之前，索斯诺夫斯基又一次完全不合时宜地说了某种关于女人的下流话，这么随便，使萨沙感到很讨厌。

但是，由于这个不怎么体面的理由，使他想起叶莲卡。他和司机并肩坐着，已经发动起来的马达突突响着，背后车厢里有 12 个士兵，汽车即将出发，他怀着一种新的情感想起她来：不是像最近几次约会时那种有损自尊心的劝说，而是有权使人屈从的感觉：是他选择了她，她将是他的！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而不是她自己的意志！

不，战争中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当然，是革命的。

第一百四十五章

在去塔夫里达宫的一路上，吉姆梅尔在不停地唠叨。什利亚普尼科夫极不喜欢这些玄妙的不切实际的空谈家们，因为他们不会拿锉刀或者车刀，手里从来都没拿过手枪，但是，对你讲起来有关无产阶级和如何干革命的话却滔滔不绝。你在极圈下越过了国境，你每夜漫游在新的过夜地方，苦于居无定所，苦于失眠而疲惫不堪，而他们穿着自己的干净的衣服，住在干净的住宅里，凭着自己的身份证，出入于干净的办事处，而现在第一批奔赴突破口，去夺取各地。

从上午到黄昏的这些小时里发生了大突破，这一切什利亚普尼科夫是未曾意识到的，一直到发生的事使他发抖，这还是在来塔夫里达宫的路上，谨慎地四下里顾盼，一切都理解了：就这样突破到终点了？

但是，那时你会明白，党派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地位也改变了。

各党派之间的竞争以前就有过，是经常性的，但是，往往是有利于左派组织、国际主义的组织和有战斗精神的组织，因此，竞赛是严肃进行的，只跟中间分子们，往往是些提出最好的、尖锐的口号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有首创精神的人们，所有其余那些孟什维克们、机会主义者们、护国派们、钉子派们，常常处于失败中，已经不谈论劳动派和人民联盟。（总的说来没有社会革命党人。）但是，瞧吧，一旦出现了缺口，那么现在，你就等着吧，几个小时内甚至几分钟内将决定各方力量的完全是新的势力分布情况，谁将占领哪些地方。从前的真实的功绩现在都将化为乌有，而

现在可要抓住机会。

为了不至于临时措手不及，什利亚普尼科夫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负责。对那些自己要负责，谁将从西伯利亚回来，从国外来。对列宁要格外负责，列宁是不原谅任何错误的。

好在他是在夜晚的头几个小时匆忙来了塔夫里达宫。这里云集了全部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写作班子的人，都神气活现和怒气冲冲摆出公鸡打架的姿势。各工人区有没有来人还不清楚。而这些人，不知为什么好久没有见着了，就这么匆匆地赶来了，好像蚊虫奔灯火一样，从这个房间飞向另一个房间。那些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人意味深长地来来往往走着，有人像拉费斯一样坐了三星期，或像卡佩林斯基一样坐了两夜。在其他人中像叛徒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①身边还带一把军刀，爬着到大家那里去解释。就在今天早晨人们还威胁他判处三年服苦役，他是从一九〇五年起被任命为终身制苏维埃主席的。在两年战争时间里，脱不了俗而膀大腰圆的纳哈姆基斯也摆着架子来回踱步。大家都已经戴着红花结和蝴蝶结一直忙忙碌碌，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想要在晚7点开幕，一些知识分子在为自己争取进苏维埃的委任状。当然，在今天这么一片混乱之中，各个工厂里是不能进行真正选举的，不过还非要等待工人中的某人来不可，真是有失体面。什利亚普尼科夫有点儿替他们感到羞愧，经过劝说才推迟到9点开幕。（私下里计算了一下，目前，属于这里的组织中，布尔什维克任何位置也没有，甚至连他本人也进不了执委会去担任什么职务。）

经过劝阻，他们去一台闲着的电话机那里搜寻和召集自己人。但是，他们大家都在大街上，在几起事件里，那些孟什维克的小人物们聚集到一起，在抢着担任历史的角色。

就在这个时候房间里搬进一些椅子、凳子，由于旁边的一些好奇的人往里硬闯，所以不得不在各个门旁设置岗哨。核查发给谁委任状，不发给谁。一共集合了50个人。布尔什维克们没有来得及，一共才得了一两张。

^①1905年为彼得格勒区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06年因此受审，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逃到国外，曾撰稿反对布尔什维克，1909年脱党。

令人惊异的是，机灵的、中间派的人以及他们那疯狂的克罗托夫斯基都不在。可是那个疯狂的社会革命党人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亚历山德罗维奇在这里。

会议开幕时，索科洛夫、埃利克，以及潘科夫立即钻了进来。索科洛夫敞着常服的后襟，俨然是一副主要的组织者的模样。而那些人也很烦恼。有几个人立即要讲话，之前提前说明，哪个问题第一个提出，哪个问题第二个提出，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解决。

后来奇赫伊泽来了，一副愉快的外表，而他本人没有一点儿精气神，他并不以当上领袖而自居，个头小，有点儿驼背，一大块秃顶，而留的大胡子长得形状一点儿都不规则。但是，孟什维克们在至高无上的领袖周围忙碌起来，并且把他安置在主席的位置上。和他并排坐着的是杜马另一个首脑，年轻、面颊肥胖，头上梳突出的发型的斯科别列夫，他的精力还没有耗费到任何地方，他是一个富豪的儿子，曾经闲逛过，后来参与杜马，没有经历过地下工作，就像跑出来的人一样的状态。

临开幕之前，小个子克伦斯基冲进来也和他们并列坐下，穿着紧绷在身上的西服。不过在这里他也是挺寂寞的，这里对他来说又不是讲堂。动一动窄窄的肩膀，转动灵活的双眼，顺口说一句关于革命的庄严、隆重的话题，又煞有介事地匆匆离去。

纳哈姆基斯在显眼的地方坐下，用手指梳理着漂亮的浅棕色的大胡子。

奇赫伊泽也很快离开了，不过他稍稍遵守点儿秩序。索科洛夫上气不接下气，斯科别列夫茫然不知所措，既没观点，也没有计划。有人说，为了继承一九〇五年的光荣传统最好的做法是恢复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的主席身份。

诺萨尔立即爬起来发言，他已经不带军刀了。但是，粗略而混乱的发言并没有给自己招来多少拥护者。

这时什利亚普尼科夫沉不住气了，为了让布尔什维克的声音响亮，他猛烈地发言反对。不能只选一个主席，要立即选出整个执行委员会。无论如何诺萨尔这个社会主义的叛徒和反犹太主义者不仅不能当选苏维埃主

席，甚至不能列入光荣的创始人之中。

这个“反犹太主义者”的提法，使他立即击中了诺萨尔，大家既不听演讲了，也不讨论了：他是个反犹太主义者，这真是要命的。

但是，他们也不选举执行委员会了，弗兰科鲁斯基代表粮食委员会抓住了说话的机会。又安慰地说，根据第一次检查看，原来粮食的形势根本不是灾难性的，而只要……

但是，还没有结束对粮食问题的讨论，吉姆梅尔用尖细的声音讲起话来，而布朗什泰因首先要求讨论保卫城市问题。

然而，这时人们喊起来了，问题更广泛了：反对沙皇的反动势力？！

不过什利亚普尼科夫再没有进入这种混乱之中。他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全面考虑了主要的情况：怎么样才能不失掉执行委员会的更多席位呢？暂时用人数和演说排挤掉布尔什维克们，这是小资产阶级在威胁占据工人的进攻基地。

暂时任命写作委员会：写封《告人民书》。

这时，有个士兵挤出来讲，他们营里今天什么事都发生了，一切都是他亲眼看见的，以及在营房里和在外边的情况。

这时跟他走的还有另一个人，勉强强才把他们阻挡住。

同时总是纳哈姆基斯把会议抓在手里，他体型高大，声音铿锵有力，而表情又这么有信心，好像是他在自己的双肩上扛下整个地下工作，人们毕竟还是有本事的！

最后，天已经很晚了，终于到了选举执行委员会的时候了。选举问题立即宣告失败了，当然，一致选举奇赫伊泽为主席，而克伦斯基和斯科别列夫都被选为副职，在这里斗争是不可能了。领导已经都到机会主义者那里去了！索科洛夫、舍赫捷尔都立即拥进秘书处，而他们身后还有一个有点儿傻气的潘科夫，但是也是个发起人，还有今天这里都尊敬地接受了格沃兹杰夫。当选举执委会的普通委员时，得票最多的是纳哈姆基斯、吉姆梅尔和卡佩林斯基，选举非党团的附加条件只有自己投票拥护党内的人。发起人总是支持布尔什维克，于是什利亚普尼科夫和扎鲁茨基也挤进了执

委会。

但是，进执委会的比例不是占多数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坐在那里，身下的座位发热了：想出点儿什么呢？他想象，列宁将如何使他无地自容，在这里，在这样的时刻错过了领导地位。列宁的本领往往是：占据领导的位置。

什利亚普尼科夫能做什么呢？他如何能迫使他们大家在这里都听从自己呢？反对这些能说会道的人使他感到胆怯。

啊！想出来了，是好呢还是不好？在执行委员会里除了选出来的委员外，还剩下一些席位给那些从各党内任命的人，每一个党三个席位。

决议通过了。（所有的人都急忙抓住多余的席位。）

这就意味着，代表布尔什维克还有三个席位，一共五个。

不过还有三个是孟什维克的。其余三个是社会革命党人的。

有利的一点儿只是代表各个集团的，像中间派的人们，不得超过一个。

第一百四十六章

在莫斯科籍人住的营房一带打了一阵枪之后，瓦霍夫丢失了紧跟着自己的最后那几个沃伦人和自己的上士季莫菲·基尔皮奇尼科夫，就这样他变成了真正的孤儿，根本就找不着道了，甚至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不久前还在上边跑过的那座桥。

他活像一个盲人，沿着残破凌乱的大街上走，人人都往不知何处的地方走去，也许是由于高兴，也许这些是所丢掉的那些人。他噘着嘴唇走着。接下去干什么，往哪儿去呢？可是他注意到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士官，这位士官有宽大的下颌骨，一双小眼睛，也是一大早带队出来的，瓦霍夫加入到他的队伍里了。

士官的队伍走进圆屋顶下边这座人声嘈杂的楼里，这时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士兵们开始布置岗哨。

而他们没有带瓦霍夫。再说了，他为什么要跟陌生人在一起呢？他非常苦闷。

要回到自己人那里去，满城里到哪儿去找他们呢？也许他们都不在城里了，是否在营房里呢？也许谁也没在营房里，而那里对于暴乱的人来说可能是个陷阱。怎么能去那里呢？真可怕。现在全城的人都在跑来跑去的，呼喊、射击、飞跑着占领各个建筑，在各个方面是有上千的人力和统一行动，这并不可怕，而是非常快活，就仿佛是在郊游，随意地绕来绕去。可是那伙人群在哪儿？自由的人们在散步，之后都各自回家了。而对士兵来说，

就是一个人。

假如不是跟自己人失散了，那并不可怕：对大家是不能提要求的。瞧，就是一个人。

这里还很好：有一间非常大的大厅，就像是一个房盖下的一片空场，有一大群人！瓦霍夫坐在靠墙的地板上，把步枪放下，让步枪紧紧贴在屁股边上，不至于被偷走，没有枪的士兵，那就成了一头绵羊，而自己就无依无靠了，开始打起盹儿来。他饥肠辘辘，一整天没吃过东西了，好像要在这个既暖和、又安全的地方过夜，而一日之计在于晨嘛。

事与愿违。旁边有人喊了起来：“喂，沃伦团的人！”

瓦霍夫一下子醒过来，好高兴：“嗨？”

他以为是自己人找上来了，这就要联合在一起了。

不对，眼前站着一个别的团的士兵，是一个自由人在和他说话：“站起来！你就是沃伦团的代表，你们的人一个也没有。走，去代表苏维埃！”

往哪里去？还要深入到哪里去？很舍不得靠墙边的地方，多僻静啊，以后就占不着这样的地方了，可是地板中间是来回走人的过道。瓦霍夫想着躲避起来，想拒绝，可是那人又这么命令，向他弯下腰来，到哪儿去能躲开他们？

走吧！从走廊走。

在那里，在军大衣上给他别一块红布。瓦霍夫不愿意弄这个：“把这东西给我别上干什么？”

还要引到一个什么地方去谈话。给每个士兵在军大衣上别上一个红色的东西？傻瓜才喜欢红色的东西，士兵喜欢鲜艳的颜色。

但是，瓦霍夫看到这里人人都佩戴上了。心想：那就算了。

他坐在墙边的凳子上，步枪竖在两个膝盖之间。往左边看看，好像是手工工匠的代表。再向右边看看，好像是生意部门的人。跟谁都谈不上话。

在房子中间的桌子周围，都是一些有教养的人聚在那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士兵，也看不见有工匠师傅，看来，这些人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大家彼此都是循着踪迹找到的。不论什么样的解释都没有听到，闲谈已是

第三天了，彼此倒很快都理解了。可是从侧面了解却令人感觉莫名其妙，因为里面有许多难懂的词。

为什么从操场上把瓦霍夫叫来？在那儿是可以过夜的。

大家立即钻进来抢机会说话，任何人不许随意从椅子上站起来，也不许在桌子旁彼此推推搡搡，但此时已一片混乱。瓦霍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现在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大家心里都非常确定谁该到某地去，举手就可以放走。

于是大家谈起了正经事：军队一旦开来了，如何应对并且如何击退？这些人开始沉默了，而瓦霍夫心里非常难过：一旦来了，就应当惩罚！瞧，这些人正在等待着。要知道，没有罚金是什么也对付不了的，而在战争时期是不要闹暴动的！诚然战争正在进行，而我们怎么能把自己的军官置于死地呢？

他们感到愉快，还是其他的感受？

后来谈起对士兵提供给养问题，除了部队以外。这里，在这栋大楼里，也有个给养问题。

这个问题好解决。这里无法供应，可以暂时回营房去，并且不要瞎忙碌。

这时，从门那里闯进一个年轻士兵，从椅子之间挤进来，奔到室内中间。就好像后边有人追赶似的，终于到了这里。两只手在头上摇晃着往前厅和主大厅走：“弟兄们和同志们！我代表谢苗诺夫团御林军全体士兵向你们致以兄弟般的敬意！我们决定了联合人民反对万恶的专制制度！我们发誓奋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向代表苏维埃致敬，我们用自己忠诚的刺刀保卫它。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再也不能忍受万恶的专制制度了！”

这个士兵使瓦霍夫感觉是个不明事理的人，还完全是个孩子。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从谢苗诺夫团的营房里跑出来的？这距离可远了。或者只是最近的街区的？这又为什么呢？然后，一整天哪儿也没有谢苗诺夫团的士兵，都在营房里坐着，这个人是第一个来的，立刻代表全体士兵，枪声过去了，吹牛的人也走了。他脑门儿上也没有写着代表大家，

派出这种头脑不清醒的黄口小儿来代表全营，岂不是怪事。

舌头在他嘴里可以随便扭动，如果按他们的方式，这里人人都那么说的。大家都欢天喜地围着他，都冲着他鼓起掌来。

究竟怎么回事儿？对士兵的镇压将要开始了，煽动这些当地的士兵也不会讨得什么好处。所以，要保住他们，也许他们会想出来什么样的解救办法。

在谢苗诺夫人之后钻进来一个工兵。开始侃侃而谈，说的是实话，今天他们是如何下定决心去攻击他们自己营的营长，真是把他毁了。又是怎样结果了乌斯特鲁戈夫中尉的。除此之外还讲了一堆……

人们给他鼓掌。

工兵的话使瓦霍夫的心情很沉重。这倒是个真事。

后来是一个来自立陶宛营的人说话。

这时人们开始喊叫起来：“你是沃伦团的人吗？……你们沃伦人要干什么，怎么不说话？是你们第一批开始的！”

瓦霍夫好像是狼闯进小牲口棚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向他转过身来。

他站起身来经过障碍，只是靠自己的步枪支撑。看了看这些陌生的面孔，思考怎么对他们说……

这个要从一开始讲起，整个彼得格勒对于一个人来说，比密林还要恶劣，对于农夫的心灵来说，没有任何诱惑力，而只有难以忍受的痛苦。在这一片森林里有什么，只能一个班、一个排地坚持下去，你只知道自己的上等兵、自己的士官、自己的吊铺、自己的伙房。按照这些军事规矩，像有些盲人顺着一条绳索走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挤过去而已。如果昨天不派他们去干那桩不人道的行动的话（昨天，他们好像是在山后边，向人群里开枪），那无论如何是不会砍断这些绳索的。而他们在想不去参加值勤队，要如何保卫住自己的官阶。

拉什凯维奇大尉，并没有勾结他人，但是挨打了，谁把他打死的，怎么打的却无从得知，这就是自己人砍自己人，整个世界已经变得狭窄的。而现在将近傍晚，缩着脖子是不行的，难道一切就这样发生了吗？好像瓦

霍夫本想只是玩一玩斧子，但是想撂下已经晚了，想忘掉也是不可能的，那血、那肉溅满了双手，再回到那个放倒拉什凯维奇的地方去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他明白这一切，是不能对他们描述的。他们也没有感觉到玩过的那把斧子，只是把被打死的军官们弄得砰啪响，还把死人拖来拖去。

“是这样，弟兄们，同志们……我们当然都是第一批沃伦人……我们的训练队……当然，我们是第一批，而后来的人，都已经在我们之后了……”在这里，他大着胆子站在人们的中间表示，“如果将来一旦有需要，我们仍然要捍卫……”

大家替他结束了讲话，高喊了起来：“反对专制制度！”

瓦霍夫也编织好了要喊的话，不比其他人差多少，虽然听不出自己的声。而来到这里的那些人都是有教养的，给他鼓掌，都很高兴。

他们将那把难以名状的斧子的罪过消除了。

瓦霍夫稍微有点儿沮丧。他已经听从劝说要去营房里。

也许，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要过去的，似乎他们不是他们，他也不是他了。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胸口也被踢了一下。

不该把这种愚昧赶进监狱吗？……

第一百四十七章

米柳科夫出来在叶卡捷琳娜大厅里漫步，他指望用观察结果和某些人报道的消息来补充自己原始的材料，他的这种材料作为可靠的综合结论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在普遍进展和探索的时期，尽管是初步的，社会合力的路线需要他，而这条路线无论如何总是不能明确下来。这里对于意识过程的本身也的确是不大适合，因为叶卡捷琳娜大厅几乎不能像往常在这里漫步那样来回行走，如今他们在这里要常常偏转着身子或者停下来，才能通过。这里聚集了一大群人，对塔夫里达宫来说是一种难堪的污辱，完全放纵的士兵们，没有领导，有人吸烟，还把烟头扔在地板上，有人坐在丝质面料包着的椅子上，有人穿着脏兮兮的靴子乱踏在富丽堂皇的镶木地板上，到处留下了雪融化了的脏水洼，士兵们在身后拖着步枪，后来他们感到烦腻了，把几支步枪扎成叉形支架放在圆柱旁边，把一个雄伟的大厅改装得像个野营。（如果他们准备反击的话，这可真是一座好野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在几个小时内半合法的人群一个接一个地爬出来，并全集中到一起进入塔夫里达宫，这是多年来已经驯服了的人们，而现在在这里都变得生机勃勃了。而代表们却恰恰相反，很胆怯并小心翼翼地走了，因为从庆祝革命的场面走开是不体面的表现。转来转去的是那些很活跃的、当然也是与革命相关的姑娘们，一些小型的群众集会已经从几把椅子上游走到大厅的各个角落了。并且在圆屋顶的大厅里，墙边擦着运来的一垛装面粉的袋子，简直就把这里当成仓库了。再者，塔夫里达宫的防御功能是

出色的。这算是一道什么风景线！我的天哪！

这个半合法的人群在预算委员会的房间里组建了内部组织，其实把他们放进来是个错误，可是又没有理由不放他们进来，现在又如何赶得出去呢？这几间大厅里 12 年来所构成的主要生活、高级内涵和俄罗斯历史的高度表现形式已消失殆尽了。米柳科夫在某种程度上想用自己坚定的步态去留意并保卫它。趁着在预算委员会这些活动家们在那里动作迅速地做着事情，杜马的代表们来到米柳科夫这里，甚至神色慌张地说起蠢话来，实际上并没回答什么。杜马的记者们有一个好主意，他们提议市内的各媒体没有报道，人民什么都不知道，必须抓紧时间让人民知晓，他们从今天夜间承担这份报纸的发行工作，也许可以把它当作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机关报。

米柳科夫回答说，这是个好主意。他立即又打住了，因为在进攻之后的一团混乱中哪儿还有印刷厂能有心思排版印刷？他们能够去说服和强迫谁呢？

米柳科夫同意了，他代表临时委员会。难道临时委员会已经有了实力了？几个小时之前米柳科夫还在坚决抵制建立这样的委员会。然而，过去的这几个小时有了转机。从中午到傍晚所发生的诸多事件的景象很快就有了变化。总体的印张排印法加快运作速度，进度已越过转折点。在这种加速排版进程中，时时遇到困难，有时进行不下去了，但是，最终还是要向前移动的。在这个问题上，还不十分落后。如果我们不去积极行动，群众不会再听从我们的。

还在不久前，这只不过是动人的辞藻。圣诞节（指东正教的圣诞节，是俄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 1 月 7 日）之后，米柳科夫从克里米亚的别墅回来了。莫斯科的伙伴们急不可耐地问他：“怎么不夺取政权呢？！”这时他断然地说：“给我们开来两个团的兵力，我们就夺权。”

但是，这些团似乎是来了，可是，杜马……

米柳科夫不是杜马主要人物吗？如果不是米柳科夫，那么是谁主宰杜马？如果缺少米柳科夫，那还是什么杜马？正是他今天看得比大家远一些，

这就好在杜马暂时没举行会议，只是在缩小创造性的途径。更何况他反对宣布杜马常务会议的提议，试图把杜马变成国家政权机关，这是极端拙劣的。

现在，他们需要某种更有灵活性的东西了。杜马临时委员会？米柳科夫自己缩减了他所想出来的长长的称谓，机构的目的是“和人与机关往来”，以备遇到刑事案件时惩治之用。但是，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开始弄明白了，委员会不仅仅是必需的，甚至是必须加强它的时候。它能成为一切复杂情况的调节机构。

它能成为新政权机构的开端。

夺取政权的历史关键性时刻也许已经来到了。怎么能打听到这件事呢？在哪里能确切地读到这个呢？

政治的全部艺术，就其实质来说，在于什么时候夺取政权，怎么样夺取政权，怎么样守住政权。

是的，进行过立宪斗争，现在已时过境迁。的确，现在杜马只要把现实运动同内阁锻接起来就好了。夺取政权还要跨越过垮台的政府和杜马吗？

这里还有个个人问题是令人困惑的。就实质来说，只有米柳科夫才不愧为新俄罗斯的名副其实的领导。要知道，他不只是主要党派的领导人、联盟的领导人，而且实际上只有他才能真正地全面掌握、权衡，并且组织大局。

但是，历史上扭捏作态是这样的，最当之无愧的人选不仅不能自己叫出自己的名字宣布，庄严地向前闪过去（美国人对这个问题可极其老老实实，公开坦诚地自我推荐），而且还不得不在某个时期停顿在次要地位，要自然地移动。而人们往往把某些零度能量的人物提到首要位置，他们正以自己缺乏表现力与意志力的品行来安排那些希望得到一官半职的人们。

就这样，大家一度选举罗江科为杜马主席，因为大家的看法一致，他这个人智力有限，且易控制。但是他让人失望了，人们发现他身上有一根很坚决的神经。米柳科夫从创建进步联盟开始就向大家灌输，领导未来那

个令人满意，既是理想的，又是社会性的政府的人不该是罗江科，而是（他稍有停顿，大家都提示）格奥尔基·利沃夫公爵，他是非常好的人选（按照那项没有表现力原则），他在全俄罗斯很有声望。

用近卫重骑兵团军官或士兵去替换托尔斯泰主义者。（他不反对阴谋。）

罗江科是令人受不了的。可又不是走极端的人。这势必从此推动他前进，而米柳科夫对那已成定局了的战役并不惋惜。

而利沃夫，我们走着瞧。今天在紧急之中已经请他从莫斯科来这里。

今天几个小时的工夫，局势就有了进展，但是，要警惕地注视这个局势。趁罗江科忙着去了玛丽娅宫的时候，米柳科夫在这长长的叶卡捷琳娜大厅来回踱步，心理已经有了许多的变化。虽然挂在嘴上总是“革命”这个词，然而这还不是革命。我们无论如何是不需要它的，看得出这么慢腾腾的不行，要阻止它。

中庸的社会舆论往往是反对革命变革的论调。不过，既然局面已经如此急转直下，那就要成功地领导运动，把它紧握在手里。现实的政治往往需要走曲折路线，甚至是突变的道路。而罗江科恰恰可以对其抵抗。他肥胖的身躯占上了主席的位置，随后就钉死了一扇唯一空闲的门、唯一的出口，这也是一种抵抗。

他外出顺利地回来了，所到之处没有人阻挡他（而他吹嘘说，他是冒着危险去的），而他自己硕大的臀部坐在自己那把宽大的安乐椅里。不为什么而去，又没有带什么而回，因为米哈伊尔大公不当独裁者。

这样就意味着自己夺取政权吗？

不！萨莫瓦尔对这个行动还没有下定决心！即使自己不夺权，也不让给别人。

他挡住道路已经不是以杜马主席为名义，也不是以委员会主席为名义，而是本着自己的堂堂仪表，因为就连前线的总指挥们都跟他有某些接触，如果不是勾结的话。

想绕过罗江科，那是不可能的。

米柳科夫坐在罗江科的大写字台的侧面，只有指望自己的外交花边。

任务和论证原来是很复杂的，要督促罗江科这个主要的当事人以委员会的名义去夺取政权，同时又要解除他的主要地位的职务。这一切好像实现不了！

罗江科的头上、脸上似乎写着“粗鲁”二字。沉重而宽宽的头骨（颧骨、两个鬓角与颌骨相等），一副胖脸。眼睛在突出的眼袋的衬托下，似乎变小了。他的头部若是生出一些毛发来的话就破坏了这一道景观，这里不管长出什么样的毛发也都是多余的，然而这里也不长头发，他的头发是推子推出来的，其实也只不过是推一推头顶尖儿周围长出的一些头发而已。

不是委员会的会议，而是有人来集合，他们是最聪明的涅克拉索夫，慢性子的科诺瓦洛夫，穿着考究、饶舌的舒利金和又刚毅又阴郁的糊涂人弗拉基米尔·利沃夫。米柳科夫没有当之无愧的同盟者，一切都需要自己去编织。

“您毕竟是一个人，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①，您说吧：政府再也不会有了，已经崩溃了。您想一想，要夺取政权的话，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关键时刻啊！直说了吧，再过两三个小时就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完全是另一种局势。

大大咧咧的科诺瓦洛夫的面庞上已表明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了。（是用某些平庸的手改变了我们的历史！要知道这个人领导了最进步的“科诺瓦洛夫式的会议”！）利沃夫紧张而阴郁地看看，好像决定的全分量都压在他身上了。而涅克拉索夫和往常一样，眼睛看着别处，双唇隐藏在狡黠的胡须下边。

“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能够一日没有政权当局吗？如果政权反正已经是自己垮台的，那么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就应该把它挺起来，做这一切的为什么不是我们？”

罗江科双手托着自己的大脑袋，由于所发生的事件而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嘴里却说：“先生们！我不是暴乱分子。暴乱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不听我们的话。不过我并没有干过什么革命的事情，我也不想做那种活

^① 即罗江科。——译者注

动！我不能去干反对最高帝王的政权的勾当！”

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似的，而不是杜马，也不是委员会。

舒利金（留着狡黠的胡髭，脖子上戴着领结）用悦耳的声音说：“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如果我们不把已经败落下去的政权收拾起来，那么，要等别人来收拾？谁叫您去反对最高政权！君主政体我们不涉及。您去夺取行政权，也就像忠于君主制一样。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皇上将任命新的政府，我们再交出政权，交给谁，都会有指示的。”

米柳科夫思忖着，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儿。

“可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呢？”大为吃惊的罗江科问道，好像是正在努力让假牙托不要脱落下来。

“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呢？那就活见鬼了！”舒利金恶意地骂了一句，他喜欢激烈的形势。“不过究竟什么是帝王政府，如果这个政府毫无抵抗地逃跑了呢？甚至还宣布出走，他们就已经走了！”

“自己夺取政权，”心情压抑的罗江科喘着气低声说，“这是革命的举动！我不能这样做。”

又是他！唯一的一扇夺取政权的门还被自己卡住了，因为他下不了决心。

米柳科夫没有采取独立步骤的条件，而只有通过罗江科。只剩下了用论据给他把骨头磨了再磨。

全体委员会应该共同来督促他！

对于这个刚愎自用的大块头的气愤都已经在大家的心里沸腾起来了。可他还软弱无力地自我申辩：“不过皇上也许还会同意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责任政府呢？政府首脑也许已经被委任了？”

但是，别利亚耶夫没来电话。给他往军事部大楼挂电话，没有人回答。后来来了一个士官生说：军事大臣动身了，方向不明。

第一百四十八章

政府在哪里？大臣们都在哪里？关于这一点皇后一整天也没判断出来：在彼得格勒就好像再也没有任何政府了。如果普罗托波波夫被打死的话，那还有个忠诚的别利亚耶夫，可他是怎么回事呢？足足一整天没有一个正式通知或者请示到她的宫里，而偶然从一些人那里纷至沓来的是一些偶然的消息，这些新闻都是恼人的：比如警察都失踪了，城里到处都是大火、抢劫，几乎全城都在暴乱者手中，而忠实可靠的人只在市中心某地进行反抗。

只有电话是畅通无阻的，按时间表安排，各地的近郊火车还依旧忙碌。

皇村的一切都顺利，保持着原貌，没有任何变化。

在几个幽暗的房间里躺着几个生病的孩子。

皇后在他们之间走来走去，搓着手指头。

今天一天的工夫她已经往大本营发了三封电报，她还能做什么呢？

而大本营则沉默……

然而，那里并非只有皇上，让弗列杰里克斯，或者是让由弗列杰里克斯所支持的精力充沛的女婿沃耶依科夫，宫廷的司令，他都应该联系，好久以来都是第一个联系对象。

只有昨天，也是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才读到丈夫的那几项关于把孩子们转移到利瓦季亚的天真计划，关于转移的艰难要切合实际的斟酌，甚至将来孩子们都完全恢复健康的时候，对她来说都是非

同寻常的。

她若是有一双有力的翅膀，现在就把孩子们连他们的卧具一同带起来飞往利瓦季亚该多好！

和往常一样，不好的预感一旦比美好的征兆更多地占据她时，立即就有个声音对她说：他们永远也看不到充满阳光的童话般的利瓦季亚了！……

多少年来皇后都自豪地认为，她是巾帼男儿，身着国服，她那么有才干，并且一切极其美好，她即将直接掌权和受到尊重！然而现在，这几个小时，她深感自己是个缺乏力量和失去优势的女人，她多么需要一个有力的、坚定的、年长的男人在身边，出主意，给她力量。可是没有任何人……

在皇村里有个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他是皇上的叔叔，全近卫军的学监将军，住在自己的宫里。哦，现在她多么想得到帕维尔的忠告、保护和帮助啊。但是，在神痴被杀之后，帕维尔作为凶手德米特里的父亲，她本人禁止他接近她的家。

哪怕他现在就请求多好！哪怕他先有所表示，她立刻就能召见他！

然而，他并没有表示。

可是忠实而勇敢的萨布林为什么不从城里跑出来呢？解释一下，鼓励并搭救出去！究竟什么时候他疾驰而来呢？

主要的军事长官就在手边，格罗坚将军好像故意作对似的，是新任命的，还不那么熟悉宫廷的服务事宜。

天已傍晚，可爱的莉莉本该回家照顾7岁的孩子，而一整天都在缓和和抚慰皇后的情绪。

“莉莉，您想干什么呢？”皇后忧伤地问道，“今天晚上，你回到吉提那儿不好吗？”

优雅，体态匀称的莉莉激动地说：“陛下，请允许我留在您的身边吧！”

皇后拥抱了她并亲吻：“这个问题我是不能要求您的。”

“我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

皇后每天还必须在任性又固执的病孩阿妮娅身旁坐上两个小时。现在莉莉可以在孩子身边替换她了。

窗外天已经黑下来了。从彼得格勒来过几次电话，全城都被火光照亮了，到处都是革命的人群，当局已经不存在了。这种现状越来越接近皇村了。

而大本营则无声无息。

到什么人那里去求援呢？在这怒气冲冲、焦灼不安的彼得格勒市内，现在谁能留下来成为无可挑剔的当局呢？很显然，只有一个令人厌恶的、举止放肆的、关系敌对的和愚蠢的大胖子罗江科了。她以前冲他发过怒！但是，如今作为皇后只能向这个粗暴无礼的人求助了。

在距离两俄里的帕甫洛夫斯克驻扎着近卫骑兵炮兵队，皇上的侍从武官利涅维奇曾指挥过这支部队。皇后给他挂了电话，并请求：快去杜马找罗江科并请求他对沙皇家庭给予安全保证。

她以前的傲慢已经只剩四分之一了。危险已烧到皇宫的墙上了。

她疲于来回走动，这种慌乱是无济于事的，和莉莉在玫瑰色的小客厅里躺了一会儿，那里挂着几幅圣像和几幅报喜节的画。电话打过了，会有事情发生的，不知将如何进行。

夜里9点钟，侍女等来了皇上的电报。终于来了！

多么平静的声调啊！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令人提心吊胆的事一样。尼古拉对那封信表示感激。他通知，明天下午2点之后去皇村。骑兵近卫军从诺夫戈罗德得到了命令，须立即去彼得格勒。保证军队的混乱不久即将被制止。

上帝啊！心情终于放松了！惊慌不安从心灵上被驱逐了！这可是一天来第一个平静的时刻。

大家都想起来了，还没吃晚饭呢，于是决定喝点儿茶。

实际上，有什么可怕的呢？在皇村，一片静悄悄的。混编成的近卫团在亚历山德罗夫宫周围的保卫是无可挑剔的。而近处则设有近卫军的队伍，他们不仅仅是皇上的军队，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加上在皇村驻扎的近卫军的射击手们就是一堵保卫的大墙！几个精锐团的预备营，其中一个营是以皇家姓氏命名。

现在即将到来的是骑兵队。

如果利涅维奇还没起程的话，就取消他的寻找罗江科之行。

但是，这一天并不是这么平静结束的。

夜里 10 点钟别利亚耶夫给格罗坚来电话，终于宣布了！在这可怕的一整天他从来没让人知道他自己的情况，而现在到底有什么事呢？

别利亚耶夫不是代表自己说话，而是传达罗江科的忠告：皇后立即把孩子们从皇村带出去，明天，可能就已经晚了：彼得格勒的群众将要去那里，他们是要进攻的。

宾肯多夫来了，戴着不至于掉落的单眼镜，窄窄的一小条连鬓胡和上唇胡，被修理得很均匀。他向皇后转告了这一切。（他表现得焦躁不安。）

于是一切又都被卷入极度惶恐不安之中！无论如何罗江科不是朋友，然而，早在利涅维奇之前给予忠告，在他的劝告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确定：那为什么还流露出来，一切都将要发生的！

可是皇后带着孩子们究竟能往哪里去呢？体温发烧到 39 度，不能平息令人痛心的咳嗽，咽喉和耳朵疼痛。

只有一件事——往莫吉廖夫打电报（往那儿挂电话，当然是打不通的），趁着皇上在那里，问问指示吧。

有什么好指示的？动身反正是不可能的。

皇后搓着手指。

第一百四十九章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一生中从来没有涉及过国家事务！对于他个人来说，生活是应有尽有，服军役、运动、家庭！曾一度有过一段不幸的时间，那是弟弟格奥尔基逝世后确认他为皇位继承人。那时为使他养成习惯，而被委任为国务会议委员，甚至为了国务的实践，他参与大臣议会的会议。在那里他向来什么都不说，什么也不做，而这身制服把他紧紧地固定住了，失去了已往轻松、悠闲的惬意。

然而，一九〇四年七月的一天，他正在红村兵营，那是一个幸福的夜晚，有人给他送来一封电报。他在帐篷里，在带罩的灯光下读完了电报，一阵狂喜之中他把副官喊来：“莫尔德维诺夫！快起来！拿香槟酒来！皇后生个男孩！我再也不用当这个继承人了！”

他在 26 岁的时候，算是获得自由了。只是个仍然穿蓝色胸甲的骑兵，驻扎在加特契纳，乘车去观看大演习……把精力都放在骑马、打网球、滑冰、看戏上，轻松自由地游玩，开开玩笑，谈恋爱。他最喜欢运动，各类运动都爱好，因为他在锻炼体力（米哈伊尔少年时代身体软弱），既追求狂热，又喜欢冒险。他的理想是驾驶飞机，他已经研究了机械，但是，还没细致到每个螺丝钉。骑兵的灵活性是他的骄傲。哥哥再也没有把他拖到国务中来。

但是，米哈伊尔并非闹着玩儿地爱上了一个离过两次婚、带第二个丈夫武尔费尔特的两个孩子的女人。大公如若和这个女人结婚，绝对得排除双重的干扰：其一，她是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律师的女儿；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然而，热恋上了是不可改变的，米哈伊尔也下定决心，不改变了。

从那个时候起，他和皇兄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他们之间常常是这般不轻松的。尽管尼古拉年长 10 岁，有掌朝的经验，米哈伊尔诚挚地敬重他有头脑和分寸，但是，从擅自决定这桩婚姻之后，从前的那种纯朴的手足之情就消失了。平素本来温和的尼古拉，这回毫不留情地暴怒了，就连皇太后也非常气愤。尽管米哈伊尔也更有权报之以气愤，因为过去他们曾把他作为无活动能力的人交到元老院去抚养。

其二，当时米哈伊尔刚刚得到骑兵团指挥的委任！而他势必放弃团队，不再服军役，由于受了委屈，而放弃了俄罗斯，在英国住了两年，如果战争不开的话，不知要住多久了。娜塔莎出于骄傲，就是不想回来，他若是能参加到英国军队去可不错。娜塔莎思维敏捷、性格坚强。米哈伊尔和她在一起，日子过得美满、和谐。不过这时她不明白，手里没有一小部分亲兵怎么可以呢，一旦打起仗来，心灵上的折磨怎么受得了啊！米哈伊尔给尼古拉拍了电报，请求回国。他曾被编入陛下的侍从武官里，被授予少将军衔和指挥当地高加索的一个旅，那是一支志愿队（不招高加索人），是一些不顾死活的勇敢人。然而，米哈伊尔本人在几次进攻中不躲闪子弹，自己在马上还很机敏，对部下极善良，这支“粗野”之师都很欣赏他。

娜塔莎后来被封为布拉索娃伯爵夫人。尽管这样，兄弟间从前那种真挚情谊已经再也回不来了。米哈伊尔于最近一个时期特别感受到了这一点，当半数的大公们像疯了一样挣脱了之后，总是力图揭穿皇上，都去谋杀拉斯普京，他们大家都期待米哈伊尔的支持，而他并不予以支持。而这里各式各样的社会活动家通过亲属们寻找影响皇上的人物，其中尤其是米哈伊尔所尊敬的杰出的政治活动家——罗江科。他们大家都觉得皇上的唯一的弟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会有进入国务的门路，而米哈伊尔任何门路也没有，甚至连一丁点儿愿望都没有，他是只满足于个人生活，而讨论起国家大事来甚至像个局外人一样，从来不愿意参与，却将一切强加给他了。（娜塔莎对国家杜马颇感兴趣，同情社会情绪。）米哈伊尔和这些活动家以及跟罗江科谈话，很容易就相信了他们的话是真实的，当然，尼古拉能

够全面安排最好了。但是，如果是从同情这些好人的角度，他勉强试着同哥哥谈话。甚至是哥哥邀请去把话都说出来，然而，尼古拉的一些最重要的反驳观点来源于为国家局势负重所累，立即使米沙失去了语言和论据。加上他从来没有坚持自己主张的性格。

而现在，其实他和娜塔莎、自己已三岁的儿子在加特契纳，日子过得安安稳稳。一天在家，隔一天去战船街，不久前委任的骑兵总监办公室设在那里。如今又碰上城市的混乱了。是多么不走运，在他们来之前，哥哥又恰恰去了大本营。如果他在这里就好了，谁都不会来烦扰米哈伊尔。

今天米哈伊尔本来不打算进城，而罗江科特别固执地请求他来。恐怖有没有被夸大呢？昨天，星期日，白天米哈伊尔进城了，和克谢妮娅一同在彼得罗巴甫洛夫大教堂父亲的陵寝旁祭奠，而外边是十分寂静的。

然而，娜塔莎竭力说服他，因为很明显，严峻的时刻“你应该在位子上！”

在玛丽娅宫里听完了罗江科、戈利岑、克雷让诺夫斯基所有的道理，又看见他们那极其激动的情绪和不知所措的表现，米哈伊尔一下子就感觉到他们向他提出来这些是错误的。这些都是令人尊敬的有雄才大略的人，听他们讲话是令人忧郁的，难道他能够承担得了这个吗？究竟什么时候哥哥把这一类的事情委托过他？他实实在在地感到惊讶，为什么米哈伊尔总是不能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呢？在一个房间里进行这样的谈话是不轻松的，那么，若是通过电报机进行呢，那时，用词得当与否，以及也谈不上什么音调的纠正问题，就是一些词句沿着带子不停地流过去，而友好的兄弟般的忠告就将变成某种最后通牒了吗？

诚然，电报内容给他写好了，但是他看明白了，这难道不是要在首都擅自夺取政权吗？我的天哪，他们想要从那儿得到什么呢？他不能率直地反驳他们，当着他们各位的面不好意思，不过他们怎么能想得到这个呢？但是，他没有断然否决他们的坚定性。既然他已经闯来了，就要办成一件事情。

现在他感到缺少点儿什么，娜塔莎不在身边，没有人和他商量。他已习惯和她在一起共同来解决问题。

然而，面对着罗江科迟钝的圆脑袋，米哈伊尔已经知道，当然，在杜马面前不能去请求责任内阁，因为他明明知道尼古拉会急不可耐地对待这个问题。而谁在这个时候能真正是正确的，对此米哈伊尔从来都不能彻底理解。

当然，他不敢提议自己充任首都的专制者。

军事大臣的家在离砖厂胡同很近的莫伊卡。别利亚耶夫已是四十开外的人，没结婚，一个人住，是一个古怪的文牍主义者。

一个值班的电报员坐在电报机旁。安排好了传动装置，而别利亚耶夫本人去接电话，然后执行一项罗江科的委托：往皇村挂电话，传达下去，让皇后带着孩子尽快乘车远行，就在今天夜里。一系列事件在逐渐进行中！

但是，米哈伊尔当前需要的不是跟哥哥说，而是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说。不是面对面说，而是通过电报员转述他已准备好了的想法。

要说出来未来总理大臣的候选人的姓氏。虽然人们没有告诉他，米哈伊尔可不止一次地听见这个名姓并重复说：利沃夫公爵。

米哈伊尔下最大决心干点儿什么：陛下委托自己的弟弟立即在首都宣布了吗？皇上将有什么决定呢？

还有，当阿列克谢耶夫已经接到了电报，米哈伊尔领悟到了，并且以兄弟情谊劝告：皇上拟定了的要回皇村的安排，行动要推迟一些天方好。

纸带子被缓缓地扯出来，已印上了字母，这不是谈话。这里多么令人惶惑不安，若是尼古拉现在来到这里是多么不合时宜，任何人没有把握保住他的脑袋。

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电报纸带子在那里去报告。而米哈伊尔这时并没有离开电报机，他软弱无力地坐着。这是又一次地干预了。上次是在娜塔莎的鼓励下他在十一月干预了，信从四面八方而来，强力地劝说他。最善良的人们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对他也是个致命的一击，人们说出了不满情绪和谴责，他们至今是忠于君主制的人，他们是稳健的人，他们的忠诚高于怀疑，逐渐为皇位、为国家体制感到担忧，究竟谁能留下支持他？为沙皇的家族为整个皇朝担忧。米哈伊尔那时给哥哥写了一封信。对那些似乎要觊觎皇权的人们的普遍仇视，（他是指拉斯普京、普罗托波波夫而言，但并没有

说出名字来。)他们已经联合起来极左派和极右派。这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是站在火山上,一丁点儿小的闪失将引起意外的灾难。但是,也许如果清除这些人,换上一些正派人,舆论界认同这种让步,军事胜利将会扫清道路吗?米哈伊尔怕舆论界的这些情绪,也就是说是全国的情绪,在皇上的周围还感受不到这么强烈,他也可能对它们的危险性估计不足。而谁根据职务做出报告,谁就都怕说出尖锐的实情。而米哈伊尔决心说出来是出于手足之爱。

这是今天的情况。

尼古拉当时的答复是:他们将敌视一切人,无论是派谁来担任。早在两个月之前,他们自己以及欧洲的同盟者们都大加赞颂普罗托波波夫。实际上他们达到了目的,只是不能像在俄罗斯这个样子。要记住,俄罗斯不是舆论国家。

电报纸被带动起来了。曾经也有这种事,尼古拉又是一切都不接受。关于政府也好,关于全盘问题也好,都由他自己处理,明天白天他出发去皇村。侍从将官伊万诺夫以彼得格勒军管区总指挥身份,明天出发去彼得格勒。明天可信赖的四个步兵团和四个骑兵团也将从前线出发。

这份答复中透露着坚定性。

原来是这样!电报纸带还在向公众传播。现在是阿列克谢耶夫自己代表自己,请求大公:在个人会见时,他再次向陛下请求换掉大臣们并用选举方式选他们。亲王殿下的请求书是对皇上在战争进程和国家生存所取決的决定性时刻起着极其宝贵的作用的。

多么犀利的言辞!是背着皇上悄悄说的。阿列克谢耶夫也是像众人一样说服米哈伊尔,希望他那样考虑。

现在只有一个皇上了……

不,这里有某种头脑理解不了的东西。米哈伊尔解决不了。他现在要回加特契纳,到娜塔莎那里去,去当一个老百姓。

此时传来一条消息:八个可靠的团队正开往彼得格勒,因此,别利亚耶夫精神振作起来。他不需要哈巴洛夫,既不必临时替换,也不用他来占

据这个位置。他那已经完全暗淡无光的夹鼻眼镜，又闪烁起光亮来。他拒绝了那项狂妄的行动计划，即：要皇村空军部队轰炸塔夫里达宫，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怎么可以担负得起这样的责任！而目前八个团即将到来，一切都将正常。

夜里 12 点了，是大公该去火车站的时候了。但是，这个时候，在莫伊卡附近，突然响起了猛烈的枪声。

古怪的枪声：不具有火力战斗的性质，纯粹是为了训练听力的一片胡乱射击声，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偶尔有玻璃清脆的破碎声，射到谁家的窗户上了。

这项在枪声中冲过去的任务已经是今天一天来最轻而易举的了。别利亚耶夫央求等待，不可冒险，而大公却不接受，沉闷地坐着。更何况万一人们冲进院来，就能把汽车弄走，大公可就走不成了。

汽车开出了院落立即加快速度，直穿过了空旷的莫伊卡，向红桥奔去。

而别利亚耶夫留下之后，决定先给玛丽娅宫挂个电话，想跟大臣们聊聊各种消息，并吩咐他们都坚守岗位。秘书联系上了，叫来一个又一个大臣，来接电话的人似乎是克里格勒·沃伊诺夫斯基，不过，别利亚耶夫立即听出来不是那个人的声音。那边还握着听筒，这边却听到旁边似乎在粗略地查看某些文件的声音，有人说了奇怪的句子。

糟透了！难道暴乱者们已经占据了玛丽娅宫的主宰？！政府已经被毁灭了？！

那么，他们也要到这里来的，到军事部大楼来。自然，能在随便什么时候来到的！（还要给罗江科打电话，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别利亚耶夫只有一条生路可得救，趁道路还没被截断，去哈巴洛夫的参谋部。

但是，就在旁边又响起了枪声！是不是已经往大门里冲了？

发动和开出汽车为时已晚。加上汽车防守薄弱，容易被他们拦截！

别利亚耶夫将军戴上军帽，穿上大衣，经过后门离开了。如果挽救不了军事部大楼，那就先拯救自己吧。

第一百五十章

首先委任了伊万诺夫将军，然后通过了一项派遣军队的决议，现在一切都将就绪，彼得格勒问题的解决就指望今天了。漫长的一天已经持续到傍晚了，稍事休息，跟格拉别和尼洛夫玩玩多米诺骨牌，在被窝里读读历史小册子，再睡上一觉。宁静的深夜，机体的全部护卫的力量是这样地警觉起来：祈祷谁也别冲进来，也别破坏任何东西了！

但是，阴郁的阿列克谢耶夫蹒跚而来，带来了鲁斯基的电报。这个鲁斯基是个虚情假意的人：等了一昼夜，左顾右盼，彼得格勒市内的事态发展不利（他得到的是别利亚耶夫来的电报复印件，电报内容显露着不安），也是同罗江科联合起来了，转告他的狂妄的电报，同时是在恳求胜利，粮食和运输的困难重重，敢于诚惶诚恐地报告有关紧急的需要安抚居民，但是，镇压手段比使时局平静下来会更快地使形势尖锐化。

他并没有直接写支持责任内阁，但是，结果还是支持了。

就说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吧，戴着金丝架的眼镜，一副阴郁而不满的表情，就好像皇上使他遭受屈辱似的，也真有那种倾向。

加之皇上怀疑全体侍从人员已经有这样的念头。

但是，不可能向他们大家解释或者回答。

然而，这一整天！每过去一个小时，阿列克谢耶夫就出现在沙皇的这栋楼里，腰更弯了，神色也更暗淡了，而且更担心了。原来他只有一部电话机能直接跟彼得格勒的米哈伊尔大公通话，他现在仍然在线路旁。他请

求向皇上报告，风潮闹得规模大了，唯一的途径是安抚，照他的深刻见解，得把整个大臣议会全体免职。他认为出路只有选举出在广泛阶层受尊重的人士……但是，对皇上陛下来说责任是一致的。甚至劝告了一个人：利沃夫公爵。

米沙^①，人们在折磨你，你想啊，是罗江科的头脑。“深刻的见解”！……

怎么样达到谅解，大家都在反对皇上的同一个埋伏圈里。还有：米沙的见解是不建议皇上在这几天去皇村！……

尼古拉因为弟弟的这种干涉是很忧伤的。正是因为是亲近的谋士才更令人伤心。不过不能让阿列克谢耶夫看见这种家庭关系，尼古拉立即匆忙地答复，他极不满意地转告弟弟。陛下感谢他的忠告。但是，由于非常情势不仅不能放弃自己去皇村的这一举措，而且明天就出发。到达之后，他在当地决定一切有关政府组阁事宜。

大概还要通知他关于派遣军队和伊万诺夫问题。对于大公来说，这不是秘密。

阿列克谢耶夫出去了，尼古拉放下了那种必须保持的沉着冷静的姿态，开始在办公室内踱步，皮靴不时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捋捋上唇的小胡子。从米沙那儿来的这条消息刺痛了他。为什么他干涉别人的事情？为什么他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这些能说会道的人说的话有股什么样的力量，他们随意凌驾于人。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米沙，你整个一生都被自己的爱情和骑兵占据了，谦恭的米沙给他提过一些国家的意见，是什么样的——让出地位！难道他还有国家的念头吗？他自己得到了原谅并且被交还军队给俄罗斯，还不到三年。

正是他曾一度是皇位继承人，他可怎么管理呢？

尼古拉面对自己，深知自己的缺点。他不光是认为自己是个不走运的沙皇，而且还是个当之无愧的沙皇。他还没有一点点抱负和野心。他从来不追求声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越发地厉害了，而由于战争，他就

① 米哈伊尔的昵称。——译者注

完全把自己献给这个称号，这是一副重担，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它的分量和压力。

这时，似乎是弟弟格奥尔基从天蓝色的阿巴斯国曼那遥远的方向向他走来，而他就死在那个远方，就埋在那儿，从来也没有人去祭奠过。不幸早逝，死得毫无意义，是由于一次未被重视的感冒。

比起身材高大健壮的父亲来说，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有一次病痛突然发作，而把他们的支柱带走离开了人世。

格奥尔基走来了，可不是在远东旅游的那个快活少年旅行家的样子了，而是弥留之际那双忧伤的肺病患者的眼睛，突然痛苦地把手伸向尼古拉，抓住了这无能为力的哥哥。现在他是谁呢，什么人，也许是战友？也可能是皇朝纠纷中的某种支柱？

夜半了，一天结束了。令人惊诧的是，这样令人忐忑不安的一整天阿莉克斯竟然一点儿消息都没有呢？

这只能意味着，风潮并不那么危险，她也不愿平白无故地惊扰丈夫。那么，为什么她不安静点儿呢？

尼古拉 22 年来已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于每天同她谈关于各种工作的话题，或者对她每天写的那封长篇信件进行阅读。她的每封长信充满了对国家的忧患，对人民、对候选人资格、对局势的各种理解。尼古拉就像对待日常公务一样习惯了这一切，舒适地慢慢地读着，还反复地读，全盘考虑这些信件，做出结论。他习惯思考，并且和阿莉克斯共同来决定。他这一辈子没有朋友，没有比妻子更真挚、更忠诚、更聪明、有能力和有洞察力的谋士了。

一天结束了，但是，惶惑不安还没结束，还散开了。又是靴子沉重的敲击声，甚至是士兵的走步声了，还不是军官走路声。哦，原来是那个招人可怜的阿列克谢耶夫。他忧心忡忡，稍稍躬着背，发着高烧。现在带来了戈利岑的电报，那完全是在张皇失措的情况下拟定的电文。

一开始，大臣议会胆敢向陛下提出必须即刻宣布首都处于戒严状态，不过，这里附带说明，由于军事大臣的权力这个问题已完成了。

但是，皇上对这件事的了解已经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他现在正注视着电报纸边上的发报时间。很惊讶，戈利岑的电报在路上要五个小时！这封电报发生了什么情况，是什么人的恶毒之手能如此延误大臣议会主席呈给自己皇上的电报？

但是，已经无暇弄清楚了。还是要继续往下读。

大臣议会诚惶诚恐地申请委任一位在人民当中有名望的作战部队的军事长官来领导留下来的忠诚的部队。

幸好，正是这件事情办了。好在同伊万诺夫一起想出来的。

最后，大臣议会建议解散，并委任一位受到普遍信任的人为主席，组成责任内阁！

尼古拉很少从自己住处出来，不过，似乎，开始外出了。这倒是令人惊叹的！皇上的大臣与仆人们，都是专制的最高当局所委任的，他们不仅仅是失去了头脑和意志，而且也着手申请消除自身的存在，至今只有他们的敌人能达到这一点！在危险的时刻都想要自己整个小集团临阵脱逃。

在他们当中普罗托波波夫的声音是强有力的，总是精力充沛，信心百倍，没有分离出去。一整天他也没有发生什么个别的事情。

软弱无力的老公爵戈利岑是笨拙的！难道现在就有时间来重新布置吗？……皇上从某个方面已经听一次了，但是，从大臣议会本身还一次也没有听到。要求成立责任内阁是令人厌烦、单调和令人头晕的，就其意义上来说，是极不明智的！

在阿列克谢耶夫的心里是找不到同情的，甚至是恰恰相反，阿列克谢耶夫由于习惯了关系的简单，现在碰上出乎意料的要求，就用喃喃耳语附和劝说：如果政府本身请求那个问题呢？既然要解决永远是这个该死的后方问题，就把战争进行到胜利。

除了与古奇科夫信件有关的那个倒霉事件之外，尼古拉同阿列克谢耶夫老头谈话往往是尊重的：怎么能不喜欢他，在参谋部里毫不松懈、耐心细致、聚精会神、不眠不休！然而，如今连说话都不想了。

冷冷地推托开，说他自己答复电报。

病老头走了，愁眉苦脸，微微弯着腰。

尼古拉吸着烟，来回踱步。他感觉到自己处于很严密的四面埋伏之中。从四面八方都来了同样的请求，弄不懂他们在请求什么。这可全然不是无关大局的让步：这几乎是取消帝王，开创共和政体。

对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回忆特别使尼古拉陷入沉思。当时也似乎是这样不可避免地让步，周围的人们都拥护让步，谁都不支持他们！这种场景在尼古拉的头脑里一闪而过。由此又产生多少痛苦！过后又多么懊恼！然而，一闪而过的东西过后是捕捉不住的。

今天，他没让自己被恐吓住，也不容许重复那种让步：又是人人在欺骗感情。

多么恶劣的状况：距离发生的事件又多么遥远，所得到的情报这么迟缓，这么断断续续，情况还这么严峻。

阿莉克斯不在身边，这一切都是难以忍受的。收到这些吓人的电报，可她不在这里。一种孤独无援的感觉。天哪，要怎么样能熬到明天，我好到她那里去。

忽然闪过来一个念头：若不等到明天呢？比如说，早点儿坐车走，要快些走。这时候坚持在大本营里干什么呢？阿列克谢耶夫早晨的一份报告加上早餐上的宫廷礼仪呢？

他的周围都有谁？（瞧，他们还坐着喝晚茶。）侍从们。他们就好像总是在尽心尽力执行自己的义务，都是些可爱的人，也是些全然不起作用的人，不是谋士，不是助手。宫廷大臣弗列杰里克斯已经完全是个低能人，偶尔是痴呆者，由于传统，内心包容着许多悲哀。小个子海军上将尼洛夫好心肠、热情，可常常是醉醺醺的。还有贪睡的纳雷什金、殷勤的莫尔德维诺夫。沃耶伊科夫精力充沛，有头脑，为私有制做实际工作，做踏踏实实的工作。阿莉克斯长期观察他，不止一次地预先警告，他的整个外表是很自信的，但过于自信而且爱发号施令，其实他的内心是个胆小鬼，这样的人往往容易背叛。

谁也不来增援，皇上给戈利岑亲手写了回电：新的军事长官和部队立

即进入彼得格勒。但是，民政管理局的人事组成方面的变动（为了不好公开对电报先称“政府”二字）处于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不能容许的。

于是，自己把电报拿到参谋部，为的是本人亲自到来能够再一次提示阿列克谢耶夫，就“责任内阁”一事不打算有任何让步。

原来，阿列克谢耶夫觉得自己非常不舒服，便躺下了。皇上没有命令他起来。但是，传达给他，决定不变。

可是尼古拉还没来得及回到自己的寝宫，正准备就寝，此时又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甚至还不是军人的走法，是阿列克谢耶夫到他这里来了。开始劝阻不发这样的电报。

人们的头脑是哪一部分受到伤害了！他们不理解，人们请求的是什么？

阿列克谢耶夫艰难地从铺上起来走过来了。

皇上更加艰难地停下脚步。

然而，集中自己的意念之后，在祷告之前才算站稳。

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坚定性！阿莉克斯则为此而感到骄傲！

但是，这整个最后的坚定性，在自己身上保留着，这一整天用尽了全部最后的力量，这种状况眼看着就要坚持不下去了。他心神不宁，要尽快地接触到妻子的拯救力量并汲取一些新的坚定性。

说实在的，如果不拖延到中午，早一些去皇村呢？例如，一大早呢？……

他走到自己和继承人住的小小卧室就寝，去得犹豫不决，不太相信这一整天就能这么平静地结束了，这时侍卫报告，沃耶依科夫迈着坚定的大步走了进来。（从外表看来，没有比他更有信心和更坚决的人了。）

送来的是刚刚从皇村来的断断续续的电话记录，皇室侍从总长宾肯多夫伯爵询问：陛下是否希望皇后殿下携孩子们出来迎候？

真是莫名其妙！……

尼古拉很惊讶：孩子们正在患严重的麻疹，天气如此寒冷，如何能出来迎接？这怎么理解呢？刚刚还在最后这封信里写了推托去里瓦吉亚的旅

行，待春天孩子们恢复健康后再说，可现在怎么又要在寒冷的天气里带着病人出来呢？

但是，直接谈是不可能的，同皇村的直线常常是断断续续的、难以听清楚的。

哦，天哪！一切再明白不过了：皇后正处于绝望的境地，她担心孩子们，比起麻疹或许更怕这种暴乱。那里的处境究竟怎么样了？

有实际经验的人沃耶伊科夫很快就反应过来了，正因为这样才要做出此般决定：立即把全家从皇村搬出来，哪怕坐汽车，飞机也好！然后上火车，去克里米亚。他对陛下说，只能这样了。

但是，皇上是不想这样的：孩子们、继承人都卧病在床，怎么能冒险在冷天里带着他们？暴乱也不是这个样子，夸张说法。皇后本人一天也没打来一封预示着危险的电报。普罗托波波夫也没有。

天哪！她一个人多么孤独，不安和沉重。他怎么能还犹豫不决，是不是要快些出发呢？

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就回答，或者用电报，无论如何也不能出走！皇上立即自己回皇村。

决定了，一颗心立即轻松多了！今天的和这些天来的全部沉重负担似乎已经被抛开了，终于熬过来了！很快就要在一起了！快要团聚了！一切都痛苦到极点了！她一个人在那里怎么办，小可怜儿，可怎么待得了啊？！

派沃耶伊科夫下令立即准备皇家列车！已决定不在大本营就寝，立即出发！

可是，那些暴乱者们也许真的会威胁皇村！但是，那里有自己强有力的军队！还去一个格奥尔基营。从前线开始再开来几个团！

习惯了，已很快就收拾好旅途用品。

然而，沃伊依科夫带来一股懊恼的情绪，迟疑地回来说：列车在技术上还不能运行，只有在天亮前能准备好。半夜1点钟左右方可上车厢里去。

还得过一个小时？唉，这样也成。再收拾东西吧。

但是，又是阿列克谢耶夫！听过沙皇的命令又起来了，摇摇晃晃地戴

一副总得往鼻梁上推一推的眼镜，走来又劝说皇上，这次他说：别走了，毫无用处！

米沙也这么请求说：只是不要去皇村。

现在，阿列克谢耶夫也这么请求说：危险的时刻，彼得格勒情况不明，皇上的所在地的正确地点是大本营里。除了彼得格勒外，整个俄罗斯哪儿都不混乱，很平静，全体作战部队秩序井然，领袖手里严格地掌握着最高权力，皇上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离开，自己往危险的地方去呢？

但是，已经愉快地决定了！皇上只是不能理解参谋长粗鲁地干预他的私事。对于一个人来说，什么样的召唤能比家庭的召唤更重要？

而大本营嘛？留给阿列克谢耶夫去掌握。皇上安然地出发了。

第一百五十一章

普罗托波波夫从举行了决定命运的会议的办公室中走出来，在会议上他拒绝了职位，他慢慢沿着各大厅走去，下了玛丽娅宫楼梯，也不看地毯和梯蹬。他是处于绝望和得不到同情的孤独之中，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时刻：往哪里去？坐车往哪里去？他的家被捣毁了，这已经不是他的家了，他本人拒绝了自己那份辉煌的职位，现在究竟该由谁担任了？说用枪自杀是容易，不过如何按扳机呢？还没有手枪，可怎么下得了决心和一切别离呢？比如生活、情调和活动……

很幸运，他发现了克雷让诺夫斯基的办公室，那人恰好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有耐心和时间谈话，倾听热情的自白和大臣们、杜马以及大家发的牢骚，既支持、又安抚。如果三天前逮捕几个做领导工作的杜马委员，一切都顺利地结束了该多好。跟普罗托波波夫讨论讨论，自杀还是活着，相信极有必要。

克雷让诺夫斯基本人是个很有雄才大略的人，颇有胆识，他在某时曾十分有把握地反驳过维特：地方自治局应该跟独裁专制制度相容并共同发展。今天早晨，电话没有打到阿列克桑·德米特里奇那里，他给库尔洛夫打了电话，最后指望他的警察的天赋。（不过他是不愿意过问呢？还是生病了？）克雷让诺夫斯基也差一点儿就当上内务部大臣的，已经是个助手了。今年秋天主教皮季里姆试图使克雷让诺夫斯基进入总理大臣的行列，但是不曾实现。这样一来，他一次也没有占据真正的高职位，今天看来是比较安全的。（不过他很为自己那些疏忽大意的日记担惊受怕，那里有许

许多多治国之才和许多事件的痕迹，能不能来得及等到夜间，把它都烧了呢？是不是已经是烧毁的时候呢？）

普罗托波波夫疲惫不堪地对运气的不佳谈得越多，他就越来越轻松了。而克雷让诺夫斯基在这个时候全面考虑了他的状况并指出，如果普罗托波波夫在玛丽娅宫的话，将招致群众冲击这个宫，这座宫殿可能被摧毁，这是很危险的。更何况对普罗托波波夫本人这更是极其危险。他是个救命恩人，领悟到了普罗托波波夫该藏到哪里去为妥，那就是去国家监察局大楼里，就在旁边的莫伊卡街 72 号。他打了电话，也收到答复，允许他在办公室里找个地方过夜。咳！这是什么时候，这是对命运的一种什么样的馈赠啊！不必徒步穿过被搞得乱糟糟的人群聚拢的市街，从玛丽娅宫悄悄溜出去经过后门，快速往宫后走上 200 多步就到。

这里放他进去了。随后那扇又沉又厚的门被一个善良的守门人锁上了，前厅空荡荡的，楼梯也空空的，哦，要经受这一切危险，从命运大锤下走出来，是为了感受一下作为拯救人的天堂的一角，那空旷的地方，又是夜间的机关！在整个彼得格勒大概是再也不可能想出来更安全的地方了。这一个夜里人们能摧毁所有的宫殿、内阁、大臣们的私人住宅，哦，其中无一能幸免，今天是不敢安安稳稳地睡大觉的！而普罗托波波夫永远是个完全勇敢大胆的人。这一夜过得怡然自得，像有天使守护：不必去考虑捣毁国家监察局的事！把他领到总监察员的助手办公室里。

哦，神经立即得到了解放！从一大早市长的电话铃声开始，一整天都没有摆脱那种折磨人的内心颤抖立即停息了。由于这种强烈的反差，由于这样仅十分钟的得救过程，他由衷地感激这宁静，温暖的浪潮占据着整个心灵，就好像向上涌动，于是你就像游起来了，双脚碰到地毯上都感觉不出来。经受了这样的焦灼不安，是这么痛苦，责任心都消失了，但是，危险消失了，按对比来说，现在不想考虑任何坏事，而是休息，也可能是幻想，而一切令人操心 and 痛心的事端都推迟到明天早晨去吧！

也许到了早晨，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清晨来临之前，也许会有从外边来的救援部队。

整整 12 个小时的安全在他面前伸展开去！可靠的石砌墙壁把他跟外面暴乱的海洋隔开了。

他心满意足地在这间办公室里踱步走了很久。

而桌子上就放着一部电话机。

电话机的诱惑。

人们不可能找到他。然而，他能找到……

找到谁？在整个彼得格勒市他不想给任何人打电话。妻子被带到监督员那里。弟弟呢？只有弟弟。巴德马耶夫呢？对呀，还有巴德马耶夫，能治好肉体 and 灵魂创伤的人。（现在在空中把他刮到哪里才好呢？到波克劳山，到巴德马耶夫那儿去，不，在那里也会找到的。）在整个首都，在构成俄罗斯国家世界的整个大楼里没有一条热心的线接转给一个人，没有人给他挂一次电话。普罗托波波夫开始拒绝所有人。

但是，他能与皇村通次电话吗？

那些可爱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出现。甚至因病退休的，他仍继续访问皇村皇宫，非正式地向皇后报告，跟她谈所有的一切，一切！皇村，这可是天堂一般的颇有魅力的小岛，是心灵上得到休息的地方！天哪，他是不是没有投皇后所好？向她的报告不少于对皇上的报告。每天从皇上那里来到她这里的报告都是重复的，甚至这更详尽。皇后对他的亲切永不改变，多么信任他！特别是当他及时防止革命发生而逮捕工人小组之后。不，尤其是在谋杀拉斯普京一事上，为整个内阁，他经过一番彻底的侦察，从戈洛维娜（这是他爱过的，既是凶手，又是被害者。）那里知晓到了他的踪迹，他那时也不知自己所采取的行动是那么明智和恰到好处。

如今，皇后大概正在等待着他的消息。发生的事情确实也太多了。哦，高傲的皇室受难者，怀着一颗不妥协的心灵！她如何能知道这一切呢？也许她不马上就知道这一切甚至更好一些。

再加上，他现在已经不是大臣了。

不，他从这里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打的话，他就立即出卖了自己，公开了自己的方位。他伫立着，面对电话机的诱惑思绪万千。

然而，正当岌岌可危的险情退去了的时候，火气更痛苦地升上来了：

他被抛弃了，从职位上给推下来了，给出卖了。是谁？不是敌方的杜马委员，而是自己方的大臣们，是同僚们。原来还是要在大臣当中随机应变。既有施蒂默尔，也有特列波夫在沙皇面前叫他是疯子。（皇上本人对他公开说的。）施蒂默尔对他干了许多令人不快的勾当。而特列波夫直接请示皇上把普罗托波波夫解职并对他本人说：“您走吧！您妨碍我了！”一些可怜的关系不远的人们，很自然，阿列克桑·德米特里奇没有信任他们这个善良的人。在五个任期间熬过了三个总理的任期，自然，他是围绕他们转，他干了什么，他不通知一周内的情报，而努力亲自在皇村报告，表示自己是大臣当中消息最灵通的一个。曾推荐舒瓦耶夫替换别利亚耶夫，希望和他搞好关系，于是，今天别利亚耶夫第一个来的，失明的背叛者，催促普罗托波波夫辞职！而普罗托波波夫在皇村是提供了美好的出路：施蒂默尔“患病”，为的是缓和杜马的冲突，而今天呢，却是逼迫他本人“患病”了。

我们这里不敌视谁呢？为什么如此残暴，如此激烈地敌视拉斯普京呢？因为腐化？是不是有许多人控制住自己不去腐化，而公开地逍遥自在呢？而揭发者本人就圣明得多吗？自古以来难道贵族老爷们就不纵酒作乐吗？例如，如果一个普通的农夫并没有发疯，上流的太太们能使他跪倒在石榴裙下吗？一共也没有几个这种人，有些夸张了。反过来令人感到惊诧的是，拉斯普京是如何保护自己天赋的智慧并且提供了多少冷静的忠告，而杜马还没成熟到能接受的时候。而当普罗托波波夫劝说他珍重沙皇的声望的时候，他倒是更仔细听了。在十一月他并没有从特列波夫手里接受 20 万卢布的贿赂，为的是把普罗托波波夫解职，说：“我不需要您的钱。”他不知道为什么人无数次请求最惠待遇吗？只是事业把他禁锢起来了，他本人又不需要这个，他们都捞到了比他本人多得多的好处。

在几座近处的房盖后面显露出了玛丽娅宫的大楼，从没有灯光的办公室里往外看就更清楚了。整个最上边的那层都浸在电灯光芒之中，这回倒霉了，光亮招引了人群，毁了。

普罗托波波夫安静下来了。

你们都不喜欢普罗托波波夫吗？你们觉得普罗托波波夫不是好人吗？

喂，随你们的便吧。

他们在那里开的什么会？决定什么？能解决什么？他们想用普罗托波波夫的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吗？……

难道他的整个内阁只是一个短暂的幻影？……不，心灵拒绝接受残酷的进攻！不，还没完全被粉碎！这仅仅是短时间的考验罢了！明天、后天，常胜的皇家部队将开进首都，庶民百姓就惊慌绝望地四散逃跑，杜马领袖们急忙跪下，一小伙胆怯的大臣将为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来请求原谅。只有皇后和皇上赦免他才行！饶恕这种小人物是迫不得已的退让，这次辞职是被迫的、痛苦的，根据战术的意图，无论如何不能背叛皇家的意志！

而皇上常常是这样乐意爱戴大家，他为大家找到可饶恕的理由，难道他已放弃自己所宠爱的人了吗？同他进行了多么美好且开诚布公的谈话（在各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都是一致的）！多么需要常常知道这个意味着（而普罗托波波夫是知道的）从来都不是太过分坚持不懈的人，历来不传达令人不快的事情，内务部大臣经常是负担过重的（在近卫军的圈子里怎样谩骂皇上，写在信里呢，皇上不容许暗中检查邮件）。

玛丽娅宫这时已熄灯，整个宫中的灯都熄了，一扇窗户也不亮了，所以这间办公室里也变得比较暗了。现在右边天空，从涅瓦大街清晰可见燃烧着的大火。

那儿是什么在燃烧呢？可能是在小喷泉那儿的家着火了……

唉，这有什么呢，在这里很好嘛。确实，长沙发上的长扶手在脑袋下枕着是不那么舒服，可是既柔软、又自由自在而且僻静，墙上挂钟令人安心地发出嘀嗒声。不能脱衣服，只能盖上自己的皮大衣。唉，这都算不了什么，这都可以经受得住的。

最重要的是彼尔连所预言的十四、十五、十六和二十四日这些致命的日子已经顺利地过去了，现在他是安然无恙的。

他又将回到内务部的高层位置。（也许还是总理大臣？……）

他们又将聚集在亲切的皇村环境里，于是，又亲密地谈论着一切。哦，这种赏识还将回到他这里！

第一百五十二章

无论是安东叔叔，还是从前牺牲了的革命者之中某个没有过机遇的人，这种命运都不能在幻想中出现。夜间，阵阵惊惶不安，彼得格勒已经成了无政府状态。车辆疾驰在各条大街上，好像是在一个童话般的机器里，沿着街面以鸟飞的速度前进，卡车的两侧挡泥板上伏着射击手，用步枪向前瞄准着。驾驶室后边还有几十名士兵，飞奔去占领政府的堡垒——在距离参议院广场 300 俄丈的地方！萨沙已经到了这种程度，周围早已充满了幸福感，他的生命已经升腾达到这种高高的顶峰，从来没有过的这种荣耀，现在他能无怨无悔地舍弃了它。

瞧，内战又开始了！他首先是珍爱生命，只是为了需要的时候。

有经验的索斯诺夫斯基坐在装甲车上走在前边，是他选择了行军路线。装甲车风驰电掣般从夏园旁边跑过去，萨沙的心还因这种象征意义而猛烈跳动：安东·列纳尔托维奇就是在这里向杜巴索夫射击，也是在这里被捕的，就在这里响起了俄国革命的最初的枪声——卡拉科佐夫式的；正是从这里亚历山大·列纳尔托维奇^①飞奔向沙皇专制制度进行决定性的最后一次进攻！

他感到眼睛里涌上泪水来。这是永垂不朽的！即使他现在牺牲了，这个功勋要被载入史册的，将被回忆的：亚历山大·列纳尔托维奇攻占了最后一个沙皇政府的堡垒！

^① 即萨沙。——译者注

索斯诺夫斯基就这样带领汽车沿着曲线形的沿岸街向莫伊卡走去，也就这么越过了涅瓦大街和戈罗霍夫街，毫不停留。突然，发现前边有个什么物件，装甲车急剧地停下了，萨沙的司机没有能立即刹住，险些撞坏了装甲车的后部。

索斯诺夫斯基伸出一只胳膊来向后边画着圆形手势。积雪堆把有莫伊卡的沿岸街挤得很狭窄，已经不是能容得下并列行驶的两辆汽车的宽阔街道了。萨沙的司机一边粗野地骂街，一边开始发动装甲车到戈罗霍夫街去，一直开到戈罗霍夫正街上。装甲车带着可怕的后部紧挨着它们跟在后边过来了。

萨沙想爬出去向索斯诺夫斯基打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被两翼上伏着的士兵们给妨碍了，加上装甲车既不停下也不解释，反而拐弯了，猛然一冲沿着哥罗霍娃亚街，然后顺着海军街向左拐去。

在海军街区中心萨沙的汽车追上了装甲车。现在装甲车运行得小心翼翼，关闭着车前的两盏灯。萨沙的车灯也关闭了。但是，在海军街上有好多街灯，他们俩都停下了，从宫里看他们很显眼，也正像他们看宫殿清清楚楚一样，整个楼两层的许多扇窗户灯火通明，仅有一扇没有灯光。大臣们现在都坐在那里吗？是不是立即可以把他们都抓起来呢？

在宫殿的后边远方，玛丽娅剧院那边，天空被火光映照着，说明大火烧得正旺。

大宫殿的前面，放着两门大炮。真糟糕！……确实，现在是炮身冲着伊萨基扬大教堂。

面对着它们，装甲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时机枪打了一梭子。一开始萨沙以为是装甲车开始了射击，可是，不对，又重复一梭子的时候才清楚了，是往这里打来的，子弹打在附近某处发出的砰砰声。（萨沙一点儿也不害怕！他突然发现身上有股军人的沉着劲儿，也是自己惊叹过的冷静，真正的军官都有的那种精神：在战斗时刻只考虑战斗！）

萨沙等待着索斯诺夫斯基的决定。决定有了，全然是始料不及的：装

甲车烧坏了前边的两盏灯，机枪开火了，就这样带着亮光和射击，完成了广场边上向右后方的急转弯，从“阿斯托里亚”旁边过去，奔果戈理街走去。

就这样消失了。

萨沙制止住司机不让他继续操作。他什么也不明白。他不明白索斯诺夫斯基是向谁开枪。也不理解他是往哪里去，已经完全离开宫殿了。他们事先什么也没有琢磨透。萨沙现在等待改变路线结束，他提议，索斯诺夫斯基绕过尼古拉一世的纪念碑，从两门大炮的一侧出去并对着皇宫那边驶去，以钳形攻势包围占领它。

不过，索斯诺夫斯基没有上车走。没离开，也没有露面。

真是莫名其妙。

更弄不懂到底是谁开始向他们开的火。再也没有射击。萨沙探出身子来，转过身去，询问在车厢里的自己人，有人负伤没有。打听到谁也没受伤。

宫里灯火通明，并没因枪声而熄灯。在正门入口前边，清清楚楚地竖起两门大炮，可是没有炮手，这是怎么回事？萨沙思忖着。根本没有炮手！这样它们既不能射击，也不能转动。

在一些主要的门旁，站着两名岗哨以及另外一个人和他们并肩站在那里。就是这些！

广场，萨沙看见它多少次了，从宫殿到纪念碑，再远些在纪念碑后的小花园，在海军街的那一面，广场既不空旷，也没被挤满：广场上不是徒步者的寻常活动，而是令人费解的情况，时间已将近半夜了，但是，一群群人，不是在路灯下，而是离得远一些，聚集在各条街道的出口处、墙旁、大门下，在正门那里，好像是在观察，想仔细弄清楚，或者期待着什么，尽管天很冷。大家都在一起，人很多。

他们是不是准备进攻呢？进攻皇宫？还是在等待什么呢？

萨沙拟订了无可怀疑的计划：他的卡车要直接奔向宫殿！直接向主要入口开去！这要不了一分钟。冒着直接扫射的危险，如果突然驱车去，不立即开火，恐怕来不及跑到大炮那里。也可以在行驶中不瞄准就开火。到这时街口那些一堆堆人群就要蜂拥而来，进行支援。没有什么比他现在这

么站着更危险的了。当然，没有了装甲车，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少了，但是……往入口那里去，要经过 150 俄丈，也可能他们不是都能到那里，他自己也到不了，但是，这却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而直接开到跟前去仿佛是有一种和平的意图，这更危险，不会让车开到紧跟前去，会打出许多枪眼的。

然而，萨沙还没来得及向后再探出身子，并向自己的士兵们解释任务，在整个宫里同时熄灭了灯光！全宫都立即熄灯了！整个宫殿立即从热热闹闹灯火辉煌中变成了一片黑暗的并且隐蔽起来的了。

为什么？在自己即将进攻之前，还跳一下？不过，在宫殿内是不能蹦跳的，而卫戍部队要进攻是非常没有意义的。那么，是为了防御？以便看得更清楚才射得更准？这样的话，那就尽快向他扑过去！也可能是由于惊恐，某人的神经支撑不住了？或者想要在黑暗中从各个后门跑开？唉，没有力量包围后面的各个出口了！

空气是寒冷的，还有满天的星斗。

萨沙向后探出身子，但是，这个时候有什么好解释的！不需要什么鼓励，大家都是志愿者。他就只喊了一声：“一边走一边射击，往各扇窗户上打，各就各位！”让司机开车，“出发！不开灯。”

汽车不曾关上马达，立即就出发了，径直穿过广场。尽力减弱了灯光，不过还可借着广场上的路灯灯光，司机可辨别出来，得绕过能陷进车轮的雪堆。

在他们的头上震耳欲聋地响着自己人的步枪声和爆发出的射击声。

他们很快地就奔到了主要入口那里。现在下决心了：在那里他们能来得及迅速跑到两门大炮那里吗？

萨沙用侧面余光一下子发现了，有几堆人也跑向宫殿去了，横穿过来跟他们联合起来。原来是这样啊！一堆人里头上出现了一个火炬。（思忖了一下：干得多漂亮啊！）

萨沙想立即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并向前飞奔超越过汽车才好，不至于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

但是，汽车也干得不错，黑暗的玛丽娅宫在火光的背景上向他们迅速

地移动！向他们射不射击呢？从自己人这里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个了。然而，已经只剩几步就到大炮口了，从炮口是不会爆出摧毁性的炮火的！

已经经过大炮的旁边了，直奔正面入口的台阶和拱门去。萨沙下达命令：“开灯！”

一下子照亮了拱门深处走来走去的卫队，仅仅几个人，其中谁也没有要掩护射击的迹象，双手向上举着步枪。

萨沙希望上边那些自己人支持那些瞄准的人，但是，不能向自己人开枪，他推了一下射手，从上升翼上跳下来，手里举着手枪，沿台阶跑上去。

现在只有依靠他们停下的那辆汽车上的灯光了。卫队仍像从前一样双手拿着武器去交出，其中没有军官。

“开门！”萨沙冲着他们激动地高声喊着，可能是怕他们不听话。

一个士官生伸手把门大敞开了，在他们面前撑着又高又宽、沉重的入口大门扇。那里边远处一片黑沉沉，像个陷阱。只是头几步还有汽车前灯亮光照一照。

萨沙的士兵们都从车厢里跳下来。他们几个没有武器的已经不等他的命令了。不过再往里边远一点儿的地方就令人担心了。

萨沙毫不动摇地决定第一个进去，考虑下命令，如何从外往里留下自己的岗哨。然而，那几群文职人员开始跑近前来，都是年轻男人，说是工人又不像，没有时间仔细打量他们。萨沙领着举火把的第一个人往里边走去。

其他人，士兵们和非士兵们轮流地跟着他们蜂拥而来。

在有红色大理石柱的前厅里，他站住了。手拿浸过树脂的火把！正面大理石楼梯先是向左边然后分成两部分向上延伸。大概所有的办公室和政府部门都在上边。不过，在一层有过道，从楼梯旁边过去。

任何一座陌生的大楼，假如就这样冲进去，就如同掉进陷阱，眼睛看着楼梯、过道、走廊，每个方向都觉得好像是最主要的地方！一开始往哪儿跑呢？在哪儿去寻找呢？抓谁呢？大臣们都在哪里？他们大概还没有走掉，他们是躲藏在某个地方了！怎么样能成功地抓获呢？还是拿走他们桌

子上的文件更重要一些？是的，拿走文件更重要！可他们的桌子都在哪里？

“看门人在哪儿？”萨沙听到了自己那恶狠狠的高声喊叫。

在火把的光亮照耀下，他面前立即出现了一个粗壮的过了中年的看门人，身穿宫廷内侍制服，从后边的大镜子里可看到他的后背。

“宫廷卫队长在哪儿？哪儿去了？”萨沙高声喊着一连串的话，“主管人在哪儿？是谁断的电？我枪毙了他！立即给我开灯！”

他也不听辩白和解释：“你们两个，上上刺刀，趁着电灯还没接上押着他去逮捕卫队长。告诉他，否则我要枪毙他！”

两个人带着看门人在黑暗中到某个地方去了。

不，萨沙自己站在黑暗中，借着汽车上的灯光，而火把的光亮已经离开他，沿着红地毯向上照着道路，跟它走的是一支活跃的临时凑起来的志愿者队伍。

“走！”萨沙下了命令，也往上边走去，跟着火把，有的人跟他走，而有的人不去。这时他考虑那些一起来的士兵们，他不知道是哪个营的，不知道姓名，也不认识面貌，他是在塔夫里达宫前边小花园里摸着黑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他把他们给丢了。现在，对于每个来的人他只能认为，这是来自他的队伍的，或者是来自皇宫警卫队，或者是来自旁不相干的地方。

身旁原来是个身材不高，挺招人喜欢的面庞微黑的大学生，有一双稍厚的嘴唇。萨沙斟酌，现在这个才是他最需要的人。

“咱们走啊，去看看，搜查一些主要文件！”萨沙命令他，那个人表现得极为兴高采烈。“站下，火把！”他喊住前边的人。

但是，楼梯下边又出现了第二个火把，也摇晃着到这里来了。

萨沙考虑，对司机什么命令也没有下，就把他们这些人留在这里，他是完全能逃走的。

不过这已无关紧要了。不用加以任何催促，那些不知名的志愿者们顺着楼梯往里跑，高兴地大声喊叫着。如果他们服从命令的话，现在就可以包围宫殿，抓获各个大臣。然而，他们不服从命令，不注意萨沙和他的号

令，而且还赶在他的前面并四散跑到某处去了。他们去哪里了？这是些什么人？一切都不了解，因为再往前楼梯分成两个方向了。

这里灯光明亮，整个大楼里又立即亮了，照耀着白色的楼梯，再往上是玫瑰色调的大厅。

萨沙看见了他的那些广场上的志愿人员，他们带着一些老式的椅子，腋下夹着桌布回来了。还有个人站在高高的窗台上用力往下扯那贵重的窗帘。

布料被撕得喀喀直响，沉重的窗帘杆架耷拉下来，险些砸到这个强盗。整个玛丽娅宫到处都响着嗡嗡的声音。

但是，还要跟这件事作斗争，可萨沙身边没有任何人。他环顾了周围，除了这个大学生之外，没有任何人。

两个士兵走来了。

“你们是我的士兵吧？”萨沙问道，“那么就站在这里站岗。如果敌人出现就开枪，有事要事先通知我。我们继续往前走。”

接下来他看见是两层建有白金圆柱的大厅。人们都拥到那里去了。

第一百五十三章

(彼得格勒的夜晚)

第一后备团在小奥赫塔守了一整天：人群冲进营房，要从枪架上拿步枪，军官不在，士兵们自己把他们从住处带领出来，但武器没交出来。

在一个练马场，骑兵们都骑在马上，似乎要往哪里去。一伙人冲进了练马场，抓住马的辔头，抓住骑士们的腿，最后他们都痛哭流涕地结为兄弟。

军官们是自救而免于私刑的。

在瓦西里耶夫岛上的禁卫军芬兰营里带来了一连人进入大教练厅，连长讲话说：“市里叛乱开始了，黑暗势力在俄罗斯人民之中散布敌对情绪。你们的义务是实现誓言。如果谁没有做好对上帝和皇上祈祷实属严重的罪行，将遭到无情的惩治。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来改善你们的饮食，现在你们一天会领到半俄磅白面包。”

士兵们彼此间放肆地嘟嘟囔囔地说：“我们都爱白面包，可是不能为了白面包出卖自己。”

逮捕谢格洛维托夫的 19 岁大学生谢苗说：“大家来了，可他没在家。”开始审问看门人的妻子：“他在哪儿？”她出卖了他：“在他女婿那儿，

哈里托年科。”“哈里托年科在什么地方？”她又讲了。他们都去那儿找他。他发着脾气，因为不给皮大衣，也不让戴帽子，就被带走了。“可你们把我带到哪里去？”“去国家杜马。”他同意了。大家坐上了四轮马车。

一天又快过去了，傍晚时，一小伙武装人员，带头的常常是大学生，奔去搜查大臣议会所有委员的住宅，除了自由派的波克罗夫斯基、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谁都没在家里。也没有碰上戈利岑公爵。从他桌子上拿走了办公包并送到国家杜马。

在彼得格勒方面的御前掷弹兵下了白天的班回到营房来用餐，这时天已黑下来，他们冲着兵营周围突然一片喊声：“出来吧！向着自由！”都跑出来到院子里，那里已不是第一次了，着便衣的人带着红旗，现在有100来人：“你们受残酷的剥削者的压迫够多了！跟我们联合起来吧！”

一部分掷弹兵同他们走了，打破了兵器库的门，人群都武装了自己。而其他那些掷弹兵下不了决心就哪儿也不去了。在军官俱乐部里已经一个军官也不剩了。

谢苗诺夫团人员在他们的地处郊区的被锁着门的营房里已经坐了整整一天了，黄昏时，起义的人群远远走来。这时候，他们都突然奔出来拥向人群。周围被骂声、呼喊、歌声充斥着。他们带着乐队就去了警察所。砸了警察所，打死了警察所长，纵火烧了警察所。

从人群里望去，捆在一个大纸口袋里的是警察所长的尸体，被丢在大火里。

天黑了，全城机关、商店、饭馆、小店铺、市场都关闭了，一切大小企业的活动都停止了。没有任何电影院和戏院。所有人或者都在家里躲藏着，或者是在大街上游荡。在人群里传来欢快的呼喊声，到处都有向空中射击的声音。还有汽车，各种类型的汽车出现在街上。

这样一来，许多武器都在着便衣人和青年人手里，在旗帜广场上，士

兵们开始从持枪者手里夺回自己的武器。

而恰恰相反的是几辆载重车，往人群里发放剩余的武器。

汽车和人群从各条大街挤走了所有马匹、马车、雪橇，这些几乎都没有了。因此，那些轻便汽车恐吓着人们，在车前边左右两翼上卧着的闷闷不乐的士兵们，用步枪向前瞄准。偶尔也从载重车上向四面八方，向人行道上瞄准。越来越可怕了，不能理解他们是拥护谁的？是谁这么命令他们的……

那些不归顺革命的人们都陷入惊异和恐惧之中。

士兵们拦阻凡是没有武装人员征用的汽车，撵下乘车人，他们自己坐上去，开走了。

还应到哪里去弄汽车呢？搜索各个院落，砸开汽车房，说不定什么地方会停车的。找到了的话，就找司机开车！

于是他们就到各个院落去搜索。

在里沃夫卡上的圣·加利工厂附近曾有过猛烈的密集的对射交锋。在机枪旁找到被打死的尼古拉军校的士官生。

在那所学校里人群把军需库砸开，好些人换上了士官生的服装，现在该分辨清楚了。

他们在接近傍晚时狠狠地对军官们下了手，很残酷，从他们身上扯下来肩章。在涅瓦大街上有一个拄着拐杖、一条腿的军官拒绝摘掉，于是他们就用刺刀把他刺死了。

人们寻找、痛打甚至打死最多的莫过于警察了。整个环境处于混乱和不会射击的情况下，当子弹突如其来地从墙上弹过来……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这是警察们坐在阁楼里掩护射击。然而，什么地方也找不到他们，更何况冲他们大喊大叫呢。

这是在普希金街上，他们在人群中心打着个什么东西，人们停下了，弯腰看了看就跑散了。原来在雪堆上，留下一个被打死的警察。

人们总是往某个方向跑去，有带步枪的大学生们、水兵们、妇女们。在各条大街上总是打枪，谁打谁不得而知。在枪击下，徒步的人就紧贴着楼房走。

黄昏时人群渐渐稀少了。许多人都坐在家小心地熄了灯火或者遮住窗户，点上最小的灯泡。

没了人群的几条大街上，汽车还是迅速地疯狂地飞奔着，喇叭声、枪声、呼喊声不断。好像是军队通过。

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首都 250 万人口之中的每一个居民都自行安排自己的一切，不领导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的保护。释放出来的刑事犯和城市平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刑事犯们仍记着调解法庭的牢房，在那里审判他们，抢劫他们。在第二圣诞节街上烧毁了调解法庭的全部卷宗和文件，还能顺便取取暖。

他们非常愤恨，毫不留情地捣毁警察所长们的住宅，周围邻居们都知道。从三层楼上这样的一家住宅里，把日用品、家具，都扔到路面上，把钢琴都给扔出来了，后来都放进火堆里烧掉。

有一个人（后来人们知道了，是从监狱释放出来敌人通讯社的卡尔·吉布松）叫人群去摧毁“暗探局”并带领这伙人去捣毁位于旗帜大街的彼得格勒军管区的反间谍机关。把反间谍机关的工作人员带到塔夫里达宫，像“暗探人员”一样拘禁起来。

位于梅特宁堤岸街上的暗探局被摧毁了，火烧得很旺，他们在马路的路面上点燃了“案件”的卷宗夹子。行路人们用皮靴尖把它们踢进火堆。另一些人抽出来卷宗，还翻着看。还有第三伙人把卷宗一捆捆带走了。过

路的一个军官对他们说：“您把这种脏东西拿在手里不觉得厌恶吗？扔了吧，让它不留痕迹！”

一整夜彼得格勒逮捕并痛打了警察。夜间，根本带不出去，就在大街上打，扔进侧路渠的冰窟窿里淹死。几车征讨队员整装出发去逮捕警察。

从警察管制下解放出来的群众的思想很快就成熟了：为什么不捣毁私有的楼房？在各个住宅里，尽管没有找到军官，还有许多人也可以抓来。于是开始到各个住宅去：“你们家的军官怎么不在？请允许检查。”他们命令各家把大门和正面入口都开着，方便搜查。

在旗帜大街上，管院子人没有立即给过路的暴动者们打开大门，就因为这个，他们把他打死了。

一天的时间，除了区法院外都烧了：有省宪兵署、监狱管理总署、立陶宛监狱、暗探局、亚历山德罗·涅瓦警察分局及许多，几乎所有的警察所。也烧了利温小桥旁的警察档案局的大楼。

最大的火场是在斯塔罗·涅瓦大街上。天已经黑下来了，凭着火光下，好像看见人们从楼的高层上往下跳。一大群人都站在那里看。原来是人们往下扔一些穿着衣服的小草人，然后警察局陈列馆烧起来了。

据说亚历山德罗·涅瓦分局局长被抓住，插在刺刀上扔在大火里。

芬兰营坚持了一天一夜。傍晚在矿业学院和波罗的海工厂之间，从营地那里布置了几道步哨，那里有几条羊肠小路能过涅瓦河，人群摧毁海军大楼之后，交通停顿了，他们不放任何人通往两边。涅瓦河畔几点大火，射击的沉闷声、嘈杂声混成一片。欢腾人群的狂喊声、发动机轰鸣声越来越近了，但是，经过尼古拉耶夫桥的时候，芬兰营人员不放他们过去。

在工程师城堡里将近深夜，士官生们没有等待进攻，都和衣而卧，把

步枪放在床旁边。学校的校长决定不反抗。为了不发生意外，军官们在夜里把熟睡人的步枪都收集到一起了，而不唤醒他们。

晚上已经很晚了，在邮政总局大街上，克克斯戈利姆团的营房里，大门大敞开着，又大又暗的院落，窗户都灯火通明。这里是一片呼喊的海洋，偶尔有射击声。

吓得惊慌失措的几个过路人，躲躲闪闪地跑着，紧贴着楼房墙走向结了冰的人行道上，躺了下去。

已经很晚了，革命人群也冲刷到伊兹马伊洛夫团的兵营了，这股大浪是从东边方向流淌过来的，就在那最近几分钟，向北边经过小喷泉往中心去了。大约有伊兹马伊洛夫团的两个连左右的兵力去增援政府军。还来得及出去了。分成的那些和另一些人，连成一大片，进入夜间的又宽又暗的特罗伊茨科-伊兹马伊洛夫的大教堂。

安然无恙的目击者们后来说出让人深信不疑的话，处在周围一片黑暗之中的圆屋顶上的十字架无法解释地显出了亮光。谁发现了，就摘下帽子，画着十字。

过去往往是这样：管院子人在天已很晚的时候还站在大门旁，身穿皮袄，夜行人走在空落落的马路上的脚步声很远还能听到，这里一派安全景象。

可是，今天赶走了管院子人，所有的窗户都黑洞洞的，看起来是可怕的。

这里有两个人坐在大门口，足有一个小时斜着街往三层楼上边的阁楼上打枪，他们说，那里有警察的机枪。（虽然一次也没有还击。）往一扇窗户里狠打了一下，只有玻璃的破碎声。

夜里抢光玛丽娅宫之后，许许多多的人又乐此不疲地奔向近邻的军官旅馆“阿斯托里亚”：窗户灯火通明，六层楼，清一色的军官们，他们到

哪儿找猎物去啊！

但是，他们又推三阻四了。强攻硬是没有集结起来。

彼得格勒士兵哗变的消息傍晚前就已传到了奥拉宁包姆。那里驻扎有两个预备机枪团，是为全俄军队唯一的机枪培训而设立的部队。其中有因有革命精神而加入队伍的彼得格勒工人们。现在，士兵们焦急起来，聚集在兵营里，各有一挺机枪、步枪、子弹袋和子弹。在喧哗嘈杂声中自发地决定：去支援彼得格勒各团！军官们试着阻止，但毫无用处，于是把他们的武器没收了。

机枪手们占据了一座铁路火车站，下命令给预备火车，但是，又犹豫不决去乘坐，害怕发生蓄意破坏的事件。已经是后半夜了，大批队伍沿着公路奔向彼得格勒。在路上还联合了一些小型部队，抢劫了几座仓库，拿了武器和军需食品。经过了旧的和新的彼得戈夫、斯特列利纳。队伍拉开有好几俄里，是由一些士官生带领队伍。

形势就像膨胀好久了的发面桶。

越过桶边就要漫出来的，是阻止不了的。

第一百五十四章

庞大的海军部大厦的建筑占地面积足有四个街区的规模，有四个正面，七处正门入口和七扇大门，能容纳 10 到 20 个这一类的队伍，几个团，悄无声息地守在泛着年久发乌的矗立在城市最平稳区域的建筑，不受任何的威胁，如若自卫，甚至不需要外来的队伍。这项模糊的任务，这项不占优势的決定在某些人面前，不仅是哈巴洛夫将军的参谋部不起作用，而且还不由自主地传染给普通士兵了。皇宫广场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并且还张皇失措的后备军经过一整天之后，每个人的心里都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感觉有些不对头。

尽管全城到处都是捣乱分子们的射击声，但是他们没有统一组织起来的军队，没有统一的队形和散兵线。各条街道在晚上已经变得有些空旷了。实际上为哈巴洛夫部队开辟了众多路线，他能向塔夫里达宫进攻或者全然毫无阻挡地从首都撤出去，可以去夺取任何一栋想象中的建筑，释放那些被捕的人。不，哈巴洛夫已经坚决地打消了这样的念头，或者是不能理解它了。他毫不费力就能把自己赶进海军部大厦的那座庄严而庞大的石棺里，但是也没这样做的必要。

在这里的海军总参谋部参谋长的助手（他就住在这栋大楼里，但好像目前正患病）不十分友好地迎接了他们，已经同海军部大臣格里戈罗维奇联系过：海军参谋部不能变成兵营，这要导致日常事务的停顿。

哈巴洛夫将军低下了头，萎靡不振地说：现在他已经全然不知道究竟

该往哪里去了。

不过，赞克维奇将军过问此事了，并且巧妙地安排部队到主要入口处的大厅和第一、二层的各走廊一直到亚历山德罗夫小花园和皇宫广场。把步兵和警察带进各条走廊，把骑兵、骑兵警察和炮兵都带进了各宽阔的大院。

哈巴洛夫的参谋部本身和市长小组都安排在入口大厅里，这里有足够的家具和沙发椅，还有一部电话机。

伊兹马伊洛夫营的训练队继续守住电话局，以保证电话运作畅通无阻。只是谁也不知道，参谋部已从市政府撤走了，已好长时间没有人往新地址打电话了。

来自新闻的第一批消息是暗探局被抢并烧毁了。

然后，从大臣议会来了命令，给玛丽娅宫派来了强劲的警卫队。

但是，派谁？不能不重视。赞克维奇回答，部队人数少，无法延伸到玛丽娅广场。大臣先生们不希望亲自到海军部大厦来吗？

这时增援部队来到了，还有伊兹马伊洛夫营约两个连，这是星期六召来的从诺夫戈罗德城下来的几个近卫军骑兵连。现在把他们打发到哪里去呢？这里是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主要是对骑兵来说，因为这里无处饮水，也不知道用什么提供给养。于是把他们打发到骑兵近卫军练马场去了。

这时警察局的骑兵司务长来报告，马匹饿得发抖，需要喂草料。

而饲料储备都留在了市政府那里！真糟糕！

派了自愿的宪兵，经过亚历山德罗夫小花园悄悄地去那里取运饲料。市政府里很平静，一个人也没有。从那里带来了燕麦和粮食，从戈罗霍夫大街上还没关门的小食杂店里给自己搞到一些香肠。

他们决定将编入警察局的上百个民兵解散，因为从那里出来了不少闲话！让他们摘下来肩上的绦带，解散军队。

零下10度的天气还是寒冷的，士兵穿戴单薄，从二楼窗户往外监视来代替外边的警卫队。大门的铁栅栏用大木板和木柴挡上，每扇大门的后面设1门炮。

随处可见抱着步枪的士兵睡在走廊里和梯蹬上，都极不舒服地蜷缩着。而军官们则歪在椅子上。

因为这严寒的天气，院子里的马匹和照顾马匹的人们都蜷缩着，岗哨也如此。

到底还是给哈巴洛夫的参谋部找到一间带门的房间，在小卖店里还有不多可吃的东西。

哈巴洛夫自己那些分队的力量似乎是消耗尽了。他究竟有什么计划或者见解呢？他是这样理解的，只要再坚持一昼夜，就会从前线调来一大批援兵。现在城里可能有4万起义者吧？也可能是6万？他无力对抗这股势力。

全城到处都能听到射击声，偶尔有机枪声。但是，声音都在远处。

他们就这样坐在空无一人的城市中心，那座高耸的庞大而空旷的海军部大厦里。夜里就这样坐着，然后就是白天了。

市政府的警察分局局长还在半夜前电话报告，他们那里一切都正常。

他们也可能在那里走不出去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在空空荡荡的海军部大厦的走廊里？是不是一场梦？

在11点钟左右，突然，大公吉里尔在海军部大厦楼里一闪而过。任何指示也都没下达，对什么事都没有斥责，围绕着各个地方走一走，看看这儿，瞧瞧那儿。说是寻找他自己陆战队的两个连，其实似乎自从白天把他们派出去到皇宫广场的那时起他们就消失了。

完全有可能，他们投奔到暴乱分子们那里去了……

大公乘车走了。气喘吁吁的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徒步来了，这么冷的天没穿军大衣。虚弱矮小的身材，脚步伴着入口大厅的砖沙铺就的地板发出的敲击声走过。他听了报告。

有关军事行动问题却只字不提，没有夸奖，也没有责备。只解释他在莫伊卡旁边的住宅已经没有安全保障了，是在射击声中撤出来的。而玛丽娅宫已经被暴乱者占据，而且暴乱者们凭借着政府的公文在那里颐指气使。

他单独走开去打电话了。

之后的布置，大家趁着还没有军事行动，要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向居民。他利用那种优势，在海军部大厦里的一座常设的印刷厂，趁着值班的印刷工人都在，立即印完并全城张贴军管区司令的新布告。第一，遵照最高命令，彼得格勒市从今天，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宣布处于戒严状态。第二，今后，居民每晚9时之后禁止外出。第三，因为内务部大臣、四等文官普罗托波波夫患病，由主管大臣的同事来就任他的职务。（别利亚耶夫忘记那里决定委任谁了。）

在海军部大厦的保卫者、皱着眉头的将军们那里，关于普罗托波波夫其人，只能流露出那种见解，即：这个恶棍狡猾地生病了，在最后的时刻溜走了。

很显然，别利亚耶夫对“最高命令”有支配权。可以宣布戒严状态，但是，这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没有补充什么明确的意义。这时别利亚耶夫已经拟了草稿，印刷厂原来已经准备好，哈巴洛夫布置印刷1000份。不过关于夜里9点之后不准外出这一点，这难道不是可耻的荒唐事吗！哈巴洛夫也拒绝了。究竟眼睛看见的是什麼，脑袋里想的是什麼，怎么可以拟出来这样的东西呢？不能如此嘲弄自己。

布告很快就会被印好。这时猛然想起来，接下去还干什么呢？第一，没有能张贴这些布告的城市。市长提出不同意见，不得不动用军队值勤人员来保护张贴布告的人。还有，简单点儿说，必须有糨糊和刷子！可是这里没有，夜深人静，从哪儿能搞到这些东西呢？

没有糨糊无论如何是张贴不了的。

哈巴洛夫布置的是：让警察们带上一些布告挂在亚历山德罗夫小花园的围墙上。而其余那些就撒在皇宫广场上和涅瓦大街街头。还可以挂在冬宫围墙的栅栏上。

布告就这么分发完了。

第一百五十五章

在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军官俱乐部里，台球室后边的房间有几幅古老的肖像和版画，几把红木安乐椅，蒙着灰色花缎的垫脚板。晚饭后，这里坐了 20 多个军官，他们失掉了信心，也很伤感，还试图把已经过去了的不走运的一天理出个头绪来。这里还有那些怕回到已经造反的兵营里去的人，所以是很危险的。从台球室里传来了一成不变的那些坚硬的台球杆发出的击球声，那里的人们感觉不到外部生活的震撼。

这一天的开始是多么意义重大并且充满希望啊！可是，这一天又多么微不足道啊！匆匆就结束了，这是多么不协调啊！这件事怎么会发生呢？错在哪里呢？他们分析了。

“是不是那时不该把一切都向士兵们宣布和解释呢？”现在罗森希尔德·巴乌林问道，“也许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我们推迟宣布呢？”

但是，并肩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大尉，十分有把握地反驳说，这个问题会引起分裂和混乱，过早宣布没准儿会把一切都破坏了。

还有队列邻近的几个人，对士官生们暗示地谈过话，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反应。

可是宣布什么呢？主要的困难是宣布什么呢？任务本身是不明确的，军官们白天和现在都不理解。

后来当帕甫洛夫营带着乐队进来的时候，这里一片欢腾，好像使力量增加了好多倍，突然感觉帕甫洛夫的人是反对人民的了？这怎么能容忍、

怎么能理解呢？

这样的话，要知道近卫军陆战队来了，变黑了，好像是来反对国家杜马的？轻骑兵呢？……克克斯戈利姆人呢？

戈利特哥耶尔准尉利用下级人员拥有的一定权利开始判断，现在就赶快宣布，不必非得等待任何增援部队不可，立即去逮捕全部哈巴洛夫部队的头头们。如果斯克里皮岑大尉能毫不拖延地去那里，那么很明显，进攻他们就不会构成困难，甚至就一小伙人，而不是两个连。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会支援这些人，因为他们对解放运动是以不可估量的力量来效劳的：此时此刻，在彼得格勒已经没有与之战斗的对象了。

行动，直接去反对政府军？不是的，他们没有这么考虑。想法也可能是有趣儿的，但是，谁也不记得，戈利特哥耶尔在广场上把它说出来了。

不，这个应该完成得巧妙得多，但是，如何做？白天就丧失了好心情并且忽略了任务的庄严性。这样什么都没有完成，只有冻僵了的身躯、低落的情绪，大家就都散开了，普列奥布拉任的人也想要去吃午饭和晚饭，于是回到营房去了，而现在，这样寒冷的夜里，该往哪儿去呢？为的是什么呢？士兵们可不是那么容易叫得起来的，军官们又看不出来有什么好处。

但是，这个好处几个小时就筛选出来了？散开了？消失了？多么委屈！这种失策的状况是多么侮辱人啊！

军官们吃过了晚饭，但是，大家又都留在俱乐部里，没有散去：很明显，在这样的日子应该待在兵营里。

不过，去各自的营房吗？现在去找士兵们谈话？不，这也是一种不恰当、错误的举动。

极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这样的：士兵们来自人民，这样的话，就其天性来说，是不会反对人民的。当冲突明显地暴露出来的那个关键时刻，他们的举止行为自然就是被同一个含义所固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士兵们在军事方面训练较差，而在智力上就更差，这种预先就产生的心理的负荷，将要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预先就把任务对他们说明了，现在就不必了，只需等待行动的时刻了。

补充的一营兵力不得晚于明天，冲突仍在继续，虽然政府兵力将从外部增援，是否还和这种戏剧性的、十二月党人式的、无与伦比的时刻相一致呢？

突然，脸色苍白的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进入房间来，穿着近卫军海军制服，侍从将官军服肩上的穗带，肩章上带着金线编织的沙皇姓氏花体字母，三枚十字勋章，有的戴在脖子上，有的别在胸前。

正是时候！军官们都站起来了，并且都围拢在他的身边。这就是从什么人那里能打听到，并且同什么人去商量的答案！海军少将，近卫军海军步兵部队的指挥官，当朝显赫的人物，第二代的长子，在动荡的情况下很可能是个皇位继承人！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他考虑的是什么呢？

但是，基里尔既不忙于鼓励，也不使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垂头丧气。他沉着地站着，表现出非常骄傲的神态看着（而如果细瞧就明白了，他是个没有信心的人），听着他们谈话，就像对待下属一样，听听他们的想法。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只留有浓密的上唇短胡髭。

普里克隆斯基大尉和其他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下决心说：“亲王殿下！我们认为跟您的谈话是不忠诚的，因为我们未声明我们是站在国家杜马一边。”

基里尔并没有动，抬了抬眉毛，可也没有愤怒。在寻找说辞。突然把手伸给大尉：“先生们，我感谢你们如此坦诚。我用心理解你们热烈的感情。”他的眼神是冷峻的，可语言则是表现出强烈的感情。“我们请求了，我们祈祷了，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

大家都站着吓得发呆了：接下去！现在大公是不是要宣布他将是他们的领袖，将由他率领！

而他站着总是那么冷漠笔直，甚至在说最后的几句话时也如此：“他们把俄罗斯引导到何等地步了！”

把一只手放在帽遮上，动作利索地转过身去，向门走去。两三个军官匆忙地送他到存衣间。

没有直接允诺联合和帮助，没有明确地说，如何鼓励普列奥布拉任团

的人！如果大公是这样的论断，那么，究竟会达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究竟什么原因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不再直率公开了！加上究竟为什么国家杜马本身竟对他们今天的崇高的革命情绪如此地不了解？！

这时涅利多夫少尉特别激动地参与进来：“先生们！现在正是纠正这件事的时候！杜马的全体成员现在都在原位置上。电话畅通。我舅舅希德洛夫斯基是进步联盟委员会的主席。先生们，只有你们委任我特命全权，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正式代表全营宣布普列奥布拉任人对国家杜马的支持！”他激动了，错过了早晨的一切机会，好像又都重新起来了。“舅舅现在如果在那里，他会听出我的声音，会相信的。”

人声喧哗起来，好像是在胜利的祝酒宴会桌上。大家都很兴奋！

人们对这件事一致赞成。他们成群结队地向电话机走去了。当然，对那些两腿支地的打台球的人们是问不出什么的。餐厅已经空下来了，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上校几个小时都不在。但是，普里克隆斯基、斯克里皮岑两个大尉、营的副官马克舍耶夫都在这里，都表示同意。

电话接线员小姐很快就给接通了：令人惊异的是电话还照常，尽管大街上发生了那么多事件。

在另一端一个人拿着听筒，再传给另一个人，而第三个人才是希德洛夫斯基本人。

“谢廖沙舅舅！舅舅！”涅利多夫高兴地、甚至是过于激动地冲着听筒喊叫着，然而有点儿听不清楚。“你能不能听出来我的声音？你听啊！”郑重其事地说，“我是从普列奥布拉任团军官俱乐部打的电话！我宣布了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军官和士兵决定服从国家杜马指挥！！”

事情本身就这样透露出来了，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而且一个士兵也来插话了，若没有这个就不响亮了。

他们彼此信服，跟士兵在一起，问题就能解决。

第一百五十六章

究竟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怎么办！

别利亚耶夫通报了米哈伊尔完全放弃了皇位这条消息之后，罗江科好像是被夹在两堵山岩之中了。

而周围的人，有的紧逼，有的劝告，有的督促：都在夺首都的实权。

米柳科夫有他自己的腻烦情绪，像个臭虫，趁着还没有告发到自己这里，为此专心致志地坐着，罗江科常常是怕过长时间跟他谈话，怕节奏式地退让。

但是，心地善良的希德洛夫斯基听从了。科诺瓦洛夫是个优柔寡断的人。还有既莽撞又狂热的舒利金。尤其是卡拉乌洛夫是个疯狂的哥萨克，一旦有时间就往前抢。再加上涅克拉索夫，他同主席一道今天转了一圈，无声无息地随着去了那里。（他喜欢长时间地沉默，很晚的时候才说出来，这样往往是正确的。）米哈伊尔跟沙皇通过电话失败之后（甚至还更好，那些事件还是以自己的勇气进行，从沙皇那里能期待什么呢？）留给我们的是继续国家杜马的委托——承担起维持秩序的任务。

这几乎是全体委员会。而奇赫伊泽和克伦斯基考虑什么呢？这一点全然不知，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来这里，他们跟另一个人在宫殿的另一侧翼商量过。

一切论据好像是都正确。是的，即使不完全混乱的话，政府也陷于瘫痪状态了。从皇上那里任何命令都没有发来。国家本来有皇权，可是现在就好像没有似的：它隐没到哪里去了？控制首都的皇权在哪方面都没有起作用，仅仅除了萎靡不振的哈巴洛夫将军之外，而他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也没有发挥自己的才能。

而事实上全城都处于无政府状态。白天似乎有股力量把人民引导到绝望了，那么，现在又变成一个危险的烂摊子。各处的警察局已经被捣毁，任何维持秩序的力量也消失了。传来了情报，无知的人们极为嚣张，在大街上拦截军官，对其进行侮辱、殴打，还随时猛烈攻击和平居民。250万居民不能过没有政权管理的日子，应该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了。为了拯救居民，特别是拯救军官们，已经有必要承担维持秩序的义务。原有各处的岗哨都跑掉了，谁将去保卫银行、国库、酒库？

一切就是这样。不过，杜马要考虑清楚，不能这么快就立即决定。

可是不能再等了！无知的人们要攻击杜马本身，他们会砸毁它的！为了拯救杜马以及祖国，除了制止无政府状态，没有另外的出路。

最后，当前杜马要考虑和准备，由另外一个人夺取政权。你看，人家已经想出来工人代表苏维埃，那么，他也得响应吗？难怪奇赫伊泽没到这里来露面，在他们那里他已经是主席了。

这就是一切。罗江科——地端详了这些人。平和的德米特里科夫；气喘吁吁，已过中年的勒热夫斯基；额头又亮又窄的，阴沉的利沃夫；（从米柳科夫那里就尽力把头扭回来了。）一切就是这样。然而，他的这些谋士，都是委员会的委员，他们一点儿也下不了决心，也都不像罗江科那样负责任。他们是他们的主席，他的决定是一个人做出的，责任也由他一个人来负。

不过这次是果敢高于他的见解和权利。

然而，从大本营他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米哈伊尔也没有任何明确的答复。

而且，无政府状态疯狂地遍及彼得格勒全市。

米哈伊尔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现在一切建议都提给他本人了。

夺取政权问题周围人经说服达成一致了。

罗江科好像是被峭壁紧紧夹住一样。

米柳科夫没有说话，这只坚定的公猫戴着眼镜，噘起来坚硬的上唇胡，要创建政府，是取代一个政府的另一个政府，取代帝制的政府，创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罗江科要是能比较容易地同意大臣议会就好了。但是，并非如此，大家督促他按自己意愿去夺取的政权要大于政府的政权，要宣布不曾有过的委员会政权，就其实质来说，是最高政权吗？

即：与皇上的政权势均力敌的政权！

也就是说，要完成国家的转变吗？无视誓言和宣誓吗？以第一个暴乱者身份出现，反对受过登基涂油仪式的神的君主吗？

但是，罗江科却不是暴乱者！

然而，祖国濒于灭亡，而罗江科要对祖国负责的！

也许是由于站在周围人们的这些喧闹的声音之中，他下不了决心？他要集中精神，要像生活中从来也没考虑过的那样好好地重新考虑。对杜马委员们曾一度开放的个人办公室从此不再开放。

“先生们，既然这样，那么，让我一个人先安静一下，给我一刻钟或半小时，让我与自己的心进行沟通交流。”

大家同意了，有些人不愿意，特别是米柳科夫不想讨论进程中断。大家都出来了，一个跟一个地进入旁边科诺瓦洛夫的办公室。

唉，就像没隔开一样。在那里，也就是在这单扇门之后，他总能看见他们，也能感觉出来，他们是怎样聚会、等待、强制。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有了决定，被通过了。

而他并没有下设的议会，也就是没有什么可依靠的。

要祈祷吗？还是把这件事留着以后再做。

还有什么在干扰他呢？很令人气恼。啊，想起来了，究竟是什么人将夺取政权？用某种无言的阴谋，顽固地倾轧米柳科夫，他们要把杜马主席从大臣们的候选人中排挤出去吗？为什么是利沃夫？从何说起是利沃夫？他有什么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不曾在彼得格勒居住过，而这个时候每一

分钟……

但是，罗江科本人不能对他们说这个问题。而别的什么人也琢磨不透吗？大家都这么尊敬他，谁都不提出来。

不，究竟怎么办呢？怎么办？

他想象了，是皇上的熟人，既是随和的，同时又是豁达的，然而，不好渗透。在一月和二月的几次接见会上，最近几次他们那强硬的、沉重的谈话。罗江科历来不善于遏制自己咆哮的愤怒，而皇上往往比较善于控制自己。不过在上次，他的前额发暗，眼看就要闪电式地爆发了。

一旦他得知，罗江科本人已宣布政权归自己，他将说些什么呢？

可是，为什么他对昨天和今天的电报连一个字都不能回答呢？似乎是罗江科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向他发出怨言似的，而不是来呈报关于俄罗斯正在崩溃的危机。

由于疲惫不堪，他用双手支撑着头，现在他又把双手交织在一起，像把锁头似的悬在头上。

啊，怎么就下不了决心呢！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了。大挂钟的指针显示已经半夜了。

突然（他刚刚来得及把双手从头上放下来）科诺瓦洛夫办公室的门微微启开了，希德洛夫斯基长满胡须的脸伸了进来。说起话来还不那么使人厌烦，像往常一样，他说得慢条斯理，但是，对他来说又非同寻常，极其激动地说：“米哈伊尔·弗拉基米洛维奇！请原谅，在此时此刻，我担心您。不过我又有非常重要的通知。”

“是吗？”罗江科并不感到懊恼，而且还满怀希望地问了一声。对于下决心来说，他是感到不足的。也可能真是这样，一点儿不错？某种微弱的力量是不够添分量的，加到那边或者是加到另一边都不够。

希德洛夫斯基整个人都进来了：“现在，普列奥布拉任团来了电话。承蒙该团军官们的委托，我的外甥涅利多夫（在该团服军役）请求我转告您和这里的全体人员：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全体官兵决定听从国家杜马的指挥！”

罗江科坐在桌后听完了感到出乎意料，然而，这个老近卫重骑兵军官

立即站起身来。这一声听来像是十支军号声在呼唤：亲爱的彼得儿女们，普列奥布拉任团，俄罗斯军队头等的团队！希望支持他！转向国家杜马的旗帜下！（响起这样的军号声，更正的含意没有包容进去：普列奥布拉任团都在前线，而这里只有一个后方预备营。）

罗江科感到自己强有力的胸中涌动起巨大的浪潮。他自己站立着就好像在检阅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将士们，他听到了他们的进行曲！

于是，希德洛夫斯基用在练兵场上的声音，不是在办公室里的声音宣布：“感谢这条消息，谢尔盖·伊里奥多罗维奇！我夺权了！”

又纠正说：“国家杜马夺权了！”

第一百五十七章

佩舍霍诺夫钻进塔夫里达宫之后，每走一步都能遇到熟人，就好像他所有的熟人都有意约定好今天晚上在国家杜马的拱顶之下安排会面似的。

他没有忘记热情的关怀，他问了每个人：是否规定占领暗探局，派没派汽车去？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谁说过派车的事。没有这样的指挥者，向谁提出这事呢？人是很多的，但都是些既没有头脑，也没有才干的人。

在叶卡捷琳娜大厅里士兵们被安顿在各个地方，就像在火车站上三等候车室里一样，躺在地板上，而枪支都绑成叉形支架。

士兵是零零散散的几百名，没看到军官。

既叫人纳闷，又叫人不安。叫人纳闷的是因为在首都有许多军官是进步的，是有正确思想的人，在这样的日子里，处在多事之秋，他们大家都躲藏到哪里去了呢？在街上没有一个军官，而在这里的一些人被紧紧地挤在一起。又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这些没有军官的起义了的士兵群众呢？他们又怎样去进行战斗呢？

在几间较大的厅里，佩舍霍诺夫由于近视，远处的一切都看不清，所以被长时间地推来推去。他要到处看一看塔夫里达宫的奇怪状况和群众。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这里的人比杜马日人最多的时候多了 30 倍。再走走走廊里稠密的人群挤来挤去，再开开几扇门，每个房间里也是人，有坐着的或者是开会，或者谈话，一二十人的样子。

佩舍霍诺夫打量了一个房间，还谁也没看清楚，只听到格罗曼的声音：

“啊，阿列克谢·瓦西里伊奇，正是时候，去吧，现在我们聘用您。”

原来，这是刚刚创建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粮食委员会在开会，为了加速工作，从苏维埃总的会议中分出来的委员会。

可以保存下来并参加进去，但是，佩舍霍诺夫对自己的苏维埃会议很感兴趣，并总是想更多地亲眼见到。而在走廊里他必须到处询问苏维埃的门在哪里。一个来自党内的同志，人民社会党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肘说：“阿列克谢·瓦西里伊奇，快点儿！在苏维埃里没有我们的代表，一切都将组建起来，没有我们参加！”

佩舍霍诺夫让人追上了，带到跟前，参加了苏维埃会议。

那里有六十多人，差不多刚一来就都成熟人了，只有不多几个神态安详的士兵。但是，比佩舍霍诺夫还早就把这里弄清楚了，他刚刚迈过门槛，这里立即高声喊叫他的姓氏。他判断，这里是这样的制度，宣布每一个新来的人，都用一种有趣的方式：这是大家提议候选人入苏维埃写作委员会，并对他提出，他不出席。可是既然已经来了……

写作委员会的情况不是最好，现在他想要让它具备一些力量，这样的话，就好像他并没有自己的党在苏维埃占据个位置。不过在投票表决时他不能立即表示异议，瞧，已经选出来了。

匆忙中立即投入工作，全部写作委员会从共同会议中出来了，佩舍霍诺夫也出来了，没来得及欣赏一下苏维埃和对它的进程进行点评。

除了佩舍霍诺夫之外，闯入委员会的还有索科洛夫、纳哈姆基斯、吉姆梅尔和舍赫捷尔。索科洛夫是个什么都懂的人，神采奕奕地领导着他们去找地方。整个右翼都成了我们的了，全都挤满了。这时索科洛夫领导他们去左翼那一半，是杜马的，在那里他们任意地占领了科诺瓦洛夫的办公室。

在有一部电话机的写字台周围分散坐了一些人，但是，坐立不安又机灵的吉姆梅尔得到准许出去五分钟，他要到离这里不远的国防参谋部去，给这个写作班子搜集新闻。确实，在编写《告人民书》之前，必须打听到战斗的情况，因为这样对他们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吉姆梅尔回来了，带来一大堆新闻。他承认，说这些新闻不是从参谋部成员那里搜来的，而是从临近地方搞来的。新闻内容是极为严峻的，不容乐观。一方面，喀琅施塔得转变到人民一方来了！（不过在喀琅施塔得那里，任何人都不怀疑，知道它的传统。）另一方面，沙皇的大臣们都集中在海军部大厦里，那里有炮兵，许多部队保卫着他们。这样一来，敌对中心力量已到齐了，完好无损，准备好突击。还有一些是关于彼得·保罗要塞的新闻，然而，谁也不知确切情况：不知是要塞向塔夫里达宫投降，还是递来的是最后通牒，要塔夫里达宫投降，否则就开火。

后者是很有可能。一般说来，一个人几年来本身经受过沙皇制度无情的压迫的考验，知道了这种制度的魔力，他能很快就相信，反动势力在聚集回击的力量，突击将是致命的。

最可怕的是：政府军已经来到彼得格勒！已经在尼古拉车站下火车了，不知是 177 步兵团，还是 171 步兵团，他们在旗帜广场进行了一场战斗，反对革命队伍。

舍赫捷尔在听到每一条新闻时都抓抓脑袋，只是重复说：“我们要完蛋了！我们要完蛋了！……”

吉姆梅尔不去打听这些新闻就好了，只能把这种情绪压倒。那里有“革命队伍”在旗帜广场能坚持住！各团出来的代表们和游游逛逛的士兵们也能坚持住，但是，有战斗能力的革命队伍却没有形成。

在这些印象影响下，一种疲惫情绪控制了写作委员会，不如热烈地争论一番，可是争论些什么问题呢？在参与者之中有的人处于广泛的政治领域，其任务是非同寻常的复杂，他们都不愿意说出来，都沉默不语。都在考虑，可不是关于这个《告人民书》的事。甚至连吉姆梅尔的机灵劲儿也消失了，变得神情呆板，连索科洛夫都失掉了之前那种板不住的活跃神态。而纳哈姆基斯本来是挺拔魁梧的身体，可也松松垮垮地坐下了。

也许他们大家不可避免要遭到即将到来的镇压。

“可是，同志们，”比他们大家都年长，50 岁的佩舍霍诺夫打起精神来，奚落他们说，“我们就这样下去到明天早晨也什么都编不出来。来，

我们大家想一想！”

一旦开始对时局给予政治评估的时候，无论如何也谈不通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明天又将有什么要发生，甚至在孟什维克们之中还有四条路线，而这里还有个佩舍霍诺夫。就连事件为什么发生了，他们的意见也都达不成一致：有一些人提出来是以军事失利为借口，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军队和防御不该受到怀疑。那么，是首都粮食的不足吗？这时没有反对的发言，纳哈姆基斯认为，这是对革命的关键时刻不够重视。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说实在的，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他们自己不能给自己解释这一点：为什么？为什么正是在这些日子，谁也没有预料到呢？那为什么在一天就这么迅速加剧呢？

但是，如果写作委员会本身都不理解这一点，那么，人民群众还能明白什么呢？……

终于写了：“旧政权把国家带到了全面崩溃的地步，致使人民忍饥受饿。再也不能这样忍受下去了。”写到这里，好像沿着压平的道路走下去，“群众上街了，给他们的是铅弹却不是面包。但是士兵们不愿去反对人民，起义了。”

这时发生了新的障碍：邻室的门开了，杜马委员们、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从里边出来：有这个办公室的主人本人科诺瓦洛夫，还有米柳科夫、涅克拉索夫及其他人。

他们有新消息，罗江科单独走开了，请求给他思考的时间。

而且不得不给科诺瓦洛夫腾出一张桌子。人们瞟了瞟这些客人，但是，作为革命民主代表不大敢往外赶人家。

写作委员会往一边儿挪了挪，在杜马委员们的高谈阔论中，想继续讨论，吉姆梅尔放在膝盖上起草：“斗争还没有达到胜利。旧政权应该被彻底推翻，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俄罗斯。”

“彻底推翻”，但是他们不知道，审订这份《告人民书》，是在 177 团来自旗帜广场的紧逼和塔夫里达宫在各个方面将显露出来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在小花园里火堆旁边取暖的那些人或者在叶卡捷琳娜厅里摊开四肢

躺着的那些人都不是保卫者。这简直是怪事！哪怕是有一个唯一的连是保卫革命的呢，可是一个也没有。

“……为了民主制的目的顺利地完成任务……在首都由轻重工业工厂经选举出来的代表成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

这时电话来了，要求找希德洛夫斯基听电话，而且必须找他，但是他出去了。有人去叫他。电话机是这样的：在叉簧下用一个手指支撑一下或者放一支铅笔，不然的话，就掉线了。大家教会了希德洛夫斯基用铅笔撑着。

他很活跃，可以理解来自普列奥布拉任团的说法。

真是这样，一点儿不错！希德洛夫斯基不再容光焕发。他在这间屋子里宣布普列奥布拉任团全体官兵支持国家杜马！

嘿，好轻松。

和米柳科夫商量了一阵子他就去敲罗江科的门。

写作委员会活跃地全面考虑普列奥布拉任团之后，又精神振奋地埋头自己的《告人民书》。目的是要形成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基本宗旨和它的主要目的。

希德洛夫斯基不久就回来了，激动地宣布，罗江科同意夺权！

出席的杜马委员们鼓起掌来。

就是这样，革命政权建立了！写作委员会忍不住了，也鼓起掌来。

（而第 177 团也许已经逼近了？）

但是，工人代表苏维埃怎么办呢？它也是革命政权，甚至还是更民主主义的。而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人民力量的组织呢？政治自由的巩固呢？人民公署在俄国的建立？或者它到底怎么称呼？……

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

要不要谈谈立宪会议？

不，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杜马成员们嘈杂地谈着话。虽然在这里观察是有趣的，不过我们的苏维埃还是要进行的，也是有趣的。没有《告人民书》就回去也是不行的。

大家慢慢起来寻找另一房间。这时候，在叶卡捷琳娜厅内仍然有很多人躺着睡觉，在圆屋顶下的大厅里仍然有很多货物被搬来搬去：机枪子弹袋、火棉、装东西的袋子。

找到了一个像仓库样的小房间，在那里有一些旧的出版物，因为在每一个词上就有个停顿，他勉强地念完了《告人民书》。

佩舍霍诺夫往苏维埃会议去，还没等到那里，大家把他截住并拉进财政委员会的会议室去，他在这里也是被增聘的。

那里正在讨论，从哪里给工人代表苏维埃拨款开展自己的工作，佩舍霍诺夫立即进入一个问题，不要考虑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保护好国库和银行，以防被抢劫一空。

第一百五十八章

已是夜间，他们才把一切权力夺取成为自己的，哈巴洛夫的杂色部队的士兵们睡在地板和楼梯上。而领导那里还没睡，仍和从前一样，不得安宁。

灵活的赞克维奇将军总是不满足地走遍各个岗位，有了一种印象，士兵的情绪是不可靠的，不单是他们对进攻没有准备好，甚至连这座不明不白的海军部大厦为什么还要保卫，都实在不理解。

他重新又兴冲冲地回到自己的思想上来，并传达给别利亚耶夫：比较明智的和值得的做法是迁到冬宫去，保卫冬宫就是保卫沙皇政权的象征。

别利亚耶夫、哈巴洛夫、佳热利尼科夫都很难于思索出一些新的办法了。他们觉得这样已经似乎稳定了，可又要往哪里走啊？

不过赞克维奇用一种办法说服了他们：今天大家都饿了，明天早晨就没有什么可供大家吃的了。如果在冬宫那里，各个地窖里有许多储备，大家可煮熟，吃熟食，即使被围困在那儿也可以坚持一段时间。这里也碰到了不友好的情况。格里戈罗维奇不曾出来过，没有问候，也不派来人支援。他常常假装是为杜马的利益而做事。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高尚的和光荣的，是为保卫沙皇的皇宫而死！

大家都同意了。哈巴洛夫发了命令：转移。

已经是后半夜了，叫醒了大家，响起了脚步声，人们在宽大的有回音的走廊里集合。在夜间，正在沉睡的人们被叫醒，既不惊异，也不发慌，都机械地执行。那些被叫醒的人由于疲惫不堪很想睡觉，很想吃东西。

有一种看法在部队里流传越来越扩大了：领导没有能力，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

海军的领导盛情地欢送，还一边暗自高兴，总算摆脱了。

转移是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没有在军官们的高声喊口令中进行的。大炮在低沉地隆隆作响。马儿在打着响鼻儿。

一步一步缓慢地走，还有人乘车走，在路上还散发了哈巴洛夫部队自己的通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寒冷的夜，就在那片广场上空亮晶晶的星星在闪烁，不久前，七月的一个日子里人群还跪在那里，在沙皇面前唱着国歌。瞧，只有这最后一列车队带走了这里的一切。

在黑暗中也想不到检查纪律，所以有人拐弯了，溜了，是去兵营了，还是回家里了。市长的随员中大批警官们不道声别就都影儿无踪了。整整一个晚上某某就没影儿了。

在天空的黑暗中可以辨认出被集中了的星光照亮了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尖顶。

只要往天空望一眼，就可以看得见冬宫房顶精致的圆弧轮廓。

在广场外边，在亚历山大纪念碑柱石外圈呈现出黑压压的环抱着总参谋部的左右两翼。

一个行路人也没有。

从城里传来单调的射击声，某些地方火光正在暗淡下去。

步兵开始渐渐要通过亚历山大二世正门入口了。炮兵和骑兵已进入大门了。

第一百五十九章

大块头罗江科出来进入科诺瓦洛夫的办公室，庄严得活像个今天万众瞩目的人物，稳健地准备接受祝贺，只是由于紧张从面颊到秃头顶都涨得通红。

一进门，就响起了掌声。但是响声稀落，不是完全有把握的掌声：在这间普通房间里看不出有什么程序的，人数也不多，加上一切都是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并没有什么欢乐。

罗江科迈了三步进来之后，对着自己的委员会，正如站在杜马大厅前边一样，低声说道：“先生们，我同意！好吧，我同意。不过，当然，是在我领导下的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条件下！总之，也包括杜马全体成员。”

米柳科夫失望地朝这个大块头看看。其他几个人也都皱起眉头，可是，这个罗江科为什么历来都不明白，什么是集体领导制，什么是共和制精神，“我”是压倒一切的。

“特别是，”罗江科注意到克伦斯基，“特别是我等待着您的指挥，亚历山大·费奥多洛维奇。”于是表情丰富地红着脸看看他。

这是不久以前的争吵，由于他公然向他提醒关于谢格洛维托夫问题。（大概是准备释放他？不过暂时还没有公开。）

克伦斯基在宫里各处跑来跑去，又钻到这里来了，在这里又饶有兴趣地等待决议，但是，无论怎样放肆粗鲁也不回答，而只是富有表情地摇晃着灵活的脑袋并挑动着双眉。决议通过的意义庇护了他并把他阻留在这里。

可是米柳科夫是满意的，虽说宣布是以权威自居的形式，可他达到了目的，并迈出了重要的步骤，不然他自己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只有通过罗江科才能做到。现在要当众巩固，截断后退的道路，使得这项许诺是切合实际的，可以利用这个许诺，往后就容易了。

11个人的委员会转到主席办公室，大家在那里坐下了。罗江科坐在自己那又厚又重的主席桌子后边，而米柳科夫则坐在桌子的横头，但是，实际上是他主持会议。

时机是交替的：委员会已逐渐摆脱“为了同机构和人员的来往联系”，而是在创建某种新的关系。要如何通知人民呢？如何公开表示自己的意向？

米柳科夫已经准备好一个文本，瞧，这就是，因米柳科夫有了这个，工作历来不曾停顿过。

人人都清楚，现在正处在旧政府由于破产所引起的内部崩溃的艰难情况，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被迫——就是被迫——夺到自己手里的不是政权，这个听起来不太体面，而拿到自己双手的是恢复国家和社会的秩序。在这方面表示出信心，在这项艰巨任务中会有人民和军队来帮助的。（究竟是什么任务呢？这是最重要的，米柳科夫的思想跑到前边了，为迈出下一步，他已经准备好下一个小桥。）

艰巨的任务是建立新政府，它要符合人民的愿望（而不是帝王的），并且是受人民信任的。（临时委员会之所以是临时，是因为它只不过是建立政府搭建的小桥而已，政府已不是这个委员会，而是有实际政权的，米柳科夫就把重心放在这个政权上。为了建立政府，委员会应该消亡，目前只有米柳科夫才领悟到这一点。）

委员会听取了上述论述，没有什么异议。甚至一切都很合情合理并且发展适度。是信任的政府吗？关于这个问题杜马往往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这就是“破产”吗？也许委婉一点儿说是“旧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那好，采取的措施，米柳科夫在措辞上是个毫不逊色的巨匠。（有一个人提出：称作“虚弱”吧，没错。）

一切都是协同一致的，米柳科夫请大家原谅，然后出去了，走进大厅。

（他要赶在克伦斯基的前面！）在那儿记者们正等着他，都得到了给出版小报的公告。来自代表苏维埃的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们也听到了，总之，大家都振作起来了。

罗江科满脑子里都是普列奥布拉任团官兵的电话铃声，这时他请希德洛夫斯基在会议之后去他们的军官俱乐部，代表他去向他们表示感谢。

时间已经是半夜了，但是，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但没有散去，而且还开始进行谈话：到底做什么？从四面八方继续传来消息说，那些毫无管束的人们正在抢劫，殴打军官，随意毁坏财物，而且查抄私人住宅。没有任何武力去阻止和保护。也就是说，还要出一份《告人民书》吗？

这次米柳科夫手里没有草案。于是开始草拟了。克伦斯基已经走掉了，不怀好意的卡拉乌洛夫也不在了，因此，没有说什么粗鲁的话，而是人们适度的、明智的提议。涅克拉索夫像头狼一样坐着，有点儿神秘莫测，没有往里面加自己的句子。

《告彼得格勒市民书》《告士兵书》。为了共同的利益，要保存各机构和设施，包括：电报局、水塔、发电站。（可以想象，如果现在一切都陷入黑暗之中，厕所脏物都不再流出去！）还有电车！（真够他们受的了！）

委员会还是很一致的，而人民应该在这方面联合起来。加进去这样的说明：损坏和毁掉财物，对任何人没有好处，这会让全国人民遭受重大损失，因为人人都需要水、电等等。

而各种工厂呢？委员会把它们委托给公民自己的卫队。

关于军官们呢？不能直接说：把迫害军官一事记录在案，然而，将看得出，似乎是委员会在保护反动制度。但是，表现得比较模棱两可，不管怎么样，总体来看：一般来说，对个人的生命与健康的任何蓄意的侵犯是不容许的。那么，对私人财产呢？看，是这样写的：流血事件和破坏设施，将在做出这一类行为的人们良心上留下污点。

舒利金摇摇头，尖刻地讽刺说：“如果我们只能号召人民的良心，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权利就不太多。”

“老兄啊，为什么要那么多！”勒热夫斯基轻松地呼出一口气，“您

为什么要那么多良心！”

一切都做完了，第二份《告人民书》给记者们发出去……

然而，在罗江科的脑中升起了自豪感。不，他并不是胆小的人！是的，他迈出了这一步，迈出这一步是为了拯救俄罗斯。目前，要整顿首都的秩序，而这就是说首先要召集那些溃散的部队。

所以，为了这一点，临时委员会需要有自己的统帅。

说出来后，大家都在讨论。

但是，统帅们都在前线。在彼得格勒有一些办公室的将军们是不中用的，就像这位别利亚耶夫一样。也还有一些，如果不在哈巴洛夫那里，可到哪里去找他们呢？

大家开始考虑，立刻想起八个人。有一个人特别突出：是恩格尔哈特！

恩格尔哈特完全是自己人，国家杜马议员。过去是枪骑兵近卫军，赛马爱好者，毕业于总参谋部科学院，不过，光凭这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引到后来的生活的。人也不算老。

这样好极了！按军衔他是什么级别？不知是中校，还是上校。极好！而他现在在哪儿？就在这里的某处，在特殊的会议上，后来还是留下了。

找他！

找到了。

人来了，身穿常服，戴领结的白胸衣，在他身上一点儿也不像个军人。但是，他是自己人，杜马议员，十月党人！

他历来没有逾越杜马领袖们的上流社会，而在这里所有的头领们亲热地欢迎了他。瞬息间被聘任进入临时委员会阵容（第13名，正是赶在罗江科之前，就是12个人！），他被委任了，可是如何称呼他呢？既然暂时哈巴洛夫是军队的指挥官，那就让他当“彼得格勒卫戍司令”！

现在他应该领导那些转到人民一边的部队。把他们集合起来，重新组织。一旦需要，就带领他们进行军事行动，去反对反动势力的军队。

但是，先生们，就立即行动？……

立即，代表的两只手，甚至连制服都没穿上。（家里有制服吗？有。）

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长胡子卡拉乌洛夫闯进来时已迟到了，在束腰袍子腰带上挂着子弹夹，“哪一点儿不够总司令？总司令就是我！”

不过，这个捷列克流域人的学历不够。

“没有参谋部怎么办呢？”恩格尔哈特问道。

“先生们请原谅，我们已经有那么一个参谋部，在旁边房间里，在涅克拉索夫办公室里。”

“在涅克拉索夫办公室？”罗江科惊讶地问。就在这里，墙那边就是参谋部，谁也没报告？紧盯着自己那刚上任、灵活的副职。

但是，涅克拉索夫并没有脸红，他的一双蓝眼睛就这样深奥莫测地看着。而善于运用这种坦率的、忠厚的声音说：“怎么这样呢？来自代表苏维埃的同志们请求有个地方……”

罗江科气愤地站起身来。不！这样的话，他是不能领导的，在自己家里什么也不能知道！他没有在走廊里绕着圆圈走，而是威严地推开了那扇封闭着的不大的门，直接进入涅克拉索夫的办公室。

在他身后是涅克拉索夫、恩格尔哈特，还有几个人。（米柳科夫像个干双份工作的公民一样没有去。）

而那里也是始料不及的，他们认为，这扇门是不开的。可是，突然罗江科本人来了！

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愁眉苦脸，皱着眉头，穿一身揉皱了的上衣，一副布满皱纹的面孔。有个海军中尉还梳着斜斜的刘海儿。有一个准尉。还有几个正在等待的人。墙角地板上放着一堆步枪，这就是整个参谋部。

罗江科极不满意而阴沉地环视了这里整个的杂乱无章。现在要是能狠狠地痛骂涅克拉索夫一顿多好。也许这恰恰是正好需要？

他向他们点点头。

“军官先生们。”他含糊地说，没有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

在身材魁梧的他到来之前大家早都爬起来并束紧腰带。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通过了恢复城市秩序的决议。为了这个目的，1恩格尔哈特上校被任命为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的司令，我请你们喜欢他，你

们大家都要服从他。”

这里没有人反驳。但是，罗江科的最后几句话正好被从对面房间进来的几个人听到了。（他们在这里把所有的房间都占据了！）他们为首的是一个秃顶身材矮小、蹦蹦跳跳的文职人员，身穿敞开扣的常礼服，留着乌黑油亮的直角形的大胡子，脱口而出：“我们不需要你们这些大腹便便的、有资格的人！这是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国防参谋部，它不附属于任何人！”

那又怎么样？罗江科如同当头一棒般地惊得发呆了。可要知道，他刚刚接管政权，警告过：全国都完全服从于他的条件下！

突然来了这样的凌辱？这样的语言怎么能令人容忍？

这个就和他的办公室并立？！

但是，正巧从办公室那里听到了一个顽强的铃声，是电话铃声。罗江科命令过秘书们，最重要的电话才转给他。也就是说，这个电话是重要的。

毫无遗憾地走下了这个荒谬的舞台，离开了这个荒诞不经的参谋部，其他一些杜马议员也都随他走了。

一只大手抓住了听筒，响亮地回声，全神贯注地听着，已经只有简短的回答。

这时大家都沉默了，集中注意力，尽力捕捉是关于哪方面的谈话。是谁在说话，不能立即听懂，不过，看得出，有个人在政府和皇上之间当联系人。

突然，罗江科黯然失色，并且他的声音也低落下来。又问了一遍：“八个团？！”

大家立即都明白了：这些团是从哪里开来又将回到何处。

八个战斗团？可是，在彼得格勒凑成了十个营！

主席出汗了，在脖颈上、前胸都渗出了汗珠。啊，太忙了！现在如果说谁是暴乱者，那么他就是第一个。

唉，别利亚耶夫早一个小时来电话就好了！那还可以……是不是再稍稍等等呢？为什么米柳科夫总往记者们那里跑呢？为什么散发了《告人民书》？

在他心里升起了一股懊悔劲儿：现在就把这个委员会消灭掉还不晚！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些同事，又不敢说出口。

只有沉默笼罩着大家。罗江科茫然不安地环视了这些孤独无援的人，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军人，没有一个是近卫重骑兵团的军官和士兵，没有一个人能和他肩并肩站在一起，无论是一副骨头架子的勒热夫斯基、头脑简单的希德洛夫斯基，还是文静的德米特里科夫、跳跳蹦蹦的舒利金，而米柳科夫已经先于大家背叛了。

多年来，杜马冲锋陷阵，揭露，嘲笑，而政府却胆小地蜷缩着，而最高当局什么都不表示，听到了吗？听不到？于是在杜马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气候，谈论上边是毫不拘束、举止是这样的自由，就好像上层不存在似的，人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上层。

而他们呢，看，这就是他们。八个战斗团。

帝王的手插进来了，还和着他们的拍子击掌，祝贺他们的胜利。他们的委员会以及《告人民书》在一起……

第一百六十章

有人曾介绍说，在应该怎样完成革命这一点上，没有比谢尔盖·马斯洛夫斯基更优秀的。在一九〇五年，他不署名地写了《有街垒的巷战战术指南》传单。说实在的，他自己并没有在实践中检验过这一战术。

可事实上今天就开始了，开始了就完全不正确，是从某些胡诌出来的小事开始的：在总参谋部科学院的操场上开始来回飞子弹，不知是什么人射击的，往哪儿发射的，所以不能到图书馆上班，就连从主楼往侧翼都走不过去。后来某些士兵弯着身子在一排排柴垛后边跑了，不过，他们既不是武装起义者，又不是政府军，而且有人不戴帽子，有人不穿大衣，这些士兵是从自己的营房里刚刚跑出来的，并且急急忙忙地从自己的同事群中溜出来，以便不让自己被拖入暴乱里边去。这是一部分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士兵，一部分是骠骑兵，其中某些人跑去请求在科学院正门的门洞里有个安身之处。不过处在这种动乱的大街上，守门人也好，值日军官也好，都有点儿怕让他们在门洞里，而不让他们藏在地下室里，在印刷厂的贮藏室里，几个大纸卷之间。科学院里好奇的军官们到那里去看他们，还详细打听。

如果这是一次严肃的革命运动的话，那可是已经不正确了，它不是开始在工人的街区，又不在各工厂附近，甚至也不是在人人通行的涅瓦大街上，而是在已经是最可靠的政府的堡垒利捷因区的军人街区的中心。（因为在科学院教师休息室里有着相当严重的惊慌失措情绪。）

11年前，马斯洛夫斯基在快到自己30岁的时候，在许多不走运的人

之后，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可以说，是那次革命的参加者。然而，一切都残酷地摧毁了，他自己还险些进入到彼得·保罗要塞，在以后的几年里安排到科学院当图书管员，这是一份安安静静的职务（按交情关系，他父亲从前是这里的教授）。在这里太憋闷了，好像是在黑暗势力忠于君权的狂暴反动营垒里的革命人质，在大多数人之间，要改变成毫无表现力、封闭式、迟钝的声音说话，干吗要这样？只能向几个人尖刻地公开自己的自由思想。关于他的革命的过去和本质，彼得格勒的革命民主派当然是了解的，但是，他跟他们相遇机会甚少，他也没有做什么，因为整个一生都浪费在无指望的日常生活里。自从战争一开始，图书馆工作就成为对前线的一个很好的掩护，而马斯洛夫斯基的工作就完全停止了。这样，可以安安稳稳坐上整个战争时间了，可是瞧瞧，又有什么事情开始了……

今天，科学院的各科课程早早就停了，教授们和听课的军人听众也早都散了，回家去了。听说，把散在外边的军官们都缴了械，把自己军刀都交给了科学院博物馆去保存。马斯洛夫斯基内心在嘲笑他们的软弱无力：这就是英雄们，这就是保卫主权的豪杰们！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打算。他自己也离开了工作，不过他没有军刀，不是军官。他住在邻近的楼里。

同妻子商量定了，在这样的日子哪儿都不要去，不然是要吃亏的，站在窗前，往窗外朝苏沃罗夫大街上看。大街上不安静，总是展现出一批又一批革命人民的场面。一群群半大孩子转来转去，毫无目的地射击，高喊着“乌拉”，往空中抛起帽子，就好像已经获得胜利了似的，而在苏沃罗夫大街一次战斗也没发生过。

就这样，马斯洛夫斯基惶惑而焦灼不安地坐在家里一直待到天黑，观察着和盘算着，明天的局势会更明朗一些。不过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妻子出去进城看看，想更好地打听清楚……

这时电话铃响了。马斯洛夫斯基忍不住诱惑了，拿起听筒，没准儿会有点耸人听闻的事儿，不费劲儿就能打听到？巧了，真来了，是从塔夫里达宫卡佩林斯基打来的电话，兴奋又慷慨激昂地请他，那么多人中间第一个找他，让他立即去塔夫里达宫，帮助组建工作。

哎呀，有多么倒霉！但是，他住的地方已经公开了，不能再说人不在家，已经没有退路了。也不容许败坏自己的革命声望。昔日的荣誉不容玷污。

无处躲藏了。马斯洛夫斯基扔了军服，穿上一件旧上衣、旧外套，皮鞋穿在套鞋里，他驼着背出门了，走到了塔夫里达宫，离得很近。

那里有党内的同志们，把马斯洛夫斯基当作受过教育的军事专家，把他安排在领导起义参谋部的位置上！原来是这样，颤抖吧：一个来自和平居民的人，立即领导一个全城起义参谋部！并且不能表现出来这有什么恰当之处，大家嚷道：“等啊！”“等啊！”“终于来到了！”

说实在的，有人听从他的支配，现任的海军中尉菲利波夫斯基，是很严肃又灵活的人，还有几个太年轻的准尉。都在这儿，难道这也叫参谋部？既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管辖下的少量的军队，还有在塔夫里达宫前边的小花园里某些忙忙碌碌的摆弄汽车的那些人和不称其为队伍的一些士兵。而且根据带来的没有得到证实的一小份情报来看，革命日的轻描淡写的成果傍晚前完全会陷入危机，崩溃的形势隐约出现了。

马斯洛夫斯基移动身子对同志们想说点儿什么，机械地并没有试图全面掌握事件的真相。不明情况的惊惶不安使他深感痛苦。他试着对自己衡量是该判死刑抑或是苦役，糊里糊涂地陷入绝望之中。也许在夜里，天亮之前方便的时候从这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能悄悄走开？

对参谋部房间要参观的那些怀有善意的人们也还使他感到痛苦，要知道，这个房间对那些希望来看的人是敞开的，就像塔夫里达宫在这些时候每个房间一样。自从塔夫里达宫的各个门对群众上锁的时候起，就按挑选的原则往里放行，宫内满是“社会性的彼得格勒”人，接近革命民主主义的各小集团以及一些同情者们。并且他们（混杂在记者们一起）一定要钻进起义的参谋部里，还提出一些什么什么建议：“为什么你们不去占领机场？那样的话你们将会有飞机的！”“可为什么你们不下令把大街挖些横沟？就不能再过装甲车了。要知道哈巴洛夫有 100 辆装甲车，这个数绝对准确！”“为什么你们至今不掐断几条军警专用电线杆，以便破坏他们的联系呢？”“为什么你们不去攻打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呢？”

每个人都记住，而且将是法庭上的证人，证明正是他马斯洛夫斯基领导了起义参谋部！……

而这里塔夫里达宫没有任何防御设施。说实在的，某人，从某处运来了武器：步枪、手枪、子弹，以及一些大学生在前厅里学会了装填机枪子弹袋。但是，没有自己的机枪。在房盖上架着两挺防飞机的机枪，是两挺备用的，都不能射击。打发一个学生去药店买凡士林预备着也不错嘛。他空着手回来的，天已经晚了，都关门了。革命者，不好意思把门砸坏！……

接近半夜时，从走廊里来了传闻，哈巴洛夫快要开始总进攻了。这很自然，他一整天也没有露面，很显然，他是有某种打算的。

整个革命挂在空中了，在地上没有一个现实的点可依靠。

应该等待报应的到来。不过现在想要脱身是不可能的，不要招致革命集团的蔑视。

已经是夜里1点左右，办公室墙里的早已封上的一扇沉重的门突然敞开了，罗江科本人来了，大汗淋漓，满脸通红，他身后是一小伙杜马随员。罗江科满脸怒气。他惊讶地看了看，这里有人开会，可是他并没有下过这个命令。他凭自己的大块头，似乎现在还能把这伙人抹掉。不过，他只气喘吁吁地宣布：委任恩格尔哈特上校为司令，大家都必须服从他。

哪儿的司令？大楼的？市的？马斯洛夫斯基并没有领悟到，但是，已经体验到轻松了。但是，不管是他，还是他的参谋部也没有组建起来，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索科洛夫就从对面邻近房间开着的门里冲出来，用洪亮的律师的嗓音开始侮辱罗江科了。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几个小时里索科洛夫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比起罗江科来更是这栋大楼里的主人。

浑身是汗的罗江科连秃头顶上都有汗珠，困惑莫解地听完。并没有继续发怒。不过，大个子由于小秃头的一顿猛攻而后退了。

而索科洛夫暴怒了，并迅速地挥动着两只短小的胳膊：“参谋部已经组建起来了！参谋部在行动！恩格尔哈特在这里有什么用？消灭哈巴洛夫和普罗托波波夫不需要你们任命的人，而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都在！你们那些人在这里是无所作为的。”

同罗江科嘛，大概谁也不敢谈话。他慌张、忧郁，并嘟嘟哝哝，要快点儿回家去：“不，先生们。既然我同意夺取政权，那么，现在就费心服从我的领导。”

啊，这样，他就决定夺取政权了？马斯洛夫斯基这时才料到了，这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杜马主席！法律！约束不了充满活力的索科洛夫，他陶醉于自己所达到的呼声。他喊叫并唾沫四溅：革命工人和起义士兵苏维埃是一回事儿，将领导防御，而杜马委员会能派来观察员，但是，不是头头。又一次侮辱地表现出针对罗江科的，所以原来就在这里的几个准尉已经忍不住了，开始推挤。

索科洛夫提出异议。马斯洛夫斯基也开始反驳了。他嘛，比大家都了解，这里任何一个参谋部也没有组建起来，也没有什么行动，这就极好，杜马委员会和恩格尔哈特都是在最严峻的时刻把全部责任承担起来的。

而恩格尔哈特，很少有人了解的杜马委员，本来也在这里出席，也身穿文职人员的常服，人腼腆，好窘得满脸通红。他的权力确定之后，罗江科和杜马委员们都走了，他留在了这里。

大家争论一阵，抑制了索科洛夫。这个地方已是由苏维埃称作军事委员会的所在地了。这个机构就这样形成了，但是，它是苏维埃的，也是杜马委员会的总的机关，由恩格尔哈特领导，马斯洛夫斯基很满意。

大家坐下，谈谈，要发布这样一项命令：全体部队和全体零星散住的下级人员立即回到自己的营房；全体军官都到自己部队并采取措施恢复秩序；那些个别部队的部队长们明天到国家杜马领取命令。这样，我们不就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吗？否则用什么作战呢？一瞬间就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菲利波夫斯基，脑门上一绺斜斜地垂下来的头发，吹拂上唇的深色的小胡子，坐在那里写命令。然后，派人把它送到一座已占领的印刷厂去了。

但是，模糊地想象一下看，军官们在遭受到毒打之后，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并把他们转到遵守秩序这方面去。

这时恩格尔哈特有了一个好主意：向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一个营求助，

半夜去干扰罗江科，很明显军官们立时就留在自己的位置上。这样一来，恩格尔哈特将去那里！开始时要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表示依靠他们。只要有他们这些人就能进攻哈巴洛夫。

真是明智的主意！大家同意了。

然而，这时恩格尔哈特不露面了，而马斯洛夫斯基又只好留下来，在这可憎的参谋部的领导位置上煎熬着。

准尉们越来越少了。不清楚他是跟谁留下来的，走是走不开了。来自塔夫里达宫的人人都是客人，社会活动家们都散了。而杜马委员们不再来了。

再往哪儿派遣志愿者队伍已经很难找到指挥官了，还要叫醒士兵。关于那些派出去的许多队伍也就这样无声无息了，他们都四散了，影儿无踪了。

但是，有个叫列纳尔托维奇的棒小伙子打电话来说：他占领了玛丽娅宫！但是，那里一个大臣也没有，那里现在忙着检查和查抄文件。

但是，这改变不了围绕着哈巴洛夫的意图浓重的秘密。根据偶尔传给马斯洛夫斯基的消息说，市内整个塔夫里达宫区在一片寂静中处于由机枪阵构成的一个环状的包围中。

全城的电话在不停顿地运作。不过电话局是在哈巴洛夫管辖下。将从米哈伊洛夫练马场获得的装甲车派到在莫伊卡的电话局去，装甲车闯进机枪的射击下，轮胎被打穿了。

不得不放弃装甲车，骑兵们也都回来了。

从维堡区来了电话，摩托营回击并不向人民投降。

要求从尼古拉火车站增援部队。但是，不论往那里派出多少人，谁也没有到达那里，都躲藏到哪里去了呢？（这足以证明，在某个地方来来往往的一个看不见的压缩的环子。）

甚至从芬兰火车站打来电话，要求增援部队，虽然那里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夜间，大家都着急了。

塔夫里达宫的各房间和大厅里的人都躺下入睡了。但是，军事委员会

马斯洛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两人，以及多布拉尼茨基，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合眼。

什么也做不成。谁得到命令，也是不去执行的。行动的人，他是没得到什么命令。在塔夫里达宫前边的大街上杳无人迹，志愿者们也不挤来挤去的了。

这时传来一个消息，人群都会集在塔夫里达宫大街上，在捣毁官方酒库，挨个儿地砸。这就是说要召集和派遣巡逻队，否则醉鬼们会把这里也偷光的。

虽然已经夜深，哈巴洛夫的进攻一直也没有出现，大街上空空荡荡，谁也不能阻挡他。

第一百六十一章

哪一个聪明人还没有偶尔失误的时候。现在，谢格洛维托夫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坐在这里，这里锁着，他又多么熟悉这个地方，常常来参加杜马会议的大臣议会，这间关他的房间就是大臣议会的一间厢房。他已经非常清楚了，从今天早晨起，他就该完全隐蔽起来，离开城里，甚至对可爱的妻子也不说一声，尽管躲藏起来是叫人受不了的！

要知道，这些年来他已经收到多少个转寄来的带小棺材的包裹和带绞刑架的信件，来自俄罗斯的，来自美国的，可以预见第一个受打击的人应该他。报仇的手在革命中应以最快的速度出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不知道“革命”这种现象，它还没有进入到我们所积累的生活经验中来，在第一步上你就错了。特别是在绷得紧紧的法律的几根弦之间度过整个一生。今天从早晨开始，在几个预备营里根据第一批暴乱分子们的说法，很难意识到从今后法律这个概念不再存在了，甚至他，帝国上议院的首脑，也不被任何章程保护了。谢格洛维托夫是俄罗斯最强有力的法律学家，他整个一生都遵守法律学说，为该学说找出理论根据。谢格洛维托夫只要还处于法律的道路上，人就很坚强、严肃和机智。而只要有一点点偏离，马上就会迷失方向。

正坐在女婿身边，传来了正常的敲门声，门外是武装着马刀和手枪的两个大学生，是犹太人，还有两个士兵跟随他们。小个子学生立即喊起来：“谢格洛维托夫吗？你被逮捕了！”有天赋的法学家不能没有异议：“是

什么人？凭什么样的逮捕证？”“革命人民的意志！”他傲慢地喊叫着，同时把手放在马刀上。

立法院的首脑，无论如何也不低于议院的普通委员，在解除自己的不受侵犯权之前，不能凭任何人的意志而遭逮捕，这一点是明确的。然而，这里占优势的却是四个年轻的武装人员，一个 55 岁的文职人员只有落得个屈服？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还发疯似的催促，拽拉胳膊肘，推搡后背，不等他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就喊道：“再过五分钟就到塔夫里达宫了，那里暖和！”

塔夫里达宫？哼，这可不错。那是第二立法院，在那里可立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

但是，罗江科？！怯懦地退缩了，拒绝释放。而一个微不足道的、不那么地道的律师克伦斯基，他从来都不是个什么法学家。曾在一些政治场合发表过一些具有煽动性的讲演，因此为自己搜罗了廉价的荣誉……他在这里刺耳地叫喊着，这是做给激怒的押解队身后的那个被捕的人看的。

但是，罗江科的退缩是怀着一种什么样的良心呢？

不过，他也没来得及斟酌吧？一切都是这样惊人地出乎意料。要知道，更捉摸不透的是谢格洛维托夫本人。他为什么不隐藏起来呢？为什么束手就擒？不仅仅是听从，连帽子也没戴，皮大衣也没穿？这短暂的几分钟，就决定了你生命和身体的命运，为什么突然间连思考的能力也没有了呢？你原来是个酒囊饭袋，被一把普通的门锁锁在这里，而钥匙就放在你敌人的口袋里。

30 年前，也就是一八八七年春天的那个可怕的夜晚突然浮上他的心头。在彼得格勒区法院里把他作为最年轻的人任命他出席在施吕瑟尔堡对乌里扬诺夫小组的处决。那天的前夜他去了那里，并住在要塞里，就好像对他本人要处以极刑似的，等待和渴望皇上赦免的电报，一整夜也没合眼。早晨到了，用自己的权力拖延着行刑，他一直等待着电报，电报到底也没来。

是的，有点儿相似。

谢格洛维托夫是亚历山德罗夫改革的同龄人。爱他们的思想，在他

们的自由主义的气氛中在法学学校并经过了多年，和那些自由派们没有什么区别。他最终成了法学教授，并发表文章为法律防止压力辩护。虽然当时已经看出来亚历山德罗夫司法改革的激进派的瓦解，对被指控者以及几十个这样的人宣布无罪，而当时已经在公开的诉讼程序上谴责了律师的歪曲，这就是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辛辣嘲讽的律师。他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作为开辟一个有法律规范纪元的十月十七日宣言，并且在那些月份里把他推向法律界最高阶层，而新的国家制度诞生一开始，他就当上了司法大臣，并在位九年。可以替换我们的立场，但不应该改变我们的信念。但是，也不能对我们的观点没有影响——隐藏在里面的批评就逐渐变得明显了。尽管又过了一年，在第二届杜马之后，谢格洛维托夫反驳过斯托雷平在六月三日改变选举法，而且，何况现在认为必须坚定地捍卫所建立起来的宪法制度和政府政策。在恐怖主义猖獗的年代，那时自由主义分子不仅仅是为蓄意杀害而鼓掌，而且在理论上，以社会舆论对国家制度不满为由来证明恐怖是正确的。于是谢格洛维托夫失掉了自由派的所有威望，加之已经不能再试图保持住它了。不过他的特殊情况法常常是这样的法：准确程序、准确期限和负责人物的指示，逮捕任何人都不会像今天逮捕他本人这么简单。还有，在革命的年代里，他曾几次被定为恐怖分子们的目标。一九〇八年在家里坐着，被围困了两个月，而有一次就险遭毒手，只是因为偶然地在过道里耽搁了，没有出来到马车那儿去，而有三个人已经跳进了车里。

一年又一年，谢格洛维托夫看到了法院里软弱无力、说话不谨慎的人过剩，把法院变成一种不仅仅是不能捍卫国家制度，而且也不能很好地保护公民生命的地方。但是，并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强行组建法院，违反法官终身制法。而只有运用这种计谋，促使那些不中用的人主动提出辞职，领取养老金，这就减轻了，如果法官的个人举止行为有放荡表现，就要受到纪律处分的审理。这是一件缓慢的工作，得在法院培养国家的稳定性意识。35年来，狂风巨浪冲刷了一些忠实分子，摧毁了这项工作。而其余的上流社会，贵族阶层也好，国家的最高阶层也好，对这一切似乎看见了，又似

乎没有看见。任何人也不想相信，基础能塌陷下去。一切当权者都在摇摇晃晃，萎靡不振和心安理得，在缺乏毅力和优柔寡断之中努力挣扎，就好像没有觉察到威胁的存在。谢格洛维托夫在自己的官员中只看到了从生存爬到生存，从职位爬上职位，对以往事情的本质抱有无动于衷的心态。就这样，谢格洛维托夫多年来献身于增强俄罗斯国家制度之中，他已经习惯在不同的俄罗斯人中搞联合，不同任何人共同采取行动，只有自己去做。怎么能不被这种共同的安逸所感染呢？谢格洛维托夫也给了这种安逸以充分的重视。

就在这种心境中，他也没有停下来基辅司法当局不该开始的贝利斯案件^①。而正当该案件开始采取调停解决时，要退出已经晚了，正处于激情的冲动，谢格洛维托夫自己也不乏热情，请来起诉的评审人员。但是，诉讼程序经过法律的严格的条条框框，整个过程都被速记下来，对采访记者也是公开的，案件要求多少，就准许多少证据和律师，并且根据法律的合理性，被告断然被宣告无罪。

谢格洛维托夫就因这次的诉讼程序而被社会舆论永远地钉住了。在那些年代，他失去了君权的支持：皇后不饶恕的是他对拉斯普京的不可调和，他不仅不奉承他，而且在哪方面都不优待他，甚至不能在来访者之中破例接待他本人，凡是经过他的呈文都被扯碎了。（不过反正都一样，在舆论界却有一种传闻说，谢格洛维托夫是拉斯普京的副手。）在一九一五年，皇上在杜马的灾难面前让他辞职了。

他在内阁的九年期间，沙皇干涉次数不少，而谢格洛维托夫尝尽了当治国之才的一切苦头，对于没有把握的轻浮的人来说，他的知识、智力、劳动、意志和服务都是尘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热情地劝说皇上在某方面的决定或者已经实行几个月了的决定，皇上忽然在偶然听到的意见的影响下就把一切都给撤销了。皇上往往避免同坚强可靠的人来往。

俄罗斯有那么几个保守分子有勇气公开宣布自己的信念。从全国来说，

^①贝利斯案件是沙皇政府和黑帮分子迫害俄国砖厂的营业员、犹太人门·捷·贝利斯的冤案。

不能把右翼分子的代表大会拉得很紧，否则就得从街上拉来一半，都是一些穷人，一些粗鲁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召开的，会上没有出现达官显贵、高级官员，他感到是个耻辱。而如果那年春天，谢格洛维托夫本人不从大臣中被免职的话，那是几乎不能去的。右翼分子们选中了几个小小的、隐蔽着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的小组会见的方式。他们交头接耳地说了一阵子。因谢格洛维托夫辞职而失掉平衡后，出来领导这次代表大会，用一种残酷的、有节奏的声音，一边用语言诅咒未来，一边咒骂那部他为之服务九年的宪法是“一去不复返的一纸空文”。

这时他突然走开了，因为谁也不到右翼分子这儿来。他不仅没有这么考虑过，而且早在一九一四年夏，他还阻碍皇上改变宪法使之更有利于专制制度，推动各议院摆脱立法，去搞协商：“我把自己当作一个不忠于皇上的人，如果我说：陛下，实行这项措施吧！”

孤零零的一个人被锁了一个晚上，现在已是夜间了，谢格洛维托夫在内阁厢房里的各个房间里徘徊。长长的，但不很大的会议厅，呢绒下边的桌子周围是几把沙发椅和一些小沙发。两间办公室，一间仆人住的下房，一间更衣室。来过这里多少次了，能否事先假设会落到这种下场？

不能假设，而是应该有预见。

谢格洛维托夫侧面观察了混乱景象已经有一年半了，但还是束手无策。而从今年新年一过，皇上就恢复了他的工作，任命他为国务会议主席，谢格洛维托夫有一种受拘束的感觉，但很坚定。就在第一次二月会议没被格里姆教授以蛊惑人心的“例外的声明”而摧毁，已经栖身于国务会议里的整个左翼团体都从会议上撤出。这也就仅仅是二月发生的事，仅仅是个希望的开始。

瞧，在这梦幻般的、不久前政府的几间没有人住的房间里，伊万·谢格洛维托夫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交往，孤独无援地被囚禁起来，已经半夜了，只能尽情地思考。

一般来说，谢格洛维托夫是独立于宫廷之外的，也离大公们远一些。

他禁止自己心爱的女儿安娜像人们提议的那样去做宫廷女官，他认为这几乎是个侍女。当人们向他打听他是如何对待荣获伯爵的爵位（维特获悉之后欣喜若狂了的），谢格洛维托夫回答说，外国的爵位自古以来对他的俄国姓氏来说都将是可笑的。（谢格洛维托夫姓氏是沙克洛维托夫的古老家族，彼得下令该姓氏应该改为容易变化的字母，以示区别于索菲娅的情夫，被处以死刑的沙克洛维托夫。）

女儿阿涅奇卡是他的心肝宝贝。他曾两次鳏居。第二个妻子是生阿涅奇卡时去世的。谢格洛维托夫亲自参与培养她，在庄园里的复活节仪式上迫使她跟每个农民家庭去互吻三次以示祝贺。等她长大了，便拉她去意大利歌剧院，甚至为她选择服装。还被邀请去克里米亚皇家“山岳诸女神宫”。

而第三个妻子是个美人，人很聪明，还会弹钢琴，出身于上流社会，性格就是爱发号施令，她控制了他，并左右他，他意识到了，并不能改变。她和阿涅奇卡不和，常常发生口角。心都操碎了。

一旦阿涅奇卡知道了父亲被捕，她又将会怎么样呢……

最后跟谢格洛维托夫谈话的人是克伦斯基，手里拿着沉重的钥匙，显得滑稽可笑，曾盛气凌人地向谢格洛维托夫提议，往皇村打电话谈反抗是没有好处的，劝告向人民无条件投降。

这个暴发户已经向君权发布命令了，投降吗？

谢格洛维托夫盯着他，毫不退缩。

法官的智慧还是能安慰人的，逮捕，没有什么原因，不可能，一切都能顺利解释清楚的。

但是，20年来的观察都是处于人人都无动于衷的淡漠和破坏，他只能预料到的是全面崩溃。谢格洛维托夫坐车来这里的沿途看到了几条混乱的大街和出现在这里的宫殿，在他面前出现了正在发生颇具规模的事件。

这只不过是六神无主的彼得格勒行政当局所面临的一个片断。但是，在不断地遭到震撼之前，被损坏的国家的破灭，是应该预料到的。

他也不相信自己明天一早将会被释放出去。

第一百六十二章

在同皇上一年半时间的密切交往中，在阿列克谢耶夫心里并没有对君主留下敬而远之的印象，没有任何秘密的阴影，或者优越性的神秘门槛。对他来说，皇上是最普通的人，是个热爱俄罗斯、热爱军队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也不是个战略家，而是个很随和的共事者，能够灵活地对待阿列克谢耶夫的决定。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对于自己是极清楚的，在十名高级军事长官中，他全然不是个杰出者，只是蒙皇上错爱，不公平地被拔高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皇上的理解，皇上是不那么有天分的，同他比起来是个弱者。阿列克谢耶夫是根据接近以及在其他领域里，就像如何对待社会的不满等才开始意识到这个优势的。

因此，遵照电报传达沙皇对自己弟弟的回答，阿列克谢耶夫发自内心对大公增添一项请求：当皇上回到皇村同他们见面时，不是变得消极，和重新申请关于取代现今的大臣议会，而主要的是如何选择他们。（他没下决心说出将有个责任内阁，但是考虑的正是这个。）

但是，现在阿列克谢耶夫看得出来，每个小时都是宝贵的，趁着皇上还正在往皇村走的这个时间里，不能延误让位这一举措。

为证实起见，这时从不走运的戈利岑公爵那里来了一封祈求的电报，准许他们全体把政权都转交给责任内阁。大家从各方面都坚决地一致提出请求：这样一个普通人物，为什么不是让位呢？令人惊异的是这个人有本事支撑得住！

还有军需将军卢科姆斯基（古尔科属下，曾代替普斯托沃依坚克），催促阿列克谢耶夫不要投降，也不要说服。人们毕竟都关系到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彼此理解，社会的呻吟和期待他们是理解的，戴皇冠者无论如何是不能理会的。

然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劝说都是枉然的了，而且没有拖到傍晚，他躺下了。

突然间，皇上亲自来到了军需将军的部队所在地，带来了给戈利岑的一纸电报，还专门通过卢柯姆斯基转给阿列克谢耶夫，说决议已定，再根据这个问题上报是徒劳无益的。

正是由于这份传达，卢柯姆斯基开始劝说阿列克谢耶夫，又重新起来，去尽情地说服：这次对皇上的补充说明，难道不是已经开始投降了吗？

阿列克谢耶夫处于自己这尴尬状态又重新慢慢去说服沙皇：过去浪费的时间都是无法补偿的，国家的存亡可能就取决于这些时间。派军队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和政府一道让步也是正确的。不需要任何流血和暴力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是最好的了，而要尽快地掉转国家的全部力量去进行战争。

一切又都是徒劳无益的。虽然避免流血的论据常常是皇上回答的，而现在他不听内阁的情况，好像是发生了故障。他的嗓音开始喑哑，失去了音色，没有了情调，两腮也凹陷下去了。他就是这个样子从皇村回来的。

算了，归根结底在整个王朝的存在期间，阿列克谢耶夫不比别人有更多的必要去解决国家的问题。

他去睡觉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皇上突然采取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就在今天夜里，立即出发去皇村！

米哈伊尔大公也明智地要求他不走！为什么处于如此危险的情势下却偏偏要走呢？阿列克谢耶夫希望明天对皇上再劝阻一番，可他今天就已经决定要走了。一个正常人的头脑是不会这么考虑问题的！

在这种乱哄哄的时刻，国家的首脑，最高总指挥怎么能离开指挥中心

和所有的军用电信局的中央枢纽，离开忠于他的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 700 万方面军，并且从这个优越的、稳定的阵地还调动军队的行动，而且乘车不带实际的卫队，走不设防的道路往极其恐慌不安的首都最近处去呢？

阿列克谢耶夫还担心的是，一旦皇上和皇后联结在一起，就连最小的让步都无法再去劝说了，只有在这里再试试看。

参谋长又拖着一双灌铅似的沉重的靴子去见皇上。

仍是徒劳无益。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阿列克谢耶夫不记得皇上曾有过这种强硬性、盲目性和令人头脑昏迷的措施。

好吧，既然不听驾驭了，让他走吧。

只是不明白，他们早晨将如何同行驶的火车联系上？

还给两个方面军发了命令，保护和货运列车衔接起来的铁路运行不受混乱的干扰。

这时，北方战线报告说，被委任去彼得格勒的几个团再过一昼夜就将到达那里。

好像一切都有了规定，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嘛，夜里 1 点钟了，阿列克谢耶夫终于到了能上床的时候了。

值班的中校向他报告关于来自彼得格勒总参谋部的一段谈话：全城都在发生枪击事件，发电报不可能了，从下午 2 点开始，所有的电报都已经堆在电报机上了，担心那里的电话也即将停顿。

不过，立即带来了更可怕的电报，不是随便从某人那里得来的，而是从彼得格勒电话局的官员们那里得来的：他们被暴乱者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机枪正在射击。甚至给大臣议会主席的最紧急的电报都不能发出去。总之，一封也不发，还有危险的是还没来得及销毁所有过去的那些文字和电报，但愿可别落到暴乱者们的手里。请不要再往彼得格勒拍发任何电报。

沙皇已经出发去火车站，奔自己的专列去了。

唉，太固执了，让他走吧。

怎么办呢？阿列克谢耶夫下令，不准转给彼得格勒任何电报，只需维

持线路的技术完好。

还递了一封哈巴洛夫迟到的电报，原本一个小时的路程却用了五个小时：绝大多数的部队都背叛了自己的义务，黄昏前，暴乱者们掌握了首都的大部分地区，忠于誓词的人只剩下集结在冬宫里的各个团的一小部分残余。

阿列克谢耶夫紧接着就把这份电报发给沙皇了，往火车里。让他读去吧。

第一百六十三章

冬宫过去是无人居住的，如今是有人住的（一部分大厅派上了用场，做医院用了，还有几个仆人）。住过又冷又暗的海军部大厦之后，人们觉得这些灯火辉煌的装有几面镜子和摆着花朵的暖融融的前厅，地毯下是大理石楼梯，头几个房间有漂亮的软质家具，贵重的窗帘，紧靠一些既长又富丽堂皇的穿廊式房间的一个门口才确实是沙皇的宝座。遗憾的是这种美和装饰的艺术被防御战给破坏了。

知道冬宫贮藏室里储备食品的年长的人和普通人都能够猜测出来，在这座“豪宅”内没有丰富的储备就不能生存，人人都预感到，现在至少够吃上一天的。

当然，对于人们来说，这里不是沙发的问题。但是，这里温暖而锃亮的镶木地板，既能坐又能躺。大家分散开来。把马匹和工具都放在了院子里，骑兵和炮兵经过内部的几道门渐渐进入到里边了。军官们和一些老年善意的冬宫老仆人们商量之后，寻找和指挥自己的士兵到哪里睡觉。把勤务兵布置在各个门旁，带着机枪上到二层，来往穿行于几间童话般的空旷的大厅。到处都装饰着徽章，有着空闲无人的宝座。在白色大理石柱廊里，这里有佩戴孔雀石制的格奥尔基勋章的胜利者，几道宽宽的走廊，挂满了几百幅拿破仑战争时代的将军肖像，占据了几扇大窗户旁的有利位置，顺着望不到边的长墙向广场和沿岸大街伸去。

不管怎样，夜间通行应该是顺利的，没有枪声。清晨应该请管理人员

把窗户都启封，因为怕打坏玻璃，已经关了一个冬天了。

调换地方这件事是挺令人纳闷儿的，这里的富丽堂皇应该能维护并提高这座宫殿的主人的庄严雄伟。然而，他们很久以来就轻视这个地方，白张罗地离开了，不在这里住下去了，但是决定性的时刻来临了，那么仍然是最后一批忠诚的人来到了这里。

凡是迈过冬宫门槛的人们，尽管有的是后门、侧门，这地方的特殊性感染了他们。

哈巴洛夫将军的参谋部都被安置在一层的几个大房间里，这里铺着地毯，挂着画，还有软沙发和安乐椅。甚至还没有安置好，还没有时间全面考虑新的行动和防御计划。从梦中被唤醒的冬宫管理人员科马罗夫中将迟迟来到他们这里，坚决反对他们擅自搞军事上的乱闯，由于力量的关系并断然地宣布，如果没有正在莫吉廖夫的宫廷大臣弗列杰里克斯伯爵的准许，他不能容纳他们在这里逗留。

如果指挥的将军们中有谁感到惊异，那绝不是哈巴洛夫（也不是佳热利尼科夫）。昨天一整天哈巴洛夫都没有指挥，态度冷漠，在等待着事态的自行发展。而能发生的只是越来越糟糕，他现在已开始对任何事物都不觉得奇怪了，而且恭顺地接受的是，在海军部大厦里他们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如今在冬宫里也是不受欢迎的客人。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感觉到部队是自己的沉重的担子，任何增援部队都让他高兴不起来，因为只是增加了沉重的担子，但是，也不是增加，增援部队加在一起总共也就1500~2000人吧，其余那些人不知不觉地都好像融化了。子弹储备总共就这么少，任何饲料都没有。人也没有任何食品。他准备从这六个连里慢慢地继续向某个地方走走。

别利亚耶夫似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特别反对皇宫沙皇秩序的大臣。他心慌意乱，勉勉强强地冒着枪声走出去了。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回了，去军事部大楼大概已经猝不及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逮捕。（说实在的：这么短短的时间，内阁的治理做得不好吗？为什么国家杜马对他这么不公正，这么不好呢？）

然而，精力充沛的赞克维奇也考虑到全面象征性的跨越，并且明白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顽强地跟皇宫的主管人争论：“需要得到允许吗？我们会得到的，暂时留在这里。”

用专线跟皇村（还没遭到破坏）取得了联系。不是在莫吉廖夫，这样从皇村可以得到一切许可。

开始往那边挂电话。

皇宫那边指挥长的皇村助手格罗坚将军来接电话，然后是首席皇室侍从长宾肯多夫伯爵。不，他们现在跟莫吉廖夫没有联系，他们没有力量请示弗列杰里克斯伯爵的意见。清早前不能报告，那是要惊扰皇后陛下的。况且他们自己也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赞克维奇将军很快地思忖着，不必要了，大家在这里留下。请允许用冬宫里的储备去供给部队。

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宾肯多夫连这么一件小事也无权解决。他一一说明，一般来说，在冬宫里食品不多，要供给医院 350 人，以及医院的医务人员，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的储备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还有冬宫里的仆人。请科马罗夫将军接电话，他对他也说的同样的话。但是，也许要试着总分配什么……

听差们自发地给参谋部端来了热茶和面包。

电话那头已经换人了。尽管是深夜，格罗坚将军精神焕发，而且官气十足地说道：“你们彼得格勒那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市长巴尔克回答道：“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哈巴洛夫将军现在带着部队找不到可安置的地方。”

“使我感兴趣的是，”格罗坚坚持说，“是否已经进攻了，城里秩序如何？”

他开始详细地对他解释。他的声调改变了。

“如果暴乱势力向皇村方向奔的话，那么早晨请您及时通知我。”

“现在就得数一数哈巴洛夫将军现在手下有多少兵力。有什么样的骑兵团？好，这样吧，把骑马宪兵立即打发到皇村去担负侦察的职务。”

这些新的话题还是开始了。宪兵营长卡扎科夫将军证明，他们的兵营被第一批暴乱分子们给占了，还是在一大早，人和马匹都空着肚子快一昼夜了。马匹没有挂上尖钉子的马蹄铁，如果走上 25 俄里的路程，就承担不了侦察职务。

而哈巴洛夫将军觉得怎么都一样，就这样，他在任何问题上都不坚持。

而军事大臣，就好像是将军之中的长者，不参与所有的争论。他问，哪儿还有电话，电话机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往国家杜马给罗江科挂了电话，预先通知他从前线往彼得格勒派部队。

上一次电话是从海军部大厦打来的，他并没有匆忙地把这件新闻通知给那些暴乱的人，为的是不增强他们的反抗。但是，这是不对头的。不能容许把国家杜马看作是政府的敌人。别利亚耶夫说，现在和罗江科是很客气的，甚至是很殷勤的。很乐意从冬宫来的电话，通知说那里现在是哈巴洛夫最后一批部队。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早一些时间转告关于各个团的新闻，因为军事大臣的大楼遭到了射击，不得不从那里撤退。他现在传达这条新闻都感觉到为军队感到害羞，好像自己不是个军事大臣一样：是这样，四个步兵团和四个骑兵团都在伊万诺夫中将统一的指挥下。

不知所措的近卫军骑兵团团长来到哈巴洛夫这里，他的骑兵连分布在骑兵近卫军的练马场里：从各骑兵连选举出来的人来找他，他们不想留在这个人没吃的、马没饲料的地方，现在他们都去诺夫戈罗德城下的营房，而军官们就随他们的便吧。

现在，这些军官们也成群地向这里靠近，在部队越来越减少之际，以此来扩充哈巴洛夫的参谋部。

而对哈巴洛夫来说怎么都一样：要进攻什么，就进攻什么，不能纠正任何一个将军的决定。

从上级到下级，整个部队都变得无精打采，都在打着瞌睡，等待着决定，等待着食品。谁也不宣布什么。然而，有股慢慢扩散的懵懵懂懂的情绪，越发地往下沉。突然间，整个冬宫，以及它的各个地方，走廊、院子都闪

出一道亮光，有消息传来，沙皇的亲弟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乘车来了！谁也没有宣布这件事。然而，大家都渴望这个消息能传到所有的人的耳中。

这个消息把大家的精神都活跃起来！增加了新的力量！一整天的折腾，毫无目的地踏来踏去，转来转去，比饥饿折磨人们还厉害。这些都不是糊涂士兵，谁还不明白，战争正在节节败退，是那些起义的人在控制着全市，而他们的状况，为的什么，忠于什么，越来越没有指望，也没有必要了。

然而，瞧！在最后一批忠诚的部队正在遭遇艰难的时刻，半夜里沙皇的弟弟亲自来到沙皇的这座宫殿！为的是能领导他们做殊死的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为了这个神圣的沙皇宝座和他们一起共存亡。

大家都振奋；起来！忍耐、理智、勇敢又都涌入他们的全身！他们都处在主要的地方，他们的全部誓言和全部服务都正是为了这个！

沙皇的弟弟也就是沙皇本人！

大家期待着，他要做出什么，找出什么样的出路，说些什么！还要填饱肚子。

第一百六十四章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在和大本营通过电报不成功地交谈后，从别利亚耶夫的住宅里出来，在秘书约翰逊的陪同下，坐上汽车去了华沙火车站，指望在那里赶上夜间最后一班开往加特契纳的火车。

但是，从特罗伊茨科-伊兹马伊洛夫大教堂再向火车站接近的地方都处于暴乱的一团混乱之中：一些人群在游游逛逛，喧闹的卡车呼啸而过，打着枪，人们拖着个什么人去惩治、殴打，暴乱已经蔓延到了伊兹马伊洛夫街区，就在傍晚前还是一片静悄悄。那时候乘车走还可以安稳地通过，现在就不用想了，是到不了火车站的了。

几次试着等待机会，绕着走之后，又试着直接冲向加特契纳公路，虽然才50俄里，夜间在寒冷的雪地上走，也是冒险的。大公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人们把他关在彼得格勒，得找个地方过夜。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狠狠地骂了这个没完没了的罗江科。（要知道，娜塔莎说过，你走吧！）也诅咒自己这全部毫无益处的出来，很明显，哥哥受了委屈，还和他进行了一番争吵。

现在多么想到娜塔莎那里去啊！但是，免不了要住彼得格勒的某个地方。到约翰逊住的地方？恰好那个区正在沸腾。去自己管辖的战船大街呢？那里，也不知道几条黑暗的街上变成什么样子了。再说了，现在随便在彼得格勒的一条街上乘车都是危险的。甚至在夜间速度非常快的时候，他们都能阻拦。在战场上牺牲了是值得的、是不屈的，而落到暴乱分子的一双

脏手里是委屈的。在后半夜2点钟，为了借宿就去惊扰任何一个人甚至是好朋友吗？不能！原来是这样！皇宫广场区仍然是比较平静的。脑袋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念头，那就去冬宫吧，虽然从来没有在那里停留的习惯。

然而，他实在觉得吃惊：他所遇到的不是正在沉睡的幽暗的冬宫，只有一个仆人……而是灯火辉煌的，驻满了军队的冬宫！这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又多么突出的夜晚啊！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迈着轻飘飘的步子上二楼，进入一间办公室，这时，皇宫管理员科马罗夫赶紧迎上去，立即抱怨军队占领有点儿独断专行，现在应该把军队撤出去，否则的话早晨战斗开始后，冬宫的那些不朽的珍藏就要遭到破坏了。科马罗夫跟莫吉廖夫联系过了，没从皇村给他发来明确的命令，他感到绝望了，更何况他个人权力有限。对大公的到来，他感到无比兴奋（现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无论采取什么决定，都可以指望他来承担）。把军队赶出去，才是上策。

正如面对任何一项重大责任的决议一样，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承受了这副重担。但是，拟议中的工作看来是很公正的。但谁真正能承担起破坏冬宫的责任，这可是罗曼诺夫皇朝的一块瑰宝，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不能，更何况现在正在等候哥哥的谴责（因为他今天参与国务活动而激怒）。实际上，把军队带进冬宫，这不是一种荒谬的念头吗？似乎聚在一幢建筑物里，使他们感到是整个首都。地方这么小，在这里厮杀起来他能不在场？闹风潮的这一情节再过几天会平息的，还要破坏永恒的冬宫吗？不！

从罗曼诺夫家族的大楼里向人民射击的谈话将怎样进行啊！冬宫反对人民？他从聪明的娜塔莎的面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娜塔莎往往是开导他，要完好地、高尚地去同情社会运动。她也接待过其中的许多人。现在，她坚决地宣布：谈话不能再进行了！

看到了娜塔莎的决定，立即感到轻松了许多。天啊，他每一分钟都需要她！他是多么爱她，他对她一见钟情。她刚一显露身影，他的团级军官的妻子立即将他们拉到一起，她成了他长久的情妇，一直到后来成了他的

妻子。多么热心，多么有才干，多么聪明！

他命令召见别利亚耶夫和哈巴洛夫。

人来了，小个子愁眉不展的大耳朵的别利亚耶夫，蜷缩着，他们才两个小时没见面，他就已经变得黑乎乎的了。像灌铅了似的沉重的面无表情的哈巴洛夫，像个慢条斯理的衰老不堪的人。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就自己的天生的温和性格并没有因为失策骂他们。但是指出，他们犯了错误要立即纠正过来：要把军队带出冬宫。

虽然两个小时前大公还是别利亚耶夫的不拘礼节的客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喝茶，但别利亚耶夫将军因为没有任何权利讨论或者反驳御弟的意见，并不是他，而是赞克维奇想起了这座冬宫，别利亚耶夫并不认为冬宫比其他建筑更有用，但也没有反驳的理由。

而哈巴洛夫似乎没有力量，也只一般地动动舌头，表示某种意见。

他们分别去执行命令了。大公开始准备就寝，听差已经给他在一间内室里铺好床铺。

他们就是这样出去了，但是究竟到哪里去呢？

有人提议，转移到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去。

确实，整个白天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都还是他们的。那里驻扎着卫戍部队的几个克克斯戈利姆人连队，没有进行过任何战斗。

往那边挂了电话。（电话确实接通了，伊兹马伊洛沃籍士兵一直在守着电话局。）来接电话的是要塞司令的助手斯塔利男爵。问他：是否有可能不经过战斗就到他们那里的要塞去？斯塔利回答说，要塞是自由的，不过在特罗伊茨基广场有武装的暴乱的人群，他们配有装甲汽车，在特罗伊茨基桥上，好像还有街垒。

这种现象是不容乐观的。

到特罗伊茨基桥的那条沿河街加上特罗伊茨基桥本身，甚至桥那边的广场原有的侦察队去考察也需要半个小时。不过既然是要塞里的军官说话，那还检查什么呢？

冲过去？他们的大炮有 60 发炮弹，再加上 1500 人。但是，如果昨天

不是一鼓作气地去进攻，那时还没有又饿又不睡觉的疲劳之苦。那么，现在无论是谁都不会燃起一点点激情。

将军们都开始疲惫不堪、垂头丧气起来。

究竟往哪里去？又是去海军部大厦？……

士兵们都被叫醒了。命令站队。这样就都在饿着肚子了。

人们本来是等待着容光焕发的御弟给提供出路，却没着落，又让他们站起来去排队。

命令他们出发，外边还是寒冷的，又走上了那条回头路。

星光闪烁，寒气逼人。城市静悄悄的，已经没有枪声。终于睡着了。

士兵们唠叨着：“又要把我们打发到哪里去？折腾我们干什么？我们的指挥官是不是都不会动脑筋的？”

骑兵静悄悄地迈着步子。炮车的轮子轧在雪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在既寒冷又不舒适的海军部大厦里，随便坐下了。头一低就都睡着了。

天已是早晨了，给予奴隶的不是吃的，也不是住的，而是一颗铆钉。

第一百六十五章

今天晚上，吉姆梅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来得及就到处走走，一切都看看，一切都了解了解。尽管是一个人，在这一片严重混乱之中也应该了解一切，吉姆梅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一开始就闯进写作委员会，他觉得是主管人员，他很乐意去那里。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能陷进去两个多小时。五名社会党人之间的分歧似乎已经不是这样的了（但是，佩舍霍诺夫带有刺激作用的资产阶级倾向），是不是自尊心的捉弄，或者是在这样一天之后的深夜，大家都变糊涂了，或者是战斗环境的严酷，但是，就这么半页的文件，他们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时间和争论，似乎是在撰写俄罗斯新宪法草案一样。吉姆梅尔若是自己写这份呼吁书，15分钟就能写好，那一定是辉煌的。他总是这样试图自己亲自动手写，一句又一句是比较快的。然而要求他写一份总结报告，他写了，可是大家抨击他是屈膝投降，要一切都从头开始。正当慢性子又有威望的佩舍霍诺夫和顽固又盛气凌人的纳哈姆基斯之间彼此互相火热地支撑的时候，吉姆梅尔放下纸，说了声“我马上回来……”就跑掉了。

他需要知道的是：国防参谋部怎么样了？杜马委员会怎么样了？沙皇部队中心怎么样了？

最后这一项他从任何人那里，想尽办法也打听不到。塔夫里达宫里的人也不知道。总是有人聚集在军事委员会门前，那儿站着几个凶恶的看守人，他们摆了几条长凳，像构筑的街垒，不放人进去，不过，反正都一样，

吉姆梅尔悄悄地溜进了一间主要的房间，那里全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和不相干的人群。马斯洛夫斯基总是意味深长地迷恋着彼得格勒的地图，倾听着各种各样的议事日程以外的临时声明和一些迫切的问题。关于喀琅施塔得的转变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传闻，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投降的传闻也是没有得到证实的，不过也还有没得到证实的 170 团从尼古拉火车站一边战斗，一边往这里运动：一般说来他们也许没有来，也不下车，也许已经在旗帜广场上做宣传工作了，这个问题也没弄清楚。

因为从杜马委员会传来的新闻传入到他们写作委员会的会议上了，吉姆梅尔真诚地欢迎它，这也恰好是他的意图。最近几天他谈过这一点，迫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瞧，它夺取了！

不这样，军队要暴乱的。城市暴乱，在社会舆论中没有任何威望，轻而易举地就能被镇压下去。不过，现在有资格的社会舆论合法地巩固了所发生的变革，为变革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这也是需要！现在沙皇政权的形势被大大地削弱了，革命形势也被大大地巩固了！

说实在的，发生了另一种危险性，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性。不过，恰恰是民主制，工人代表苏维埃不能容许这个资产阶级专政，处在依靠杜马委员会的庇护，甚至在杜马委员会的个人住地为宜。

面对沙皇制度，必须迫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要背着资产阶级，要力求使这个政权不能成为现实的。

终于，吉姆梅尔从这个倒霉的写作委员会中挣脱出来，留下了舍赫捷尔用打字机重新打印呼吁书，和索科洛夫、纳哈姆基斯一道投入到仍然在继续的苏维埃会议，虽然已经过了半夜 2 点了。

苏维埃的工作正处于繁忙的时刻！但是，已经出现了即将瓦解的征兆。大家已经不是坐在那些椅子上、那些条凳上了，有些人则是站着、交谈着，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有一些不相干的人都溜进了房间里，他们靠墙站也坚持不住了。但是，他向开会的地方移去，同代表们混在一起了。大家彼此已经不那么理解了，已经坚持不住了。

最后一个小时是进行争论的时间：苏维埃委员们到底进不进国家杜马

临时委员会？有克伦斯基的观点和奇赫伊泽的观点（虽然克伦斯基在苏维埃里不多露面，而奇赫伊泽只偶尔出席）。克伦斯基的意见是：毫无疑问是要进的（在那里他已经慷慨激昂了）。奇赫伊泽认为，不能用自己的出席来点缀，用社会民主党的声望来将进步联盟的机关神圣化；他自己只是在傍晚前，在呼吁苏维埃之前才进入这个委员会的。

最后，在令人厌倦的辩论之后，大家都倾向于应该进去的意见。参加进去并观察，以便哪一项重要行动都必须有工人代表苏维埃来参加，要依靠起义的人民，他们不能安插沙皇制度的残余。

现在苏维埃能散会了，或者认为是已经散会了。但是，轮到执行委员会喧哗起来了。首先，吉姆梅尔宣布（跟索科洛夫争先恐后地），现在就要拿来呼吁书，要讨论讨论这份呼吁书。其次，提出来一个问题，要找个地方印刷这份呼吁书。第三，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由于没有自己的报纸，代表苏维埃也不能生存和起作用。彼得格勒已经三天没有报纸可看了，必须从民主派手里得到第一批情报。

但是，这时还产生了比较广泛的问题：其他各报怎么办？就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辩论，某几个人又都坐下了。索科洛夫坚持出版自由的原则，越迅速恢复正常的生活条件，革命将越发稳固地站住脚。然而，纳哈姆基斯沉重地说，给整个报界以自由，这是不分青红皂白，是危险的，这会导致出版业的黑帮和反革命的鼓动。

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他的建议：取决于他们办报的特性，允许他们出版报纸。

吉姆梅尔站在索科洛夫一边，不过，怎么都一样，这种投票表决使他叹服！在这里令人赞叹的是，投票中的任何人都没有产生一丁点儿的怀疑：是否工人代表苏维埃应该决定报界自由的问题？谁也没有考虑到，谁连半句话都没有说过，这个问题要让给杜马委员会当局来解决！

这是保卫革命的法令，不能由杜马的一翼把它提交给政府！甚至都没有必要把情报传达给它。

印刷工人如果不受苏维埃指挥的话，那会受什么人指挥呢？要委任印刷业的政治委员，把印刷业掌握在自己手中。大肚子邦奇·布鲁耶维奇立

即被推出并被认同为印刷业政委，他重新系上了皮带，使自己具有军人的样子，也好使肚子有所收敛。他宣布，《一戈比》报的印刷厂已被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现在他出发去那里印刷呼吁书。（只听过一遍呼吁书，还是经过打哈欠听的，既没讨论，也没投票表决就通过了。）

佩舍霍诺夫有一种异议，硬是主张不许占领私营印刷厂，大家对他付之一笑，谁也不再听下去了。

吉姆梅尔召集参与“编年史”的工作人员，去占领编辑部，筹备办苏维埃的报纸，在那里组建自己的大多数力量。

凌晨4点已过，执行委员会或是全体苏维埃会议都还没结束，而人们都慢腾腾地四散到人声嘈杂又杂乱无章的人群中去谈话，碰到谁就跟谁谈，似乎是用任何正常的方法都结束不了会议的，除非是有一发炮弹在塔夫里达宫的圆屋大厅里爆炸。就这么漫无边际地侃下去，就好像革命的整个命运已经得到保证了，只剩下了决定共和国的未来方向了。

吉姆梅尔又跑到军事委员会去索取新闻，又穿行经过岗哨和构筑街垒似的长凳，不过总是遇到诸如那些马斯洛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中尉等，还来了一位知名的工程师奥博多夫斯基，由于杂乱无章而神态有些紧张，整个是一副对局势完全无知的模样，没有计划，没有机构，无依无靠，孤独无援，连一支军队都没有，而只有几个团的从奥拉尼恩包姆和皇村向彼得格勒运动的传闻，也不知是什么团，不知有何目的，但是，多半是为了镇压而来。而关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又有了传闻，说从那里打来了电话，并试探了，要向国家杜马投降。

好极了！这是国家杜马的名称帮了忙！罗江科帮了忙！

不过，吉姆梅尔已不再惧怕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的情况和这些团队的传闻了。但是，塔夫里达宫似乎是坚持住了这个夜晚，在小花园里有几堆篝火，有几辆喷着汽的汽车，两门任何人都不去碰的大炮，无论什么也比不了这唯一的组织起来了的连队。然而，一夜已经过去了，而哈巴洛夫并没有派来这支连队。

有一个人带到军事委员会的一只煎锅，装了一些肉饼，没有叉子，也没有白面包。吉姆梅尔也合伙了。

第一百六十六章

罗江科办公室附近半圆形房间里边摆的软家具，按照主席原先的同志的说法，把这间屋子叫“沃尔孔斯基办公室”，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它不是什么办公室了，而为私人谈话、小型会议派上了用场。

这个房间用来谈话是很方便的，可是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是不成的，因为房间里连一张大沙发都没有。坐在小沙发上还得缩成一团，科诺瓦洛夫躺在这里唯一的一张桌子上，米柳科夫脱掉皮鞋，躺在自己的皮大衣里（所有的杜马议员们都从存衣室里拿回自己的外衣，在人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留在这里是危险的），已经都睡下了！科诺瓦洛夫睡了，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他是个身体健康，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此外，甚至当热心工作的时候，睡眠也毫不困难。可是更令人吃惊的是米柳科夫非常快地入睡而且睡得深沉：一个进步联盟的领袖，似乎在这样的夜晚是不能入睡的，各种计划或者悔恨都要打乱他的思路，或者他应该分配委托给自己的战友们。瞧！表现到什么程度，他还没把神经消耗尽，睡在不方便的环境里，甚至连身都不翻，而且还均匀地、稳定地发出轻微的鼾声。

房间里点着灯。

主要的杜马议员们在一起共事了多年，一同开会、谈话、共进早餐和午餐。但是，在日常生活方式上从来彼此见不着：戴着解开的领带或者脱掉了皮鞋，或者光穿袜子，或者知道谁睡觉打鼾，谁不打。

而舒利金同申加廖夫一起讨论了他们半夜必须走很远的路程，去彼得

格勒的深处，去铸币厂街，还得冒着枪林弹雨。但是，打过了哈欠，不知从哪里抓过来一张小沙发，也就像克伦斯基房间里的那张歪歪斜斜带背靠的软榻那样的。申加廖夫躺在地板上的一个地方，垫上一些不需要的公文纸张，这一天里的习惯已经平民化了。而舒利金在哪儿也没有找到安置自己的地方，所以来到这里坐在一张椭圆形桌旁的软安乐椅里睡着了。

在这里的另一张安乐椅里坐着一个最快活的邻居——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马克拉科夫。他离家并不太远，不知为什么他也留在了塔夫里达宫里。

在这个关键时刻，似乎发生了有点儿难以置信的现象，朦朦胧胧，有种惊慌的预感，甚至为什么都不想回到家里睡在床上呢？不过，在这里可以监视、思考，比较好的感觉。这一天里的一股激动的心情在他们之中还这样轻轻地颤抖着，他们不费大力气地坐着，虽然已是下半夜2点钟了。

已经有了一种很好的感觉，那就是似乎来到了这里，进入这个房间，人们不能向他们冲进来。一共才几个小时就纷至沓来这么多群众，或者丑的、或者平民、或者是杜马在考验人民。瞧！已经在杜马里的各个大厅里了，他们高兴地看到熟悉的杜马人员就像在异国他乡看到祖国同胞一样。

有人还不是那么理解，他们生活中最不平常的一天怎么就溜过去了！这一天还没好好地思索一番，也没把自己放在里边。但是，舒利金对自己有不无幸灾乐祸的满意心情，并警告说：“记着，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这是我们第一个不方便的夜晚，但是，可远不是最后一个。”

马克拉科夫带一丝讨人喜欢的微笑：“有什么任务比遵守习俗更高尚吗？”

这可不光是笑话，舒利金也有这个感觉。是啊！总是这么坐着的姿势，真是活见鬼，正是想要遵守。想得真高。如果要想看看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那得从最高的顶峰方能看到。是的，要知道，这是那种快乐的一推、一跳，为什么不顾一切安全的意图，这一推一跳往往是我们心灵所渴求的。

他提示说：“这就是你们的论题，如果我们的政权不能成为观点的话，那么，就让这观点成为政权吧！”

马克拉科夫有好多论题，有一项发表在《俄罗斯公报》上：一旦那个梦寐以求的时刻来临时，正是我们将跟他算清总账的时候！近几个月以来，马克拉科夫不那么掩饰自己那种很早就知道关于暗杀拉斯普京的阴谋，甚至他本人还把自己律师的收藏品中的一把铅制的短柄链锤给了尤苏波夫。这可是有点儿不算合法的办法。

马克拉科夫用极为注意的眼神迎住这句话，似乎有些惊异：难道这是他说过的话吗？

缓慢而清晰地回答，他们在房间里单独地谈话，每一次都比较清晰地听到他那软化了的辅音“P”：“是的，不过我反对剑。我不想要剑。要知道，我们往往是想要逃避革命。为了逃避革命，我们要做到推翻政府。可这……”

某种浪漫主义的轻率把舒利金鼓动了起来：“首先，这还不是革命，我们还得看看。既然发生了，就随便吧！不是蓄意安排的道路，而是出乎意料的转折。但是，这是历史！我们喜欢读读过去几十个世纪所发生的伟大事件，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亲身体验呢？从反面议论吧。在一九一五年的退却后，我们大家都说：从这一点上是不能原谅政府的！因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进了联盟。政府能撤退到科夫诺^①和到巴拉诺维奇^②，并使得里加和基辅都发生了恐慌，像这样的政府有权执政吗？只要一次打击就能把它除掉了，我们是应该高兴的。一旦政府恢复过来又不能体现出人民的信任，那么，蒙受的已经不是从前的耻辱了，不是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足够的力量挣脱窒息我们的这个箍，他们突然在一天的时间里一下子就都四散了？”

“怎么……说？”马克拉科夫拉着长声说道。无论用什么样的争论从来都不能把他引到一个方向，他常常是保持镇静的冷漠并有着相反的论据。

“还要明白，我们正走在什么方向上，我们是否还继续俄罗斯的事业？要知道联盟的口号是：一切为了战争！这个没被取消吗？今天所发生的一

① 科夫诺，考纳斯的旧称，立陶宛的地名。——译者注

② 巴拉诺维奇，白俄罗斯的地名。——译者注

切，为了战争吗？或者是为了德国人？瞧，现在就要开始砸自己的轻工业工厂和重工业工厂，我们的防御和战争都停了。”

这一天来的疾风暴雨般的事件，似乎把马克拉科夫扔在一边了。他在地方的协商会议上没有发言，也没有进入杜马委员会。政权正在逐渐转让，但仍然没有把他吸引到自己的旋涡里，虽然他无疑是司法大臣的第一人选。不过，他暂时摆脱了工作，能自由自在地思考思考：“俄罗斯人民是块优秀的材料，应在能工巧匠手里嘛——不过我自认为是个粗鲁的人。我们要怎样学会改正自己的缺点，而不去破坏国家的建筑呢？”

“你可行行好吧！”舒利金高声喊道，“到底是谁触动过整个国家的建筑了？它牢固着哪，千秋万代！这才是彼得格勒的实情，它两天的工夫就将走上常轨。某些部队要从前线开来。”

“暴乱就是以杜马为首的！”马克拉科夫指出。

“喂，不是杜马为首的！是我们，人民的信任领导的。虽然，”他笑起来，自己给自己纠正了，“看起来像在小卖部偷着拿来的所有的银质汤匙。是的，俄罗斯人民应该处于行家的手里。然而，君主政体就是这样的手。”

“君主政体是能比较好地管理国家，是的。但议会制度是更符合社会情绪。专制政体是适应于风暴的，而在和平时代它就正在退化。显而易见，这是不可避免的。”

“是啊，浪费时间是不行的，”舒利金按自己的意见同意这个说法，“要加固中央的权力，否则就要落空了。有个人应该闪电式地准备好并行动起来。强迫服从自己。但是这个人哪里呢？”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米柳科夫？朝那个熟睡的、不戴眼镜的人看了一眼，甚至觉得可笑。

马克拉科夫看看脚下的地毯，好像是在图案里寻找什么：“在动乱的时代，由于虚荣心，由于嫉妒，由于仇恨，人们走出去。由于不熟练的缘故，就都是正确的。真正伟大的人物，也就是这样的人看俄罗斯，比其他的人看得远，他们很少参加这一类事件。任何政党性质的斗争都会教人走上正

确的道路的。”

这究竟是干什么，快凌晨3点了，也没有地方睡觉，连打个盹儿都不能。由于失眠什么也干不成。

还有马克拉科夫嘶哑地说：“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们要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瞧，到达了。可一旦俄罗斯振作起来，任何一种力量都阻止不了她……”

安乐椅比椅子不舒服到什么程度？人们从来是不明白这一点的：三四把椅子可以挪到一起，可拼成一张床铺。而用几把最好的安乐椅怎么也不能构成床铺，安乐椅上的扶手就是障碍。

但是，我们偶尔等着换乘火车的时候不也坐着睡过吗？应该学会坐在安乐椅上也能睡觉。不见得明天就能比今天更安稳一些。

马克拉科夫非常忧郁地权衡说：“从最初的几个步骤，我们就没有领导那几起事件，这是最危险的。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呢？如果士兵们不回营房，我们又能拿他们怎么办呢？”

他把头放在安乐椅的后靠上说：“我们吸收阿赫龙特来参加斗争，我们自己将在这方面改变。”

第一百六十七章

没有让老将军安稳地睡上一觉！夜里2点钟车厢里的副官唤醒了伊万诺夫：皇上突然从莫吉廖夫乘车出发了，现在已经坐在自己的火车里了，召见他去。

又发生了什么事？事情不妙？哆哆嗦嗦的两只手，穿上了衣服，重新系上了腰带。

和往常一样，召见是因为他本人比较方便。像伊万诺夫一样让下属在早晨5点钟起床。皇上在火车里，而火车又不运行，就召见嘛。

御车停在黑暗中，没有一线灯火，还有严严实实地被宽大的窗帘遮住的窗户。站台上没有任何人靠近。只有护送队的卫兵在那里站着，佩带着短剑，头戴黑色的毛皮高帽。

不是的，皇上有直接的事情要对被派来的侍从将军吩咐：刚才从哈巴洛夫那里来了封电报：彼得格勒部队里绝大多数的人都拒绝同暴乱分子作战，而且某些人还和他们称兄道弟，掉转自己的枪口去反对忠于陛下的部队。差不多整个首都都在暴乱者手中，他们只能集中来保卫最后的地方冬宫。

（啊呀呀，啊呀呀，滚到哪里去了……现在伊万诺夫要到哪里去呀？为什么呀……在那边到底指挥哪个军管区？）

每次，当你勉勉强强起床时，本性在反抗硬塞给你的事物。然而，逐渐鼓足勇气克服夜间的慵懒，开始领悟到需要去做什么。

应该用某种暗示来取得皇上同意那个不算过分的决定性的行动。于是，伊万诺夫把事情暗示成这样：军队将从各个地方来到。在军用列车里，他们易受攻击而又没有战斗准备。为了使他们正确开展并彼此配合，需要时间把他们拴在边远的环子上，不要他们立即进入首都。这种行动方式是具有优越性的，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不能过早地开始内讧。

皇上常常是拥护和平的，就在这方面他和伊万诺夫是相投的。在这里，傍晚愉快起来了，因为皇上已经坐在车厢里了向皇村开去。他不争论，有点儿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是的，当然了。”

而伊万诺夫再也不需要更多了！现在他把这个“是的，当然了”能扩展到几俄里和热爱和平行动的几天，通过这个“是的，当然了”，他就有权使自己拥护主要指令。要何况，除了彼得格勒外，他属下的科还有另一个目的：保卫皇村、皇后以及至圣的皇子们免遭暴乱的军队威胁。

火车还不能开得很快，皇上十分喜欢谈话，将军就得长时间地坐在这里。谈论这一切都要逐步才能妥善解决的。（伊万诺夫不大容易设想的是，如果整个首都完全处在暴乱者手中该怎么办，他们没有谈的正是怎么办。）伊万诺夫提出了各种困难：可能有些军队的不可靠、罢工，以及首都的粮食供应。很明显，他需要大臣们立即完成他的请求。

皇上开始活跃起来，甚至抓住了这个问题：他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二人正想有个全权执政官，后方唯一坚强的政权。于是说：“早晨时请转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要他给大臣议会主席发封电报，以便使你们大家的要求由大臣议会来立即和不可推诿地执行！”

皇上转到了另一个问题，伊万诺夫可没有这样思索过，他也不想这样。甚至老头子的精神都被占据了：逐渐地，他已不仅是彼得格勒军管区的总指挥，而且还是全俄罗斯最高执政官？

不，伊万诺夫在动荡的局势下没有做到获得这种殊荣的程度。反而被吓了一跳。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信任我吗？”

“信任！”

“陛下，您知道，我探索性的光荣——异乡军旅生涯已经 47 年半了……”

但是，已经实现了！坚定不移地委任了。

在道别的时候，皇上说，明天早晨他和将军在皇村还会见面吧？（今天将军就能在那里吧？）

伊万诺夫没有异议，可能还不会这么快……

第一百六十八章

已是凌晨4点钟了，这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执行委员会在苏维埃的几个房间里并没有成为主人，因为长时间没有开会，大家站着用低沉的声音说着话，也没有散去。但是，来自各区的代表们，一群士兵，还有一些工人，有的也不是工人，有人打算在这里过夜，执行委员会不可能举行会议并且开诚布公地谈谈。人们被失眠、疲劳摆布得更加沉重了，虽然已经啃过了一点儿的东西，但是食欲并未得到满足，脑袋都迷迷糊糊的，蹒跚地走着路，还不是全体都走，还有执委会剩下的人，还往哪里给他们安排开会的地点呢？

不灵活的一行人慢腾腾地走着。而奇赫伊泽则完全是嚓嚓地走路，得到了这一天是他力所不及的，他已经50开外了，不是高加索的一只雄鹰了。是这一天支撑了他，像一个胜利的长者一样。瞧！大多数和他一样的“传球手们”都会聚在这里。但是，都是他们做出了决议的决定，他，是幸福的，也是疲惫不堪的，只能点点头或者摇摇头，同意或者不知道。总之，苏维埃有什么举措他都是同意大家的，而凡是在杜马委员会里的活动，他都不同意。他在苏维埃会上担任主席，对他来说就像过节一样，这就是在他主持下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苏维埃。

打字机在圆屋顶大厅里敲打着，机枪子弹袋装得满满的，子弹积成了堆。

杜马一侧的几个房间都一间接着一间地关闭了，是用钥匙从里边锁

上的。

整个叶卡捷琳娜大厅看起来是一间大寝室。在用丝质面料包着的长凳上和地板上躺着几百个士兵，头下枕着步枪、子弹盒、毛皮高帽、胳膊。在他们的皮靴下融化了一汪水。或者有过这样的情况，夜晚在行军中来临，又遇到了一大片林间空地，战士们就在那里就地躺下，甚至不设岗哨。

然而，现在你就是鸣警报，这些战士们说什么也不能整装待发了。

在一个加长的大厅的两个相反方向的尽头，摆着两张半圆形的桌子，周围是几把供谈话时坐的安乐椅。现在执委会委员们试着腾出一张这样的桌子供自己开会用，因为推不醒也赶不走这些酣睡的人，所以没办法。

这时，这些疲惫不堪的人顺着小楼梯向上移动，在大厅的上敞廊召开了会议。不过，在毗邻的几个房间里，关着被捕来的警察、宪兵，站岗的哨兵，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也没放过。

这样只好去会议大厅了？

去。去那里毫无阻挡。

在这间白色大厅里，多少次听到震动性的演说和如雷的掌声，并看到那里俄罗斯的社会公众的激动不安，又耗费了记者们的多少支铅笔。现在几乎没有灯光，电被警察们明智地给掐断了，只有各个门上边悬着的单个儿小灯泡，放射着微弱的光线。大厅中的浪潮继续向首都移动了，而大厅的人正在休息。在剧场的各种不同座位以及安乐椅上，孤独的人们也在休息了，有的人躺在斜坡过道里的地板上，还有人躺在包厢的底层，也是赶不出去的。

不过有一个为记者们备用的包厢是空着的。执行委员会的人都进到里边去了，搬来较方便的椅子，开会。

除了活跃的吉姆梅尔、身材高大的纳哈姆基斯加上身强力壮的什利亚普尼科夫外，似乎没有能坚持得住这次新的会议的委员了。奇赫伊泽磕磕绊绊的险些跌倒，坐下后向下挪动了一下。

会议总算恢复了。

但是，现在在他们头上，在主席讲坛后边墙上，嘲弄地悬挂着那镶在

贵重而厚实的带花边的框子里、列宾画的沙皇的肖像，有两个人那么高！现在恰恰是正在这个睡眠之夜，当全体革命的人民由于疲劳而躺下睡觉时，沙皇警惕地站着也不打瞌睡，就好像监视着他最后一个值得警惕的执行委员会，确实是个受尊重的痴呆形象，叉开两只脚尖，在垂下的手里拿着一顶制帽，顺着军服斜挎过肩头的一条绶带，就好像他不是因为视察而来，而是报到来了。

但是，怎么都一样，都非常令人气愤。关于那幅沙皇肖像的问题，奇赫伊泽曾对杜马成员们大声嚷嚷过：“瞧瞧他，用他那双疯子似的眼睛瞧着我们！”不过沙皇的眼睛不是疯子似的，也不是威胁的，更不是庄严的，而只是盯着看。怎么都一样，要把它尽快拿掉，这是难以容忍的！

这时吉姆梅尔弄明白了，通过了他们的呼吁书，拿去印刷，这样就不易发现，也不要求更明确地说出关于夺取政权问题。好，现在最好是落得个半吞半吐的结果。

而什利亚普尼科夫坚持不放弃现在就决定进入执行委员会的各政党开具姓名的代表。他现在念名单，布尔什维克的代表：莫洛托夫、舒特科……

其他人表示反对：让考虑考虑吧！还要委任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

不，不讨论了，没有力气了，挪到明天再说。

有紧急的情况就告知委任的各区政治委员，让他们从一早就……开始说出政治委员的候选人资格。在维堡区方面什利亚普尼科夫自告奋勇，彼得格勒方面考虑出来了，委任佩舍霍诺夫，他在那里住，不管他躲藏到哪里去了。至于所有那些区也记不住了，没有想象力了，疲乏了，语言也不够用了，讷讷不出口来了。可是对沙皇所划分的警察区段采取什么措施呢？

由于忙乱就不改变了。

而什利亚普尼科夫在说服：立即将彼得格勒的工人武装起来。

争论起来：工人民警是属于工厂的？举办各区武装工人短期集训？

什利亚普尼科夫到底还是达到了目的，武装十分之一的工人。委托他

去办。

还决定了：派遣索科洛夫和另一个人去军事委员会监督其行动，因为现在它属于罗江科委员会。

正在讨论、争论的时候，从大厅的各个方面向他们的包厢间开始聚拢了一些人，他们是呆头呆脑的、睡眼蒙眬的士兵们，不知在这里聊什么？

当着他们的面什么也不能谈论。行了，反正都一样，会开完了。

在这间有名的大厅里，枝形吊灯架的光亮变成黑暗的沉迷状态，辩论转入记者包厢，在观众的厢座里、被捕人的囚房，那些非常自信的日班的杜马成员们，都变成夜班士兵们的幻影了。

有人出去又回来了。吉姆梅尔把自己那件沉重的有点儿棉花的皮大衣丢到国务会议包厢间的地板上，就地躺下了。

那个国务会议主席蹲了起来，他已是被捕的人了，而后经一条走廊，在内阁的厢房里停下。

杜马大厅里早晨5点钟还黑着，四处静悄悄的。

但是，整整在十年前色彩就剥落了的玻璃天棚，眼看着就要泛白了。

第一百六十九章

“阿斯托里亚”^①是一栋圆头六层的楼房，带有圆形的房盖，一部分窗户还灯火通明，沿着那条一直紧挨着海军部大厦的炮塔那里的沃兹涅先斯基大街，在尼古拉一世纪念碑近旁就可以看见它。

夜里，稀疏的几盏路灯。在半明半暗中，广场上只有几小伙人在商量。

在近处，几群士兵望着“阿斯托里亚”，小心谨慎地在议论着什么。很显然，他们是偶然聚到一起的，绝不是来自一个部队。有些人有步枪，有些人手拿棍棒。

大约五名水兵，去旅馆了。在一排排的楼房里，这儿窗户灯火通明，那儿则黑暗一片。低层的橱窗都是黑洞洞的，还是小心谨慎为妙。

空旷的半明半暗的广场，只有几伙戒备心强的士兵面对着“阿斯托里亚”的两个正面。

警报！大家挥了挥手！

两个指头往嘴里一放，于是发出尖锐的哨音！

从街角的两个方向离去！

又有人从那里来了，人人都有步枪、木棒、铁棍！

几片让人说不清的物件从上边掉了下来，论宽，比两个人的身高加在一起还宽，半圆形的，窗户不是窗户，门又不是门，玻璃都是完整的，看

^①见第153章，“阿斯托里亚”是军官旅馆的名称。——译者注

不清是些什么，没有亮光，究竟是什么？

唉，可怎么敲碎它呢？用枪托子尖！砰！有的砸碎了，有的没砸碎，出现了黑的穿破的洞眼，而全部玻璃立即撑不住了。可有一片不像玻璃那么容易打破，非常像胶合板。那么就敲另一个地方！砰！砰！再敲第三个地方！上来好几只手。这样戳出一些大窟窿，没有通道，也没有墙洞，要十分小心，以免割伤自己。人们都集合在这扇窗户旁，随手抓到什么就用什么打、砸。

有的人没有刺刀，就把步枪转过来抓住枪筒子，用枪托向远处的上方砸，能够得着就狠砸。就有了这么个大洞！有人向上打枪！

射击。洞洞太小。射击，多是为了寻开心。可是那里一片黑暗。有人爬过来了，从黑暗中把什么东西，拖到外边来了，好沉重的东西。它是一个装有稀奇古怪物件的好大一个桶。把碰玻璃豁口的枝杈弄断，把大桶扔到马路上了，招来更多的嘲笑。有用！这里用不着搜索。

是谁变聪明了？向左边跑了，经过一扇打破的窗户旁边，接着又经过一扇被打破的窗户，然后跳过了几个带颜色的桶，但是，不像是被扔出来的，也不是猎取的，要记住我们，我们来过！要继续下去，继续下去！

一个兵匆忙中赶上拉货车的前部，这也许足够大家用的，也可能不够大家用。走在前边的人比较方便抓得住！门！门在这儿，不要弄混，这里是主要的通道口！这门锁着。

聚在一起了，没有通道。砸它！用枪托！用木棒！水兵们！叮当！使劲儿拍一下！

通道太小，钻不进去。用枪托往这里砸，入座吧！走了，走了！使劲儿拍一下！垮台！

眼睛已经看见他们的幸福生活，那里有亮光，手是抓不住的，还有一道门，上锁了！

一位将军在里边奔跑，挥动着双手！将军所戴的制帽黑色帽圈上是金色的字：“阿斯托里亚！”

他说，现在就开，看在上帝分儿上，只是不要打！

“干吗要锁上门？”

“那这里为什么上锁，这么个东西倒在这儿？”

开了一扇小门。在过道里他们差点儿被挤坏，彼此推推搡搡，谁先走：

“可是谁在这里住？”

“谁在这里住？官太太？”

这里有灯亮着！

将军在楼梯前张开双手，喘不上气来了：“军官先生们居住在这里。总之是许多先生们。改变主意吧，士兵先生们！要知道，他们都在睡觉。早晨再来吧。”

“哈，哈，哈！……哈，哈…哈！……早晨？”

“我们从铺上一个一个拖出来！我们温柔地摩挲他们的身体！”

“那里也有小姐们，要她们怎么样？”

扑上去，迎面是一大群人！是另一些士兵！也有水兵们！他们携带着武器！恶狠狠地冲着这边！

唉，现在这边被锯成了几个段，全都成了散兵线。

却又有人迎面而来。

这边其中一个人挥舞着步枪，那边也同样地摇晃着。

大家这才琢磨透了！原来对面是镜子。

“这一整面墙都是镜子，不用干活了！”

“唉，住着！”

而水兵们，比大家都先琢磨到了，以最快的速度已经顺着楼梯往上去，向上冲！向上！向上！上到那儿，向那里穿军官服的人瞄准。

“打！打！肩章是金色的！”

士兵们成群地向上去了。上啊！六层，到那儿去快乐快乐！

而最机灵的那些人这时往下去了，逼近了一个听差：“你们的酒在哪里？酒，把酒拿出来！”

第一百七十章

“亲王殿下！亲王殿下，醒醒吧！”

声音听起来是这么亲切，这么讨人喜欢，他几乎不是在叫醒别人，而是使自己进入了梦境。但是，这是一种温和的、有些嘶哑的声音，他重复了几次，终于使沉睡的人醒过来。

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冬宫的宫廷老听差，留着蓬松而卷曲的络腮胡子，是个失宠已久的人。为了沙皇家族中的某个人在这里过夜，让高贵的客人安稳地睡上一觉，他进入房间在床边俯下身说：“亲王殿下！再在宫里停留下去是危险的。军队已经离开了这里，一些匪帮从各个门口企图冲进来好几次了。只有锁头在。我们用什么力量来打退他们呢？”

冷漠而又讨厌的召唤声进入了米哈伊尔的内心。然而，这件事他可是始料不及的！还有什么匪帮胆敢闯进宫内。在首都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匪帮？

“从哪儿来的匪帮？”

“上帝能知道是从哪儿来的，”老仆人伤心地说，“凑合到一起才那么几个人，还撒野。还有一些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无知的人。没准儿，他们知道我们这里藏有多少珍宝，有什么样的地窖。”

米哈伊尔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仰着伸个懒腰，他是躺在壁龛里缎子睡铺中间。在往两侧能拉开的床幔之间影影绰绰地看出来老仆人的大脑袋轮廓，在他后边那里桌子上有个小小的亮光，是根蜡烛，他是不敢开电灯的。

不过为什么米哈伊尔刚刚醒来就想到怎么把几个门弄一弄以及怎么保护自己呢？这样的卫队应该由谁来规定，是不是科马罗夫将军呢？

“哦，天哪，亲王殿下！”老仆人总是用那种米哈伊尔从童年时代就牢记了的、温和的、保姆式的低沉的声音唠唠叨叨，他还在加特契纳宫待过一段时间，也在阿尼奇科夫宫待过，只是忘记怎么称呼了。“您不考虑考虑，我这种关怀使您感到受累了，我办事粗鲁，打断了您的睡眠，这也是担心您的安全问题。要知道，这里可没有武装卫队，我们都是些老年人。夜里人们闯进了玛丽娅宫，谁能干预他们闯到我们这儿来？他们可能已经闯进来过，可能认为这里可以驻扎军队。”

米哈伊尔活跃地翻过身来：“进了玛丽娅宫？什么时候？”

“是在后半夜。给我们来过电话。”

“是这样？”他自己在那儿思忖了一阵子！“大臣议会呢？”

“不知道，亲王殿下。大约是用什么方法给保存下来了，后来又散了。”

米哈伊尔到底也还是没弄明白！而老头子清楚地解释说：“现在您不可在冬宫里再停留下去了，亲王殿下。一旦他们闯进来的话，会找到您的。您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危险。您应该……趁着天还没亮……走过几条街……去乘车……白天人家会认出您来。”

只有这时，苦痛流入被唤醒人的胸膛，进入清醒了的头脑：他必须从挚爱的家园出走，还应该在夜里，现在就得走，还得偷偷摸摸、匆匆忙忙地逃跑？

给米哈伊尔的床铺安排在三层楼上，并排是原封不动的父亲的卧室，他当皇太子时就住在那里，但是，从那个晴天霹雳的时刻开始，没有一天不是在那里度过的。当时祖父已经没有了一条腿，流淌的血染红了楼梯的大理石、镶木地板块，刚刚把祖父抬到一张床上，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从那时开始，父亲因逃避未遂罪被押在加特契纳。后来逃跑了。

哥哥在 23 年的统治时期内几乎没住进这座宫殿，跑去皇村，又跑去彼得哥弗。

这位米哈伊尔，来这里才仅仅住一夜，就被这么提议：逃跑。

忆当年，在夜间一旦发出了战斗警报而起床是何等轻而易举啊，就像现在这样的沉沉暗夜里，在团队的严厉制度下，指往某个方向便能立即飞马疾驰而去。然而，在闪动的烛光下把你硬叫起来，再把你从挚爱的家园驱逐出去是何等残忍！

米哈伊尔仰面躺着，好像很受压抑，没有力量起来，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不过他再明白不过地领悟到了一切。

现在，他是这样看的：是的，毕竟是幼稚地跑到冬宫来过夜，自己把自己放在被抢劫的地位。

睡在皇宫里，但愿时间停下来吗？

现在若是跟娜塔莎坐在加特契纳宫里该有多好，而且痛苦要少很多。咳，罗江科这个大头人！被引诱进入陷阱了！此外，还引起了这么一场混乱，还得毫无自卫地舍弃掉汽车：要知道，他的汽车可是随处通行的，能到达车站，可现在人却在这里……

这种危险性是有损尊严的，因为它是来自被遣散的酒鬼匪帮那里，不能像同平等地位的人和战斗的朋友们周围那样去对付。不管做什么，也不管什么举措，反正都是一种丢脸、侮辱、衰退的行为。米哈伊尔不怕骑马疾驰的德国掷弹兵，然而，俄罗斯徒步行走的凶狠士兵的出现，却使他感到发憊。

究竟该怎么办呢？他悄悄抬抬身子。若是现在坐在汽车里经过城里，不见得比留在皇宫里更安全，而汽车也完全没有防止这些匪徒们袭击的功能。

往哪儿去呢？去自己的参谋部，去战船街？都是过于出名的地方。

到副官沃龙佐夫伯爵那儿去？可不近哪！

这样他什么也不能干，总的说来是没有出路了？

穿着夜间的衬衫，一脸温顺的大公六神无主地看着老仆人。

而老仆人已经全面考虑过了，唉，老头儿。无论在城里乘车还是徒步都不行，总之都是危险的。“也许，亲王殿下，能否想起某个可靠的一家

离皇宫又极近、而最好是在百万人广场住的，因为往那里去的出口是好的。”

如果他不提起在“百万人广场”上的话，也可能米哈伊尔还想不到。这下子在思想里徘徊着一股思路，沿着百万人广场，只能逐个数着楼房，想起来了：他们近卫军骑兵团的上校普嘉京公爵，宫廷官员！第12栋楼。

老头很高兴，去挂电话并唤醒秘书约翰逊，请求大公穿衣服，如果可以，就在烛光下换衣服：外边的各个房间现在还不应该点大灯，会引起注意，现在应该让人觉得皇宫正在熟睡。

碗状烛台里的蜡烛还留在墙上，在这种改变了平时习惯照明的皇宫大房间，米哈伊尔穿上了衣服，浑身微微地打着哆嗦。

在烛光下，一切都呈现出另一种样子，天棚上的塑造品、窗帘、古老的家具，活像上一个世纪之初，又像在曾祖父时代。呈现出几世纪之前的气氛。米哈伊尔并没想过他会这么深深地感觉到同皇朝家族的联系，但是，今天在这里立即就不再布置军队，因为这里不是战斗的地方。这座皇宫是回忆的宝库。

但是，如果军队留下，那大概没有必要逃跑了……

好可怜的人哪！他们迈着蹒跚的步履还往哪里去呢？也许，应当把他们留下来……

老仆人回来了，精神振作起来：他用电话把普嘉京公爵夫人唤醒了。公爵本人不在，他在前线，公爵夫人感觉接待亲王殿下是她的荣耀，她将不眠不休地等待他的到来。

秘书已经起来了，现在正在会合。

还要唤醒谁呢？

“亲王殿下，”老仆人颤抖着声音说，“如果您把出走委托给我了，那么，就不该告诉任何人。还有埃尔米塔日博物馆的一个守夜人和埃尔米塔日剧院一个看门人该知道。您向百万人广场先走，在距离第12栋还有几栋楼的地方就走进楼里，走穿廊房。您吩咐如何穿行第二层。我能给您打开正面所有的空着的厅，不过这是以后的事。还可经医院穿过去。”

“好，亲爱的，经医院，前边带路。接下去您知道的。”

老仆人带着感激的心情靠近了大公的手。他差点儿要号啕大哭，因此更增强了米哈伊尔心灵上的痛苦！他又一次叮嘱他，他可不是简简单单地换换过夜的地方，跑了几个小时钻进掩蔽所里，但是，要做点儿重要的事情，坚定不移的事情，可头脑里什么想法都没有啊！

老仆人将随身带着的另一支蜡烛塞进灯罩里。而原先那根蜡烛在出来的时候熄灭了。

他在前边走，高高地撑着罩灯，这样，颤抖的亮光范围放宽了一些。

米哈伊尔走在他的侧面偏后两步的距离。

再后边是约翰逊。

顺着第三层的海军部大厦方向，他们走到拐角楼梯，这里亮着微弱的光芒。下到二层。走过整个属于医院的穿廊式房间。那些窗户都朝着广场方向。

这座医院是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从战争的最初几天就开设了，从那时开始它就在这里。成百成百负了伤的人是在这座医院康复的，如今这里装满了单人床铺。

老仆人拎着所拿的罩灯，照在膝间。墙上有些地方点着小灯，小桌旁还有些值班护士。病人都熟睡了，没有人辗转不安，没有新来的重伤号，好久以来没有过大型战役了。长期住院的病人都已治愈了。这儿那儿有那么一两个人起床了，看见了年轻的将军走过去，有些吃惊，但是没认出来。护士们似乎是认出来了。

由于穿行医院的各个大厅，心灵上的那种令人痛苦的离别的压抑感减轻了许多。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是因为一次战争，是包扎伤口的绷带编成的一个链条把我们俄罗斯人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边。而那些匪帮都不是我们的人。

每个大厅都是这样高大，在夜间光线微弱的时候，不能立即看清楚天棚。许多年来都没有举办过舞会了，然而，米哈伊尔当时还正年轻，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时墙壁装饰着从皇家温室里拿出来的热带树枝和鲜花，

顺着楼梯向上和贴着镜子的墙壁，摆着成排的棕榈树，枝形吊灯架和烛台的闪耀，满堂金碧辉煌，耀眼且多彩的镶着金线、银线的制服，而在女人的身上，花环状的王冠和项链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常常是在波洛涅兹舞曲声中展示出这一切。除了波兰的唯一一个地方以外，只有在这里是跳快速的马祖尔卡舞的。

一切的旋转，所有的人，所有的灯光都消逝了。如今，夜间的一些小灯都留在了身后。从医院的最后一个房间出来，老仆人打开了门，越过了封闭的度廊小桥进入埃尔米塔日。他又举起手里的罩灯照着。

照耀着彼得格勒风景画，在回廊里挂着镶在金质框框里的古老的彼得格勒。

悬吊式花园的各个窗户上闪过了那白雪覆盖了的无人照看的冬茉莉和丁香。

还有这样的一个过道桥，是个离别的临近点，再过去就进入新的埃尔米塔日。

心灵又被一种不幸的预感纠结在一起而缩成一团。过了一个星期，在光天化日之下，刺马针碰撞时照旧发出清脆的声音，有信心地走过去……为什么似乎有一种再也回不来的感觉呢？

有一种感觉，别了。在沉沉的寂静中，靴后跟的刺马针互碰时发出的轻微的声音，十分清楚。

现在走在悬挂绘画的几个大厅。走的过程中，在罩灯的亮光里哪一幅都不能好好看一看，更何况米哈伊尔把这几间大厅都记混淆了，只看到了墙上那些巨幅的静物画了，一会儿看见的是些画动物的画，一会儿看见的是固定在墙架子上的野兽、鱼、水果、蔬菜……看到了这些物品，紧缩的心灵完全愉悦不起来。

在各大厅之中摆着一些斑岩的大花瓶，一些斑岩的落地式烛台。

米哈伊尔用一双空着的手掌遮盖着脸，做着洗脸的姿势。

每经过一个新房间，每看过一排绘画，这悬挂着的摆满死的野兽、死的鱼，那些没有感觉的水果，都被遮住了，那种温馨的家庭，被遗弃的皇宫，

它的一部分被遮住了，在这里他永远不能忘怀的父亲曾住过多次，妈妈现在是不会回到这儿来了。

这样一来，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一切都收集起来？为什么当时不生活得更朴素一些？

在大厅里急转弯处是些硬币、奖章、硬币、奖章……

走到了穿廊，已经不会把这个穿廊跟任何地方混淆了，是拉伐艾里敞廊。

老头的手还未麻木，举着罩灯在前边缓缓而行，就好像存心把《圣经》中的场面表现在墙上似的。

米哈伊尔回头看约翰逊时，却看见了自己那可怕的影子，沿着长廊慢慢移动，多么像一个祖先给一个后代留下的一具幽灵。

但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带着这个影子给谁作为教训尚不知晓。

他们在埃尔米塔日剧院的休息室那儿又拐了一个弯，经过长长的玻璃过道，过道是修建在冬宫上边的布满了雪的小水沟上，有几扇法国式的落地窗户。

从窗户望去，天空反映出远方的大火的光亮。

忠实的老头站在下面，转过身来说：“亲王殿下！如果现在顺着黑暗的楼梯走出去，那么，我们就能到院子里了，不过从院子出去，只能走到河岸大街。您不得不绕远。而走这条走廊呢，经过普列奥布拉任团的营房，那时立即可走到百万人广场，而那里还有四栋楼，只能走进莫什科夫胡同。您怎么命令？”

有什么怀疑呢？他不想问，大公是否害怕近卫军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

“您是命令我陪您去营房吗？”

“不，不啦。”米哈伊尔低声回答说。

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员都是自己人。

他突然用一只胳膊轻轻地拥抱了下老头。

而老头突然哭起来，抓住他一只手亲吻起来。

老仆人的哭声好像冲破了知觉的最后一层薄膜：发生了什么事？

他明智地蒙上脸吗？或者掉头跑开？或者是从罗曼诺夫家族里七代家中最后一个离开出走？

在这里居住过的帝王的曾孙，在这里被杀害的帝王的孙子，他随身带着他们，他为所有这些人而逃跑？

还没有觉察到，这究竟是在什么时刻发生的，在什么样的转折上？

他迈着军人的步伐，通过最后一道走廊。

第一百七十一章

什利亚普尼科夫在执行委员会里的提升，应该还算挺快的：整个维堡区都交给了他，而且由他组建了工人纠察队。他那缺少睡眠的、迷迷糊糊的头脑还是想得到的：武装起来的维堡区，比代表会议的任何表决都更有分量，当然也比整个国家杜马更有分量，这是个实际而重大的胜利。正如列宁喜欢说的，这是主要环节。什利亚普尼科夫这时觉得，他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环节。

也许，应该抓住的不是它？也许这不是主要环节？倘若事情像今天这样发展下去，那么，马上就会冒出大批侨民迁居他国。列宁也很快就会到来，并将按照自己的方式责骂起他来，为他所犯的每一个错误。一想象到将要挨这场骂，什利亚普尼科夫的心不由得抽紧了。

可是突然出现这么多的事件和机会，他得想想看，该抓住哪个好。

执行委员会闹哄哄的会议快到早晨才结束，什利亚普尼科夫尽管身强体壮，可还是累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扎卢茨基几乎瘫了，他的舌头已经发僵，可还是硬挺着跟什利亚普尼科夫交谈一阵。显而易见，现在免不了有全市的、各区的各种各样的选举和任命。得盯紧点儿，尽量抢在孟什维克、区联派分子和崩得分子前头，而且要尽量在所有地方推选自己人。（可社会革命党自己的人哪儿都没有，都被搞散了。）怎么能看住所有人呢？缺少人手，没有耳目。为了及时弄到每一条消息，应当在这儿，在塔夫里达宫安排自己的固定值班人。可就是干这个也没有人愿意干，你想不出谁

适合。把斯塔索娃安排在这里怎么样？（为了与年迈的父母见面，她秋天从流放地回来，就阻搁在这儿了。）哪怕是把她安排在白天值班也好啊，让她像上班似的，在这里暗中监视着。我们把这里叫作中央秘书处怎样？说不定她还能找个小姑娘帮帮忙呢。

话又说回来，就连整个彼得格勒委员会白天也都解除了拘押，他们逃脱得很快，只一昼夜的时间。他们那里也将设立个中央。

该去睡一会儿啦。现在他用不着步行了，他什利亚普尼科夫如今要了辆汽车。

可就在这时，一个大学生从电话机旁跑来说，刚刚有人打来电话，说有一伙匪徒在袭击高尔基的住宅！

你瞧这事儿！这就跟扎人一针一样！也确实不可能一切都那么好，原来把事情想得也太好了。发生这样的事儿是免不了的，因为他是个重要革命人物，十分引人注目嘛！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①，他是我们党的人，是优秀分子，与孟什维克相比较，他就更是我们的人了。他还曾提供资金，在一九〇五年起义的日子里，他在莫斯科自己的住所供养 30 名格鲁吉亚义勇军，还在他那里制造了炸弹。

布尔什维克的法则是：凡是自己人，就都得搭救！

什利亚普尼科夫一边系着大衣的扣子，一边把帽子向额头上拉一拉，来到了外面。在温暖的宫中，整个会议期间他都没脱下衣帽，没地方放。

宫殿前的小花园里燃着三堆篝火，人们在围着篝火取暖。到处都是士兵。

“我是维堡区人民委员！”什利亚普尼科夫声音不是很大地喊道。他的嗓子已经喑哑，但他是以一种新的腔调、新的权力发号施令。“有汽车吗？”

人们立刻清晰地听出了他的这种腔调（杜马里的人谁也不敢这样喊），几个志愿者跑上前来，对他们来说，有事干总比待在这里挨冻好。

① 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即高尔基。——译者注

“有车，您到哪儿去？”

他们马上把他带到一辆轿车跟前。

“这是谁的车？”什利亚普尼科夫只是出于好奇问了一句。

“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的！从他家院子里弄出来的。”

人们立即把一名穿短皮袄的司机推醒，让他开车。

“我是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把车发动起来！”什利亚普尼科夫向后退了退，喊道，“喂，小伙子们！谁愿意去彼得格勒区？有任务！”

从篝火旁一下子跑过来十二三个愿意去的士兵。

但是，什利亚普尼科夫没有带第二辆货车，够用了。他让三个士兵持枪坐到后排座位上，砰的一声关上车门，立刻有两个士兵卧倒在脚踏板上，步枪越过挡泥板冲着前方。

街上行人稀少，但并没有完全沉寂。有的地方偶尔响起几下枪声。时而有带枪的士兵成群结队吵吵嚷嚷地闲逛着。大卡车鸣着笛一会儿从旁边，一会儿迎面疾驰而过，每辆车厢里都站着几名步兵。也有步行者，那是被吓坏了的市民，偷偷地溜过去；也有人在躲藏，可能是换了装的警察跑向新的藏身之地。而要是有人明晃晃地站在马路上，甚至把汽车拦住，那就意味着他是我们的人，或者他知道以后将有什么事发生。

“同志们，请说说有什么新鲜事？”

“工人代表大会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在组建！”什利亚普尼科夫冲着车窗大声快速回答，他的睡意全消了。

“听说沙皇的部队正在向城里开来？”他们已经听到了，这消息传得真快呀！

“早着呢，鼓声还在山后面响呢！”什利亚普尼科夫非常有把握地回答，随即催促司机。

他们驱车前行：高尔基那里出了什么事呢？到他那儿去的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坏蛋呢？是否来得及把高尔基解救出来？

昨天，当什利亚普尼科夫躲在帕夫洛夫家时，他能否想象得到第二天夜里竟然坐上了军事大臣的车呢？

在州法院火灾现场旁（那里仍然炽热烤人，路上的雪冒着热气），他们被拦住盘查，人们向他欢呼着“乌拉！”然后他们沿着法兰西滨河大道猛冲一阵，飞快地冲上空无行人的特罗伊茨桥。

要不是火场的光从背后射来，前面本该是一片黑暗，左边还有一个大火场（这大概是暗探局在着火）；要不是桥上迎面开来一辆横冲直撞的卡车，这个夜晚与往常没什么两样——夜色中冰雪覆盖的涅瓦河，黑乎乎的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稀稀落落的细链般的路灯，楼房里已经稀疏的灯光——这就是寻常的彼得格勒之夜，仿佛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偏偏有这火光才令人觉得哪里不对！

什利亚普尼科夫回头向左后方看了看：塔夫里达宫一带漆黑一片，冬宫也一样。

天空却繁星密布，洁净寒冷。

他们兜了个大圈子，绕过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为了不招致枪弹，他们关了车灯，钻进黑暗的克龙韦尔堡后消失不见了。

高尔基的房子就在这里，即使在黑暗中什利亚普尼科夫也认得出来它。

从正面看不出有什么破坏，所有的窗子都黑洞洞的，正门锁着。

但是，不能就这样离去不管。他大声地敲起门来。

看门人没有立即出来，又不想开门。但一看到当兵的，马上开了门。

“你们这儿出什么事了？什么匪徒？遭受袭击了吗？”

“没，没——啥事。”

什利亚普尼科夫没相信。他们在楼梯上跑来跑去。

就是在高尔基的门口，地板也没被踏脏，房子里清洁、安静，没有任何破坏。

难道是被那些平时爱开玩笑的人给骗了？

可也不能就这么回去啊！他终于按了门铃。

他再一次按了门铃。里面一阵慌乱：“谁呀？”

“我是什利亚普尼科夫。对不起，我要见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

哪怕是让他确信里面平安无事也好啊！哪怕是告诉他，一旦有什么情

况，就这么……

门终于打开了。高尔基跟在几个女人后面，他穿着棉绒睡袍，弯着腰，一副不高兴的样子，皱着他那扁平的鸭嘴鼻子，黄色的小胡子甚至遮住了下巴，声音里则充满了抱怨：“这是咋回事呀，阿列克桑·加夫里雷奇？这是为啥？您这是为啥？”

他没有请什利亚普尼科夫进屋，甚至什么消息都没向他打听，就让他们走了。

第一百七十二章

尼古拉没有阿莉克斯就不能活，就像一个人的心脏被掏空或脑袋被砍去一半一样。他怀着对军事的巨大迷恋进入大本营这种环境。男子汉的军事生活似乎本该使他身体健康、精神焕发，但是并没有这样！来这儿的第一天他就感到忧郁苦闷，魂不守舍，感觉像是缺点儿什么似的。那天她没有来信，这是少有的空寂无聊、令人忧伤的日子。（不过第二天就会来的，通常一来就是两封。）而每当有信来，尼古拉拆信时连心跳都更加剧烈。他埋下头去，闻着洒了香水的信纸的香味（有时信封里也放入几朵小花儿），这些气味引起他极其美好的回忆，使他渴望马上就回到妻子身边，马上就走！然后，他像是要把这些词句吞下去，反复体味着信上的每一句话，再把双唇紧贴在她那双可爱的手触摸过的信纸上（特别会亲吻她亲吻过的、画了圈的地方）。无论妻子的信写得多么长（几乎总是很长），他都不慌不忙地读，甚至还要舒舒服服地读。而且过后肯定还要重读。她总是这样重复：“离别使爱情更强烈。”他对此也深信不疑。只是碰上哪一天，他的文件和接见实在太多，才不给她写信。可就是在批阅文件或接见时，他也经常惦记着她。而在闲暇或散步时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在检阅团队队列的那短暂的几分钟，他才把她忘记。甚至当他独自阅读外国的新书，如果不与妻子一起重新朗读一遍，这本书他仿佛就不能完全理解。就连皇太子与他一起在大本营，也只能稍许减轻和消除聪明妻子不在他身旁这难以磨灭的缺憾。可是，由于健康缘故太子又经常不能与父皇同行，这时令人苦

闷的孤独就会像墙壁一样围上来，于是，一个星期就长如一年，而三个星期——那就是永远。不过，他几乎从来没在这儿逗留过三个星期，往往是皇后独自到莫吉廖夫来了。

由于孩子们生病和从彼得格勒传来的那些令人担忧的消息，这次在大本营度过的四天就更是令人难熬了。他越是过分耗神，就越需要尽快地与妻子结合为一体。他与妻子宛如同一树干上分叉出来的两棵树，他用22年的时间与她长到一块儿了。

自打喝晚茶时，沃耶伊科夫和弗雷德里克斯向他禀报来自皇村的那些令人忧虑的消息时起，尼古拉就下定决心要走了，也立刻就轻松起来了。将近夜里2点钟，当他走进自己的车厢时，他的心情就更轻松了。（不过他还得准备等到早晨五六点钟。）

还有的是时间。他静下心来，可还是不想睡。皇上觉得必须要干点儿什么事，这就是与伊万诺夫谈谈他的率队征讨和计划的细节。那些车厢离得不远，很快他就把将军叫来了。

谈话十分令人满意，这就更叫他心情轻松了。在这个老头身上多么具有俄罗斯民族的智慧和可靠的特点啊！他对自己的君王多么忠诚啊！这个人是可以信赖的，他是最坚定勇敢的将军。（尼古拉这时感到懊悔，在一九一五年时没有同意妻子的意见，没有任命他为军事大臣，认为他过于执拗。要是任用了他，或许还没有今天的动乱了呢！）

当他亲自向那里走去的时候，他的心情完全不那么紧张了。

就在这时，哈巴洛夫的晚间电报被送上车来，这封电报很令人惊慌。电报说，他无法恢复首都的秩序，大部分军队已经背叛了自己的职责，与叛乱分子结了盟，甚至掉转枪口对付那些忠于职守的军队。就这样，大半个首都已经控制在叛乱分子的手里了。

真会是这样吗？但愿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胡言乱语。

伊万诺夫也是这么想，他丝毫没有丧失信心。

“我要把他们赶尽杀绝！陛下，您完全可以相信我，就像相信您自己一样。我将拼尽全力！”

他那具有民族风格、铲状、结实牢靠的大胡子仿佛在为自己的话作证。

尼古拉既委婉又为难地问将军带着格奥尔基营从莫吉廖夫出发的准确时间。但显而易见，已经不可能在今天夜里出发了（要是能这样就好了！）而是在明天一大早。

可是，如果伊万诺夫只能早上才让自己的部队开始行动，并且其首要目的是保卫皇村，那么，尼古拉的专列紧急出发岂不失去意义了吗？不会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绕的弯更大，却是更方便的路线，经过尼古拉铁路。尼古拉一行正兜圈子时，伊万诺夫可能已经在皇村了。而且已经向阿莉克斯保证今天夜里出发，再说，面对侍从们也不便更改：号令已发，他们已经上了火车。

尼古拉以玩笑的方式暗示老头儿，说不定，他还能抢先到达皇村呢。

告别时尼古拉为他画了十字，他们吻别了三下。

最主要的是，火车一开动他的心情就轻松了。尼古拉此时需要弥补心灵的安静并且休养生息。需要摆脱这些无休止的电报和报告，它们简直是源源不断地流向大本营。少听消息就能少做决定。就要度过差不多一昼夜的时间了，没有这些焦虑不安，会多轻松啊！而到了皇村，定将得到证实：自己人没被抓走，他们都安然无恙。尼古拉还会与阿莉克斯一起解决一切事情，虽然他不知道究竟要解决什么，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他有几个钟头要在那里巡视一番。

早上5点钟以后，火车运行中车厢有节奏的摇晃使人既幻想行动，又渴望安宁，这两种心情同时奇妙地并存着。

第一百七十三章

今天，睡一会儿的希望可真是一点儿也没有了，连想都别想了。要不是到高尔基那里瞎跑一趟，或许什利亚普尼科夫还可以在帕夫洛夫家躺上一个钟头，直直身子。这一趟白跑，正好占据了他最后的睡觉时间。

而且他也想对自己那些人讲述一番，看望看望他们。再说他现在已是维堡区人民委员了，这就是说，他应当四处奔忙。到那儿去来得及，返回塔夫里达宫参加所有会议也来得及。因此，清晨的这几个小时，正是他到维堡区去的好时光。

他们上了车。车座的凉气透过大衣使人发冷。又是两名士兵趴到脚踏板上，于是，他们驱车前行。虽然城里行人仍然稀少，城市是觉醒着的解放了的城市——解放了的城市，这有多好啊！什么人见不着了呢？警察见不着了。所有的士兵也一下子不再是敌军了，而变成了我们的军队！

可在维堡区正相反，在各十字路口出现了工人武装岗哨，这已是我们的人布置的了。还有许多人来回走着，他们只是武装起来了，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军队，只不过是没组织起来的军队。首要任务就是要有军事实力，尽快地建立起单独的武装力量，跟谁都没有关系，全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当别的区正在召集什么毛头大学生时，我们这里却要有武装力量了！

这样的—个岗哨在埃里克森附近把他什利亚普尼科夫本人也拦住了：不能继续往前走了，自行车队那些可恶的家伙带着机枪在营房里抵抗着。而桑普森区的整个远处地段十室九空，没有任何人走动，也没人在此行车。

为了跟他们谈谈，什利亚普尼科夫从车上跳下来，问：“你们这是想干什么？”他们在把机枪，甚至迫击炮都集到了一起，可是还想把大炮拖来，为的是用炮把自行车队士兵的营房轰个干干净净。那么，劝劝他们不起作用吗？但是，说什么也不起作用。

直接对自行车营进行攻击呢？

昨天还在争论怎样把武器夺到自己手中，可现在，这些武器已经全是我们的了！

莫斯科部队的营房呢？也完完全全是我们的。军官们呢？昨天就使他们不能为害了。可区联派分子却在这里召集工人民兵，把军官一个一个地抓住打死。

话是这么说，可是，什利亚普尼科夫就连在自己的维堡区，在别人的监视下都没有束手束脚，而如今在解放了的城市里，莫非他就真的无法到达谢尔多博利了？

他不仅熟悉这里的街道，而且知道菜园中的所有小路。人们踩出来的这些斜向的抄近小道儿，甚至在冬天也保持着，因为人们总是喜欢走近路。他在这些模糊不清的多雪的小道上，怎么走也不会迷路。

他让士兵和汽车留下来等他两个小时，自己顺着小路走去。

确实，人们都急匆匆地在这些小路上奔跑着。有两次子弹又低又近地呼啸而过，以至什利亚普尼科夫急忙扑倒在踩瓷实了的雪地上，长时间地趴在那里看着小雪包和脚踏处留下的花纹。

他独自一人趴在雪地上，心想：你看，好一个解放了的城市，好一个执行委员会成员、维堡区人民委员！在市中心，一切还都说得过去，可是在我们维堡区……这岂不可耻！不，应当结束这一切了，的确应当，哪怕是用大炮。

帕夫洛夫家他当然还是到了。他们的住宅是秘密的，不会被认出来。立刻聚集起了十几名同志，没有躲躲藏藏。他们公开地吵吵嚷嚷，入口处就有红旗靠放在那里。人们正在为新旗准备旗杆。堆放在房间里的缴获来的是许许多多步枪、军刀、子弹。

马丽娅·格奥尔基耶夫娜有一双金不换的手，她扔下自己的针线活儿，为他们准备吃的。

给什利亚普尼科夫一大碗热菜汤。

那么，你们这里是在干什么？选举苏维埃代表？召集工人民兵？

可在我们塔夫里达宫那儿……弟兄们，事情难办啊！不能傻看着，要尽快把孟什维克连根铲除。

立宪民主党人更要连根铲除。

至于沙皇——那就更不用说了！

第一百七十四章

涅克拉索夫家两兄弟、小格列韦和已过中年的预备役准尉雷巴科夫住在了斯捷潘诺夫上尉家里。黎明时分，一名守卫军官厢房的惊慌失措的士兵叫醒了他们。

“大人，你们得赶快离开这儿。已经有好几位军官先生在俱乐部仓房里换上士兵衣服就走了。来了一些任意胡为的人，找到军官就往死里打。我跟他们说，这儿什么军官也没有。他们威吓地说，要是我撒了谎，就连我也一起打死。他们就守在大门口！你们从后门走吧！”

军人被叫醒，这是习以为常的事。这哥俩本是和衣而眠的，此刻披上军大衣，连个冷战都没打，顺着楼梯就跑了。他们本想穿过操场直奔二连，昨天就是在那里被夺下了军刀，并允诺给他们以保护（而他们自己的手枪也放在俱乐部，没带出来）。可是在破晓的微亮中，操场上已经有工人在走动，他们有的带着步枪，有的没带。

晚啦！已经无处可逃了。

突然，有一位军士走上前来，他们还模糊地记得他的面孔，他自己说是团队教堂的服务人员，不会到他那里去找任何人的。他问：军官先生们可否赏光到他那儿去？从后门到他那里走不了几步远，紧挨着。那好，说去就去吧。

涅克拉索夫兄弟对自己团队的院子总算还是了解的，可是，这个地方他们却从没注意到。就在这儿，紧挨着门房，有团队的一长列封闭的仓库。

原来，在那里面，穿过僻静的仓库砖墙，有一间用方木块垒成的教堂服务员住的屋子。

趁着天还没亮，他们偷偷地溜了进去。

他们以军人的眼光把这间房仔细观察了一番，仿佛不是在察看屋子，而完全是从军人的直接考虑。这是一间狭长的横着建在仓库里的屋子。在一面细长的墙上安了一道门，另一面窄墙上有一扇窗子对着教堂，子弹几乎可以洞穿整个屋子，透过那道门，子弹只能射在屋子的中间部分。

跟他们一起来的有弗谢沃洛德的勤务兵，原来屋里已经有了一名士兵。这样，他们一共就是七个人。

于是，他们开始坐等，那滋味仿佛是在蹲监狱。他们等了一个小时，又等了半小时，等什么呢？他们无可奈何。窗外天刚放亮。继而天色大亮了。没有任何人到他们这里来，所以他们什么消息也不知道。

他们决定派勤务兵出去侦察一番，为了让司务长派人来把他们救出去，还到二连去了一趟。

勤务兵去了好长时间，不过带回来的消息也不少：二连那里去不得，那里挤满了戴红袖标的工人，司务长说个“不”字都不行。

而且把军刀还了回来……

至于俱乐部，勤务兵说，在一夜之间完全被破坏了。绘画、肖像被撕下来踩碎了。枝形吊灯被打坏了。沙发被毁了，硬的被摔断，软的被军刀砍破了。

谢尔盖昨天还担心有人从俱乐部往外打枪，希望没人去碰它。

自己家中情况怎样呢？他派了人去打听。勤务兵在那儿守护了谢尔盖，结果，为了不被暴乱分子打死，他好不容易才骗了过去。暴乱分子们用枪托在钢琴键上捣着。他们把靴子、衣服、床上用品全都拿走了，还瓜分了奖章，装腔作势地挂到自己身上显摆着。

这时，他们派人到营房去看了看：说不定哪儿还有军官呢？

勤务兵回来说，哪儿也没找到一个。

怎么办呢？从团队院子里走开？换上衣服？

几个兵士出去一趟，小心翼翼地给四位军官找来了士兵服。雷巴科夫准尉立即换了装，他的面貌就不像个有文化的人了，跟士兵没有任何区别。于是他走了出去。

可涅克拉索夫兄弟还是犹豫了，怕这有失体面。结果他们还是穿了自己的军服。小格列韦也是这样。

他们又坐了一个钟头，很少说话。那情景，仿佛每句话都在剜心，最好把自己的心里话藏着，尽管它令人心寒。在整个彼得格勒，只用了几个小时，暴动就成功了。这就是革命！它是怎么爆发的呢？是谁在那里主宰着一切呢？现在又会怎样呢？不过作战部队里没有发生革命，他们要是一来就能应付过去，不过在这儿对付谁呢？这儿连步枪都没有人会拿。可是团队却蒙受了耻辱，个人的荣誉也蒙羞受辱，当然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哪里都没有枪声再传来。难以相信，团队已经被毁灭，外人正在这里游荡，在寻求流血事件。

他们想吃东西，越来越想吃。从昨天起就什么也没吃过。哪怕能弄到面包也好啊！教堂服务人员说他能找到，说完就出去了。

他回来把两个士兵叫走了。三个人很快又回来了，而且还带来了煮熟了的茶炊、装着食物的托盘和一盒卷烟。这是团里牧师的妻子给捎来的。

这下可就毁了！他们干得不够谨慎：三个人在操场上鱼贯而行，还拿着茶炊，端着托盘，有人发现了他们。

他们还没来得及泡茶，面包还没咬上一口，近处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叫声：“这儿有军官！”什么也没来得及决定和考虑，就传来了另一些人的叫喊声、跑拢来的人群的脚步声。教堂服务人员刚一去锁门，很快就有一枪打在门上，快得甚至都没人喊一声：“快出去！”他受了伤，一屁股跌坐在地板上，他爬向一旁，一面用手摸着肩头，一面出声地祈祷着。

向门上的射击接连不断。喊叫声也越来越密集，人群围拢上来，高喊着：

“打死这些吸血鬼！”

“他们喝足了我们的血！”

人们叫骂着，疯狂地怒吼着。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仇恨？这仇恨曾经

在哪里？为什么活到现在对此都不曾了解？

外面的人向门上的射击显得没有经验，不往低处打，而是往齐肩高的地方打。不过门被射穿的地方已没人留在那里：格列韦赶紧蹲下爬开了；教堂服务员爬到床前，弗谢沃洛德递给他一个枕头，他把枕头随便往伤口处一塞，就躺倒在窗台下的地板上了。谢尔盖赶紧挤到床后的角落里，两个士兵趴在了地板上。

外面的喊叫和射击还在继续。外面的人还是显得缺乏经验：他们完全可以绕到窗子跟前，而子弹可以从那里扫遍全屋。

可是他们没有往那边绕。只是那男女混合的愤怒的嘈杂声，打死吸血鬼的狂呼乱叫和向门上的胡乱射击一刻不停。

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人说：“同志们，别射啦！说不定那里什么人也沒有？等一等，先别射啦！”

于是，外边静了下来。这边，屋里的人们也都屏息不动，这里简直就是个捕鼠器，即无处可逃，又没有武器。

不过，用得着武器吗？在这里打谁呢？它反正救不了命，你也冲不出去。

有人在推门。难道它没有锁上？还是锁头被子弹打坏了？有一个士兵向里面看了一眼，这是个莫斯科兵，他那张脸年轻而富于表情，就像修道院的好仆役的脸一样。这是个不熟识的士兵。他用手一指说：“待在这里，别出去。”他指着弗谢沃洛德的勤务兵说：“你怎么没走？混蛋，别人要知道会打死你的！”说着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推了出去。”

“就是他，就这家伙！那儿再没人了。走开吧！”

于是，喊声停止了，也不再打枪了。外面的人兴奋地说话，看来是散去了。

这时候军官们可不再不好意思了，也不再迟疑了。他们很快地换上了士兵服，急不可待地溜了出去。要是早上就换了衣服，那该多好啊！那样早就逃脱了，教堂服务人员也不至于受伤了。

没法子帮他的忙，也只能把枕头按在肩头上了。

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扣上军大衣的扣子，外面又狂喊起来，又向门上开起枪来，这次开枪已是很有把握的了。显然，是勤务兵告诉了他们。屋里的人各自挤到角落里。涅克拉索夫兄弟互相握了握手。

打了一通枪，然后有人说：“要不让他们自己出来？喂，先别开枪！”

不过外面的人自己也不敢进来。要知道，头几个进来的人会被干掉的。因此总也没人冲进来。

“喂，谁在那里，赶快出来！”

没有任何出路了。况且现在穿着军大衣能往哪儿跑呢？可耻啊，干吗要穿上这些呢？他们扔掉了士兵服，自己的大衣也来不及披上，大尉、上尉和准尉三个人就只穿着上衣出来了。

弗谢沃洛德忘记了拿拐杖，就那么出来了。

工人们离开门口十五六步远，站成黑压压的半圆圈，所有人衣袖上都系着红袖标。所有人的步枪都摆出“预备，放！”的架势，那样子挺威风。有人肩上斜挎着从仓库里抢来的子弹袋。

军官们一眼就能看清所有人的面目，他们都是令人永远难忘的，虽然他们没去细看任何一张脸。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这些面孔，他们显得更年轻，并充满了怒气。

他们身后还有一大群人，女人们把拳头伸过前面的人的肩头，威胁地喊着：

“打这些吸血鬼！”

“交出武器！”

“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昨天已经交了。”

他们不相信。有个埃里克森轻工厂的人戒备地走上前来。这家工厂就在附近，工人们都多次从这里路过，和军官们一起坐过电车，与他们见过面。可是军官们从未注意到人们对自己如此痛恨。

这人走上前来，把军官们的腰带和所有衣兜拍打了个遍。使他吃惊的是没有武器。人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于是人群中发出更大的喊声：

“何必跟他们费事儿？枪毙吸血鬼！”

“走开，别碍事！”

“对我们发号施令够多的了！让我们也指挥指挥他们！”

人们怀着另一种紧张心情，已经不是由于危险的搜寻，而是出于高兴，向四处移动着，给另一些想往前挤的人腾出地方，这些人有的持枪待发，有的已在瞄准。但没有人开枪，看得出是在等候头目的号令。

生活何其复杂，而所有的死亡判决又何其简单：就在这里，就在此刻。而最令人惊奇莫解的是，军官是为这个国家而死，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仇视军官呢？

小格列韦这个孩子，面对成年人群呆住了。弗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慢吞吞地说：“这些该死的白痴……”谢尔盖则挺直了身体，敞开挂着圣乔治十字架的前胸，最后一次深深地叹了口气：他没有想到会死在这个地方，会是这么个死法。他还来得及替年老的父母们惋惜一番：他们在同一分钟将失去两个儿子，而且两个人都死在俄罗斯人手中。然而他却找不到什么话作为辩白，不能对杀人者们说，无法阻止他们。

可是，又有一个喊声从旁边，从团队教堂的台阶那里传过来，赶在了开枪命令的前头。

“住手，住手！别开枪！”

有十来个莫斯科兵从台阶上（从那里看得很清楚）向这边跑来。他们一边跑一边分开人群，冲到围成半圆的射手和等待死亡的人之间。

“住手！别碰他们，这些军官是好人！”

“我们了解他们，别碰他们！”

可军官们却认不出他们是谁。

不行，已经制止不住了。

“走开！”愤怒已极的戴红袖标的人们喊道，“这不干你们的事！走开，免得连累你们！”

但士兵们用自己的身体挡着。其中一个喊道：“你们在打伤残人，好个后方英雄！”

这下子倒把人给镇住了：“伤残人在哪儿？”

“这不是！”来人指着弗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他就是！他的伤在腿上。”

有一名工人把枪交给别人，走上前来，隔着裤子摸起弗谢沃洛德的腿来。他一点一点地往下摸，最后喊了起来，好像摸到了什么：“不错，腿是木头的！”

于是，那凝滞不动的黑色半圆仿佛被冲毁了，颤动起来，崩溃了。

“伤——残——人……”

“一条腿都献出去了……”

“差一点儿弄出错来，你瞧这事儿……”

总还有几个要枪毙的吧——高大的上尉和年轻矮小的准尉被暴露出来，他们就站在这儿。不，因为那条残腿，现在连他们也受到了宽恕。围成半圆的人们散开了，一些人还犯了错误似的，竟然像朋友一样走上前来说：

“你们有军大衣吗？你们会冻坏的呀！”

“把军大衣给他们拿来！”

“我们那里还有一位军士受了伤。”谢尔盖说。

“我们马上送他去军医院！”这些士兵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可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人，兄弟俩认不出他们。

“你们抽支烟吧。”人们这会儿倒让他们抽起烟来了。

“是呀，坐下吃点儿东西吧。你们的茶炊都凉了。”

可是，一名年岁较大的工人态度十分生硬地拒绝说：“没时间吃东西！还在这儿坐着呢！命令让把所有被捕者都送交国家杜马。集合吧！”

第一百七十五章

别说让马斯洛夫斯基回家躲起来，甚至连在这儿睡上一会儿都不可能了。可是，军事委员会属于国家杜马了，这使他精神上深感安慰。与罗江科共同负责，这也没关系。趁着克伦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没有睡，他又去跟他俩谈了谈，这两人也对他表示赞同。

可也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家族中有世袭贵族和那么多军人，他怎么就没从青年时代起成为出色的军官呢？然而，他那时就看透了贵族生活衰落趋势，依靠这种生活已无法取得成就。对于贵族们来说，那是一段艰难时期。可是天生的求知欲、观察力和多方面的才能引导谢尔盖·马斯洛夫斯基到中亚去考察探险，研究人类学，进行的科学尝试，虽然不是成功。

后来整个社会都趋向革命，马斯洛夫斯基也参与其中，结果差一点儿没玩火自焚。近年来他又悄悄地开始了文学试验。他要是能成个文学家该多好啊！

早在20年前他就已准确地预想到，总有那么一天，就像这一昼夜，他作为一名军官会落到这种境地：会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军人们在一片惊惶不安、茫然无知（从昨天晚上起人们就已开始称苏维埃人了）和孤立无援中被弄得疲惫不堪。但到了后半夜，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一种普通的人间欢乐，让他们提起了精神：有人给他们往房间里送来了一大锅热气腾腾、带葱的咖啡色煎肉丸子，还有大圆形白面包。不

管有没有革命，反正肠胃总有它自己的要求！没有刀叉，他们就用手撕开面包，然后，再用小折刀切，肉丸子也是用手抓的，就这样吃了个精光，也不知道是谁在哪里煎的。

根据夜间的无法防守和塔夫里达宫军事力量完全无组织的状态看，军事形势在其他方面也是模糊的，比白天还危险。哈巴洛夫随时都能够用一梭子子弹就把那群败类从小公园里驱散，然后，赤手空拳就可以夺取塔夫里达宫。

所有人都睡觉去了，就连聚集在军事委员会门旁的好奇和保卫的人也都散去了。

幸好 177 团在尼古拉火车站下车的消息乃是臆造。但是，传来了另一个可怕的消息：有一个团从波罗的海车站下车，这也轻松不了多少。而喀琅施塔得警备司令通报说（大概，他本打算向哈巴洛夫报告，但由于线路的关系，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家杜马）：一些未经组织的武装人群开始从奥拉宁包姆向彼得格勒运动，可以聚集 15000 人。其实到这时，已经可以认为谢苗诺夫团转到革命方面来了。叶戈尔团也是这样。于是，给他们下达了命令，以谢苗诺夫团的 500 人和叶戈尔团的 300 人为前哨，去应对这种不确定的夜间转移行动，一定要有军官同行并带上机枪。（要有军官一同去？可是那里有没有军官呢？那两个团情况如何呢？不过命令来自国家杜马，会使它们得到加强的。）谢苗诺夫团和叶戈尔团还要向尼古拉火车站各派一些人去。

整个晚上，尤其是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发出去的指令没有任何一项得到回应，派出去的步哨或巡逻队没有任何一队返回来。所有这一切都有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仿佛压根儿就没有发过什么指令。

彼得格勒经受着来自所有的四条铁路线——尼古拉铁路、文达铁路、华沙铁路和波罗的海铁路的威胁。可是，他却不能预防攻击或派兵守卫。虽然他把没露面的政府军也计算在内，然而，这些军队的意图还十分不明确，等它显示作用也看不到尽头。政府何在？无人知晓，也许是搬到海军部大厦去了。政府会在那里不停地开会，并且一定有一条电话线路直通大

本营，从那里源源不断地发出命令。他们准备全面镇压暴动，伊万诺夫将军已在率领一支可怕的军队。

但是到普列奥布拉任团去的恩格尔哈特，按照“失踪”的规律，直到早上再也没露面。

于是有人猜测：说不定他凭着这个合适的借口，干脆就躲开了这个危险的地方。

马斯洛夫斯基却傻乎乎地在这儿无望地干着急！要不是有菲利波夫斯基，他也溜了。可是，这个任劳任怨的菲利波夫斯基，仿佛不是在夜间，坐在那里写呀写，写了些稀奇古怪的命令，但却是写在国家杜马副主席的公文纸上，真了不起！而且他还接收了一些汇报，汇报总还是要有的。

在马斯洛夫斯基看来，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是最危险的，或许每个革命者都以特殊的敏感看待它。它从不曾被征服，从不！最理想的是把它封闭起来，从外面封锁它所有的出口。可是，到哪里去召集愿意摸黑到那里去，并且要在寒冷中站立的人呢？再说还有人从碉堡的枪眼里往外打枪。

两名热心的军士和几名士兵为军委会传达指令和收发信件，帮它摆脱了困境。

夜长得仿佛没有尽头，并且，令人感到恐怖。革命的义务像钉子一样把人钉在这里。（一旦从正门攻进来，马斯洛夫斯基还是来得及从侧门出去，奔向塔夫里达路的，那里离他家也就是三五步远，而且对非军职人员也不加阻拦。）

在这个不眠之夜，有多少感受啊！就好像一生的感受！

清晨5点钟有消息说，预备役汽车连转到人民方面来了，这太好了！这回可有车坐了。可是，这个汽车眼下尚在筑垒自卫（显然，它只不过是睡了一夜），得等到明早才能到国家杜马来。

这之后，有一辆装有大炮“戈奇基萨”的装甲车前来增援。

将近6点钟有电话通知说，彼得格勒营和伊兹马伊洛夫团彻底转到人民方面来了（伊兹马伊洛夫团持不同意见的军官被包围起来了，有些则被击毙了，也许是8个或者18个）。

任何地方都没再发生什么事变，也没发生战斗。到天亮时才开始有人打电话来要求保护，提出要求的有：弹药厂、奥赫坚斯基炸药厂、海军和炮兵演习场，这些地方的卫兵都自己溜走了。首先需要保卫的，当然是易爆的工厂，要是有个恶棍带着一盒火柴……可是，根本就没人可派，没地方可调兵。

说起来，昨天晚上还不敢相信呢：革命政权是否存在，真的所有人都参加了革命吗？可你瞧，革命已经到了第二天了。

志愿者们又在外边敲起门来，有人可派了。

已经是天亮两个小时之后，恩格尔哈特才露面。他让人一看便知是睡了一觉，并且穿上了带有参谋本部军官绶带的制服。与他同来的还有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尤列维奇教授。恩格尔哈特当即不合适地宣布他为塔夫里达宫的总管，而这位也跟别人自来熟，发号施令起来。

马斯洛夫斯基因为恩格尔哈特昨天夜里缺席的事，对他发了一通脾气，却又因为他现在衣着华贵地到来而消了气。他这样让人看来十分威风！自己也该穿上体面的军服。真见鬼，我们还得去跟这个沙皇制度战斗！

恩格尔哈特苦恼地报告说，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人对他昨天夜里热烈的讲话充耳不闻，他们哪儿也没去，没有攻击任何目标。看来，那里不仅缺乏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团结，就是军官之间也不团结。总之，这个打给希德洛夫斯基的夜间电话，几乎是个意外事件，却又这么决定了许多事情！

恩格尔哈特这时还是给普列奥布拉任团发了命令：占领国家银行、电信局，向埃尔米塔日美术馆和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派出岗哨。哪怕他们能够对这些不算危险的任务履行昨夜的诺言也好啊！这个团起码也该在塔夫里达宫周围布置岗哨，维护住这里的秩序。

这时，通过恩格尔哈特了解到所有夜间侦探都没有打探到的奇怪情况：好像是在交战双方之间，有人与总参谋部进行着亲密的电话交谈，说政府并没在海军部大厦，哪儿都没有它，也许它根本就不存在。说哈巴洛夫在夜里转移到冬宫，可是，米哈伊尔大公到了那里，把哈巴洛夫又挤回海军部大厦了。说哈巴洛夫有五个骑兵连、四个步兵连、两个炮兵连。

如此的坦白既令人吃惊又令人生疑，莫非恩格尔哈特在同样的电话中也是如此坦率地回应？难道就如此承认塔夫里达宫没有任何防守？马斯洛夫斯基越来越恼恨地监视着恩格尔哈特、尤列维奇和奥博多夫斯基。怎么又来了这么个工程师？从哪儿来的？谁召来的？他待在这儿有好几个钟头了。于是马斯洛夫斯基对菲利波夫斯基耳语道，谁也不要相信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那些苏维埃人，也不应该让人从自己手中夺去军事领导权。

可是，电话中断了。电台出了麻烦：早上电话员小姐跑光了。罗江科为此写来了便函：为了恢复电台业务，必须派一两辆汽车去挨家挨户地把她们召集起来。此外，还得把电台房间里的死尸处理干净。

占领电话电报局，这无疑是为了不重犯一九一五年的错误。

真的可以认为，哈巴洛夫已经对电台实行保卫了吗？奥博多夫斯基另有建议：把电工营勤务班派到电台去，让他们既占领广播电台，又在那里服务。唉！由于发生了革命，这个营也跑散了。要把他们召集起来，并不比重新召集电话小姐容易。

这时已是白天，越来越多的长官聚集到一起，这里有杜马议员勒热夫斯基，据说是公爵的奇科利尼，还有伊万诺夫。这些人各行各业的令，没有互相协调。他们在命令上，在偶尔送到杜马的公文纸上签了字：忽而写“军事委员会主席”，忽而又写“代主席”，忽而写“塔夫里达宫总管”，忽而又写“代总管”，恩格尔哈特还签了个“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司令”。

他们给海军第二舰队下达了占领冬宫和逮捕大臣们的命令，如果能在哪里找到，那么连政府成员们也一并逮捕。

马斯洛夫斯基与菲利波夫斯基则单独谋划，派出几个小组去挨户搜捕各部大臣，他们没忘了施蒂默尔。真正的革命事业应当抓紧干！他们还得跟这个沙皇制度战斗。

由于失去指挥，有些地方整营的士兵闲逛着。英雄的第一革命营沃伦营也是如此，那里的军官一开始就跑光了，一个也没剩。8点30分从塔夫里达宫一下子派来两名准尉，二人权力相当，临时指挥沃伦营。但是没过一个小时，从沃伦营的人中出来一个上尉要求指挥权，于是又重新委任了他。

眼下重要的是说服军官们回营队，没有他们就无法掌握卫戍部队。

而在伊兹马伊洛夫营，军官们被杀害后出现一些缺乏约束现象。于是向那里派了肩负指令的一大队人马：要求将所有武器都上交军事委员会。（要是能交出来，那当然好，可要是不交呢？）

伊兹马伊洛夫营有的连队曾归哈巴洛夫管辖。到底把这个营托付给谁呢？

士兵们！全体人民，整个俄罗斯都感谢你们这些为了自由的正义事业而起义的人们。

士兵们！你们中间有些人对是否参加起义还犹豫不决。不要忘记你们在农村、工厂的苦难生活，在那里，政府无时不在压迫和摧残着你们！

士兵们！在一些人家和个别住宅里还隐藏着警察、黑帮和其他坏蛋的余孽。你们要尽力用致命的子弹和准确的攻击，在所有地方立刻把他们消灭掉。

士兵们！不要让商店和民宅遭到抢劫。这是不应当发生的。

俄罗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和荣誉。

工人代表苏维埃

第一百七十六章

昨天晚上，他们已经顺利地跑出冬宫的帕甫洛夫营，尤其是该营的教导队没有继续往前跑，而是停下来安排各自的去处。安德鲁索夫准尉跟教导队在一起。

他们向各自的营房走去。可是，半路上从人群中跑出一些妇女和小姐，向帕甫洛夫营的官兵奔来。她们拽住士兵的胳膊，把红布块塞给他们，甚至还给他们别上。

军官们也没敢喊“走开！”或者“不许接！”

不过又何必喊呢？人们的心境发生了某种巨大的转变，安德鲁索夫甚至感到高兴，他在参与某种不会重演的事件。

然而，昨天一整天结束得就更不寻常了：在教导队营房旁的察里津大街上，站着持枪的工人和大学生，他们不让士兵们去自己的营房，而是命令他们继续沿街走去。

一切秩序变化得如此之大，这些意志沮丧的士兵竟没敢冲过去，尽管他们很想吃晚饭并且希望躺下休息。军官更没敢给他们下那样的命令，因为年轻的军官特别感受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令人不安的气氛。

看来，军官们在士兵面前确实无能为力了，甚至更安全的方法就是离开士兵。

一种神秘莫测的危险感正在增强，他们宁愿找个地方钻进去，躲起来。

就在这条察里津大街上，有一所军官小医院，帕甫洛夫营就有那么一名军官，竟然换上了病号服躺下装起病来。安德鲁索夫甚至羡慕他们：这

些机灵鬼！

可是不久，有个失去栖身之所的教导队士兵，瞎闯到这家医院里，发现了自己这些身体健康的军官上司。于是，军官们免不了被其羞辱。

安德鲁索夫在闲逛时碰上了科斯佳·格里姆。二人请求在他们的军需官家过夜。就在这儿，只隔两座房。（军官们如果穿过全城会从陌生的士兵那里招来危险。）

同时他俩得知，士兵们正在追杀奇斯佳科夫上尉。他们在军需官家里还得知，奇斯佳科夫藏得不远，就在另一位军需官家里。于是格里姆给自己家里人打了电话，提议给奇斯佳科夫穿上便服，把他送到瓦西里耶夫岛自己的父亲——一位著名的自由派国务会议成员那里去，在那儿不会有人纠缠他。

可是，无论怎么给奇斯佳科夫换装，也无法藏住他那只明显经过包扎的手，而且也藏不住他那双不驯服的眼睛，于是，只好作罢。

瓦吉姆·安德鲁索夫也往家里打了电话。他的父亲（一个民主党人）和他母亲由于发生的事件而欢欣鼓舞：期盼已久的人民解放到来了！实现伟大理想如同接受礼物。现在这才算开始生活！现在才开始有秩序，无论怎么转变都不会变得更坏。要不然可实在忍受不了了。

瓦吉姆对他们抱怨说：你一靠近了看，一切都不那么舒服，看起来并不那么令人愉快。

可是，他心中产生一种新想法：确实，根据他的家庭及教养情况，他怎么就不能与父母共同欢乐呢？

夜里他和科斯佳讨论了该怎么办。生活中总有不寻常的事物以不寻常的方式成为现实的，那么，他俩为什么不能追随人民的胜利呢？这胜利是那么令人向往和期盼。

年轻时这些转变是容易的，这就好比演戏，转变中将继续上演昨天开始的戏剧。

外面天已经很晚了，士兵们还在窗下走来走去。那些持枪者还是不放他们去营房。

两人早上醒来，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赞成革命！他们一起床就是革命者了！

两人把红色的胸花扎到军大衣的前胸上。

他们的腿上、胸中和头脑里出现一种异常的轻松感，仿佛地球对它们失去了引力。于是，他们忍不住要胡闹一通。那样子让人感到，他们马上就能干成一件什么大事似的，并因此而威名远扬。

可是，就这副样子到教导队去见自己的士兵，也够难为情的，的确不能去。于是，他们去了前天就先于所有连队暴动的步兵连。

那里的人们还都在睡着。

两个准尉挨着房间边走边喊：“你们怎么还睡呀？快起来，革命啦！”

然而，这样还是显得不够劲，因为这些醒来的人都是蔫巴巴的。于是，安德鲁索夫和格里姆喊道：“快起来！再也没有沙皇了！”

他们为什么这样喊？只不过是随便想到这么一句。

可听到这样一喊，帕甫洛夫营的人都十分慌乱地猛然跳了起来。

后来他们弄明白了，看来谁也不会因为参加暴动受到惩处，也不会对他们的 19 名被捕者进行审判了。

于是，人们把两名准尉向上抛了一通。这两位也就变得更开心、更不着边际了。

众人到俱乐部去吃早饭。一些年轻军官也已戴上了胸饰，可年纪大的军官则用谴责的目光看着他们。不过，年纪大者人数极少。

奇斯佳科夫上尉也没在这里。

这时原近卫军司令，大块头的别佐布拉佐夫将军来了，他一来就在台球室里教训军官们说，一旦营队奉召上街，不要让人群接近自己，而要先以命令阻止之，然后给他们一顿排枪。

这番话听起来粗野蛮横，仿佛来自一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青年军官们没有和他争执，而是站起身来，示威般地走了出去。

这之后瓦吉姆和科斯佳步行去了塔夫里达宫。这时，他俩已可以自由地行进在不相识的士兵群众中了：士兵们看到他们胸前的红色胸花，不但没有缴他们的械，反而还向他们敬礼。

在塔夫里达宫里挤了一阵子，他俩找到了军事委员会。那里对他们的

到来感到高兴，并当即写下了命令。给格里姆的命令是：指挥自己所在的帕甫洛夫营的那个排，服务于国家杜马。给安德鲁索夫的命令是：接手指挥派到米哈伊洛夫练马场去的帕甫洛夫营的士兵。

这样，两人都有了事做，都成了革命军官。

文件二

摘自给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二月二十八日晨）

请即向利戈夫卡派出 350 人的增援部队，位置在丘巴罗夫胡同拐角处。遇上了大埋伏，有六挺机枪在扫射。

（铅笔标注：未获证实）

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务人员请求派一支队伍，去逮捕隐藏在那里的人……克里姆林宫目前不归任何人管理。岗哨都撤掉了，可是里面还有旧政府的拥护者。

（大学生勒·伊泽受医院人员委托呈）

在元老院附近发现一群洗劫“阿斯托里亚”旅社的醉鬼。

工程师路和花园路拐角处形势不妙。在该区没有我们的巡逻队。

城里一片寂静。士兵们抱怨天冷，决定到营房去。夺下了 18 辆装甲车。郊区正在发生破坏商店的事件。

从彼得格勒的解犯羁押监狱获释出来的人们，请求批准他们可以前往办理通行证的地点，并可领取被褥、住房、食品和武器。

获释政治犯乌里扬斯基

在谢苗诺夫团的营房里有很多士兵。他们不知该干什么，请求派人领导。全部都是有武装的。

兹报告，冬宫旁有机枪在扫射。有消息说，冬宫里藏有宪兵大队。

准尉沙布林斯基

据收到的报告称，有两名可疑者给军官们酒喝并散布十分令人惊慌的谣言。

食品委员会成员（签字）

受命组织守卫军械库，那里似乎正遭破坏。

皇村车站从里面反锁着。谢苗诺夫团带着乐队驻扎在奥布霍夫医院对面。

工程师路和花园路拐角处请求立即给予帮助，以制伏醉酒的士兵。

军械库正有人在拆卸武器并往外运。必须禁止炮弹运出。他们可能要经过列斯诺耶用马匹运出，因为从芬兰来的军队在那里等候。

第一预备团库兹马

一些货车在街上来来往往，其中许多辆车装着弹药。必须特派一些全权者去查清这些车辆开往哪里，开走的原因。并把那些闲散车辆带到塔夫里达宫来。

命令：志愿兵泰罗夫·德米特里和列兵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在汽车军校挑选代表并组织修理车辆。

鲍·恩格尔哈特 11 时 30 分

第一百七十七章

舒利金在椅子上坐了一个通宵，没有睡好。遭到洗劫的杜马小吃部什么饭食也做不了，他连一口热东西也没吃到。可他胸中却洋溢着一种法兰西革命的感觉。

很容易产生这种比较，许多人昨天晚上就有了这种感觉，而且今天它更加强了。舒利金由一个遥远的、冷静的读者，变成了那些可怕日子的参与者，说不定还会成为牺牲者。

昨天是什么样子啊！昨天晚上杜马拥挤的场面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人们昨天只是冲进来，可是今天已经不顾阻拦了。没有理性的人流就像棕褐色的黏糊糊的果酱，从正门入口处往里挤，并且踊跃地灌满塔夫里达宫的所有空间，只是为了自己在这里毫无意义地停留。昨天，那些惊慌失措、不敢回营的士兵起码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处，可今天怎样呢？今天，所有的空场、厅堂被占得寸土不剩，甚至连房间都被强夺了。这些不停地活动、到处乱窜的呆头呆脑的人们，简直就是败类，阻碍着一切理智的活动。俄国落得个无政府的状态，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需要有人指引方向和进行干预。可是杜马委员会的议员们不仅工作无着落，而且还得互相找寻，甚至不停地从一座楼房找到另一座楼房。

舒利金发现，这些人似乎千人一面，这种面孔怎么看都是兽性的。

他真切地看出，所有这一切他都曾见过、读到过，只不过没有亲身体验：这已是 128 年前发生在法国的事了！青年们曾在叶卡捷琳娜大厅

三五成群地试着用俄语唱《马赛曲》，都唱跑了调：

我们要跟旧世界彻底决裂
要永远跟它一刀两断！

舒利金听到过那真正的《马赛曲》和它的骇人的歌词：

公民们，拿起武器！
向前进！让那肮脏的血
注满我们的脚印！

这肮脏的血是何所指呢？那时就已表明，国王派兵包围并不能使这一切永远结束。

你看，我们这儿皇上的挂像不也被撕成碎片了吗？

太讨厌了。

皇上的全身像在杜马讲台后面挂了十年，它是所有的演说和起哄的极富耐性的见证人，但他毕竟是国家尊严的象征。今天早上人们突然看到：士兵的刺刀把皇上挂像戳破，碎片从镀金像框里耷拉下来。

刺刀的这几下无耻的挥动，突然改变了所有的意识：彼得格勒这场偶然事件非但不能恢复常轨，还有可能真是一场伟大的革命。

无论是杜马委员会，还是罗江科本人，都无力保护皇上挂像，也不能使任何东西保持现状。

舒利金触景生情：他常常想起 11 年前发生在基辅的事。一群人冲进市杜马，主要是犹太人，那时士兵还没有暴动，就是这样撕碎了历任皇上们的所有肖像，剜出了他们的眼睛。有一个红头发的犹太大学生用脑袋撞穿皇上肖像，再把这幅撞穿的油画套在头上，发狂地喊道：“现在，我就是沙皇！”被固定在露台上的皇冠则被弄坏，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扔到马路上。

人们仍然在罗江科装饰华丽的大办公室里躲避这些人的践踏。这里都

是自己人，在这里还可以讨论点儿什么。

诚然，什么决定也不可能做出。但应当采取行动，不让无政府状态发展下去，这是明白的；但不明白该干什么，怎么干。第二天降临到他们头上的，要比他们所呼唤、等待和向往的多得多，巨大得多，他们的头脑无法消化理解这些。

是啊，针对谁去行动呢？谁该去行动呢？正如舒利金警告他们的那样：为了那些值得人民信任的人、那些诚实又有才能的人的荣誉而争吵，可是这样的人在哪儿呢？在临时委员会里，仿佛都是些杜马的上层人物，可是你一看，却是一群愚昧无知的人，简直可耻。好在这个是委员会，而不是政府。但是，哪一个有才能的、受信任的人会被选任到政府里去呢？

罗江科这大象般的傻大个儿又能有什么用呢？他这样的人，有时执拗地反对皇上本人，可就是不能把那些冒名者、无赖，还有什么未经选举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从预算委员会中清出去，他们连杜马大楼都给强占了。

与这些人不同，舒利金觉得自己还年轻，机智灵活，自己还是那个11年前的基辅准尉。他渴望行动，渴望表现出众，有别于这些令人琢磨不透的家伙。

这时，他听到了如下的谈话：黎明时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来了电话，要塞司令希望与国家杜马的议员们谈谈。看来，他们到底还是没派任何人去。他听到了！于是，在他那浪漫的心灵中全部景象骤然大变，并重新生动起来：既然这像是法国革命，那么，相像之处岂不正是在这里吗？——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这就是巴士底监狱！而这些穷凶极恶的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发起突击，攻克这个要塞！可能要去解放不存在的或为数不多的几个囚徒，并处死要塞的军役人员。为此，应当抓紧预防这场可怕的事件！

他在这里过夜，还算是有了用处，没有白白地在椅子上受罪。于是，他向罗江科和委员会的其他人表示最好派他前去。他紧着说服他们，担心不派他去。可是所有人都不知所措，以致没人采取措施，他们只是麻木地点头同意，既然有人愿意去，那好啊！

舒利金衣扣没有扣完，就迎着令人神清气爽的冷空气跑了出来。

过去在城里走一走，他怎么也弄不到车。可是现在，一分钟就给他派来了。彼得格勒的汽车大概有三分之一停在塔夫里达宫前，等待着有幸运送哪一位长官。（其他的三分之二拉着射击和喊叫着的人在城里奔驰。）

可是给他派来的，是插着小红旗、站满了步兵的车，挤得连可以抓住的一丁点儿空地方都没有。一名机灵的军官已经给舒利金打开了车门，这名军官摘下了肩章，他是从军事委员会派来照顾舒利金的。

舒利金这个著名的保皇党人自己都没发现，他的车是怎样插着红旗去夺取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的。

要不是任务庄重大、非比寻常，他是不会去的。可是，整个法国革命就是由攻打巴士底监狱而扩展开的，应当尽快防止这种不幸的发展。要当着人们的面释放政治犯，并让他们看看空了的牢房。

舒利金不认道儿了：街上的人跟往常大不一样，由于系有花结和袖标，人群中有许多红点；场面也不寻常，人们不是列队行进，而是向杜马蜂拥而去。许多人都武装起来了，有军人，也有普通人。步行者没有任何队列，也有坐大卡车的。

炽热的废墟、灰烬、浇灭后的烟雾——这一切使区法院冒着热气。

天气晴朗而寒冷，但阳光普照，由于冰雪覆盖而亮光闪烁的涅瓦河从法兰西滨河大道延伸开去，河上某些地方有过往的行人，身影黑黝黝的。

从三圣桥开始，是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长长的、极其规整漂亮的灰色高墙，以及大教堂圆顶和象征永垂不朽的高耸的钟楼尖顶。一座塔上插着沙皇的帝王旗，旗上的黑色雄鹰盘旋在黄色的田野上：一代王朝在此沉睡。

这是一个伟大的瞬间，令人心脏剧烈跳动。

桥后不远处，已看得见清真寺的圆顶闪现着淡蓝色的光。在向要塞去的路上不设防的地方，集会的人变得密集了。有一个大学生从一辆大卡车上呼喊着重自由、自由、自由，所有的人都把这当作期待已久的呼声倾听着。

可是，不能在经过滨河街向要塞的小桥上通行，因为有两名岗哨守在那边。

在岗哨旁边有一名军官在等候。没等舒利金的同行者向他挥动手帕，

军官就已急匆匆地迎上前来：“您来了，这太好啦！我们急等着您！请吧，要塞司令在等您！”

这时，还是那个穿着没肩章军服的人从人群中赶上了他们……车上没有地方，所以他在脚踏板上革命士兵中间找个地方坐了下来。

哨兵在悠然地东张西望。

他们驶过头道门，再穿过彼得罗夫斯基拱门。

在大教堂旁他们改变了方向，朝着要塞司令府邸驶去。

里面昏暗狭窄，建筑是老式的。

终于见到了要塞司令，胸前挂满了奖章的侍卫将军。他那样子太没精神，也许是因为太胖。还有几名军官和他在一起，所有人都惶恐不安。

身材瘦小，体态匀称的舒利金以令人愉悦的语调自我介绍说，他是国家杜马的议员，从国家杜马委员会来。

激动不安的老将军完全失去了体现其职务和官衔的威严与自尊，说服这个目光锐利，长着小胡子的年轻议员道：“议员先生……请不要以为我们反对国家杜马。恰恰相反，我们非常高兴在这个危险时期能有这么一个政权……我们拒绝了请哈巴洛夫的军队来到这里……可不知国家杜马如何看待此事？我们这儿，有宝贵的大教堂，有皇族的陵墓，有造币厂，还有军械库。不能让那些人闯到这儿来啊！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它都会保护这些的。而我们的义务——誓死保卫！我们不会放进来……”

多么朴素而明白的看法！可是在委员会里都不这么想，只是想着怎么把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归于人民！

然而，要想回答得有把握，舒利金可是勇气有余而自控力不足：“将军阁下！您不必费力去论证每个思维健全的人都能明白的道理。既然您承认了国家杜马的权力——而这一点是主要的，那么，我就代表国家杜马支持您的意见，而且我个人也强烈主张：要塞及其所拥有的一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保护！”

将军心情豁然开朗，精神倍感振奋，道谢说：“谢谢，议员先生！现在我们放心了，也知道该坚持什么了。但您是否可以给我们留下书面指示

呢？或许我们得出示它，以证明……”

舒利金胆大地立即坐到桌前，给要塞司令写下了这样一道指令：尽全力保护它，不许任何外人侵入。

他同时还说出了自己急不可耐的想法，这想法他强忍着没有一进来就说：巴士底监狱为何灭亡的。应当公开释放政治犯，并且让外面的人派代表看看空牢房。

将军与军官们大为惊奇：哪有什么政治犯啊？！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囚徒。

这使舒利金感觉既轻松又惊奇：根本就没有囚徒？！可是所有人都以为这里关着政治犯。这个位于城中、令人恐怖的要塞中竟然连一个囚徒都没关押？

前天夜里送来的那 19 名参加暴动的士兵不算在内，要塞司令本人也乐于放了他们，其实他也不知道拿这些人怎么办。

“如此说来就真的一个政治犯也没有啦？”

“一个也没有，曾经有那么一个，就是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也是军事大臣。可是他也在深秋时被释放了。”

“所有的牢房到底都是空的吗？”

“全是空的，您可以亲自查证。”

将军打算立即释放帕夫洛夫营的 19 人。可他就是觉得让人们派代表看牢房有失尊严，是不可能的。甚至对自己的下级军官也是如此。

舒利金也没再坚持去验证。

这时，一位校官请舒利金给要塞警卫部队训话：国家杜马要求他们遵守军纪。

好吧，这可以。

在宽敞的院子里，靠近钟楼的地方，有一处积雪被打扫干净了，那里有几百名士兵排成半方阵，列队等候着。那里人不算少。

这时舒利金才想到：军官们害怕的不是外部的攻击，而正是自己的这些士兵的攻击。在这种时候，与这些心意不明的士兵同在一个关闭了的要

塞里确实不好过。

士兵们在耀眼的阳光下眯眼看着舒利金，他也眯眼看着他们。这些士兵给他的感觉不像塔夫里达宫里的那些士兵那样愚钝和不可靠。由于没有其他的演讲者打断他，对着这些唯命是从的队伍讲话一点儿也不费力，因为只能听见他一个人的高而无力的嗓音。

他提醒说，德国人处心积虑地窥伺时机，准备向我们扑来。只要我们稍一软弱，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阻击部队，那时，我们就会让德国人骑到脖子上，剥夺我们共同向往的自由。军队是以纪律维系的，因此，要服从自己的长官。你们的军官完全听从国家杜马，我已经给他们下了命令：必须保卫要塞！（“我命令！”这句话说得很响。唉，你看这革命都搞出些什么呀！）

有人高呼道：“舒利金同志，乌拉！”

同志的称呼已经流传到这里了。

可是并没有爆发出众口一词的“乌拉”的高呼声。

他告别军官们，坐进汽车。要塞得救了！（唉，没抓住机会看一看特鲁别茨科依五角碉堡！因为到塔夫里达宫去得太急，必须要到场。）

还是那个民众代表，穿没有肩章军官服的人跳到了脚踏板上。

在小桥后面，他从汽车脚踏板上向人群喊话，说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也为自由而战。

于是人们又欢呼“乌拉！”

立刻有一些载着许多士兵的大卡车开上前来，士兵们把枪栓弄得咔嚓咔嚓响，问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为什么不升红旗？威胁说要开始军事行动。

陪同舒利金的那个人跳到他们的车上，喊道：国家杜马的议员就在这里，他已经引领要塞转向了自由和人民。他们马上就会升起红旗的，只不过是没来得及！

而舒利金的车开走了，他再次经过三圣桥，沿着滨河大道，仍然顺着那骚动不安、满是持枪者的什帕列尔街走。

宫殿前的人群变得更多、更密集了。军队的队列也掺和了进去。这叫

什么事啊！

他挤呀，挤呀，总算挤过了前厅，挤过里面拥挤的人们，进了罗江科的办公室。这一切荒唐事过后，他感觉置身于自己人中间是件幸福的事：以前，这些心思不同的议员只是同事；而今，却是曾与他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朋友。

这里的人们细心并赞许地听了他的讲述。

令人琢磨不透的涅克拉索夫面部毫无表情，唇须也呆板得像后安上去的，他突然说：“好嘛，这下子可以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向海军部大厦开炮了。会把炮弹打成打地抛向那里的。”

舒利金仿佛被蜇了一下，猛地转过身。此时此地，他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怎么？我们杜马，谢天谢地，难道不是在搞革命？”

于是，他转着圈地谈啊，谈啊，跟希德洛夫斯基谈完，又跟科诺瓦洛夫谈，直至跟罗江科本人谈。

可是谁也不能附和他，因为每个人自己都不明白。

可昨天参加了要求军人专政、反对无秩序状态的个别会议的涅克拉索夫，这时不急不躁地反驳起来，虽然他既没瞪眼睛，也没抬高嗓门：“啊，问我们干了什么？我们夺取了政权。”

“对不起，先生们，我什么也不明白！”舒利金扯破嗓门喊道，“我们曾经反对大臣们，可是我们什么时候反对过俄罗斯的军人权力？！”

退却是不可能的。要么享受自由，要么面对死亡。敌人是无情的。只有通过革命斗争，而不是破坏和酗酒，才能达到人民所希望的结果。

作为一名士兵，现在应当怎么办呢？要把所有的电报局、电话线、火车站、发电站、国家银行和政府各部夺到自己手中。不要分散到自己的营房中去，要等候传单！第二次革命万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跨区委员会

社会革命党彼得格勒委员会

第一百七十八章

哈巴洛夫将军虽然睡了两个小时，但是自从早上起还是不如昨天那样能清楚地思考问题，他的头脑完全糊涂了。

在所有这些革命的日子里，如果不算失踪了的库捷波夫的队伍，隶属于他的军队没有完成一次进攻，没有一次战斗调动，甚至可以说没放一枪，没经历和打退过一次冲锋，因而也就没有死伤一兵一卒。然而，他们却丧失了所有力量、全部精神，而且明显地减员了。一昼夜之前他的部队还是首都唯一一支军事力量，他还被视为它的主人。今天，这支部队收缩进海军部的矩形大厦——一个只有死路一条的小小“孤岛”，现在几乎每一个人，甚至连总司令本人，都一心想着如何从这里跑掉。

自从从城里冲出去的建议被拒绝后，佳热利尼科夫也什么都搞不明白了，甚至也提不出来主意了。

一大早起，他们就开始张罗弄到食品和饲料，供给全体战斗人员和马匹。弹药仍然很少。哈巴洛夫向各城区打电话，请求部队和机关的首长们给他派援兵，送食品和弹药来。可是，他从各处得到的都是回绝，并且比昨天拒绝得更果断。他已经成了所有人最厌恶的对象。

后来，电话联系突然中断了，这意味着电话台转到了暴乱分子手中，而电话台离这里仅隔两个街区。

他们有幸得到一点儿面包，分给了部分下级官员。

马匹不仅没有干草吃，还没有水喝：用水龙头饮水不方便，又没有水桶，而且提水处离得很远。马匹都无精打采地站在院子里。

他们把骑兵团哥萨克的马匹放到营房的饮马场去。往那里去时还算顺利，可是，回来时有人朝它们开枪，有两匹马被打死了。

从各楼房的顶层向海军部大街飞来流弹，又有两匹马被打死。海军部大厦没人还击。

没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攻击，也没有来侵犯的敌人。要是能看到敌人，或许会更轻松些。机枪占据了各个角落准备射击，各种炮正对大门朝向冬宫广场，然而，它们都派不上用场。

虽然城市沉寂无声了，失去了联系，但冬宫的电话和联系大本营的电报线路还保持着：总机设在斜对面的总参谋部，在海军部大厦设有分机。正是利用这条线路，哈巴洛夫早上往大本营给阿列克谢耶夫发了电报，报告说形势极端困难，忠于职守的步兵只剩下 600 人，骑兵 500 人，配有 15 挺机枪，一共有 12 门炮，只有 80 发炮弹。

通过同一电报局，从许多观察所传来了伊万诺夫将军令人振奋的询问。那边证实说，伊万诺夫拟率众多的军队前来。哈巴洛夫怀着喜悦的心情准备回答所有问题，为了把责任转交出去，他简直不知是怎样等到这个愉快的时刻的。以后，可能由总指挥部亲自控制这个敌对势力没有包围的彼得格勒。这个城市没有接受他，他也十分讨厌它。（他多么渴望重新回到自己的乌拉尔哥萨克军去啊！）

总共还得等待一昼夜。

可是，既然过去的一昼夜连整个首都失掉了，那么，这一昼夜又怎么能等得到呢……

在这座宏伟大厦的某个地方，生病的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仍然住在他的公房里。但是，不能去请他出主意或者帮忙。从昨天起他连一次也不肯来，对哈巴洛夫的军队没做任何友好的表示。只是通过服务人员把他们限制在自己的房间里，好在还允许他使用直通电话。

哈巴洛夫将军身边有很多军衔较高的军官，多得远远超过他这支队伍的需要。因此，他从来不必亲自到部队去查看或者表示关心，军官们也不向他报告。可是，他们那萎靡不振、少言寡语和无所事事的样子表现出：

这样的惆怅心情笼罩着他最后的几名信徒。

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都是无比忠实的，可是，他们不可能看不到，他们的指挥官们根本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只是从这座楼逛到那座楼，无论到哪里都受到排挤。而关于政府本身，听说它已经逃散了。那种无聊乏味和无所作为的情绪，比忍饥挨饿和缺少弹药更令人心情糟糕。在这段日子里，全城都转向了胜利的暴动。他们在这里拖延驻留的每一个小时，不但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保护和益处，反而使每一个人受到来自暴动方面的迫害和惩罚的威胁。

事情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伊兹马伊洛夫团那些优秀军官来找自己的团长，向他请了假，一去不回了。

而其他近卫军官问赞克维奇将军：能不能想到办法与杜马委员会进行联系。据说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军官们已经联系上了。

军事行动毫无目标：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里，这真是一件怪事！除了哈巴洛夫的队伍，京城里还有国家杜马。可是，难道杜马会是敌人？为什么老是不能与杜马达成一致？军官们最不能理解的是：难道这有违誓词了吗？

赞克维奇没有回答。（他自己也在反复思量这个问题。）

只有炮兵上校，那位拄着拐杖的炮兵连长波捷欣，在楼梯上对一小帮士兵讲起话来。这时士兵也越聚越多，大家都想听一听。是啊，没有人做过任何解释！由于有拐杖的支撑，他的声音洪亮而清晰，传遍了整个昏暗的楼道：“士兵们，别看城市被暴乱分子占领了，但不要灰心丧气！这不过是老百姓们一时脑袋发热。不过，这要是蔓延下去，俄罗斯可就完了。但俄罗斯不会属于他们，俄罗斯与我们同在！整个俄罗斯都在战斗，在抵抗敌人。这场暴乱，是对德国人最好的帮助。不要灰心，要忍受住苦难，在战场上往往比这更艰难。我们能够顶得住！”

看来，这番话颇令人不安。谁也没有表示反对。不过，军官们也没有谁再做补充。人们站了一会儿就散去了。他这些话，或许有人还在琢磨着，但也许有人已经抛在了脑后。

那么，落入致命的陷阱里的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心情又如何呢？他很

懊悔，昨天晚上莫伊卡河上打枪时他离开了自己的住宅。从那时起，他向那里打电话，通过军事线路联系了好几次，确信房子没有被毁，谁也没到那里去，他完全可以平安无事地留在那里。可如今他的处境是：正处于锤砧之间，两头受气。暴动者胜利了，他们不会饶恕他来到哈巴洛夫余孽中间。（普列奥布拉任团有人打来电话说，夜里他们接到了进攻哈巴洛夫部队的命令。透过窗子已经可以看到各处都聚集着一群群武装起来的普通百姓和士兵。）而要是来了皇上的军队，也不会饶恕他从这里逃开。试问，他究竟为何要参与这档子事呢？你瞧这个格里戈罗维奇，不错，他是想出了一种什么病，安排得挺好：就像是坐在自己的海军部里，研究什么海军事务。而他别利亚耶夫与赞克维奇（他俩交换过想法）也可以跟格里戈罗维奇一样，就在这里——斜对面 100 俄丈处，坐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领导军务。至于彼得格勒城里谁跟谁在打仗，这与他俩毫无干系。难道革命就是反对军人？！

电话线路一通，别利亚耶夫就再次给罗江科打了电话，指望这些看法能从某方面对他有所帮助。可是，那个罗江科并没有让他高兴：他不敢保证愤怒至极的人们会对哈巴洛夫的部队干出什么事。他极力建议停止对抗、遣散军队。

可是，这事他别利亚耶夫管不着啊！

不过，既已如此，就无论如何也要在上司面前留下好印象：上司仍然存在，这不，正是它派出了讨伐军团。于是，别利亚耶夫决定，趁着线路尚通，向那里发一份报告。

可是，在报告里说些什么呢？总不能告知这全部可怕的情景和这场不可避免的灭顶之灾吧！那样他就会被认为是个不冷静的人。于是他做了如下谨慎的表述：“……形势依然令人担忧。暴乱分子占领了最重要的机关，故而，国家法律生活的正常进程中断了……”

后面说得就直截了当了：“……军队扔下了武器，转到了暴动者方面或者变为中立分子。亟盼军队速来，在其到达之前，暴动和混乱只能增加……”

但愿他们速派军队，他们还在磨蹭什么呢？

第一百七十九章

大清早，在帕夫洛夫家里就有人把布尔什维克宣言草案塞到了什利亚普尼科夫手里。什利亚普尼科夫感到高兴：悄悄地背着所有政党，突然带着一个“致俄罗斯全体公民”的宣言出现，叫他们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将独立武装起来！区联派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急着把传单印了出来，可我们拿出来的是整个宣言！列宁也该夸奖的！

唉，马特维卡·雷斯跑到区联派分子那边去了，那可是个大笔杆子！他能够写得那么威严肃穆，字里行间简直就是熊熊烈火，对于敌人，那就是灭亡；对于战友，则是一种鼓励。

算啦，没有你我们照样干。

人们在这份宣言上写呀，勾呀，抹呀，从昨天起，谁没在这上面圈圈画画过？还重新抄过。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誊清，没有写完。

唉，写公开发表的文件，这是最拖不得的工作而且要在时间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完成。这倒谈不上文体的优美，但你不能把某个重要口号的意思弄错。出错很容易，走平道还出岔子呢，何况那些政治性的措辞，仿佛迷雾飘来飘去，让你摸不着边际。似乎就握在手里，可是不经意又溜了。

我们应在这里提出这样的热辣辣的口号：一下子就激起所有人的热情，令人闻之奋起！

曾经有过舆论：是否该把“工人代表苏维埃”写入宣言？什利亚普尼科夫犯了一阵子愁，他想，这个“代表苏维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有了，

昨天已经有了。可是，我们在那里并不占多数，将来也不会占多数。应当搞他个惊慌失措：要实行共和国体，所以，得把沙皇赶跑！再成立革命政府！（由于我们有武装力量，我们在其中将占更多的席位。）

同事们对此都很赞同。莫洛托夫纠正说，还是得叫临时政府。那好吧，就叫“临时革命政府”。

应当使这样的词句深入民众的意识中，让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们忘掉，轻易倒退不得。可这个懦弱无能的莫洛托夫，你就是让他涂抹上一星期，他也弄不完。

再说伙伴们已在车旁冻坏了。要是军事大臣的司机没跑掉就好了。

好了，开车吧！到塔夫里达宫，在开会之前把这事做完。

他们绕过自行车营的士兵们。还好，枪声停止了，人们还在走动。自行车营没有投降，啊，真够犟的了！可他们在沙皇制度下到底得到了什么呢？你看人们的头脑被灌输的思想！

一直到铸造厂路桥，他们满眼所见人们身上尽是红色。而过了桥，另一些人的衣袖上却系着白袖标。这是些什么人呢？据说是城市纠察队。不，不，这不是我们的力量。

道路两旁挤满了人，零散的士兵和武装工人到处蜂拥乱闯。汽车都鸣着笛，大卡车发狂地叫着。

什利亚普尼科夫有这样一个计划：创立苏维埃自己的报纸，印刷厂已被我们的人——邦奇·布鲁耶维奇夺到了手。什利亚普尼科夫立即从塔夫里达宫给他打了电话，布鲁耶维奇保证今天就印出布尔什维克宣言，把它作为报纸的一个专号。而且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瞧着吧，维亚切斯拉夫，事情就得这么办！我们要赶在所有人的前面！

只是着急文稿的事。他们走进一个房间。

房间多的是，可就是没有空的。而且从面目上谁也认不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来，没人在意。他们混入人多的地方，在一旁找个小沙发，把稿子放在膝上读起来，用铅笔修改并把有争议的问题定论下来。

“建筑在人民尸骨上的……沙皇一伙人的好日子……”这样写很好，

就这样吧。“革命的无产者应当把国家从沙皇政府为其准备的最后的灭亡中拯救出来……”这也对头。不过这已来不及了，应当感觉到情况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从昨天起，士兵们就与我们站在一起了，因此，不要得罪了他们，而要把他们吸收到同一队伍里来。就是说，应当这么写：“不只是无产者，还有革命军队。”是的……“摆脱了长期的奴隶地位……”这也无妨。“临时革命政府主持共和国体……”嘿，这太好了，一举多得！我要告诉邦奇，叫他在这句话上别吝嗇印油。不错，我们是没有指出如何建立这个政府。可这需要长期考虑，谁抢到前头算谁的。我们的事业在于：获得一切权利和自由、所有土地归公、八小时工作日、立宪会议，没有遗漏什么吧？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写定了，维亚切斯拉夫，你要记住：要勇敢点儿，狠着点儿！

还有，“没收所有的存粮”，这很简单！我们随时没收随时分配。不过，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分的呢？

“反动势力就像多头蛇，防不胜防……”这说得对。“……要战胜反人民反革命的预谋……”这也对。

谈到军事问题，则应当强硬。“无产者不赞成战争，不想攫取什么。”不，这不行。莫如直接写“打倒战争”，许多工人都拒绝战争。

像这样：“革命政府要联络交战国的无产阶级。”你明白吗？不是与那些政府联络，而是通过它们想办法去联络无产阶级！至于政府采取什么途径去做，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提供一个纲领——让敌人一下就喘不过气来！……

还有，必须写上：“要立即选举革命政府。”要从各工厂和起义军队中选举。这是口号！

还要补充：“在全俄罗斯！将在全俄罗斯树起起义的红旗。今天没有，这不重要，明天会有的。要在全俄罗斯进行自由的事业！打倒沙皇的走狗！唤起士兵们投入与沙皇的斗争！”甚至干脆就这样：“在所有城市与乡镇建立起革命人民的政府！”

结果这宣言写得很有力度。真是振聋发聩！那么令人振奋，任何人都

绝无反对意见！这才符合我们的要求。

签名当然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谁又能去较真儿呢？委员会会有好几个，社会民主党也有好几个，可只有我们是首批党员！

邦奇能看清吗？他戴上眼镜就能看清楚。

第一百八十章

就像前线的人习惯于顶着炮弹的爆炸睡觉一样，库捷波夫在这充满危险的房子里沉沉地睡了一夜，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要了他的命。直到很晚他醒来时，才想起这全部危险，并且想起昨天的那些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毫无结果。

他感到痛苦。

关于他自己，不知怎么的，他有一种预感：他将死于非命，不像通常那样在战场上被打死，而是以一种使他横遭劫运的方式。这不，明摆着的，昨天就可能让他死去，今天也可能让他这么死去。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整个彼得格勒政权为什么会在一天之内就垮台了？

预备营是败类，而不是近卫军，这一点是清楚的。根据节约的原则，为了不从远处往这儿运，他们招募了尚未逃走的当地工人（给他们带来了传单），从近郊招募了芬兰人，还招募了小摊主、房主、白票持有者^①、娇生惯养的宠儿们。这些人好奇而轻信地听着那些卧病在床的伤员们讲什么猛烈的炮火、毒瓦斯，但愿谁也不上前线才好。而所有的军官——他们都是匆匆过客，连士兵都来不及记住，真不知他们满脑子想的什么。

但是，一个政权怎么会落到一根支柱也没有的地步，而且怎能在没有一支团结一致的反对方力量的情况下，在一天之内就逃散了呢？这叫他无法

^① 应征时被认定不符合服兵役规定而领有白票证明者。——译者注

理解。

库捷波夫走到自己这间不大的房间的窗前，小心地向外张望。他看见了铸造厂大街的一块地方、军人大会堂花园和基罗奇路的一角情况异常，有很多情绪激昂的带枪者，所有人都戴有红色的标记。有一伙人一动不动地正对着穆辛·普希金家的房子，眼睛紧盯着它的窗户和门。大概，对着后大门也有这样一伙人。

他仍然不后悔昨天拒绝了换穿士兵服。死也应该死得无愧，军官的使命正在于此。

喝茶时人们给他讲了准确消息：政府逃散了，普罗托波波夫隐藏在皇村；警察们随处都可能被打死或捕送到杜马；没有留下任何旧政权，甚至军政权。除了他的队伍昨天的行动，谁也不知道任何对抗革命的情况。

早上医院的主人们想继续用电话收集情报，可电话不通了。库捷波夫感到遗憾，昨天没来得及给姐姐们打电话，不过他已把自己的行踪告知了她们。

里面的人监视着窗外，巡逻队聚精会神地守护着所有的出口。由于库捷波夫的到来，房主人精神很紧张，尽管他们尽力不表现出这一点。

突然，他们看到，有两辆装甲车和两辆大卡车从基罗奇路拐角处转了过来。所有的车辆都载满了武装工人。车辆停在了铸造厂大街的通行区，工人们跳下车来，叫喊着，指点着窗户。在铸造厂大街散步的工人们也被吸引到他们这边来了。

工人们抬起机枪的枪身，从装甲车上对准窗子，然后，一窝蜂似的拥向正门。

主人发现了这种情况。不开门是不行了。护士长跑进来，劝说起库捷波夫穿上护理人员的大褂，要不然他会被打死的。

可即使是现在，库捷波夫也对这种能救命的伪装反感。

他请主人把门打开，只留下他一个人。当别人问起关于他的事，就说什么也不知道。（可事后他想到：隐藏一个穿着军装没有受伤的团长在这里，简直是不可能的。他这也太难为人家了。）

这里有一间不大的坐落在拐角上的客厅，客厅的外墙有门。靠铸造厂大街那一边，建有一排门对门的直通房间，客厅的一道门就朝向这排房间。另一道门朝向横头上的房间。每一扇门的对面都装有一面大镜子，朝这里走来的人老远就能照见自己。这间客厅吸引了库捷波夫，他决定就在这儿等候新政权。这两道门之间僻静的角落里有一把椅子，他就坐在了那上面，让门敞开着。

从这里向每一面镜子看去，都能看到握着手枪的工人怎样走近前来，又怎样一间一间地跑过那一排通房。这些人是那么相像：个头和身形相近、衣服都是黑色、左前胸都有红色的花结，以至于开头他误以为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后来转念一想，不可能是这样的。

再后来他想，既然他从角落里看见了他们，那么，他们也一定看见了角落里的他。可是，他没有向他们欠身。

实际上并非如此，工人们没有看见他。确切地说，他们大概是被自己那奇怪的样子给迷惑了，他们未必有照大镜子的习惯，再说还有明亮的太阳照在窗子上。而且当时的情况是：他们谁都没有领先到门口一秒钟，而只是同时稍微转一下头，互相看到对方把手枪伸出来，就都尽最快的速度跑到这个空落落的房间。倘若有谁先到一点儿，他就有时间细看一下这个房间。

他们毫不耽搁时间，就这样同时转过弯匆匆地按原路跑去，这时在镜子里让人看到的已是没了红色，依然相似的后背。

他们跑远了——库捷波夫画了个十字。这就是所谓“上帝创造的奇迹”。上帝轻易地把他们的目光引开了。可见，他库捷波夫还是命中注定的有用之人呢！

房子内的搜查仍在继续，他们把护理人员和伤员查了个遍。可是，除半小时后如释重负的主人来过外，再没有任何人到他这里来过。主人们不仅心情轻松了，而且已经为敢于保卫团长而自豪起来了。

搜查者们在顶楼里找到了库捷波夫的队伍昨天堆放的武器，他们往自己的卡车上搬运了很久，而且没有碰伤员。他们仍然顺着基罗奇路走去，

大概，是到国家杜马吹牛去了。

针对这所房子的巡逻队也都撤掉了。

这次遭遇过后，大家回顾起来，都兴奋地谈论着：谁目睹了哪件事，当时以为如何。大家都惊奇团长如此安然无恙。

库捷波夫为所发生的一切向主人们道歉，但他还想在这里待一阵子。

就在这时，从铸造厂大街传来了军乐。库捷波夫小心地走到窗前。惊呆了：他看到的不是什么别的，而是自己的普列奥布拉任团的旗帜，士兵们穿的也是普列奥布拉任团的军服。

他们也从铸造厂大街转向了基罗奇路，看得出也是向杜马去的。

他还得经受这番惩罚、自责和自己团队的羞辱！

看着这些心里难过。

可是他深信，真正的普列奥布拉任团，真正的军队，真正的人——他们都在战场上，不久就会来把这些魔鬼驱散，而且随时都会把他们驱散。

然而，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奇的是，预备营没有一个统一的军官带领着行进。营队由四名军士，即低级准尉带领。其中一位叫乌姆里洛夫的，库捷波夫很容易就认出来了。

不过他发现，营队行进得非常不错。

第一百八十一章

罗江科住得离杜马很近，路程很短。虽然说不上一整夜，但他总算在夜里踏实地睡了一觉。醒来时已将近9点钟，他感到神清气爽，脑海中立即浮现出前一天所有的事件和他自己的勇士般的行为的完整图画。“我还会更精神点儿的。”他再次为那些事件和自己的行为感到吃惊。

他后悔接管了政权吗？不，他所处的最高地位不容许他选择。尤其是在革命的环境下，比在和平环境下他更自然地成了最高仲裁者。

作为一个忠臣，他的良心是清白的：客观形势和某些不愿趁早让步的人都在执拗地逼迫他。整个危难形势正是他们造成的，而他罗江科只是在拯救俄罗斯。

的确，他们是在皇上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接管了政权——这是很不寻常的情况。不过，他可是给皇上拍了电报的啊！为什么皇上没有回音？

这两封电报，一封在星期日晚上，一封在星期一早上，就是他应得到谅解的证明。

而现在，政权已经接过来了，那么现在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只能坚定地前进——朝着巩固这一政权的目标前进。既面对皇上，又面对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捍卫住这个政权。

而这可是个困难的平衡问题。这里人们在怒吼；而那里向彼得格勒派出了八个团。可是，他还得保持平衡。

趁着那八个团的军队向这里开进，杜马主席还可以试试用电报或电话

阻止他们。

他罗江科可绝对不是反对皇权的造反者！他不仅不想动摇帝制，反而是在拯救它！

结果他自己却由于午夜里的决定，仿佛不自主地加入了对最高当局的反抗，并且……

吃早饭时他想道，应当这样：继续保持与总司令们的牢固联系。布鲁西洛夫和鲁斯基的答复多么好啊，发来得真是时候，应当继续这种联系！应当赶紧用电报通告各战线和海军总司令部的人们：鉴于原大臣会议的全体人员自动放弃了管理，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管了政府权力。这完全是正常步骤，要不谁能想出更好的办法呢？将军们关心的是军事行动，这件事才不致夭折。应当让他们确信：在这方面杜马委员会是他们的同盟者。

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必要向彼得格勒派兵了。对，这个路子对！

本来，军队系统可以君命不受，绕过皇上直接给最高司令部发电报，但罗江科这时并不在军队供职。

罗江科怀着这些明确但又不安的想法，然而自我感觉很好地乘车向塔夫里达宫驶去，他本想让人一直把他送到门口的。可是很难说这里乱哄哄的人群，能不能认出或者想到他就是本楼的主人。人群和车辆密麻麻地停在这里，横在面前，他们完全处于兴奋状态，不停地移动着位置，因而，司机喊的什么“这是国家杜马主席的车”，并没起多大作用。他们又向前行了一段，就不得不爬下车来，从人群中往出挤了。

罗江科对自己的塔夫里达宫内部，已经有点儿认不清了。前厅和圆顶大厅里靠墙放着沙袋、大桶和箱子，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就像是宫殿已被围困。很多人在宫中跑来跑去，其中有毫无队列和秩序的士兵、各种活跃且形迹可疑的非军职人员，尤其是活跃的年轻人。所有人都在走动，忙活着什么，谁也没有停下来或向旁边动一动，恭请杜马主席过去。如此多的陌生人侵入，使得杜马本身都很难认出来了。罗江科没有继续往里挤，他连叶卡捷琳娜大厅也不想去了，当然，也没去右侧楼：从昨天起，它被

这个代表会议越来越多的议员们占据着。左侧楼杜马议员还住着，虽然紧巴一点儿，可是还坚守着几个主要房间，其中就有主席本人的办公室——像是思考问题的“孤岛”。

罗江科一来到自己的主席桌旁，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立刻传来了：什么事变与令人担心的事将近早晨还没有止息，什么一些人表示祝贺呀，等等。

对杜马主席打击最大、也最令他不快的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用刺刀戳碎了白色会议厅中皇上的肖像！

罗江科自己心口窝仿佛被刺了一下！皇上的大幅肖像就高悬在大厅上方，就在他罗江科背后！这太让人心里不安了！

他甚至连亲眼去看一下也没敢：所有人都会看到主席来了，这算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不事先预防？……然而，面对这些狂暴的人们他又能做什么呢？

这时有消息来说：将近早晨时皇上乘车从大本营出发，正向彼得格勒方向前进！

仿佛他也知道了肖像的事，要亲自来惩办。

他要率领自己那八个团？

大兵压境啊！

或者他可能（但愿如此）只想去皇村？但仅为此他又何必决定在这种危险时刻行动呢？

这时，本肯多夫伯爵也通过皇宫线路从皇村打来了电话：太子健康状况十分不佳，皇后请求在这骚乱不安的形势下保证皇宫的安全。

多少年来这个专权的皇后都高傲地凌驾于杜马主席之上，对他表现出藐视的态度，致使皇上不能做明智的让步。可是这时，她那女人的强制手段突然停止了，还压抑下自己那高傲劲儿，想起求人来了？

罗江科本人也在担心沙皇家庭和太子情况会更糟。他昨天晚上已让别利亚耶夫转告宫中。于是，现在他对本肯多夫回答说：“我的伯爵！房子着火——先顾病人。”

这是明摆着的。难道他们想不到及时撤走，来减少麻烦吗？

想着谁，谁就来了。就在这时唯一一位甘愿效力的大臣别利亚耶夫从海军部大厦打来电话，他说从哈巴洛夫那里打探到，有和平投降的可能。

这太好了，在首都本该避免战争嘛！

可是，人们在塔夫里达宫里牢固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司令部——主席在夜里批准的“军事委员会”。这时，兴高采烈、精神振奋的古奇科夫来了。他提议由他领导这个“委员会”。这是很好的解决办法！罗江科高兴起来了：这是我们的人，是十月党人^①，是个强有力的人。这是重要的人力补充。

杜马主席还想出了另一个巩固措施：与同盟国进行联系，与英国和法国大使联系，保证使他们支持临时委员会。这对委员会的确认将很有帮助。

这主意好极了！当然，现在不能打电话。正好这时城里所有的电话都停了。不过，也不能亲自大驾光临，这样不够隐蔽。而是要绝对秘密地派一个可靠的人，要给这个人以信任。要请求大使们当即对所发生的事件表明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这会儿准是兴高采烈的状态）以及他们的意愿。

甚至超越事件本身往远看，他们希望未来进程是怎样的……就修改宪法方面来说……

同盟国的支持顶得上八个团的兵力。

他正在挑选一个职衔高的人做使者并对这人做指示。他在签署给总司令们的电报通告：委员会承担了建立新政府的困难任务。这时杜马议员们和留宿在杜马的其他人前来表明自己的疑问与建议。

突然有消息说：“整整一个营的军队向国家杜马开来！”这是这些天来第一个完全集合起来的营队！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时刻，它在未来的事变中将决定很多事情！人们开始波动了，忙乱起来：这是哪支部队呢？

有人打老远就看清了：这是普列奥布拉任营！

^①帝俄卫护一九〇五年宪法的反动政党。——译者注

临时委员会对这样出乎意料又令人高兴的事没有思想准备，没计划由谁来讲，讲什么。

对了！夜里希德洛夫斯基不是去了普列奥布拉任团的俱乐部吗？他向军官们道谢了？是这样，于是他们就答应把营队带到杜马来。

脸色苍白、情绪激昂、自信的克伦斯基极想讲话。可是，罗江科不能把普列奥布拉任团让给他，罗江科应当亲自迎接这些人！（加之他开始明白了，克伦斯基总是对人们大喊大叫，而这是不必要的。）

于是，罗江科以一个杜马议员们习惯于遵从的威严的手势，表明他将亲自讲话。

然而，当他们正忙乱着做决定时，营队不仅走进小花园、向楼前台阶走来，而且已经拥进楼内，谁也没敢加以阻拦。罗江科这时迎出来是危险的，他决定等一等。普列奥布拉任营的士兵们乱了队列，混杂到前厅和圆顶大厅的人群里，而后，在叶卡捷琳娜大厅里队伍也松散了。

这个大厅确实适合于搞阅兵仪式，甚至排成四列横队的庞大的预备营都远远没有站满那整个方阵。

罗江科特别乐于出来接见这个营。因为在夜里那个关键的时刻这个营支持了他。他打算发表讲话，还意在讲话后把军官先生们请进自己的办公室，单独地与他们进行一番倾心交谈。

可是，没等罗江科走到队伍前，就有人急匆匆地跑上前来预先报告说：营队已经来到，但没有军官，带队的是几名军士。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是这样？这如何理解？为什么没有军官？

这下可把一切都搞乱了。要知道，正是军官们打来了电话说，他们支持他；他们要把普列奥布拉任团联合起来。怎么又偏偏不见军官呢？

可是，已经没有考虑的时间了：他走进了叶卡捷琳娜大厅。耳边响起了军士那响亮的口令声：“立——正！”

罗江科那强有力的嗓音常常是在厅堂越大、听众越多的情况下才发挥得更完美。这次讲话没做准备，也没时间好好考虑，可是，心灵在提示他怎么讲才对路：“军人同胞们，首先，”他以洪亮的嗓音，引起人们注意，

“请允许我以一个老军人的身份向你们问好！”他更加精力充沛，更加清楚有力地说：“你们好！我的好小伙子们。”

“你好！首长阁下好！”身材高大的普列奥布拉任营士兵们回答得蛮不错的。

马上取得了初步的接近，这就好。罗江科慈父般地讲开了：“你们能来到这里，请允许我向你们道谢。你们来这儿是为了帮助国家杜马的议员们建立起秩序！”

他环视一下队列，没有表示反对的人。

“你们来这里还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尊严、祖国的荣誉。你们的兄弟正在遥远的战壕里为祖国的尊严而战，而令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儿子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光荣的普列奥布拉任团的行列里。”这是他们之间的另一种关联。而现在应该转变话题，给他们以约束了。“可是，为了对国家杜马已经着手的事业——建立秩序的事业给予帮助，你们不应该成为普通人！你们跟我一样明白，没有军官，士兵也就不能存在。因此现在我请你们：安心地回到你们的营房去，”他已经感觉出，这伙帮忙的人要是在塔夫里达宫留下来，那将成为大麻烦，“以便哪里一有需求，你们能立刻出现。”

真是机灵鬼，就这么舒服得体地扭转了一切！把暴乱分子变成了爱国者。但是，确切地应当怎么做，他不能够说，也没有用任何命令的语言结束讲话。因此士兵们的反响混乱不一：一些人表示很满意；一些人赞成；另一些人则请求指示。

然而，指示什么呢？罗江科困难地解释说：“旧政权不能够把俄罗斯引上应走的道路。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所有人都信任，并能够使我们的俄罗斯母亲更加强大的新政权。”

士兵们对这番话也乐于听从。

不过要知道，他的“旧政权”指的只是政府，绝不是指皇上。可是，他们能领悟到不是皇上吗？他也就任他们想去了。

“好了，我们也不再浪费时间多谈了。你们现在就该去找军官们。把你们的四散在城里的同伴召集起来。要团结起来，严格遵守军纪要求，等

待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这是夺取胜利的唯一办法。”

他更加慷慨激昂地说：“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做到这些，那就在明天，不然，就可能晚了。只有军队、人民和国家杜马的完全一致，才是我们的强有力的保证！”

洪亮的喊声像铁皮屋顶一样，盖过了一切。

“乌拉——拉——拉！”

近2000人同声高喊“乌拉”真有如雷鸣一般，大厅的圆柱几乎晃动起来，甚至使人感到喊的不是地方。

一切进行得都很好。

不过，军官们是怎么回事呢？这还是个谜。

第一百八十二章

(街头即景)

机枪团主力夜里从奥拉宁包姆开走之后，那里就有人开始捣毁酒馆、店铺，并开始打枪，而且持续了两昼夜。

机枪团彻夜行军向彼得格勒开进，沿途带上各地的警备部队。

夜阑时分和大清早，“阿斯托里亚”旅馆被捣毁，给人留下了酒，并且创造了抢掠钱财的可乘之机。

其中有一套房间住着不久前从意大利来的公爵夫人纳雷什金娜和她的儿子，跟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她儿子的老师，大学生兼社会革命党人马尔克·斯洛尼姆。一名水兵闯进房间，抓起他桌子上的手表。马尔克冲上前去说：“这是我的表！”水兵说：“是吗？”说着，照准大学生的前胸推了一把，把那块表啪的一声摔到地上，故意用脚踩坏了。其他的水兵哈哈大笑起来。马尔克绝望地喊道：“难道这——就是革命啊？！你这是在干什么？”这时，又有一名水兵跑进来，曾经是与他一个地下小组的，马尔克今年冬天给他们讲解过革命。后进来的水兵在中间做了调解。马尔克对他们说：“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里住着外国人！不能这样，这简直是胡闹！”

意大利人为了从被捣毁的旅馆转移到自己的大使馆去，他们要经过广场，于是聚成一小帮，用一根木棍挑着一面大幅的意大利国旗。

在彼得格勒休假的第 12 骑兵师师长曼涅尔格姆中将也住在“阿斯托里亚”旅馆。他换上了士兵服，戴上毛皮帽子，摘下了靴子上的马刺，毫无阻挡地走出了旅馆，转移到曾经隐藏过他的工厂主诺贝尔那里去了。

旅馆的许多玻璃被打碎了，暖气也停了。

天还没亮，各面包房就排起了抢购面包的长队。

拂晓前，一小队莫斯科兵从市中心返回自己的维堡区营房，迎面碰见并认出了他们库图科夫营的年轻准尉。他换上了士兵服，因此逃脱了镇压，从营房中出来了。

士兵们没有碰他。

沙皇关于不接受政府辞职的电报在夜里找不到任何人接收：大臣们没有等到时候，就都散去了。直到早晨才有人从电信局打电话转告波克罗夫斯基。

区法院一整夜和早晨都在燃烧。天花板坍塌下来，闪着火花的光柱噼啪啪响着盘旋上升。炮兵总指挥部仓库在闪闪发亮。那些喜欢趁火打劫的人并没有休息，他们从那里拖出箱子，用斧头劈开。满箱子都是士兵手套，真够多的。戴不进去的，他们就扔到人行道上。

铸造厂大街旁谢尔吉耶夫路头上筑起了街垒，但算不上正儿八经的街垒，就拖来一些大炮的前车和木箱子垒起来，结果既不够高又挡不住什么。旁边摆了两门大炮，炮旁站着几名士兵，摆出让人照相的姿势。街垒上竖着一面耷拉下来的红旗。

这个街垒对谁都不中用。

人们睡了一夜，早上醒来又拥上街头，集合起一队队的武装队伍，去

搜寻革命的敌人。还有昨天获释的那些刑事犯，有的换上了士兵服，有的弄到了步枪，这些人的胆子随着时间的前行越来越大。

于是，昨天晚上已经结束的逮捕、抢掠、放火、酗酒、报仇与凶杀，现在全部重新开始。这些事在全城所到之处毫无阻挡。所有的政权被扫荡殆尽，所有的通讯设施尽皆中断，所有的法律都失去了效力。全城闹得人人自危，随时都可能遭到任何人的攻击。

居民中打砸抢的人也很多。但是，昨天的普遍破坏之后，许多商店的门窗都用木板严严地钉死了，可玻璃橱窗上闪光的子弹穿孔却随处可见。

涅瓦河上法俄协会旁的“阿芙乐尔”巡洋舰正在修理。早上，工人们冲上舰来，就代表了巡洋舰加入了革命。工人们夺取了步枪、手枪、机枪。一级上尉，舰长尼科利斯基和两名校官被拉到岸上打死。中尉阿格拉诺维奇的脖子被刺刀刺伤。

海军军官学校那些小青年们昨天被解除武装后，瓦西里耶夫岛上只剩下了芬兰营没被征服。早上一群人冲入该营，打死了阻挠投降的上校和上尉。在宽敞的营院里，人们四处乱跑，所有楼层的窗子都敞开着，窗口挤满了士兵。一片片喊叫与嘈杂声。一个长着乱蓬蓬头发，脑袋上扣着皱巴巴制帽的大学生，从二楼的一个窗口喊叫着：“士兵同志们！地主与资本家的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你们再不会像一九〇五年那样，被派去屠杀自己的工人弟兄了，而是与他们一道奔向——光明的未来！”

有人想起，应当从楼顶和阁楼里把警察们弄下来，于是，一群武装士兵从大门一拥而入。他们从军官俱乐部旁跑过，人们以为枪是那里打来的（实际是子弹打在墙上砰啪作响，并且掀起尘土，感觉像是在射击）。人们开始向顶层扫射。从后门跑出一些吓得脸都变了形的仆役：从昨天起楼内就一个军官也没有了！

与此同时，营里集合起愿意沿大街奏乐的人。他们带着乐队出发了，可是在大街上乱了队形，与人群混到了一起。而继续去向何处，要干什么，

谁也不知道。

对警察的搜查从早上起又重新开始了。搜查者们根据秘报或干脆就没有目的地冲进楼房，冲进住宅。沿街逃窜者硬撞着上了锁的大门。搜查者们押着换上了便服的被捕的警察和派出所所长们，这些人有的穿着马车夫的厚呢子上衣，有的穿着卡拉库尔羊皮坎肩；有的则没有换装，仍然穿着自己那身配有金银绦带的黑色警服。那些平素爱摆架子、让人看上去挺威严的人，顿时手足无措、惊恐不安地走着；被打的人带着青紫血斑，满身伤痕。

这时，有一个粗脖子的老警察，连警服都没让他穿。一个女人喊道：“往他眼睛里撒泡尿吧！”

押送队轻松愉快，人力绰绰有余——四五个人押送一个。他们有的把步枪挂到腰带上，有的扛在肩上，也有的摆出预备射击的姿势，还有人更为显眼：亮出明晃晃的军刀走在前头，吸引着过往行人。连小孩子们都手持棍棒。

人群中不停地爆发出喊叫声。

一个被绑着的警察被人拽着双腿在雪地上倒拖着。有人跑上前来一枪结果了他。

一名警察被脸朝下捆在雪橇上，送到瓦西里耶夫岛。他的一只被打断了腿没了骨头似的左右摆动，血不停地流着。他两旁各自坐着一名士兵，其中一名不停地用枪托砸他的脖子。野性大发的婆娘们追上来揪他的耳朵。

（列米佐夫报告摘录）

海军部大厦第一警段段长埃格特斗胆趁清晨人少之际把一小队警察列队带到杜马来，使他们于在押状态下获得了解救。

所有的警段昨天无不被焚烧，今天它们还在继续燃烧。某警段前面的火堆中燃烧着椅子和文件，火苗把文件送到空中。仍然有人从打破了的窗子里向外面的火堆扔着新的文件，还有人用长木棍在火中搅动着。人群中一些人闲看着发生的一切，还有人在烤火，小孩子们则穿着妈妈的衣服手舞足蹈地用空袖筒往自己身上拍打着，快乐地追逐打闹。

逃难者们带着零碎的日用品，不情愿地从火灾现场附近的房子里出来，向别的房屋跑去。倒霉的正是这些人。

某些地方还燃着火堆——在一些警段长的住宅旁有人焚烧着抛下来的家具和日用物品。

在莫霍夫路上，一些人从一个警长家的窗子里把钢琴轰隆一声扔到马路上，接着用枪托砸得稀巴烂。

一个演说者站在箱子上请求战友们不要向火堆里扔子弹，说子弹在反革命的斗争中还能派上用场。可是，这种开心的游戏既已开了头，就无法中断，大家照扔不停。子弹砰砰啪啪地爆炸着，把演讲者震得耳朵发聋。

无论是大幅的红布，还是扯开的布条，或是喜剧演员那带白边的红手帕，都被拿来派上了用场。人们把红布戴在帽子上（这时就当作帽徽）、胸前、衣袖上；挂在刺刀上、马刀上、竿子上（这时就作为旗帜）；系在脖子上，挎在肩上。到处是红色的胸花、花结和绦带。

普通人不佩戴红色饰物尚可逃脱过去，但是也得遭人责备，可是像军官那样的军人无论如何也逃不掉。军官在街上露面是绝对危险的行为。

一名军官，曾是贵胄团的教导员在街上被人夺去了军刀，尽管按他的要求给开了收条，还是使他蒙受了羞辱。

可更常见的是他们不开任何收条就把军刀给夺去，而且连望远镜和烟盒也一起夺走。

到处都是片欢乐景象。哪儿都没有彼得格勒这么多的兵，16万，大概所有的兵都在这里了。然而，都是些苟且偷生的人！士兵们和老百姓在接吻，旁观的人们激动得流泪。没有谁保持沉默，所有人都在讲话、喊叫、欣喜若狂！一种无与伦比的全民性的庆祝活动开始了！它令人心情激越，令人无法置身事外，（这还因为，如果你孤零零一个人，你就会信心不足：一旦这一切突然倒转呢？）一群一群的人就这样走上街头。

大卡车和小轿车发疯般地向四面八方奔驰，以弥补人体动作缓慢的缺陷。大卡车满载着那些武装起来的神魂颠倒的人：工人、步兵、水兵，还有大学生；要么是一位小姐，要么是一位披着一大块红布的军官。每辆车上都一个紧贴一个地站着30个人，所有人都把刺刀越过车帮伸出车外，脚踏板上也站立几个持枪的人。每辆车上还树着四面血红的红旗。有几辆车上则安放有机枪。也有人靠在驾驶室上，有那么个浑蛋竟然用手枪向前面瞄着。

而那些拉脚的马车工和其他马车夫们，全都从大街上消失了，一个都没留下。

可却有一名被捕的上校被雪橇拉着，他周围是骑在马上士兵。

尼古拉火车站遭到了轻微破坏，还有着过火的痕迹。两名宪兵被带来，似乎因为纵火罪被抓。一名押送兵在护着他们，以防人们撕打。兹纳缅斯基广场上子弹呼啸，不知是从哪里打向哪里。所有的窗口都关闭了，不过火车还在向外开，而且是可以乘坐的。

各处都有很多人毫无目标地射击，所以无论走到哪里都危险。人们射击是出于恶作剧般的好奇心理，也是为了发泄兴奋的情绪。常有人不经意地走了火，引发的对射便立即笼罩整个街区。即使在排队买面包的人中也有被流弹打伤的。有人向空中放枪像是在鸣放礼炮，好像在表示：“够啦，我们战斗过了！”或者用手枪向地面打，子弹紧贴着行人的腿飞来飞去。枪打到了疯狂的程度，只听见子弹四处横飞，许多子弹打到墙上再反弹回

来，没有过这种经历的人们什么都搞不明白，就跑到广告牌后面去躲避。近处莫名其妙的射击，使所有人都很紧张。人们时刻都会由兴奋变为恐惧和仇恨。

所有人都认定，这事是警察们干的：他们躲在顶楼里，神出鬼没地从一个房顶转向另一个房顶，因而，总是从新的地方射击。人们都惊恐不安地注视着每一座高大楼房顶楼的窗子。只要有人用手向上一指，人们就立刻向那里万弹齐发，用子弹搜查那所房子。

一名身穿军服的军官因为没有佩戴红色标记，被一群无知的平民百姓赶到一所房子的楼梯上，用枪给打死了，鲜血与脑浆溅了满墙。

一九一四年七月，正是这样的普通民众，抬着一些军官在街上走……看来，如今正是那场战争在继续。

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不再是他自己了，每个人都不再能够清醒地思考。情感、叫喊、手势，这一切都在互相效仿着、重复着，一切都如火焰一般，一煽就旺。莫非这些平民百姓谁也不服从？可是，他们却不由分说地跟着头头走。然而，头头本人也得意忘形，意识不到自己是引路人。而这种一时的激情爆发，只能维持一两分钟，随后就烟消云散了，这个人也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有那些刑事犯、职业杀手，和那些充满报复心的人，才会坚定不移地做事。这正是他们的大好时机。

军乐队也开始上街了。这时他们特别偏爱在仓促中学会的《马赛曲》。士兵跟在他们身后，有些地方列队行进，有些地方则三五成群地走。有两次游行队伍相遇在一起，便相互鸣枪致礼。

再看看涅瓦大街上的情景吧！这条曾经过往马车夫、电车、华美的汽车和华贵的行人的大街，在动乱时期出没了众多的步兵和骑兵。可它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一些士兵端着刺刀，他们像巨大的刺猬，打着响鼻，尖叫着，互相追逐着，穿梭似的跑来跑去。他们咬牙切齿地不停地转悠，加

剧了紧张气氛。完全是一群为所欲为的大刺猬的样子！他们嬉闹着，疯狂地蹦跳着，仿佛突然摆脱了久受压抑的奴隶地位，同时向人们显示着他们还有更大的能量。

仿佛哪里都没有任何带头人，一切都是自发的。

人行道上挤满了武装起来的普通百姓，他们或手持别旦式步枪、来复步枪，或挎着马刀，肩上斜挎着机枪子弹带。所有人身上都装饰上红色，并且与不相识的人交谈着，讲述着来自城里各处的消息，人人都非常激动。人们互相转告着：哪些团队归附了国家杜马；猜测着沙皇现在何处，形势将会如何发展。人们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

彼得格勒汽车队一位军官的兄弟从前线到他这儿来度假，他兄弟也是一位军官。前者有权使用一部轿车，他决定带客人在城里兜兜风。他们立即出发了。街上刺刀和小红旗时隐时现，既让人高兴又感到可怕。可是迎头碰上一辆车，以致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几支冲锋枪从那边冲着他们的额头伸过来：“站住！”一个浑身披红的小青年儿，瞪着狂暴的双眼，把手枪顶到他们的额头上。一位严肃的大学生在那辆车上说：“军官先生们，请出示你们的证件，你们在为谁工作？”面对着疯狂的人们的枪口，曾经作为主人的军官说：“我们正要去领取这样的证件，但不知在哪儿发放。”打着红旗的大学生坐到他们的车上来，他们便向米哈伊洛夫练马场驶去。那里徘徊着各种部队的士兵。一个戴眼镜的非军职人员从桌后威严地说：“你们愿意为人民效力吧？”于是，有车把他们送向塔夫里达宫，可是，他们在铸造厂大街和蓄水池路的拐角处停了下来，因为他们要在这时毁掉巴斯科夫的酒窖。那里聚集着好多人，一些人喝了好多酒，从栅形门里顺着台阶向上走；另一些人挤着排队，急得眼睛都红了；还有一些人劝告他们说：“别去送死。”军官弟兄受命负责恢复这里的平静。

从早上 10 点钟起，就向全城分送《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号通报》。通报被捆成一摞摞装在大货车上，正在进行分发或者向四下抛撒。通报是昨

天印的，大概有上万份。有一辆车停下来，车身颤动着，人们向车上伸出手，车上的人却把通报一打打或单页地向下抛撒。人们或追着车，或从别人手里抢出来，要么就从雪地上抓起来阅读，总之，在所有的街道上大家都正读着这唯一的报纸。可那上面通篇都是文献委员会花了好大精力才写出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呼吁书。

而对比起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用打字机打出的，并且用玻璃板印刷器印出的第一篇呼吁书要短小得多。呼吁书仅表示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并担负起责任。大学生照样从汽车上大声地读着它。

一辆汽车沿花园街行进，车上的人边走边宣告说：在他们后面有三个新加入革命的营队。人们爆发出一种毫无理性的热情，他们喊叫着，站在人行道边上等待着。

可是，这几个营不知为什么并没有来。

许多营房里的炊具遭到破坏。士兵们已经忧郁地徘徊街头，寻找着能吃点儿东西的地方。

他们就这样走了一整天，许多人空着手，连武器也没带。他们有的准备再去抢点儿什么；有的胆怯起来，想着：我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样还能让我们回营吗？说不定那些自由派又要赶我们了。

万尼亚·列琴科走出营房来到大门外，他的胆子大起来了。他马上看到：一辆空车停在这里，车旁一个酩酊大醉的水兵在打转。他的肩上用细绳挎着一把没有鞘的军刀，手里握着手枪。水兵看到万尼亚高兴起来，喊道：“同志！突突突突！”

“我不是司机，”万尼亚不好意思地说，“干这个我完全是新手，我不明白。”

水兵连听都不想听，只顾比画着，那张脸抽搐着，已经火了。

“突突突突！”

就在这时，他的刀绳断了，马刀哐当一声掉到冰冻的马路上。他急着去拾刀，万尼亚趁机偷偷地溜进门去。

普通老百姓，向前进！
把老爷们统统甩到一边去！
因为自由我们喝醉了酒，
因为高兴我们把钢琴弹奏。

第一百八十三章

海军中的十月党人可能是没能赶上这些事变，可是事变本身已开始替他们做了工作，事态发展得好极了，好得不能再好，令人激动：那些软弱而犹豫不决的杜马议员终于敢从杜马内部组织了临时政府！他们终于拿定了主意！而且还大着胆子把事变通报给了大本营：就让最高统帅了解事变吧，尽管没有他的参与，议员们到底还是干起来了。

大本营暂时还没表态，它不知所措了。可海军参谋本部从皮捷尔通知这里的波罗的海司令部说，整个首都完全在起义者掌握之中。根据那语气听得出，海军大臣同情他们。（格里戈罗维奇——好一个极具外交手腕的人，他总是既能让皇村里的人满意，又能让塔夫里达宫里的人满意。）

半夜里来了紧急通报，海军中将涅佩宁当夜已把切尔卡斯基公爵叫到自己那里。二人已经有了给海军上将的一致意见——不要坐等事态继续发展，不要靠拖延取胜，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而要公开大胆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种坦诚符合涅佩宁率直的性格，尤其是在发生这类等待已久而又突然出现的事件的情况下，他不会被这些事件左右的！他最看重自己与舰队这种开诚布公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所有官兵才喜欢他。他喜欢在大事上做决断，并且不反悔。

于是他下令向部队宣布彼得格勒市的骚乱、表示对原政府某些人士在叛变的疑虑以及新政府的成立。

然而，还没等发布公告的命令传达到各舰，从彼得格勒又来了类似更

正的消息，说由杜马议员组成的并不是什么新政府，而是一个还没确定的委员会。如此，向部队发的公告文本只好再修改了。

涅佩宁还是按自己的愿望亲自去巡视了主力舰队和战列舰队，亲自宣读了命令。他珍视与水兵的联系，这种联系来自他亲临现场的行为、他的眼神、他的嗓音。这一切，要比那些写成的抽象命令更可贵，更有影响力，也更能增强战斗力，以至敌人不敢利用关于动乱而夸大了的消息。

涅佩宁善于用带点儿粗鲁的通俗风格对水兵们讲话，博得他们的欢心和信任。

进行了这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巡视，向自己的水兵们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后，涅佩宁把舰队司令们召集到自己的指挥舰“隼”号上（切尔卡斯基公爵和伦加滕将军也以自己的军职参加了），果断地宣告，由于无论从大本营还是从海军大臣那里都没来任何指示，所以他将自作主张，能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他的观点是——不干预革命。（说“不干预”就意味着：要在危急关头帮它的忙。）

舰队司令们表示赞成。一些人因为革命拯救了俄罗斯而欢欣鼓舞；另一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表示异议；而那些曾经坚决反对革命的人，这时也没拿定主意。从年龄上来说，在座的有的比涅佩宁大。可是就知识、才能、卓越的决断能力来说，涅佩宁明显超过他们，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舰队司令们达成了一致。

可是，三个十月党人对今天的讨论和所做出的决定存有疑虑：是否一切都这么清楚？阿德里安在前进的消息真的那么可靠吗？

切尔卡斯基问：“要是‘在船上开始’呢？你怎么办，费佳？”

“可是，既然舰队领导公开地同情革命，怎么会在船上开始呢？”

“不会的，那么假设是这样呢？”

费佳·多夫孔特老实地回答：“我将支持新制度。”

切尔卡斯基加强说明道：“这就是说，你要去追随暴乱分子喽？这不对，费佳。加入到普通人中去，这容易，可是，就那么死于某个‘遵守誓言者’的枪弹下，是相当徒劳无益的。众多的水兵一下子都完全懂得了

革命的任务并且摆脱黑帮分子的影响是不现实的。不，应当有更深思熟虑的计划。”

这的确对。在人民群众中常有一些黑帮分子窜来窜去，使整个形势蒙上阴影，你不知道会出现什么转变。

不，应当这样做：要给整个事业带来最大的利益。深思熟虑的计划——这就是对上层有正确的影响。现在已经开始做这个计划了。

应当做好这样的准备：大本营和沙皇命令海军支持旧秩序。那时阿德里安就将处于二选一的两难的境地；而我们军界的任务就是防止发生这种反动的倾向。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使海军司令的决定有利于拯救俄罗斯，哪怕是违背来自上头的命令！

或者是另一种情况：上头的命令不是要求镇压，可是，动乱最终还是在赫尔辛基或者列韦尔各舰上自行发生了。比如，发生了同情革命的示威游行，而海军司令又被授予特权，决定是否干预动乱。或者我们不让他进行军事干预？我们应当促使他做出后一种选择。

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影响涅佩宁，促使他采取正确方针：不服从沙皇的命令，也不去妨害革命的示威游行！特别是要把他的这种决定通知给各舰艇的全体人员，并公开地通报大本营。其实，凭涅佩宁的率直性格，这件事是有保证的。

于是他们决定：现在去找指挥官，从低级向高级逐个地找，并坚定地向他们表明这些观点。甚至每个人都可以补充说明：如果违背我们的信念，我们将不会执行他的命令！如果第一次谈话毫无结果，那就去谈第二次，第三次。

此外，伦加滕负责说服海军上校夏斯内，切尔卡斯基负责说服克德罗夫，因为他们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应当把他俩拉过来。

文件三

致前方各条战线总司令

波罗的海和里海舰队指挥部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负责在首都创造正常生活环境并进行管理的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吁请正在作战的部队和海军保持完全的镇静。临时委员会确信：反对外敌的共同事业一刻也不会中断或削弱……

临时委员会将在首都军队支持和居民的拥护下，于近期在后方建立安定的环境，并恢复合法的和正当的活动……

临时委员会主席

罗江科

第一百八十四章

皇后的大脑总是在夜间工作，她平时总要等到夜里3点钟，甚至4点钟才能入睡。那么，今天她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呢？她起来得很早，关于从早晨起就卧床的医嘱已不再实行，事变使人打破常规，使人采取不寻常的行动或做出不寻常的决定。

以前，在尼古拉去大本营的空当里，她通常采取经过检验的活动方式：向朋友问计以便做出正确决定，然后会见大臣们，把要做的事授意给他们，并以长信的方式向皇上复述她做的这项工作。

远比上述情形更可怕的事件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可是，那位密友已不在人世了，她又失掉了与所有人的联系，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召来。不知道给皇上的信寄往何处，也不知道下一夜他来到这里将发生什么情况。他将通过谁去控制事态的发展呢？

皇后具有男性般果断的意识，并喜欢采取最英勇的行动。可这时她突然感到，她不能没有男人做靠山和给予支持，可她身边所有的侍从中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有的高级将官过去只是纯粹地服从于她，却没有一个堪称靠山的人。

不，有一个！他就是侍从武官萨布林。他不只是侍从武官，而“完全是自己人”（她曾与朋友共同求证过），是“两个忠实朋友之一”（第一个是阿妮娅），是他们整体的一部分，几乎是沙皇的家庭成员，对一切问题都与皇后看法一致。他心肠热，目光和善，与她同甘共苦，在好天里陪

伴她乘快艇游玩，陪皇上去大本营。诚然他还年轻，可是，这么多年一直在皇后的领导下。他没有结婚，没有亲人和朋友，他常说谁也没有像沙皇一家那样对他如此亲近。

他离得就这么近，就在彼得格勒城里，可是，昨天一整天他到哪里了呢？看到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为什么不赶到这里来？皇后等他到小半夜，可还没见他的影儿。这引起了皇后的猜测：莫非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妨碍了他？

今天一大早，她来到红色客厅，在这里过夜的莉莉·杰恩还没有醒来，皇后让她立即给萨布林打电话，弄清他为什么不来。

莉莉很快就打通了电话，萨布林正好在家。莉莉转告他说，皇后很需要他的支持并在等着他。可是萨布林回答说，他的房子全被大火包围着，而且所有街道都有起义的水兵专门看守，他没法前来。

如果穿侍从武官服的确如此？但是，难道他就不能穿便服来吗？他的拒绝使皇后大为惊愕。她的脸上显现出不健康的红晕，她把一只手捂到有扩张痛的心脏上，就这样一动不动。随便谁都可以这样狡辩，可就不该是亲爱的萨布林！

与此同时，莉莉趁电话业务尚未中断，也往自己家里打了电话，了解了儿子的情况。她还与几个熟人通了话，通过他们的所闻所见了解了情况。所有的情报都是骇人听闻的：彼得格勒城被毁掉了，任何旧政权都不存在了，没有谁知道哪儿还有忠于朝廷的军队。不过他们已得知，罗江科在杜马宣布成立了临时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控制局势。

皇后欢迎的正是最后一点：看得出，杜马在最后时刻还是重视了由自己引起的危险，他们终于明白过来了。要知道，已经有一个社会革命党的委员会不承认杜马。在暴动和骚乱如此严峻的时刻，连杜马的这些家伙也可算为自己最亲近的人了！跟他们还算有共同语言。她派到罗江科那里去的利涅维奇还没有回来，罗江科是怎么接待他的呢？

阿普拉克辛伯爵从文达夫火车站打来电话说：他是在城里过夜的，现在只靠步行才能到车站，整个城市都控制在革命分子手里。

她把一切都瞒着生病的孩子们，他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母亲正处于两难的境地：到底该不该让他们离开这里。皇后彻夜未眠，一会儿倾向走，一会儿又倾向留。

这时她正紧咬着嘴唇，不停地在各房间来回走着，要么来到生病的孩子这里，要么又离开他们。

她一贯是负责的，喜欢自己那些明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定。但是，今天要负的责任对她来说过于重大了！如果有病的只是女儿们和阿妮娅，而不是儿子，她一准会走。可是，怎么能拿浑身斑疹的太子去冒险呢？他高烧不退，咳嗽不止，满眼病态。怎么能拿这个朝廷和俄罗斯的唯一希望去冒险呢？

也许，孩子们的这场病是个幸运，谁说得清上帝的旨意呢？也许他们的病反倒能救他们的命——因为有病，人们就不来加害他们了。

她从未感到这么痛苦，由于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催她做出决定，她甚至不知道，在她做决定的过程中，时间就这么从她自己的手指缝溜掉了。她多希望在这种时候，能问一声皇上兼她的丈夫，并且什么也不争论，就照他的吩咐办。可他这时正在路上，而且又失去了联系。

即使下一夜他真的来到这儿，又能逃脱到哪里去呢？

还有一件怪事：从前天晚上起到昨天一整天她发出那么多绝望的电报，一再请他答复，可是都没有回音，他从前可是对她的每句话必有反应的人！

不过，从诺夫戈罗德来的骑兵（真的来了吗？快到了吗？）正是他最好的回答。

本肯多夫和格罗坚将军没想到皇后老早就不睡了，而他们一直等到早上10点钟才请求她接见。

他们带来的有关首都的消息是：哈巴洛夫将军从冬宫打来电话，说忠于皇上的军队处境艰难。两位将军的报告是：根据沃耶伊科夫的指示，他俩尚未向皇后报告，可是，从昨天起就开始为她准备专车，而现在，登车和出发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她发令了。

哦——哦！又是让她做这样折磨人的决定时刻！

不，绝对——不！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要命的事（再说要疏散这个任性的阿妮娅和她的所有医护随员，得有多少麻烦事啊！），他们要在这儿等候皇上的到来，总共不到一昼夜了。

但是，她克制住自己，没有表现出厌恶情绪，并委托本肯多夫给罗江科打电话，提醒他太子有病，要求他保护皇上一家。

皇村里已经不安定了。从已经革命了的彼得格勒跑过来的军官和士兵，整队整队地或单个地在这里出现了。有沃伦人的连队，这是个来自彼得格勒团的杂牌队伍，在这儿的团队里也没能找到藏身之地，就接着往前向加特契纳走去。那些皇家步兵预备营——他们怎样了呢？！他们也波动不安起来了，从他们的营房传出了枪声，要不就是音乐和歌声。据说，他们与暴动的人们之间已发生了冲突。又听说，出现了从彼得格勒来的革命分子的汽车。（不错，皇村总管出于安慰，曾向宫里传过话，说皇村的炮兵没有炮弹。这算什么？这就是安慰？我们到底怕的是什么呢？）

本肯多夫打完电话回来了。罗江科没做任何保证，他只让转达：“一旦房子着火，就先把病人撤出。”

哦，上帝呀，这多么残忍啊！多么可怕的话呀！又是那个要病人命的决定，它幽灵一样地又来了。格罗坚总管看到皇后那么痛苦而且犹豫不决，提议说：为了加强护卫队和混成团，把近卫军全部调入皇宫。

皇后听了喜笑颜开，立刻表示同意。沙皇一家喜欢和受其直接领导的部队中，近卫军是全家最亲近的部队。

几个没有生病的小女儿听说把近卫军调到宫里来，欢呼雀跃：“这会像乘快艇兜风一样，太美啦！”

这时，阿普拉克辛伯爵来向皇后报到。他是穿便服才闯出彼得格勒的，身上没有有关任何宫廷的象征物。

三天前皇后发火之后，阿普拉克辛一直加着小心（他担心会被解职）。他亲眼目睹了首都疯狂的情景，可是那令他吃惊的一切，在这里却没有任何变化。于是，他再次坚决地向皇后进言，竭力使她相信：危险正在增长，它随时都会涌到这里。他毫不怀疑地认为：应当抓紧撤走，而且只能去诺

夫戈罗德！

由于多病，皇后那张疲惫又有点儿发红的脸，看上去总比其实际年龄大，这些天来，它变得更消瘦了。听到“诺夫戈罗德”时，这张脸上闪过一丝光亮。阿普拉克辛对此产生了希望：“皇后陛下！正该到诺夫戈罗德去，它对朝廷十分忠诚。正需要找这样一个纯净的地方，向那里召集一些忠实可靠的人，从那里开始反击。一旦有什么不测，至尊的孩子们也不会有危险。把病人转移到那里去是明智的！”

皇后那张拉长了的僵硬的脸上闪现出一丝微笑，像是因为某种美好的回忆。但这微笑也跟她的所有微笑一样僵硬，其中包含了拒绝。她坚决地摇了摇头。

伯爵没有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转移病人有多么危险。而且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古老的诺夫戈罗德自己来搭救我们了。

可是，怎么能等到这个搭救呢？怎么能等到皇上的到来呢？

皇后在房间里踱着步，种种疑虑使她心情不快。她需要能够支持她的，而不是服从她的男人。尤其是现在，是眼下！她承受不了下决断的巨大压力——她不仅要为家庭和皇宫负责，而且要为留给她的彼得格勒承担责任。

帕维尔就待在皇村里，他为什么总也不来请求指示，也没有个动静？他可是大公中的年长者啊！还是侍从武官中的年长者！多年的家庭怨恨就这么令人不快？朋友被杀害之后，皇上的禁令把他排斥到如此地步？

出于自尊心，皇后与帕维尔已经相互沉默了好些日子：看谁先让步……

不过要知道，他可是近卫军总监，他是负有责任的！如果近卫军不服从他，那就让他到前线去，从那里带些忠实的部队来。

皇后跟莉莉交换了看法，莉莉给她出了个再好不过的主意：莫非帕维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不敢破坏礼节？不敢首先来找皇后？

啊，原来如此！要是皇后首先去找他，就避开了皇上的禁令。

“莉莉，亲爱的，以我的名义给大公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立即到皇宫来。”

可是，没等到形势因为这个决定而有所缓和，也没得到帕维尔的答复（这时是 11 点半），格罗坚总管又来禀报：从铁路方面传来消息，再过两个小时所有铁路将被切断，停止一切运营。

两个小时？这样即使决定要走，也来不及准备了啊！

套子收紧了！

怎样决定呢？怎样才算对呢？

第一百八十五章

自行车营派到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过了一夜还没回来。司令部也没派任何人来传令。电话从昨天晚上起就不通了。

因此，巴尔卡申上校什么情况也没了解到：城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应当怎么做才对呢？一切都仿佛轰隆一声顷刻间崩塌了。他昨天早上起来着手进行通常性的日间操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当了敌人，意想不到地陷入了包围，没有供给，没有准备，也没有统一的号令，这在战争当中也很少见。

夜里他曾有过这样一个念头：趁着人群散去，以战斗队形走出营房到市里去。这时的暴乱分子都睡觉了，不会有任何障碍。可是，他无权丢下大规模的战斗设施和所有的武器装备。

那些人会给你偷光的，谢尔多博利路那边已经这么干了。

城里看不到战斗和忠于朝廷的军队进行抵抗的迹象。更难以想象的是：这十五六万人的卫戍部队怎么会一下子一蹶不振并且毫无应付能力呢？

巴尔卡申吩咐自己的自行车营原地不动。

一大早，从谢尔多博利路他们的电车库那边传来激烈的枪声。但他没有派兵增援：那里总还是在砖石楼房里防守，而这里都是些简单的木房、木栅栏，完全谈不上任何防护。

他下令在冰冻的土地上挖掘窄小的战壕，可铁锹和十字镐又不够用。

与此同时，一群群武装工人和士兵又开始向桑普森大街聚集，一个个凶神恶煞。

然后向他们这里开来两辆装甲车，这在巷战中可是厉害武器！车停在了那里，车上的机枪对准士兵的简易木房。

要是向他们发起攻击，肯定会有损失，可围困者却没有开始行动。

这时又开来了第三辆装甲车。

唉，夜里怎么就没走开！

围困者喊叫着让他们投降。

自行车营的士兵不回声。

这时，机枪开始射击了。

自行车营无可掩蔽！士兵们都成了毫无防护的活靶子，躲到哪里都是等着挨打。每所木房里都开始出现了士兵伤亡。

他们自己的六挺机枪从窗口和墙缝向外还击，然而毫无掩蔽，反而把对方火力引向了自己。机枪队队长卡拉梅舍夫上尉一边自己射击，一边责打一个下属。

没有东西可以包扎伤员，因为这里从没准备参加任何战斗，也没有地方可以撤退。他们就这么挺着活受罪。

自行车营在对射中还是顶了一阵，暴乱者们停止了射击。周围静了下来。

一个连指挥员劝说巴尔卡申上校投降。巴尔卡申把他批评了一通，使他感到羞愧。

暴乱者们围上来，开始往倒推栅栏。有的地方栅栏被推倒了，他们还把两处倒塌的栅栏点着了。

预定在近期开赴前线的一个连队的士兵们企图打着白旗从栅栏豁口处走出去，可是，卡拉梅舍夫用机枪火力吓唬了他们一通，迫使他们回来了。

看着这些可怜的士兵真叫人揪心，可是向那些粗野的入侵者投降又违反军人的准则。巴尔卡申巡视了所有木房，说服各连顶住。

这时，暴乱者们把两边的木房也点着了。士兵不得不离开，集中到中间の木房来。

这时，天已过正午，又有人给围困者推上来两门三英寸口径的炮。他

们采取了战斗态势：直接瞄准木房轰炸，打开缺口，焚烧墙壁！这比在前线还要困难，毕竟那里的战壕是土制的。这里的天花板、铺板、士兵用品箱全毁了，营房已不成其为掩体，暂时没受伤的士兵跑出去，向院子里的雪堆奔去，有些人扔下了武器。

这时，巴尔卡申上校决定做最后的尝试：他组织起教导队，在教导队前面排上乐队，其余所有士兵都跟在后面，他想让对方感到惊奇，因为他们以乐队打头走出去。

可是，敌方没让他们准备好最后的一扑，就用炮弹和枪弹打乱了他们的阵脚。自行车营的士兵终于逃散了。

可又能逃向哪里呢？要知道桑普森大街老早就挤满了人。

于是，巴尔卡申向自己的部下们扬了扬手，示意他要去了结这一切。他没再与任何一位军官交换意见，就一个人走出大门。

他的突然出现使射击停了下来。这位以前曾几次负伤，获得过圣乔治勋章的军人，在门外再次扬起手臂，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然后声音洪亮地宣布：“你们都听着！自行车营的士兵们没有罪，不要向他们开枪！是我为履行天职给他们下了自卫的命令。现在我送上了……”

暴乱者恍然大悟。于是都向他开起枪来，枪开得并不齐，有人早点儿，有人晚点儿。上校倒地死去。

人们又用刺刀在他身上戳了一阵。

人群从旁边向大门里一拥而入，看到军官就会打死。士兵也遭到屠杀。少数人穿过被雪覆盖着的栅栏跑了出来。

许多地方着了火，烟尘团团升起。

自行车营的士兵们举着双手出来投降。

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殴打。

第一百八十六章

真是咄咄怪事！谁都无法相信：一个统治了 300 年的政权就这么轻易地一去不复返了，仿佛它根本就没存在过！而且就是转瞬之间的事。人们昨天还无法理解这全部意义，今天早上醒来却得知，革命已在所有地方取得了胜利。就像夜间的雪，在不经意中无声地落下，把一切都装扮得那么庄严。在首都，实际上一切都已既成事实。如果说哪个地方需要保卫，那已是城外的事了。当然啦，整个俄罗斯的其他地方还对事变毫无所知或者不甚了解。不过海军中将涅佩宁从赫尔辛基拍来电报，说波罗的海舰队全体参加革命。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夺取了胜利！真是难以置信的大喜事！不管怎么说，对沙皇制度将会进行长期的拼死反抗这一点，人们还是有所预料的。由于这胜利来得突然，申加廖夫心里既感到畅快，精神放松的同时又带有不安。他感到担心，觉得不可能有这样好的结果。

他曾跟司徒卢威站在特罗伊茨桥上谈起革命，感觉它就像是幻想中的，又希望它是真实的。难道这只是前天的事吗？

可今天早上，在维纳韦尔处吃早饭时，立宪民主党中央的人还聚在一起讨论：希望革命进程能放慢一些。（而要不要保留君主制呢？暂还没有达成一致。米柳科夫坚持说要保留，而维纳韦尔已经严重动摇了。）

许多杜马议员同样处于这样的心情混乱状态。他们在塔夫里达宫里逛来逛去，不，是在自己习惯了的地方挤来挤去。他们忐忑不安、惘然若失、

莫名其妙，这不难理解，当你不知所措时就是这种心情。

申加廖夫多少次西服革履、系着领带穿过这个空荡荡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大厅里有时多几个从二楼敞廊下来的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观光客。他总是把全部心思放在广大却不直观、广义的人民群众的需求上，他所想所谈都是这个人民。他做梦也没想到，人民竟然亲自来到了塔夫里达宫，而且是几千人，甚至上万人。昨天很晚时，他无限感动地看到，来自各种部队的士兵陆续地把步枪摆放到一起，几支几支地架起来；他们靠在白色的圆柱上坐下来，然后又躺在镶木地板上。这种信任令人感动不已，掉队的士兵们正是怀着这种信任来到杜马的。他们对它早有所闻，信任它这个自由言论的殿堂，把自己置于它的掩蔽与保护下。对于许多非彼得格勒人来说，这个城市曾比无法通过的茂密森林还令人茫然，可现在这里就是他们可靠的火光和避难所。有哪个民族能表现出这样的朴实呢？

士兵们为了听一听令人鼓舞的演说，带着乐队来到杜马，这里面包含着多少美好的天真啊！昨天的哗变过后，他们又高兴地与军官们和解了，并重新遵纪守法，他们的心情变得轻松了。掷弹兵们直接来到叶卡捷琳娜大厅，在这里重新排了队形。申加廖夫怀着好奇而又满意的心情从墙那边看着这种场面。罗江科站到比他本人还笨重结实的椅子上，居高临下地大声跟士兵们打招呼。

掷弹兵们高声回答他的问候：“您好！”他们喊得很用力。自从伊斯梅尔宫被占领后就没听到过这么大的动静。

“谢谢你们！”罗江科声如雷鸣，“谢谢你们来帮助我们恢复秩序！旧政权领导不力使它遭到破坏。你们要保持英勇的俄罗斯军队的传统，我作为一个老兵，对这些传统一贯热爱和尊重。”

这个简单得有点儿天真的罗江科满以为，凭他年轻时参加过军的这层关系，就能鼓舞这里所有的人，使他们产生好感。

“为了把我们光荣的祖国引上胜利的道路并保证祖国有个光荣的未来，国家杜马成立了委员会……军人同胞们！请接受我的忠告。我这个老年人是不会欺骗你们的。要听从你们的指挥员，他们不会教你们干坏事。

带你们到这里来的军官先生们与国家杜马议员们是完全一致的。”

他这是打哪儿说起呢？这可是毫无把握的事。不错，是有许多觉悟高的年轻军官处于杜马的影响之下，可是也有许多军官跟不上形势并忠于皇权，另一些人则只知道誓词和条例。很可能，现在一部分军官到这里来并不是自愿的。有些人的样子就像是奔赴刑场，耷拉着脑袋，目光游移不定。

“因此，我请你们信任你们的指挥官，就像我们信任他们一样。请你们放心地各自回营。再次感谢你们到这里来！神圣的俄罗斯万岁！为了俄罗斯母亲——乌——拉！”

官兵们自觉地随着他同声高喊“乌拉！”罗江科小心地从椅子上爬下来。

米柳科夫紧随其后轻松地蹿到那把椅子上，他同样不习惯这样的动作。

他宣布说：“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米柳科夫在对你们讲话！”甚至没在意人们是否在寻找他。

他的声音不像罗江科那么洪亮，何况还是对着这么多人。有几个人回答说：“我们知道。”

这当然不是士兵，在这里他们谁也不认识他。大概，士兵们听了有地位的文化人讲话感到很新奇，他们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这样的演讲。

米柳科夫从来没对平民百姓讲过话，他只对科学院和议会的听众讲话。可他还是坚定地翘了翘小胡子，蛮勇敢地扫了一眼士兵的队列。

“我们的敌人失掉权力之后，我们应当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件事应当马上做，今天就做。否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为了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今天应当做什么呢？”米柳科夫不容反驳地自问自答，“为此我们首先应当成为有组织的、统一的、服从一个统一政权的队伍。”

由于他讲得云山雾罩，他的话在士兵队列里没引起什么反响。唉，他们不知道在这种时刻该说什么！申加廖夫心里明白，只要让他讲话，他的声音首先就能使人信服。他觉得，只要他一开口，马上就能以深入人心的

语言博得彼得格勒所有士兵的支持，如果需要，他完全能够说服他们。但他不是杜马委员会成员，而且在立宪民主党内有严格的官阶制度和责任分工。米柳科夫是毫无疑义的选定的领袖，是党内最聪明的人，这种时候理应由他来讲话。

“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就是这样的政权，需要服从的就是它，而不是别的政权！”这位衣领浆得硬硬的戴眼镜的严厉的老爷，对士兵的要求十分坚决，“因为双重政权是危险的，会使力量分散而对我们造成威胁。”

这——在杜马这样说还可以。可是在这里，简直没人明白，他这番长篇大论白费口舌。

申加廖夫暗想：他干吗要说“双重政权”呢？如果他指的是帝位，那么，双重政权对临时委员会来说目前是唯一的可能；而如果他指的是在这个塔夫里达宫里集会的，互不协调的革命者，那么，他们还没有集中力量去夺取政权。

米柳科夫完全避开了“革命”这个词，也没有提及与德国正在进行的战争。（莫非是为了一开头不至于失掉听众？）他的声调毫无趣味，把枯燥乏味的论证拖得很长，不讲究简单明了，使听众毫无兴致。

“你们要记住，我们力量的唯一条件，就是组织性！乌合之众是没有力量的。如果整个军队变成无组织的人群，那它充其量是成帮结伙的无组织的敌人，只能等着被人粉碎。今天就应组织起来。谁没有军官，就自己去找。你们要找到那些听从国家杜马指挥的军官，把自己置于这些军官的指挥下。这是今天的首要问题。要记住，敌人没有打盹儿。”

临近结束时他才冲过“重复的泥潭”：“他们时刻准备把我们和你们从地球上抹掉。”

这句威胁语可能说得欠考虑和过于厉害吧？可是沙皇又能干出什么别的呢？可以想象到，他会在大本营里发怒。

米柳科夫为了给自己和士兵们鼓劲儿，问道：“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吧？”

“不会的。”士兵们七嘴八舌且信心不足地回答他。

是的，士兵们觉着这件喜事、这个胜利叫人纳闷儿：看起来它像是个无限的胜利，可是它不实在。

掷弹兵们闹哄哄地转着身子，脚步拖得沙沙响，开始为新来的营队腾地方。

申加廖夫走到米柳科夫面前。米柳科夫眨巴着眼睛，神情不悦，看样子是不满意自己的讲话。由于这两场演说他心情压抑（今天一清早他曾到奥赫塔向士兵们讲演）。虽然他没说出口外，但看得出他明白：他的演说没啥效果。但是，他有足够的精力战胜这些困难和不快。

在杜马的立宪民主党人党团中间，申加廖夫通常被认为是第二号人物，他要干什么事，总是直接跟米柳科夫商量。

他做了充分的准备，要对下一个营队讲话。但他很清楚：既然已赶走了这个没头脑的瞎指挥的政权，那就应该有人接替它的工作。申加廖夫完全准备好了，可这时米柳科夫忧虑地对他说：“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工人代表苏维埃那些人动作麻利，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粮食委员会，这样他们马上就会把所有的粮食抓到手，而这可是命脉啊！应当在那里守住我们的阵地。我想，趁着局势尚未完全明朗的时候，由你代表我们到那里去跟他们开会，并且争取当上主席，因为您比所有人都精明。”

申加廖夫沉思起来。

“因为您在立宪民主党人中最在行的。要不是您去，谁能行呢？趁着局势还没明朗。”

申加廖夫同意了，因为这样做是对的。讲话——这不是最重要的事。不应该毫无意义地在杜马委员会房间里闲逛，打听消息，唉声叹气，评论事态如何发展。海军预算委员会也不应该在这时、革命如此快速发展的时候开会。可食品无疑是紧要的。近几个月来，申加廖夫真的不知不觉地习惯了讨论粮食问题（就像他常常陷入各种尖锐的争论一样）。去年12月，他还曾制定过进步联盟的粮食纲要。（这个纲要本身还不太协调，不够清楚，但在采购、运输和分配方面带有很强的计划性成分，价格固定不涨，取消所有国家行政机关的经营，由社会经营来代替。）

所以他应当去参加这个委员会。现在最有益处的是算计每一普特^①面粉和把它们转换成俄磅^②的途径。将来立宪民主党政权确立之际，申加廖夫可以当之无愧地从事自己在议会中的第二专业——财政，他多年来对这个专业得心应手。

正如他们的人中间常常打算的，申加廖夫将成为财政部部长。

① 普特，重量单位，沙俄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1 普特=40 俄磅 $\approx$ 16.38 千克。——编者注

② 俄磅，俄国重量单位。1 俄磅 $\approx$ 409.512 克。——编者注

第一百八十七章

被人们期待的祖国和帝位的拯救者尼古拉·尤多维奇·伊万诺夫将军这一夜睡得很少。真的有操心事，那你就别想睡了。他像往常一样醒得很早。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他怎样率领托付给他的军队去彼得格勒呢？这些军队还没完全弄清彼得格勒城中的形势。首先应当充分了解情况。最好叫哈巴洛夫来接直通电话，询问他一些主要问题。伊万诺夫坐在车厢里茶桌后面心爱的软沙发上，开始聚将，已经到了十来个人。

不到早上8点钟，他就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后勤部队。（同时他也在斟酌给阿列克谢耶夫关于自己被授权独断的呈文，考虑如何避开他，委托侍从武官尽快在莫吉廖夫市给将军在彼得格勒的朋友购买食品，这里食品很多。）

他们询问了彼得格勒的情况。来自总参谋部的人回答说，哈巴洛夫将军驻在海军部大厦，他如果从那里出来，在外面会招致革命者的逮捕。不过眼下海军部大厦里还有直通电话的分机，我们还可以找他。（首都的局势就是这样！还能到哪儿去呢？……）

那好吧，就让他通过一个可靠的人给个回信好了！向他们提了10个问题。

阿列克谢耶夫也起床了。（他才应当去呢。）伊万诺夫用自己的侍卫将军公文纸向他呈报说，后半夜3点钟，皇上吩咐最高指挥部长官：通知大臣会议主席，要求所有大臣对待卫将军伊万诺夫的一切要求必须绝对

照办。

如果需要通过与皇上专车联系来验证这一授权的可靠性，那么，伊万诺夫会愿意等待的。（每拖延一个小时就会使任务减轻一点儿，而作为一个长期在部队供职的人，总是能够找到合法理由的。）

现在不可能进行这样的验证。而且如此重大的命令阿列克谢耶夫也不可能通过口头传达确认。他也只是保证，就这么转告在彼得格勒的别利亚耶夫，就说有这样一个口头传达。给侍卫将军伊万诺夫本人则仅仅预先摘录一份文件，根据军队野战管理原则，他有权把个别乃至成批的非军方人士交付战地军事法庭。

随后，阿列克谢耶夫又通知他说，已发出命令，顺路给他增加一队炮兵，甚至可能是重炮部队。

可伊万诺夫提醒说，他的部队人数太少，最好能从西南战线给他补充近卫军。

除此之外，阿列克谢耶夫丝毫没有催促伊万诺夫出发，没做更多的干预。

伊万诺夫的任务是双重的：如果必须进行保卫战，那么，军队就多一些好；如果不是必须进行战斗（根据彼得格勒的形势看是已经认输了），那么，就少一点儿好，而且他们不按时到达才好呢；这样，为了这次前来，他对新政府就少承担责任了。

伊万诺夫对军运处长也没有坚持要求；他给北方战线的鲁斯基和西方战线的埃韦特打了电报，关于他们交付这些步兵团和骑兵团的准确期限也没做强制性要求，只是指定说，不是在今天，而是从明天早上起在皇村车站等候。这些团队有的还原地未动；有的已经上了军用列车；还有的准备好了从出发地上车。唉，带上这样一些军队，他的使命是不会圆满完成的！反正他没有直接向彼得格勒派出一支部队，但愿他们没有到达才好呢！

他还给皇村总管发了电报，请求他准备明天军队宿营的地方。

可是，格奥尔基营的官兵一个个戴着淡褐色的肩章，肩章中间佩有绶带，许多人都挂着三四个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在波扎尔斯基将军的带领下

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虽然看上去也没有多大的热情。波扎尔斯基已完全不是红场上那位威风凛凛的公爵，不再身材标致筋肉强壮，而是肥胖粗大，看得出很不满意这次行动。伊万诺夫将军命令发给所有士兵每人 120 发子弹，机枪队则要装备好，11 点钟出发。他与军运处长谈妥，部队下车后，火车不返回莫吉廖夫，而是留在皇村听候他的调遣，以备可能返回大本营时用。

侍卫将军本人的车厢暂时没有和那些列车一起出发，他还要留下来观望一下，想一想，并且等一等哈巴洛夫的答复。

上午 12 点，哈巴洛夫对 10 个问题的答复发来了。

信是这样的：屈指可数的少数部队还听哈巴洛夫的调遣，其他人或转到了革命者方面或与其达成协议而保守中立。哪些火车站在保护中？所有车站都被革命分子控制。

不错呀，开头挺好嘛……

城里哪些部队还遵守秩序？全城都在革命者控制下，电话不通，没法与城中部队联系。

那么，从哪边可以入城呢？……

有哪些政府部门还在正常行使职能？哈巴洛夫估计，已经一个也没有了。城里还有多少粮食？二月二十五日尚有 550 万普特面粉。

这数字令人惊奇！这些粮食不仅可以吃到新粮下来，而且彼得格勒还可以供应别的城市。可这动乱是怎么出来的呢？……

暴乱者手里有很多武器吗？所有的大炮全在他们那里。还有哪些军队的权力机关归您管辖？只有司令部的一个头头。

嘿……嘿……嘿……根据这样的回答侍卫将军伊万诺夫的正确决定应该是——干脆就不去。

可是，将军的自由有时也只跟士兵一样多。

他只好把自己的车厢挂在格奥尔基营的后面。

这时，有人送来了对统计数字的更正：不是 550 万，而是 55 万普特面粉。原来是多混进了一个零。

第一百八十八章

韦尔日比茨基中尉的队伍昨天摸着黑来到自己在谢尔多博利路上的三层楼房，以前这里是带车库的电车管理处，如今是自行车营被洗劫一空的车库。一些人影还在那里晃动，可是一阵排枪后他们便无影无踪了。

楼内无论是电灯、电话，还是暖气，都不好使。他们点上蜡烛，但有人从外面对着玻璃窗扫射起来。然后，不得不熄灭蜡烛，就这么住了下来，在外面派了岗哨。

而敌人则在楼后点起了篝火。

所有的自行车营士兵都是年轻小伙儿，有前途有作为的人，只是没在前线放过枪。而且三位军官也都是年轻人，中尉才 27 岁。

从城市方面不停地传来悠远的步枪和机枪声。有三处升起了火光。起义在全城开展起来，可是又断了联系，没有命令传到这里，各方面都凭自己的猜想行事。

这一夜他们在寒冷中度过，但还算平静。黎明前自己的岗哨急匆匆地跑进来，用家具和破烂东西堵住房门，他们都隐蔽在窗口。

可是，又过了几个小时也没有谁来进攻。虽然看得见其他的街道上高层楼的窗口有人活动，街上有一些武装起来的人和插着红旗的大卡车，但相邻的这条街空荡荡的。

他们开始等待。有一点不好：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什么也没吃。

这时，突然有人向他们的房子砰砰啪啪地打起枪来，被打碎的玻璃发

出清脆的响声，墙上的泥灰冒着白烟四处横飞。

自行车营的士兵暂时没有还击，军官们在观察。

围攻者有水兵和步兵，也有的不是军人。他们从楼房后面、兰斯科伊火车站建筑工地后面，穿过谢尔多博利路的芬兰铁道桥的铁丝护网和石桥墩后面到这里集结。四面八方都有很多人打枪，毫不吝惜子弹。

自行车营也开始从窗口还击了。向自己人开火，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毫无愤恨，也不愿开枪。开了枪的那些人很快又朝上向天花板打起来。

可是后来，看得出，他们中间出来个懂行的军官，他把那些优秀射手分别安排在二楼和房顶上。他们这里也出现了死伤者，可是没有东西包扎。

“自己人”变得凶起来了，不再做自己人了，枪打得认真了。有人从邻楼的烟囱或飞檐处探出头，这是从房顶上溜下来的人。

一辆装甲车开到近前，对准窗户用机枪扫射，可不知它哪里卡了壳，又开走了。

这时，一些人聚到楼前人行道上不易观察到的空地方，推来一只大桶，用喷火筒向窗口喷出一股股火焰。

躺在地板上的伤员衣服都着了火。

没有手榴弹，没什么可以用来还击的。他们想起了拆火炉，就用沉甸甸的瓷砖去砸喷火者的头。那些人被赶跑了。

可是，死伤的人越来越多了。特别是躲在铁道路堤和铁道桥护网后面的那几个人，打得很准。他们自己掩蔽得很好，又不让自行车营的人靠近窗户。自行车营的人惊惶不安。

这时，超期服役的军士机枪手奥尔洛夫跑来招呼列维茨基少尉，说在楼的另一端从侧翼观察桥后的敌人很清楚。真的，以前竟没有想到！从这里观察敌人一览无遗，就像在操场上练兵：预备役近卫军戴着红肩章和领章，水兵戴着无檐帽，还有几名非军职人员和两三个大学生。

他们的思路清晰了，不安马上消失了，动作也迅速起来。为了不显眼地把枪筒伸出去，他们在窗子的下端小心地把玻璃打出一些小洞。

“你们写遗言去吧！”奥尔洛夫一边扣着扳机一边预言说。

立刻有一个水兵和一个戴毛皮帽子的紫红脸膛的非军职人员倒下了。甚至看得见他被打穿的脖子上流出的那股子血。

现在，他们可以稳稳当当，有选择地开枪了，这样就不会打空。枪打得砰砰啪啪的很密集，那些人谁也没注意向这里看，都躲了起来。

有些人从墙上撤走了，列维茨基看到两个大学生挺讨人喜欢的，就动了恻隐之心，放他们走了。

局势有所好转，向楼上射来的火力明显地减弱了。

但这时从桑普森大街自行车营主营房那边传来激烈的枪声，接着又有炮声，升起黑色的烟柱。看得出，围困者的大炮无情地轰击了住在简易木房里的七个连。

那里很快就沉寂下来了，只有火场的浓烟滚滚升起。

随后，从弗柳戈夫胡同的木栅栏后，隔着一片收了白菜只剩下冰冻的菜根的荒地，腾起了炮火，与此同时落下的两发炮弹把电车库大楼震得颤抖起来。

这座石结构大楼经得住长时间的轰击，可是轰隆隆的炮声、回声、夹杂着石灰的大雾般的烟尘，使这些未经战阵的年轻的士兵极为震惊。一发炮弹偏偏又在屋里爆炸，炸伤了几个人，引起了火，煽起了烟尘，有人大喊一声：“毒气！”于是自行车营的士兵自己下楼去拆了障碍物，向外面那些人投降去了。

列维茨基也受了伤，军服的一侧已经被血染成紫红色。他跟扬科夫斯基少尉扔掉纳干式手枪，一起慢慢地顺着楼梯向下走去。

二人面对人群站在门前高高的台阶上，那样子就像上了断头台。院子里和街上响起了狂怒的喊声，那里有人在用枪托打自行车营的士兵。由步兵、水兵和大学生自动组织起了押送队，想把两名军官送走。可是人群喊着：“枪毙他们！枪毙他们！”把押送队挤散，把两名军官挤到墙边。最想枪毙他俩的人在这么拥挤狭小的地方施展不开。有个水兵在军官面前挥动着一颗大手榴弹。

可是，两个大学生喊道：“同志们！不要再流血了！别再给革命抹黑

了！同志们！”

两名军官又被带走，人群又把押送队挤到一边，他俩又被挤到墙边，那些想枪毙他们的人仍然没能拉开一枪的距离以便开枪。

“围成圈，同志们！让我们来实行革命的公正判决！”他们一边喊一边用脚抵住墙，为了把围上来的人向后挤。

两名军官准备好了赴死。列维茨基不知为什么把头向后仰去，他看到了房檐下的冰溜。

身上文着“无畏的人”字样的水兵发令说：“没有口令不准开枪！听我的口令！预备，同志们！”

可是，另一个更强的声音打断了他们，一个阿穆尔哥萨克挤到前面来，这是个准尉，胸前戴着大红花。

“我命令，把他们送到塔夫里达宫去！”他喊道。他是这里唯一的军官，正是他领导了这次攻击，把射手们布置得这么好。（他是到彼得格勒来度假的，在醉酒状态下打了一个哨兵，在狱中等候军法审判。革命把他解放了，他被当作因争取自由而受苦的人，就这么参加了革命。）

经过一番争吵，他们让自行车营的两名军官上了一辆载着水兵的大卡车。就这样把他俩送走了。

第一百八十九章

军事大臣别利亚耶夫一整夜都没牵扯哈巴洛夫：既没发一条命令对他进行干预，也没出一个主意。通向大本营的电话线路还通着，塔夫里达宫的线路也保持着——他就坐在这儿，在他们旁边收发通报。

可完全与军务无关的退休近卫军司令别佐布拉佐夫却来到了他们的房间，哈巴洛夫司令部和市政长官办公室的全体官员正在一张会议桌旁绞尽脑汁，苦恼不堪（他进来时全体起立问好）。他一副刚愎自用的样子，仿佛是在场所有人的长官。他宣称：“我来此是想知道，为了保护生活在这个城里的人，你们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昨天到我这里来了一伙当兵的，他们就像匪徒一样，险些把我撵出去。明天还会来另一伙。”

哈巴洛夫呆呆地坐在那里，像个标本似的，甚至连摊开双手的力气都没有。

“我的命令谁都不执行，我什么也干不了。”

别佐布拉佐夫火了，猛地一跳脚：“这是你的过错，昨天我在冬宫广场上看到几支部队完全没毛病。你得知道这不安定局面的病灶在哪儿，并且必须扑灭它！”

有一个警官从墙那边答话，不知是在号召，还是由于痛苦：“在国家杜马。”

别佐布拉佐夫承认他也有同样的想法：“对，在国家杜马！”

他再次威严地对哈巴洛夫说：“将军阁下，您应当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该怎么办。”

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神气地走了出去。

这里的人们耸了耸肩膀：哼！随便说说谁不会？！

没过几分钟，接近正午时，海军大臣的侍从武官代表自己的上司来要求立即腾出海军部大厦，因为不然起义者将要在 20 分钟后从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向这里开火，而且要塞上方真的飘起了红旗。

好一个格里戈罗维奇，他总算没有亲自前来通报这个消息。他早就想把他们赶出去，但是，没好意思以自己的名义做，这会儿乐不得有了理由。

可算有了这个催促，要不然他们还不能摆脱这个死气沉沉的僵局。这个最后通牒和短期限推动司令部必须做出个决定来。

可又能决定什么呢？再搬一次家又无处可去，难道还到市政长官办公室去？那也未必有什么用处。只能临时召集高级将领——比如，在场的这些人开个会，而且又这么仓促，一切都得在 20 分钟内解决。

所有人都意见一致：继续防守已不可能，可是，带着武器出去也不行，如果带武器出去，那些人就会攻上来，我们的人就得还击，这样一来就会发生不必要的、无获胜指望的流血冲突。看起来，应当把武器放在海军部大厦保存，空手出去。那些人不会进攻这样的军队。

直接投降吗？没人这样干，没有这样的军队。他们只是不带武器地分散到营房和民宅去。

于是，在海军部大厦长长的、回声很大的、森严的大厅里和院子里响起了口令声。炮兵把炮闩搬到一处，机枪和步枪被扔到大厦管理员一个指定的大屋里。

所有人都如释重负：总算结束了，没放一枪就结束了，这样挺好。

所有人都匆匆散去了，有步行的，也有乘车的。过了好几个 20 分钟，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并没有开炮。除了拄拐杖的波捷欣上校（他火了），大概还有两三个人没走。

炮兵连经过通往宫殿广场的大门，朝自己的帕甫洛夫斯克开去。一出大门青年男女立即围了上来，给他们的大炮、弹药箱和马具系上红布条。

街上大大小小的人群发出“乌拉”的欢呼声，空中响起致敬的枪声。

伊斯梅洛夫营唱着歌轻装而出：

“高高地飞翔吧，小鹰，像雄鹰一样！”

一些射手不愿交出武器，所以仍带着步枪出来。再没有谁敢来碰他们了。

早在天亮前，市行政长官巴尔克就把最后一队警察遣散了，要是换成现在，他们就不会平安出去了。

慌乱中人们没注意到别利亚耶夫和赞克维奇将军溜到哪里去了。

大厦管理人要求留下的将军和高级官员们倒出他们所占用的房间，搬到三楼的茶房里去。

从朝向参议院广场的窗子望去，视野广阔。

如果有谁愿意思考，这里也是视野广阔的好去处。

这些大官们各自找地方坐下，借吸烟压下自己的饥饿感。

紧接着，流弹的危险（它们或噼噼啪啪地打在墙壁上，或紧贴着屋顶打进来）迫使他们转移到窗子朝向内院的房子里。

哈巴洛夫摆脱了过度沉重的负担，一边踱着步，一边琢磨事。

他想，从长相上看，彼得格勒的活动家们谁也认不出他，因为他从没照过相。如果他离开司令部被单独抓住，他可以说自己是来度假的哥萨克军官。

第一百九十章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脱不掉军人的习惯，既然明白并接受了命令，他就要按自己的逻辑忠实地执行它。自从昨天发出第一批向彼得格勒发兵的命令以来，阿列克谢耶夫一整夜都没定下心来。送走了皇上，他苦恼地躺下去睡觉，可几乎无法入睡。他想象着把所有派出的部队集结起来，结果发现，其中缺了炮兵。

夜里2点钟他起来穿上衣服，助手们还都睡着，这样更好，他就喜欢这种。他独自进了电报机房，口授了发给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的电报，要求他们各自再出一个骑炮连和一个步炮连。他没忘记补充让他们按规定来送炮弹的要求。

每封电报的开头都是：“皇上陛下命令……”时局如此严重，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保不准出现什么抵触行为，可是对皇上，便不敢争执了。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皇上在大本营。遗憾的是，他甚至没等总参谋部的人们同意就走了。

这时，有人给阿列克谢耶夫呈上军事大臣给皇宫总管发来的电报。想直接引起皇上注意时，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这样的电报通常不经过阿列克谢耶夫，可是，现在沃耶伊科夫已经在车站，他就不得不看这封电报了。电报虽短，却令人震惊：暴乱分子已经占据玛丽娅宫，一些大臣得以逃生，另一些则下落不明。关于政府存在与否的谈判正在进行，可它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可真够可以的啊！

这样或许更好些。或许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就能建立起社会内阁，这样最好。

他紧接着把这封电报发往车站。说不定皇上会回心转意而返回来呢！

阿列克谢耶夫生病了，他在似睡非睡地打盹儿，而不是在睡。不知怎么他对莫斯科老是放心不下：如果这一切蔓延到莫斯科，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一旦有什么事暗中计划好了，那么拖上一个小时都是令人心慌的。于是，他再次起来，穿上衣服，再次来到机房。清晨4点钟以前，他给莫斯科军区姆罗佐夫斯基发去电报，询问莫斯科市的情况，并以皇上的名义全权授予他随时宣布莫斯科戒严。他特别关注莫斯科的铁路枢纽：往前线和许多省份的粮食运输都依赖这个枢纽。

这是这一夜的最后一件事。他累了，睡着了几个小时。

早上8点多钟他醒来时，埃韦特将军发来了电报，保证受派部队正午登车；还有哈巴洛夫发来的电报，说那里几乎没有了忠诚的部队，局势已经十分危急……

这时，海军司令从司令部来，给他看两封电报，一封夜里就在那里放着，可是，所有人都在睡觉；另一封是今早上来的，电报通报说，昨天晚上彼得格勒市一些重要地区就已被暴乱分子占领，流氓们在抢劫，大本营海军上将的汽车被夺走，格里戈罗维奇在闹病，别利亚耶夫也未必应付得了。早晨又有通报说，暴乱分子已经夺取了整个城市，哈巴洛夫在海军部大厦闭门不出，就像待在最后的多面堡里。他只能毫无意义地做些毁灭宝贵文献和仪器的事了。

糟糕透了。阿列克谢耶夫又拍发了一些有关增援伊万诺夫的电报。从北方战线又增调一个维堡要塞炮营。

如果所派部队必须针对整个大城市作战，那么，没有强有力的炮兵是应付不了的。

部队调集了很多，可是这个伊万诺夫却不中用。

然而，皇上是这么吩咐的。

可他吩咐完就走了。

伊万诺夫做事不慌不忙，日期问题嘛——已不是他的事了。他询问哈巴洛夫，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骇人的：整个首都完全失掉了。

可是，军事大臣还待在城里的某个地方！阿列克谢耶夫必须打电报把新的口头指示转告他：想尽一切办法转告所有大臣（无论他们待在何处，是否组成了政府都要如此），他们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彼得格勒军区总司令侍卫将军伊万诺夫的所有要求。

海军大臣也在城里！必须预先告诉他，要协助甚至服从伊万诺夫。想到格里戈罗维奇，阿列克谢耶夫给他拍了一封电报：按伊万诺夫要求，拨给他两个喀琅施塔得要塞炮兵加强营。

他就是这样，一想到什么就发电报，趁着与塔夫里达宫的线路还算畅通，他几乎每五分钟就发一封。

格里戈罗维奇什么也没回答。而别利亚耶夫则安然无恙，并且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在坚守岗位！当只因为他懂外语而被任命为军事大臣时，还想不到他能这样好。

可是，现在他还会自己拍发电报。这时，从他那里来了这样的电报：军队扔下了武器，转到暴乱者一边，政府各部的正常生活被中断，波克罗夫斯基和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好不容易才在夜里逃出玛丽娅宫。盼望可靠的武装部队到来，否则动乱将发展扩大……

是啊，现在只能感觉到令人忧郁的沉重负担和已做的事不够完美。阿列克谢耶夫皱着眉头，微微佝偻着身子，在桌子中间走了一阵。伊万诺夫出发后，他就决定大批增加兵力，按前者的要求还从西南战线向彼得格勒派兵。而且不是随便什么团队，是三个近卫军团队，其中还有普列奥布拉任团。说不定还得准备近卫骑兵师呢。

他已经给布鲁西洛夫发了这样的电报。

你看，现在看起来甚至派得太多了。

皇上在这种时刻离开大本营走了，这件事他做得不地道。可在某种程度上说，阿列克谢耶夫将变得更自由一些：他不必拿着每封电报忙忙活活

地跑来跑去、负责汇报劝说了，他现在可以坐在办公桌旁做决定。

可从另一方面说，皇上作为最高统帅，就算在这里拿的主意再少，在事态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能感受到他的荫庇也会觉得轻松。这就好比只有把枪托紧紧地靠在肩上，射击时的反坐力才会不那么大。

这是怎么回事？军车在路上已经走了九个小时，可还没有一个消息来证实。（这样的消息只有沃耶伊科夫能发，车站站长没有权力。）皇上不仅是走了，而且一走就失去联系！这不，国务会议成员给他来了重要电报，可往哪儿转发呢？只能大致计算一下，然后选个车站了。可要是来封更急的，怎么才能联系得上皇上呢？

真是万幸，阿列克谢耶夫今天感觉好多了。

可见，通过私人途径从彼得格勒纷纷传来了更坏的消息：军官和警官正在遭遇杀害，许多楼房被大火焚烧着，国务会议主席也被捕了！

与此相反的是杜马主席发来电报说，政权已转归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这样并没什么不好，现在可以指望恢复秩序了。

连大本营都无法及时掌握信息，前线总司令部的人们又能知道什么呢？阿列克谢耶夫委托人为他们写一份彼得格勒这些天来所有事件的详细通报，午后发出去，结尾是这样的：“你们所有人对皇上和祖国担负着神圣的职责，在作战部队中保证信守誓言。”

只要军队不动摇并保住运输通道，彼得格勒的暴乱就可以被镇压下去。

运输线……阿列克谢耶夫用电报询问了这个拼死效命的别利亚耶夫，他大概是彼得格勒城里唯一的活动家了；从玛丽娅宫逃脱的交通大臣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究竟在哪儿？他的交通部现在能否管理铁路网？

别利亚耶夫立即打听清楚，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出了回答：交通大臣藏在别处的一家私人住宅里，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可是，针对这种情况，古尔科在大本营设立的交通大臣助理一职在战争时期正有用处：管理整个铁路网的权力立刻就可以转交给这个人。

大本营就有这么一个基斯利亚科夫将军，直到如今他的职务也不大显眼，阿列克谢耶夫和他没共过事，可现在他成了最中心的人物。阿列克谢

耶夫给他写了一道命令，内容是立即由他来管理全国的铁路。

更紧迫的是，由于暴风雪肆虐，最近一段时间西南战线的供应严重短缺。

这都是上午的事。看来，为了制止动乱，阿列克谢耶夫将军采取了一切措施，他想不出还有什么没做。

大概，还应该给各军区司令一封电报，让他们格外注意防备有人图谋从外部把骚乱带给铁路枢纽站、工厂和机车厂的职工。并要保证他们的食品供应。

可这时基斯利亚科夫将军赶来报到，以前只是在司令部军官食堂看到过他：他肥胖笨重，一张白脸宽宽的，但是很年轻。他激动不安地长谈大谈铁路的各种细节，涉及范围很广。那意思是说他至今只能在技术方面做铁路的领导工作，而在行政管理方面一窍不通。而这样的管理工作即将突然转到大本营，会在整个铁路网的计划管理方面引起巨大困难。眼下，中央铁路管理局遭破坏的迹象还不够明显，这样的行政转移是极不谨慎并且有害的，因为这涉及前线铁路问题。而关于帝国的整个铁路网问题，基斯利亚科夫连加以初步讨论都感到为难：对于他来说，这个铁路网是那么难以理解。

他长着一头火红的头发，迈着碎步，有条理地长篇大论着，而那张忸怩作态的脸上一双眼睛正斜睨着。

是啊，常有些姓氏那么名副其实，就像是贴到了那人身上一样，基斯利亚科夫^①倒是名如其人。阿列克谢耶夫感到这个虚胖而体弱的人散发出一股不可救药的、酸烘烘的腐烂气味。他在职好几个月了，可大家也没发觉他是这样。

然而如果没有他，阿列克谢耶夫就不能马上实现自己完全不熟悉的管理。

怎么办呢？这一举措只好搁置了。

①“基斯利亚科夫”在俄语中与“酸的”是同根词。——译者注

看着吧，看没有交通部铁路他如何自行发挥职能。

他又想起：大部分供给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全俄地方和城市自治联合委员会，以及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组织的手中。

如此说来，大本营也并非固若金汤。

第一百九十一章

俄罗斯交通工程师阶层集中了具有天赋、知识和技能的人——工作的诱惑力和高度的录用竞争力吸引了优秀的男性青年的精英。懒汉和革命分子到不了那里去。五年的学习生活集中了辛勤的劳动、科学的培养和积极的暑期实践。俄罗斯幅员辽阔，在这片土地上的铁路工作性质本身造就了勇敢和能干的工作者。他们善于对抗最困难的局面，很懂得生活、人和每项劳动的价值。对所属人员都能按劳付酬。在这个系统中，人们不知道徇私情是怎么回事，用人只看才能和经验。每个人不用为起码的生活条件而卑躬折节，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献给这丰富多彩的工作。为了各种勘察、建筑、铁路会议而出差以及免费旅行，使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和欧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真正的铁路工程师别说搞社会事务，就连干家务的时间都没有。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勃利科夫可从没充当过交通工程师的角色，铁路的运行工作和建筑工地上的任何工作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他到底投身到普通经济学上去了，被调出来在交通部各委员会工作，解决一些普遍性问题。不，不止这些，这还不够！最后他想到做国家杜马的候选人，并于一九一二年从彼尔姆省入选国家杜马，在那里从事勘察工作。可是，在杜马他也苦闷不堪，徒然地渴望着行动：杜马里近 20 个主要人物都有出色的口才，来自立宪民主党的人比别的党派多，他们占据了杜马五分之四的时间，难道这就是行动？其余人的工作好像就是沉默和

表决，并且在各委员会里做事。杜马的这些委员会对工作的要求比交通部各委员会宽松得多。布勃利科夫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反叛才能，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又无法运用这种才能。他已经 42 岁了啊！

他这个姓也挺滑稽^①，妨碍了他严肃的政治地位。

布勃利科夫当然属于俄罗斯知识界，谁也逃不掉自己的出身。可实质上他并不同于俄罗斯知识界的基本类型——他们沉湎于对道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争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勇于献身，对于经济却感到畏怯，对于管理国家就更无能为力了。布勃利科夫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管理才能。然而，铁路对于他来说又过于狭窄了，而整个俄罗斯他又得不到。

可是，昨天那声惊雷过后，他怦然心动了：他的时机来了！他赶紧去鼓动议员们召开惊雷般的杜马紧急会议，可是，那些胆小鬼没敢干。成千上万的人在城里走动，有的地方反动势力已酝酿成大祸之趋势。这时听着议员们半圆形大厅里无精打采的废话，你简直得疯掉！布勃利科夫产生强烈的反感，他在一片慌乱成一窝蜂似的塔夫里达宫里跑来跑去，激动地搓着手。事变来得特别快，就应该特别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可是，哪怕想出些最简单的办法都相当困难。既然没想出解决办法，那么，对于事变，也只能任其发展了。

布勃利科夫跟大家一样在塔夫里达宫过夜，他看得更清了，没有哪个人站出来领导革命，只能毫无防备地面对镇压。果然如此！从早上起就听说伊万诺夫将军在向彼得格勒进军。

一切只能任其发展了！就这么被镇压了？可怎么办呢？怎么办？杜马的那些领袖们却空谈起来没个完，什么正经事也决定不了。而镇压的兵力可全都是野战军啊，与彼得格勒卫戍部队没有可比性。

而整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最激进的人，也就是沾火就着的青年学生，却由于大雪封门正在打瞌睡，对彼得格勒的事变一无所知。

布勃利科夫突然想到一个值得探讨、简单易行而又绝妙的主意！只有

^① 俄语中“布勃利科夫”这个姓与“面包圈”是同根词。——译者注

铁路工作者才能想出这样的主意。不思进取的农民和小市民对于俄罗斯毫无意义，铁路的神经牵着整个积极进取的俄罗斯，这是个国中之国。所有的铁路（直到弗拉迪沃斯托克、土尔克斯坦）拥有最活跃的、统一的电报联络系统，它的中心在交通部。布勃利科夫很清楚，这个联络系统完全不依赖内务部的网络，在任何地方都不与其联结，在各地供职的电报员都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因此，掌握了这个联络枢纽，就等于为自己开辟了对整个俄罗斯讲话的线路。

想到这里，他赶紧去找人，不找克伦斯基，也不找奇赫伊泽，而是直接找头头罗江科。他找到了那个正在形形色色探访者的包围中徘徊的大块头，想尽量引起他的注意，甚至偷偷地把他领走，为此布勃利科夫甚至说起话来。可是，罗江科没按他的意思办，继续心不在焉地忙乱着。

布勃利科夫只好在返回的路上守候他好长时间，直等到他给一个团队讲完了话，他大口喘气，胸膛像铁匠风匣一般。布勃利科夫极力向他灌输夺取交通部的想法，可是，这个巨人很冷似的紧紧抱着宽大的肩头。他完全不明白究竟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可是，也不能消极等待沙皇的军队来打呀。罗江科还是坚持奉公守法。布勃利科夫站在他面前，一副保养得很好的中等资产阶级的样子，与众不同的只是水银般的灵活善变。可就是没法把这种灵活善变传授给罗江科。罗江科到底慢慢悠悠地溜走了。

真见鬼！可是，还能到谁那里去获得行动的许可呢？干脆不要任何批准去冒险？（本来这更符合布勃利科夫的性格，可是一旦这样就缺少个支柱。）

然而，布勃利科夫在塔夫里达宫密密麻麻的闲人中间走来走去时，进行了细心的观察，于是他看透了，这里正聚集着他所需要的所有助手和执行者。只要把他看准，招呼过来，使他们集结在自己的身边就成功了一半了。于是，他一个又一个地找人交谈。他首先看中了一个讨人喜欢又殷勤的骠骑兵大尉，这人长着松软漂亮的浅色胡须。他只身一人，逢人便笑脸相迎，显然是在找人交谈。

有一次二人挤到一起时，布勃利科夫问他：“您不想参加点儿革命行

动吗？”

这问题正中此人下怀，他高兴地回答：“骠骑兵大尉索斯诺夫斯基，愿为您效劳。”

然后，他又找到一名无拘无束的年轻士兵——鲁列夫斯基，他有一副知识分子模样但却坚定的面孔，过去是波兰社会党人，现在是齐美尔瓦尔德派分子、社会民主党人，西北铁路税收处的簿记员。太棒了！他也愿意干。还找到了爱德华·什穆克斯，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不知现在是否是大学生，他也在为自己寻找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

革命力量自己发育成熟了！他们苦闷彷徨，急欲冲出樊篱，应当正确引导他们！

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布勃利科夫又好不容易弄到了纸笔，在一个房间里挤出块地方，工工整整地给自己写了一道去交通部就职的国家杜马委员会的委任状。他拿着这页纸去找罗江科，后者仍然在从人群中往出挤，准备和一个人去哪儿。布勃利科夫也这样边走边劝说他：为了保卫自由，不能什么措施都不采取。罗江科感到惊奇，心不在焉地说：“那好吧，如果真是这么必要，您就去干吧。”不知是因为他已经是第三次来试探，还是因为罗江科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回过味来而胆大起来了，反正他终于同意任命布勃利科夫了。他把文件纸按在叶卡捷琳娜大厅的圆柱上签起名来。他签得没多大劲头，倒不如说是为了赶紧摆脱这个固执的议员。

可是，布勃利科夫随即又给他递上一份态度坚决的通告。这份通告已经写好了，他打算用电报向外发布。开头写道：“我今天接管交通部并宣布国家杜马主席的下述命令。”于是，罗江科读到了他本人都有些意识不到的命令：“造成国家管理部门瘫痪的旧政权就这样垮台了。”

罗江科真的大吃一惊：“不能这么说吧。旧政权还在……”

怎么，他还不明白旧政权已经垮台了？连他都不明白，那还有谁明白呢？不然你去跟这些人一起干革命试试！

要是真没垮，那就该推它一把。

“可是正应该这样写！”布勃利科夫赶紧坚持说。他用自己整颗革命

之心感觉到：垮了！你一看就有这个印象。肯定要垮的！

“不，不，”罗江科嘟哝着说，“还是谨慎点儿好。”

“好吧，那就写：旧政权软弱无力？”

罗江科同意了。

他还向罗江科要了两辆卡车用于这次行动，汽车和士兵就聚集在楼前待命。

索斯诺夫斯基和什穆斯克斯赶紧去召集队伍，集合起五十多个志愿者，有两名准尉也参加进来。布勃利科夫本人没带武器，他兜里揣着文件，迈着革命者幸福的步子走出来。还有一辆车也非要跟着这两辆车走不可，布勃利科夫当即决定带上这辆暂时闲置的客车，虽然没用任何人的许可。士兵们背着枪，把刺刀朝上，上车时险些扎到彼此，虽然有些人是喝醉了酒。

三辆车朝方丹卡大街和沃兹涅先斯基大街驶去。

刚看到被抛在后面的蜂窝般的塔夫里达宫的一点影儿。这次行动是：名不见经传的亚历山大·布勃利科夫野心勃勃地去夺取帝国的神经中枢！

凌乱的街道到处是一片狂饮滥醉的景象！有些地方空荡无人，响着枪声；有些地方人群聚集。忽而一小帮工人或士兵端着步枪匆匆跑过，忽而一辆救护车载着伤员和护士驶过；时而有人在破坏店铺，时而有人押送被捕的军官；与布勃利科夫队伍中同样的汽车经过时跟他们相遇会向空中鸣枪致意。

来到交通部，士兵们纷纷跳下车，什穆斯克斯和两名准尉在院门口、楼门口和各安全门口布置了双岗。索斯诺夫斯基和鲁列夫斯基一边一个地伴着令人敬畏的布勃利科夫，带着二十几名士兵，急匆匆地拥进楼里。布勃利科夫不止一次到过这里，知道该怎么布置。他指出应该设岗的地方（分别是走廊的交叉点、电报中心局、部长及其助手们的办公室），要求把部里的旧官员全都召集到铁路管理局局长的办公室。

官员们早就看到了这一切，他们惊恐地逃进门去，有的偷偷地向外张望。到处都传扬着：夺权的来了！不过布勃利科夫对这些人表示理解：他们的担惊受怕与不堪忍受是理所当然的事，但他们将幸运地落到一个强有

力的新政权下，处境将会明朗起来。布勃利科夫马上就要庄严宣布，他们可以继续工作，他们将会幸福。胡须浓密的骠骑兵大尉索斯诺夫斯基立刻成了大楼总管、交通部保卫处处长。脸蛋儿光滑的鲁列夫斯基当电报局长，再过半小时，那些宁静而遥远的、被冰雪覆盖的车站上的电报员们，就要通过遍布帝国的铁路沿线网，接收并继续传播炽烈如火的语言：“负责建立新政权的国家杜马委员会，以祖国的名义向你们致意：国家期待你们更好地履行职责，期待你们建立功勋！”

就算是这样吧，可是谁来领导交通部呢？光有热情还不够，必须了解具体的领导工作。有必要说服交通大臣本人或者他的两个副手。

布勃利科夫被告知，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没搬进交通部的公房来住，这里只有前大臣的仆人们。克里格尔从早上起就出去了，刚刚回来，现在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可是，他没想争夺指挥权？看来，他是认输了。

布勃利科夫这时已是天不怕地不怕，他满不在乎地去找大臣。毫无疑问，权力已到了他手里，这里有他的50个步兵，还有整个彼得格勒。这不，他穿过一道沉重的房门，跨进办公室，向大臣的办公桌走去。桌旁坐着若无其事的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他身材不高，50来岁，但已完全谢顶，身穿铁路工作人员纽扣很多的常服。布勃利科夫离这位大臣越近，他那轻浮的派头就越不明显，恢复到与正经人面对面时的工程师身份，他的人民委员职位看来像是招摇撞骗。不论是经验，还是知识，克里格尔无疑都胜他一筹。布勃利科夫叫人看起来正是这些铁路制服——工程师标志的叛徒。

结果，他完全没有了在杜马委员会时那样的粗声大气，而是客气地说：“爱德华·布罗尼斯拉沃维奇，我到这儿……是罗江科指派的。您大概已经承认了国家杜马委员会，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您就领导好了。”

如果这时克里格尔·沃伊诺夫斯基挺身而出，坚持自己神圣的权力，不容许任何人干预神圣的铁路事业，布勃利科夫就可能恢复他的工程师意识，虽然多少有点儿胆怯。说不定他还会做出让步，哪怕仅仅出于为铁路

事业着想。

可是这个克里格尔，从桌旁压抑地、窘迫地看着，下眼皮和下嘴唇耷拉在那张小脸上，威风扫地做道歉状说：“阿列克桑·萨内奇……您能理解，我是向皇上宣过誓的，可现在他还在位……”

这回，工程师意识从布勃利科夫那被理发师精心修剪过的脑袋里风一般地飘走了，而人民委员作风又像铅一样注入了他的双腿，他坚定不移地说：“那就对不起了，”他说，“我必须看押您。”可又宽宏大量地问，“您愿意在哪儿？在这儿？还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是在国家杜马？”

“阿列克桑·萨内奇，我觉得，还是在这儿好些。”他毫不迟疑地做出了选择，“您要是给我留一部电话就更好了。”

“那怎么能不行呢？当然可以，当然可以！那么，请原谅，门外将有岗哨。您的饭将由特列波夫送。”

布勃利科夫匆匆走了。克里格尔是个自由主义者，不久前才就任大臣。他的副手乌斯特鲁戈夫却是个最旧不过的君主主义者，可是，工作中用得着他。对于另一个副手鲍里索夫，布勃利科夫希望争取他能容易点儿，以便把所有的铁路都掌管起来，看上去又什么事也没发生。而与此同时，要把自己火焰般的电报发遍全国！

在罗江科的签名后还要补充上：“作为同一个大家庭的一员，我坚定地相信，你们不会辜负我们的祖国的希望！国家杜马议员布勃利科夫。”

他给俄罗斯放出了一头革命的猛兽，尽管这革命还没在全俄罗斯爆发，但它会发生的！

克里格尔十分满意。布勃利科夫来时，正赶上他在挑选个人文件、书信和书籍，准备在情况最糟时抢救。从昨天晚上起，他什么事没经历过啊！政府会议过后好长时间不能从玛丽娅宫出来，因为太危险，到处在打枪，还听说他们已经开始挨家搜捕大臣。可是，留在那里也不行，革命分子已经冲进宫里去了。克里格尔和波克罗夫斯基急忙穿过庭院和角门，向杰米多夫胡同走去，可是，那里上了锁，有人从门外告诉他们，那里也有危险。走投无路了！二人又返了回来，可是，宫里已经有一些人在敲打着、翻腾

着什么，他们在进行搜查。于是，尽管是自由派的两个大臣，本以为能够被饶过的人，他们还是顺着黑暗的楼梯向下一层的楼道走去，那里的房间住着信差、看门人和护卫队。他们就在那里找个黑暗的角落，在劈柴和桶上坐了一整夜，尽管也有人冲到这里观察一番，询问一通。将近早晨，宫里安静了一点儿，一名邮差的儿子、一个小孩把他领了出来，又穿过一个庭院和一道大门。广场上有有人在破坏，在砸阿斯托里亚旅馆。其他的街道上阒无一人，哪儿也见不到一个看院人，但是，已经天光大亮，这就使人觉得更可怕。在一个熟人家待了几个小时，克里格尔觉得自己必须到部里去，因为谁也没有解除他的职务。可这会儿，突然冒出了布勃利科夫和这些士兵。

说起来，克里格尔担任交通大臣总共才三个月。每次国务会议都使他感到失望，他感受不到皇上强有力的支持。在战争的头两年，他看到的皇上还精力充沛，事事关心，发表意见也很有理智。可是入秋以来，在所有批阅的奏折上他都给人一种疲惫，对失利和苦难越来越麻木的印象。今年一月以来，他已经完全挺不起来了，对一切都漠不关心，毫无胜利的信心，对一切都听天由命。大臣们的力量又从哪儿来呢？

他何必这样与国家杜马为敌？为什么安排一些不了解俄罗斯的人当各部大臣？为什么安排那些一时得宠却不熟悉当地条件的人去当省长和市政长官，又使城市在战时没有忠实可靠的军队守卫？再往前说，为什么这么多事地加入这场战争：要么为保加利亚人，要么为塞尔维亚人卖这么大力气，而置国内的混乱于不顾？

既然一切都由着优柔寡断的皇上，偶然来到交通部的克里格尔又何必去跟人作对呢？

第一百九十二章

六七个将军和上校坐在那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等着有人来抓他们。如此努力工作却落得个愚蠢的结局！

叫他们惊奇的是，不知道别利亚耶夫和赞克维奇藏到哪儿去了。

虽然没有任何警戒和岗哨，但是一个多小时也没人闯进海军部大厦，看得出他们是担心中埋伏。

终于，从他们所在的房门紧闭着的房间外传来了人群的嘈杂声、上楼梯的脚步声和喊叫声。

“接着上！再上！你看，还藏起来了，他妈的！妈的……”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来人砰的一声把门撞开，好几个人一下子同时挤进来，不一会儿就把房间挤满了。

军官和警官们全都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虽然谁也没要求他们这样做。

最前面是个穿步兵服的准尉，全副崭新的行军装备，满脸粉刺，由于喝多了酒脸色红中透青，手握一把大毛瑟枪，逐个地瞄准他们的脸。

另一个还完全是个小兵，军大衣敞开着，肩章镶着红边，脸蛋儿稚嫩，也喝醉了酒。他手中有一把出了鞘的军刀，还缀着带穗子的安年斯基饰带。小兵把军刀在将军们头上挥动着，使人觉得：他那只年轻的手坚持不住，军刀马上就会落到某个人的头上，真的可怕。他尖着嗓子，叫骂得比谁都欢，似乎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主角。

这些人中有一名妇女，还挺温和。她默不作声，一缕白发从头巾下露出，

宽皮带上挂着军官战刀，系在长长的军大衣外面。

军官们的眼神被这支快速舞动的毛瑟枪和军刀吸引着，没能马上注意到还有另外一些人物。

“你们中间谁是哈巴洛夫？”

毛瑟枪瞄准着：“谁是哈巴洛夫？”

可是，哈巴洛夫不知为什么没有回答。将军们互相斜眼瞄了起来，可是谁也没发现他。不知他溜到哪里去了。

于是，握毛瑟枪的准尉瞄定一个人问：“你是谁？”

“我，”这人尽力保持镇定，“彼得格勒市行政长官巴尔克。请把我逮捕送到杜马去吧。”

“请逮捕我！”这样说是为了避免向他们开枪。国家杜马成了避难所、救星，或者是知识分子能够相互理解的场所。

“那好吧，走！”他们对巴尔克说。

于是，巴尔克第一个走出房间。开头给他让开了路，紧接着后面就响起了愉快地喊叫声。他缩紧了肩头，心想背后准得被捅上一刀，可是什么也没发生。他回头看了一眼，见身后跟着他的同事和警察局的首脑。还有遍体鳞伤的佳热利尼科夫。似乎哈巴洛夫也在他们中间，不知他是从哪儿混进来的。

他们还进行了分工，没有武器的人们分散到大楼里去寻找被遗弃的武器；有武器的人负责押送俘虏。

他们通过海军部花园的正门，从人形柱旁走过。这里停着两辆卡车，车上插着红旗。巴尔克和他的副手挨着第一辆车的司机坐下来，有人站在后面的车厢里；哈巴洛夫和佳热利尼科夫上了第二辆车。

人们喊叫着，辱骂着，还大笑着，可这一切都被“乌拉”的欢呼声淹没了。

第一辆车的司机把车从原地猛地发动起来，一下子撞到护院栅栏的铸铁柱子上，把栅栏连根拔出来，车也走不了了，无论怎么费劲儿，车也没能发动起来。

第二辆车吱吱咯咯地响着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向右拐过弯去，顺着涅瓦大街开走了。

巴尔克心里起初还闪过一丝轻松感，可这时他明白了，他们的路只会变得越发艰难。

突然，从戈罗赫路市行政长官公署冲出一辆客车，用机枪扫射起来。

卡车周围的人们惊慌失措地扑倒在雪地上，司机跳下车去跑掉了。俘虏们坐在驾驶室里或站在车厢里。

旁边有个穿毡靴的老头，为了还击，照规程一条腿跪在地上，想把子弹推进膛去，可是，看得出他不熟悉枪的构造，结果也是白费劲儿。

有人进行了还击。

枪打了一分多钟，没有人伤亡。那辆来路不明的车突然停止了射击，向宫殿广场冲去，接着在广场那边消失不见了。

司机回来了，可是车怎么也摆弄不好。

巴尔克明白了：路上最危险，可是一到杜马就有救了。

“既然车走不了，那就请大家步行把我们送到杜马去吧。”他请求说。

主要人物中还剩下那个拿毛瑟枪的准尉，他令人费解、结结巴巴地发号施令，让所有人都下车步行。

在由各种人物自愿组成的押送队的严密包围下，他们上路了，汽车也扔在那里不管了。

在宫殿广场中间，有一辆私家车没插红旗，毫无防护，从一旁冲出来。准尉向空中放了两枪，使那辆车停了下来，而且把所有的乘客都赶下车，让重要俘虏坐到已经压坏了的座位上。车门外面的脚踏板上又趴了几个带枪的人，汽车严重超载，就这么慢慢地开走了。

他们在宫殿旁滨河大街下了车。太阳照得人头晕目眩。

脚踏板上的一个人不停地把枪举起来晃动着，扯破嗓子高喊“乌拉！”有些人从人行道上响应他，也一边挥动着步枪和手枪，一边高喊“乌拉！”还有几个人向空中鸣枪致贺。有个士兵从另一面的脚踏板上发音不准地向他们喊着：“同志闷（们）！白（别）开呛（枪）！要爱惜子弹，它闷（们）”

害（还）有用场！”

这里的每一个看院人都认得巴尔克，可是，他并没有看到他们，因为他们都躲起来了。在冬宫旁边，迎面走来两名英国军官，其中一个巴尔克认识，凡是常到“阿斯托里亚”来的人都熟悉他那非同寻常的高个子。此刻这位停下脚步，向他们转过身来，双手插在衣袋里，前仰后合地哈哈大笑，笑将军们和这辆车的狼狈相。他不停地转动着身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滑稽场面。他从衣袋里抽出手，在车后比画着。

超载的汽车吱吱嘎嘎地叫着，弹簧板碰到凸起的雪地会叮当乱响。汽车有两次停下来，巴尔克吓得简直要昏过去。他担心车又会坏，不能把他们送到地方，又需要有人开枪。

街上人不多，暂时还没人往杜马这边来。杜马这边人密集多了，为了让人群散开，汽车不停地鸣笛。所经之处有一门大炮孤零零地摆着，炮口对着他们，不过既没炮手，又没炮弹。

几个炮兵军官骑在马上，没穿军大衣，胸前都别着大红花，围观的群众高喊“乌拉”欢迎他们，他们也高兴地点头致意。

从杜马大门口开始，人群就挤得水泄不通，汽车没法再往前开，只好在这里弃车步行了。

人群咒骂着、嘲笑着、威吓着向他们围上来。

周围的人故意挑逗着他们，拿他们寻开心。在这种拥挤不堪的情况下，虽然只剩下几步远了，但还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猜不准谁会给你当头来一棒或者一枪把你打死。

但是，有几个军医大学的学生从对面挤过来，把他们保护起来。

他们进了杜马大楼。

一张桌子旁围着得胜的青年人，大半是犹太青年。有几个小青年手提样式极糟的老式手枪。他们立刻认出了巴尔克，冲他喊道：“市政长官！是您给警察下令用机枪屠杀人民的吗？”

用什么机枪？巴尔克不明白，警察从来就没有机枪。

一个大学生嘲笑般讽刺着说：“同志们，同志们！现在言论和行动完

全自由，不要给市政长官施加压力！”

巴尔克被继续往前带，斜穿过挤得满满的叶卡捷琳娜大厅。这里，另一些青年人兴致勃勃地跟士兵们一起练走步。不少士兵们也全副武装地排着长队，在大厅里不知练的哪种步法。

一切都恍如在梦中或者是疯人院。

有人喊道：“带到大臣区去！”

他们被顺着走廊押送。在大臣区入口处，疲惫不堪的总主教皮季里姆身穿白色法衣，面对哨兵坐在扶手椅里。他说他站不起来，不能走了。

在大臣区，已有几名被捕的大臣坐在一张大桌子旁，他们因为禁止交谈而默默不语。

可是，哈巴洛夫不在这儿。

第一百九十三章

克里沃舍因的三个儿子，战争一开始就都急着参了军，仿佛害怕为俄罗斯捐躯捐晚了。他父亲也常这样说：“还学啥，这种时候应该去抗敌了。”

两个大儿子从战争开始后就放弃了大学学业，作为志愿者参加了炮兵。从那时起，两人已各得一枚士兵的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当时他们的军衔是少尉。

小儿子伊戈尔，一年前勉强等到中学毕业，就没再想上大学的事，而立即上了贵胄军官学校速成班，去年秋天就成了禁卫军骑炮兵的准尉，而后又经过在巴甫洛夫预备营的进修，很快就赶上了主要战事。

可就在临上前线时（他的命运与心灵已系于那里），伊戈尔也不能够在首都玩了——慌乱局面开始了。昨天晚上，在沃斯克列先斯基大街上一个好心的军士提醒他说在基罗奇路上军官正被杀害时，伊戈尔感到惊慌、室闷，像受了侮辱一般：这是一种在新的处境中的新感受，他从未曾处于这种境况中。一年前当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中学生时，对任何人来说都没什么值得别人羡慕的。可是，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养成了军官的荣誉感，但这种荣誉感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把他置于俄罗斯平民百姓的对立面上了。

回到家，他马上就从里特奇赫那里听到：他的下一届同学正焦急不安地等着参加新的、已经是国内的战争。

怎么办呢？这一切突如其来，他感到心中慌乱。可他的营队却平静地驻扎在帕甫洛夫斯克，没有叫他回营。不管怎么说，没有什么比前线更重

要的了。

伊戈尔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昨天一整天和今天上午他都在家里闭门不出，只是从四楼向谢尔吉耶夫路望着：谁在街上走过，奇怪的人们又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昨天，一群发狂的首批起义的沃伦团的士兵曾在那里游荡；后来，形形色色的人单独或三五成群地从那里走过；还有很多插着红旗或带有其他红色标志的汽车驶过，有的打枪有的则不打。这一切给人一个明确的印象：主要街道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

躲躲藏藏不敢露面着实令人感到屈辱。不过，伊戈尔并不是害怕，他肯定要上街去参与点儿什么活动。他模糊地感觉到一种新的情况。可是，父亲严厉地制止他，说他什么也干不了，而且只能使自己遭到侮辱。（至于母亲，那就更不用说了！）换上便装出去？可是，他穿上这身军装，并不是为摆脱它而躲藏起来的啊。

正当所有的优秀分子、整个军队都在进行神圣的战争时，在彼得格勒却上演着这样的闹剧，这叫他心中充满了极大的厌恶。

伊戈尔从正房里出来，走进自己朝向院子的房间。从这里看不到街上那些令人气愤的情景。如果不是从区法院那边飘来焦糊味儿，还像是彼得格勒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呢！

突然，他听到砰砰的敲门声，不像是自家人敲的，还有用脚不停地踹门的声音，还有陌生人的说话声以及母亲那满含委屈不断提高的答话声。这时，伊戈尔仍然穿着制服，腰带上别着手枪奔了出来，急忙向那里冲去。他首先扫了一眼整个场面：好几名士兵军大衣扣子半系半开着，母亲站在一把椅子背后迎着他们。士兵们发现伊戈尔，喊道：“就是他！”

伊戈尔血往上涌，愤怒欲狂，难道他们是冲他来的？来找他的？

不知为什么，父亲没有出来。姑姑悄声说他送里特季赫去了。

母亲哽咽地数落着：“我——有两个儿子——在前线！而这一个——也要去！你们怎么不知羞？战争正在进行，可你们却闹暴动？这算什么呀？”

姑姑也厉声说着话。

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感到羞耻，而且也没争辩。伊戈尔扫视一眼他们的面孔，突然感觉自己常有的那种对俄罗斯士兵的欣赏此刻消失了：取代勇敢精神、忍耐力和幽默感的是他们脸上那种蠢笨放肆、动物特性、令人厌恶的表情。其中一个强调说：“有人从这座楼打枪。人家告诉你们说你们家有军官，他不就是吗？”（这座楼里还真有人把这事说出去了！准是某个每天在楼道上见面都点头微笑的人。）

“准尉大人，请交出你的手枪！”

武器是军官的荣誉。它还没在战斗中使用过一次！难道要交出自己的荣誉？

不然就还击，就在这儿！他们可怖地站在这里，已经把刺刀朝向他。

细高挑的伊戈尔仰起头，脸色苍白。

母亲请求说：“伊戈尔，给他们！”

绝望和痛苦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完全不明白，怎么会搞成这样。

这些人穿着脏兮兮的皮靴，在地毯上踩着，还有一个闯进母亲的客厅和父亲的工作室，姑妈跟在他后面。另一个非军职人员，在这个客厅的椅子之间走来走去。椅子零零散散地放在摆着小饰物的茶几周围。他看了看那尊浅浮雕像“耶稣升天日”，讥讽地说：“你们的住宅简直是宫殿！”

还有一人抓起盛水的长颈瓶，起开塞子闻了闻，看看是不是酒。

尽管伊戈尔交出了手枪，可是情况并没好转，他们坚持要把他带走。

“不！”母亲挡着道，喊道，“你们会打死他的。”

那个非军职人员冷笑着说：“别担心，太太，我们不会的。”

这人属于稍微有点儿文化，却为人歹毒的那一类。他让母亲相信，把伊戈尔带去只是接受审查。伊戈尔穿上军大衣，没带军刀，一边安慰母亲，一边跟他们向楼梯走去。

一到外面，这伙人立即抛下了他，那个非军职人员吩咐一个呆头呆脑的年轻士兵，把伊戈尔带到杜马去交给总管。他自己则跟其他同伴顺着谢尔吉耶夫路走了。看得出，从伊戈尔进入这座楼，缴下武器，到被押走：对他们来说只是稍带做的一件事。

“带去交给总管！”——这就意味着要羁押，根本不是什么审查。

这一瞬间，伊戈尔的命运发生了多大变化啊！他从一个即将奔赴前线的自豪的军官，变成了一个在押犯，距押送者的刺刀只有两步之遥，卑躬屈节地走在路上，任围观者好奇地瞧着。

他尽量挺直身躯，昂起头，面目表情高傲，为的是让所有人看出他不是什么罪犯，他鄙视这种拘捕。

一个被捕的军官在马路上被人押着！这大概显得奇怪。因此，所有的过往行人都停下脚步观看。人们怀着惊奇和恐惧的心理，但没人咒骂，甚至还带有同情的口气说：

“大概是从顶楼上打枪了。”

“可能他是德国姓氏。”

瞧这处境！伊戈尔甚至不能够因为有这些同情的猜想去对这些人详细地谈谈，为自己辩解，说明这一切是如何偶然不幸地发生的，以便使自己得到保护。拘捕所造成的这般情形使他连随便谈谈都做不到。

妈妈该有多么难过呀！父亲回来会说什么呢？他也只能说些安慰话。

好在里特奇赫走了，但愿他们别把他抓住。

杜马大楼前，特别是小花园里拥挤不堪，他们好不容易绕过众多的汽车、摩托车，硬挤了出去。这里的人们对这个被捕的军官一点儿也不觉得惊奇，只是他自己无法仔细地看这些人。

难道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个人群吗？可是，他从来没见过过这样的情景：许多人脸上显现出残忍和不明来由的激动，而这些都出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或者是塔夫里达宫附近欢乐的气氛中。仿佛从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阶级学的典型分子身上猛地撕下外皮，其残忍性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

于是，这里的情况令人恐惧起来，好像你不是来到自己的人民中间，而是到了另一个星球，在这里什么不测都可能发生。

宫里挤得一塌糊涂，令人大伤脑筋，押送兵完全束手无策：到哪里去找这个总管呢？被押解的人干脆自己打听起来，带起路来了。

他们终于冲了出来，但并不是向着总管所在的地方，而是来到一个人挤得满满的房间。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等待着，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看得出也是被押送来的。有的跟押送人在一起，有的则没押送人。一个什么委员会的人紧紧地围在一张桌子旁，也是有的站着有的坐着。杜马的几名非军职官员一边询问着，一边在小纸片上记录着，记完了就杂乱地堆在一起，还有的纸片从桌上掉到地上。

这些人还好，有正常人的面孔，带有对人的关心和微笑，只是显得疲惫。

其中一个令人喜欢的人问伊戈尔：“您为什么被捕？”

伊戈尔到这时并没有软下来，他一路上憋足了气，到这时已忍无可忍，于是，干巴巴地尖着嗓子答道：“大概因为是德国姓，还因为有人从顶楼打枪。”

“那你究竟姓什么？”

“克里沃舍因。”

“请问，这哪里是德国姓？”那人微笑着问。

“跟从顶楼上开枪的人的姓一样吧。”

“您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亲戚吧？”

“儿子。”

“我的天啊！”

那人当即在小纸片上给他写了：业已经过国家杜马审查，不应逮捕。

伊戈尔再次穿过乱哄哄的人群来到外面，这时已经没有了押送兵（他没进门就不见了）。

可是，这短暂的拘捕仿佛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在许多人的脸上他都看见了一种新生的赤裸裸的残酷，并且无法对此视而不见。

我们这个世界上产生了一种新东西。

第一百九十四章

执行委员会成员有的出去过夜，有的留在宫里。他们（特别是留下的人）都没感觉到，一种狂热情绪从昨天傍晚起就控制了他们，昨天夜里和今天天亮以来，它依然持续上升。上午 11 点来钟，这种狂热又把他们聚集到 13 号房间（好在他们有这么个单独的房间，与他们那个乌合之众组成的苏维埃分开。他们得用自己身体占着这个房间，不让任何人进来）。他们一来到这里，就感受到更强烈的震撼：对发生的一切事感到惊异，对即将到来的报复感到恐惧，政治任务饱和得几乎要爆炸，不能再拖延了。前天，星期天，他们还人人都过着家居生活，处于暗淡的革命前景下没人留意，他们对一切迅速到来的事物毫无准备。可是，这一切突然要激荡起来，喷发出来，把他们推向了高峰。而伊万诺夫的 8 个团，要么就是 16 个团，正浩浩荡荡地过来。执行委员会委员们需要马上解决所有问题：为了工人、为了士兵、为了居民、为了彼得格勒、为了军队、为了整个俄罗斯，要一下子解决上百个问题，而每个问题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所有的问题可以统称为——俄罗斯的命运！

仅仅研究和区分这些问题，给它们罗列好，一天都干不完，更不用说解决了。距伊万诺夫可怕的讨伐军到来至多还有一昼夜的时间，这种大祸临头的威胁严重地妨碍了认真有效的讨论。到工人代表苏维埃全体会议召开，也就是执委会委员们所剩的时间至多还有一个小时。全会将在隔壁的 12 号房间举行，今天到会的人将远比昨天多。昨天参会者都是偶然来的，

没经过任何人选举。今天将以工厂为单位选出几百名代表，可房间里充其量只能装 200 人。现在怎么办呢？再过一小时执委会就得休会，所有人都要挤到一起，去开那个以他们为执委会的苏维埃的全会。可这是绝对没有意义的！苏维埃昨天就做完了自己的事：确认了执行委员会，往下就再也没什么正经事了。

“同志们，士兵的事怎么办？难道让士兵也进工人代表苏维埃？”

“无论如何不行，同志们！小资产阶级分子不能进入无产阶级组织！”

“同志们，不这样我们就得冒脱离群众的风险。”

很清楚，也要以连队为单位选举士兵代表。同样清楚的是，他们已经往塔夫里达宫里闯了，并且会继续往里闯。哦，真见鬼！

应该派几个人去参加苏维埃的会议，让他们在那里应付着。派谁去也很明显：奇赫伊泽。他适合干这个，又是苏维埃主席，特别是由于发生了这些事他弄得无精打采，就像痛饮过一样，美滋滋、飘飘然的。因此，他在执行委员会这里，对于讨论正经事毫无用处。

另外还派谁去呢？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派谁去都好，就是别派到自己头上，这可不是轻松愉快的任务。再说执委会委员们都是初次在杜马预算委员会主席的桌旁就座，初次了解一下这里的环境，还没有完全熟悉。而且他们想在这里见到更多的著名人物（自己除外），可是，全彼得格勒也凑不出更多的名人。他们中间有人似乎昨天在隔壁房间经表决当选；有的被聘为“左派名誉成员”；有的看起来是不请自到的，但是毫无意义，都得把他们算作执委会的成员。（可这个“执行委员会”对广大群众来说一定很可怕，就像是那个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给亚历山大三世下最后通牒的执行委员会突然又冒出来了，并且在发号施令！）可是，尽管每人占一把椅子，椅子尚且数得准，但执行委员会成员还是数不准：一些人坐下了：一些被叫出去或不叫自走；另一些人本应该进入执委会，可不知为什么没有到场；还有一些人，像坎托罗维奇和扎斯拉夫斯基两位这样是杰出的笔杆子。因此，只好把他俩打发到隔壁房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去。（坎托罗维奇到那里找了个不够法定人数的借口，把那个会给推迟了。）即使这样，

执委会委员也定不下个准数：不知是只有 15 人，还是已经有了 25 人；要么对党内著名人士的推选才刚刚开始，要么已经发过了聘书。不管怎样，什利亚普尼科夫已经带来了几个未经任何人选举的布尔什维克——莫洛托夫、一副蠢相的舒特科、来自劳动团的布拉姆松，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坐下不打算走了，还有来自区联派的滑头克罗托夫斯基·尤列涅夫，他昨天没赶上占领席位。

在座的有许多人是机灵的、聪明的，但问题是他们都身材瘦小，相貌平平，派谁到苏维埃去呢？于是，不少人都满怀希望地看着身材魁梧、宽肩阔背的纳哈姆基斯：让他到苏维埃去，把执委会已通过的決定去付诸表决不正好吗……

奇赫伊泽到苏维埃宣布开会去了。

13 号房间有两道门：一道通向 12 号房，一道直接通向楼道。对着这道门还拉了个帘儿，把 13 号房一分两半，帘后，执委会的人正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帘儿前聚集着一些人，看上去有看门人，他们是负责不让外来人进门的，还有一个身材高大的掷弹兵，负责阻止从走廊往里挤的人。还有了首批女秘书，她们都是执委员成员的家属。

就在这种拥挤、人员不确定、经常更换地方的情况下，执委会肩负着重大使命——解决如何保卫革命的问题！而且所有的事都像一团乱麻，一下子缠上来：要号召居民别白白浪费子弹；要号召向区人民委员部（取代原来的警段）上缴武器；要组建代替原有警察的民警队伍，就是说，反过来还得发放武器。（脑子里永远不要放松这根弦，说不定还得用这支警察队伍去跟杜马委员会的武装力量战斗呢。）还应该建立服务于革命的汽车队（让各区的人民委员去征用私人汽车）。可怎样组建自己的军队呢？由谁去抵抗伊万诺夫那些难以对付的讨伐军？又怎样给士兵们委派军官呢？应该跟他们联系吗？与莫斯科之间的铁路交通怎么办？应当恢复，这是接近首都的敏感地带。彼得格勒的电车交通如何处理？为了不引起罢工者的不满，反倒不应该去恢复它。邮局和电话局怎么办？应当予以密切注意，最好把它们夺过来！（沙皇、皇后、大本营以及杜马委员会都在跟谁联系

呢？了解这些同样有好处。）

“同志们！同志们！可任何活动都需要钱！谁能够给我们提供资金呢？”

从昨天起他们几乎没吃东西，没换衣服，借用房间也没花钱，因此，用不着任何资金。这时候，有人给他们摆上了加糖的浓茶和带奶油奶酪的夹心面包。

提供资金？让杜马委员会来供应苏维埃的活动吧！

这主意好极了！受过经济学教育的那些人立刻开始发挥了：应当立即把国家的全部财政资源夺过来，不让旧政权支配！为此必须派出革命的岗哨守护下述部门：国家银行！地方金库！造币厂！国家证券发行所！查封所有资金！（一九〇五年的财政宣言，帕尔乌斯式的伟大主义。）

“不，同志们，我们眼下还力所不及。还是这样吧：由苏维埃委托杜马委员会去做这件事！”

“不，同志们，应当温和点儿，”无意中来到这里的佩舍霍诺夫说，“让信贷和金融业务正常运转，而由苏维埃和杜马委员会选出个财政监督委员会……”

“那不够，不够！跟杜马那些人谈不上这些！他们在那儿发表什么宣言，可对我们连问都不问一声。”

“应当委托奇赫伊泽和克伦斯基去要求他们跟我们协商宣言文稿！”

总而言之，要明确与杜马委员会的正式关系！

要限制他们！

对了，还有士兵，士兵！如果每个连队选出一人，那么，他们就会冲击工人。可如果成立单独的士兵苏维埃，那就会发生竞争！那不就把军队引向政治斗争了吗？

可是，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吗？大概，他们已经开始选择了！

纳哈姆基斯到苏维埃去了一趟，回来说：工人和士兵现在都不多，主要力量还没到场，他们正在行动、射击、搜查。来的这些人正在表决执委会的所有决议。

不过这无所谓，一个基本的政治道德事实是：苏维埃开了会。

但执委会本身变得越来越无法正常工作了！问题就这么摊在参会者面前，每隔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有机关或社会团体的通讯员、代表和请求接见者干脆冲破阻拦，闯进门来，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闯进来的人要么提出议程以外的问题，要么带来紧急通知！要么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事！所有的事都刻不容缓！都关系着革命的命运！

既然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通知，因此每一次不认真听取都是危险的！结果呢，每次都是无稽之谈或者繁琐的小事。（几乎都是关于抢劫、火灾、破坏的消息。而执委会也不考虑是否能够有效执行就发布命令：派出护卫队。至于这护卫队能否组织起来他们也没信心。）

奇赫伊泽回来休息时，身后跟着一些从苏维埃所在房间和走廊里过来的人，要求他去对民众和军队演讲，说不然人们会自己闯到这儿来。

某些机关和社会团体（律师、医生、药剂师、商业工作者、城市及地方自治会分子、教师、邮电职员、露天舞台演员）的代表，在门外把执行委员会成员一个接一个地叫出去，索要进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委任状。而且你只能让步并且发给他。

委员会这样的忙忙碌碌、跑进跑出之后，还能做什么工作呢？还有谁能想到，最重要却不显眼的工作是在执委会中组织起党的团体，这项工作高于一切，未来政治的关键在于：谁在这里占据多数？左派还是右派？每一次遴选，无论是进还是出，这个多数都在敏感地变化着，多少双眼睛盯着的就是这个平衡。

实际上，大家经过仔细观察，觉得只有格沃兹杰夫是个毫无指望的右派，尽管他由于左倾而一直坐牢到昨天，而多数左派却没坐过。大概，还有波格丹诺夫是极端护国派，埃利希也是，虽然他并不一贯那样。其他的孟什维克，无论根据什么说都是左派：或者是国际主义者，或者是首创派分子，或者二者兼是。至于亚历山德罗维奇，还有哪个革命党人能比他更左呢？

可是，什利亚普尼科夫认为，只有布尔什维克才无愧为左派。而这

样的人他在这里虽说已经算出了五个——其中包括模棱两可的克拉西科夫·帕夫洛维奇，第六个就要算区联派分子克罗西科夫了。可即使这样也压不过联合在一起的孟什维克。现在，他警觉地注视着可能产生的局面。为了驱散睡意，他不时地掐自己一把。全部意义就在于：涉及每项问题时，哪个决定是倾向我们的，哪个是他们的。那么士兵呢？应该让他们与工人进入同一苏维埃（他们会拥护我们的，还能压倒那些聪明的孟什维克）！争论的最终结果是：让士兵与工人进入同一个苏维埃，但要作为单独的组别（还好争论出结果了）。

格沃兹杰夫感到孤单，他不但没找到直接工作，而且指望不上管理任何事情，因此，在会上闷闷不乐。吉姆梅尔尽管比所有人都更经常往外跑，但只不过是因他苦恼不堪：他看问题总要超前百步，这是他的幸运，也是他性格中的不幸。唉！重要的不是大家一起坐在这里发愁！抛开伊万诺夫将军的威胁不论，现在没有比制定这样一个公式更重要的问题了：如何建立政权，让它既符合民主的利益，又能促进革命的正确发展，还可以促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同时又不能失败，不能从已取得的高度跌落下来。昨天他使同志们放松了，没有要求他们按照这样的公式执行，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但是政权已经建立起来了，就应当积极地超越这个进程！这就是说，要积极地与杜马委员会建立联系，既迫使它去反对沙皇制度，同时又在各方面限制它。关键问题是掌握军队。杜马委员会当然很想让那些富豪把军队牢牢地抓到手里，而这就会使人民失去实际力量，因此就该见机行事，不让士兵们再遭受从前的军官们的虐待，而要在军队内部建立全新的革命体系。一刻也不能相信米柳科夫和罗江科之流，他们都是普罗托波波夫一伙的。应当坚决地把军队从他们手中夺过来，可这事要怎样去做呢？

唉，他自己也是不幸的，就因为他太聪明了！他的不幸是因为他料事总比所有人早，又比所有人准，可别人又都不听他的，即使在执行委员会这里也没人听他的，虽然总的来说，他们聚集起一个相当好的齐美尔瓦尔德派分子核心：有卡佩林斯基、索科洛夫斯基、叶尔曼斯基、舍赫捷尔、

潘科夫，这些人都是三月党人和国际主义者。还有三个非党人士：吉姆梅尔、纳哈姆基斯、索科洛夫，这已是左派多数的基础，如果把“沼泽”也吸引过来的话。要不是什利亚普尼科夫固执地往执委会里塞进几个自己的蠢笨、无知的……本来可以实行一些政治计谋的！

可是今天，什么也谈不成，甚至连《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编辑部也组建不起来。然而，布尔什维克要求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孟什维克也要求百分之百的孟什维克！作为一个独立而聪明的社会主义者，你跟他们一起工作试试！

这时，又有人把吉姆梅尔叫了出去，恰好是因为《消息报》的事。把他从拉帘里边叫出去的是邦奇·布鲁耶维奇。

第一百九十五章

佩舍霍诺夫不辞辛苦而且无所畏惧地去了一趟彼得格勒区，而且还好好地睡了一觉。现在，在将近 12 点钟的时候，他头脑清醒地返回塔夫里达宫。

从昨晚起他就感到这里十分混乱，用那么长时间耗神费力地搞出个文献委员会，实在多此一举。他不安地感到，在总的进程中必须纠正点儿什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昨天的失误重演。像这样没有指挥、乱闯胡干，而且还有巨大的外部威胁下，事业是无法继续前进的。

可是，进入塔夫里达宫已不那么容易：为了宣布转向革命，掷弹兵营全体来到这里。这正是来自彼得格勒区，佩舍霍诺夫曾孤身一人大胆地通过的那个营，后来他们把作为被捕者的他放了。难道这就是昨天晚上的事吗？这一切变化有多快呀！瞧他们已经宣誓效忠革命了！此刻掷弹兵们从宫里出来，把宫前的小花园占得满满的。他们不想离开，乐意在这里听讲，他们走的路可不算近，可他们能听演讲令人觉得很新鲜。外面阳光普照，略觉寒冷，一派节日气氛！又传来了沿着什帕列尔路而来的乐队的吹奏声，看来不仅仅是这些掷弹兵想到这里来。

如果不是有人告诉他，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学员马上就到，他本可以趁着掷弹兵们被迫地撤出小花园时，挤到门口，进到宫里去。可他的儿子正在那所学校！尽管佩舍霍诺夫由于近视而没希望看到队列里的儿子，可哪怕能听一听他们的演奏，过后能跟儿子交换一下感想也好啊。于是，他

留在了台阶上。

这时，肥胖的罗江科正和克伦斯基并排站着讲话，不过，看来他好像有些失去了自信。克伦斯基由于自己的新角色而激动不安。

他俩讲话的观点明显不同。罗江科讲的是对俄罗斯的信心，关于军纪和战胜敌人；克伦斯基一点儿也不提这些，仿佛没有战争，而大谈革命人民的喜悦和即将到来的期待已久的自由。可是，谁也没注意这些矛盾，或许是认为它们互不矛盾。于是，这些士官生们怀着同样的喜悦心情向他俩欢呼“乌拉”。

院子里剩下的空地也全被好奇的人们占满了，可押送被捕者的押送队还得从这里挤过去。总主教那白色的高筒僧帽在人群中慢慢地向前移动着，然而他也遭到了逮捕！这样的极端行为究竟是为了什么？真是岂有此理！

宫里的人多得昨天没法比，昨天来的还是客人，今天简直是洪水泛滥。不过昨天在圆顶大厅和走廊里没有外面这样令人愉快的阳光，因而感觉昏暗和不舒服。

佩舍霍诺夫向昨天召开苏维埃会议的右边的房间走去。今天这里又在召开会议，还得检查委任状——带有拙劣的签名的证件，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

执委会勉强挤进 13 号房间来开会。这时，孟什维克索科洛夫斯基急匆匆地来到佩舍霍诺夫跟前，对他宣布说：在昨天夜里的执委会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彼得格勒区的人民委员，也就是说，他成了那里的主要人物，应该到那里去掌权。

佩舍霍诺夫犹豫了。实际上，这个职务不就是以前的警察分局长吗？执委会的决定对他来说不是必需的：即使所有人都避开执委会的决定，那又能怎样呢？而且他明白，在塔夫里达宫这里，他应该代表自己的人民社会主义党的利益和观点。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每个党派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结果也好不了。现在，梦想的时候来到了，所有人都应该显示出友好和忘我精神。

于是，他决定：去！这工作是崭新的，而且在民众中间！（他一直追

求的就是这个。)

可是，为此得有一些同事跟他一道工作。首先需要几名彼得格勒区的工作人员。这样的人很容易在选举委员会就近找到：按规定每 1000 人里选出一个，可所有工厂派来的人都比规定的多，而且现在过剩的这些人，都很想搞政治活动，不愿意离开这里，佩舍霍诺夫正好把他们要来。

还需要几个知识分子，找这样的人一点儿也不难。

然后，应当规定一下权力范围或者和杜马委员会指定的各区权力机关联系一下。于是，佩舍霍诺夫到杜马办公的那一侧楼里去了。在与罗江科紧挨着的办公室里，他见到了米柳科夫，后者正在给涅克拉索夫、舒利金和另一个人讲自己到奥赫塔步兵团去做的那场不寻常的演讲。他那双眼睛在镜片后面闪着坚定的光，佩舍霍诺夫总觉得这双眼睛有点儿可怕，其他人却没有感到这一点。

米柳科夫听了佩舍霍诺夫关于地方政权的话，惊奇地扬起眉毛，感觉这是不合时宜的胡言乱语。

“那好吧，”他甚至有点儿轻蔑地说，“如果您觉得这对您合适——那就去呗。”

于是佩舍霍诺夫明白了：杜马委员会甚至都没想到在地方上需要有自己的政权。这就是说，它还在空中飘着，什么都没抓住。不得不看到，苏维埃在这方面赶在了前面。昨天夜里，当杜马委员会讨论是否接收政权时，苏维埃已经做出了决定，并且有了几个委员会，一夜之间就和工厂联络上了，号召起了选派代表。苏维埃的宣言从晚上起就在街上散发并宣读，居民们就了解了塔夫里达宫是选举苏维埃的地方，可是，知道杜马委员会的人都是干什么的呢？佩舍霍诺夫喜欢这种干实事的精神，毫无疑问这对革命有利。

佩舍霍诺夫别上一朵大红花，以便所有人从远处都能看到。

这时，有人提醒他说，为了开个好头，他应当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塔夫里达宫前的什帕列尔路上，他随便挑选多少士兵都可以。但在哪儿能找到一个愿意跟他去、士兵又愿意听从的好军官呢？他去了军事委员会的

房间。

保卫人员很多，所有人都认真检查了他，不能轻易放他进去，他只好说出自己是彼得格勒区的人民委员的身份。屋里有几名上校，司令部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佩舍霍诺夫当然不能够理解士兵对军官的不信任。可不知怎么的，他自己也突然产生一种不信任和担忧：沙皇的高级军官竟然担负起保卫革命、对付沙皇的使命来了。这时，他看到了穿着没有肩章的军人制服的社会革命党人马斯洛夫斯基，对他讲了自己的需要。马斯洛夫斯基立即领他来到隔壁房间，那里坐着几名军官，给他介绍了一位十分可爱的年轻准尉萨沙·列纳尔托维奇，准尉毫不掩饰自己那勇敢的眼神。

看样子准尉正在等待别的任命，他眉宇间掠过一丝不满意的神色，摇了摇头，但还是同意了。这一摇头本身也很讨人喜欢，这立刻表现出他的单纯。

剩下的事是要两辆车，这都是现成的。准尉转眼间叫来了十来个士兵，有的他认识，有的完全是陌生人。

他们出发了。

可是，沿着滨河大道到不了三圣桥，一些自称为调度的人把他们拦住了。这些人不用袖标做区别，只戴着同所有人一样的胸花。结果，车是不能上桥了。不知有人从哪里向桥上扫射。从对面吗？不，看样子是从工程师城堡里。

萨沙与佩舍霍诺夫并排坐着，真是随叫随到。他从车上跳下去，立即命令士兵们下车，甚至都没商量，果断得要命。他把士兵们从最后一座楼房的掩体下带出去，让他们布成散兵线，子弹上膛，就这样以进攻的态势穿过马尔索沃练兵场，冲向工程师城堡。他自己走在队列的一侧，抽出军刀，挺直他那标准的身形，像绘画中那样姿态潇洒地把军刀举在头顶上。佩舍霍诺夫欣赏地看着他，不知所措，什么也没说。

他们继续前进，前进。

然而，这段路并不近，要冲过马尔索沃练兵场和莫伊卡河！带着这么十几个士兵，面对这么大的城堡又能做什么呢？再说枪是从哪里打来的

呢？工程师城堡不可能至今还反对革命，要是那样的话，它早就被攻下来了。现在，作为彼得格勒区人民委员的他该怎么办呢？带着汽车停在桥上？还是丢掉部队独自走到目的地？

佩舍霍诺夫权衡了这一切后，自己也跳下来，按普通人的样子，跟在自己部队的后边一瘸一拐地走起来。他们向前推进得相当不错，士兵们没有表现出动摇和迟疑。其实，枪声已经一点儿也听不到了。

准尉仍然高举着军刀，在左侧轻松地行进，姿势优美，如在画中一般。

佩舍霍诺夫喊了一声，可他没有转过身，只好紧追到他身后，他战栗一下，然后转过身来。

可是，萨沙充满了功勋感，不能够降低自己的身份去考虑小事。

“您该明白，这样结果会很糟的。”佩舍霍诺夫劝他说，“我干吗要半小时一小时地停在这桥旁？”

准尉没有听他的。为了不被士兵落下，继续向前走去。

佩舍霍诺夫追着他说：“亲爱的，您可是同意归我指挥的，而我是彼得格勒区人民委员，工程师城堡没有加入我们的行列，这里是别人的……”

萨沙没有完全停步，他满脸惊奇地转过来：“您怎么能这样说！”他指责地喊道，“难道革命还能分彼此吗？！现在一切都是我们的！”

说完，又接着向前走去。

这下佩舍霍诺夫可火了，对他喝道：“年轻人！对不起！我是人民委员！”

从萨沙胸中发出一声叹息，仿佛受伤人的腔调。他放慢脚步，缓缓地，缓缓地把军刀向腿边放下来，用受伤者的声音痛苦地、失望地对士兵们喊道：“站住……停止冲锋……”

第一百九十六章

涅克拉索夫兄弟和小格列韦好不容易才来到国家杜马。几个戴红袖标的人把他们从埃里克松顺着桑普森大街送来。他们穿着军官大衣，女工们从人行道上，甚至从通风窗口喊道：“打倒这些吸血鬼！”

只有七个知情人来送他们，可是，周围又围拢了许多人陪着走，这些人个个都充满了仇恨。

“何必跟他们费事？”人们喊道，“他妈的，现在就把他们解决了得了！”

人群紧紧地围上来，以致从埃里克松来的人都没法往前走。他们跟这些人争论着，可是，这些人不听。有一个喝醉酒的大胡子士兵，从营房开始就一直纠缠不休，老是把刺刀伸上前来，企图给哪个军官猛地捅上一刀。不知是他，还是别人，用刺刀在谢尔盖背后划了一下子。要不就是在他脑袋旁边不时地挥动着枪托。负责押送的工人们因此没有把俘虏交出去，并不停地解释着什么，可是，人们火气越来越大，喊叫着、咒骂着、挥动着胳膊。这仇恨得有多大呀！可为什么把火发在军官身上呢？

随时都可能有人把他们打死。眼前的一切又都黑暗了，又要遭受来自自己的人民的欺侮！一切都完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已经是第二次了。工人押送队既不能前进，又不能保护他们。

突然，曾经救过他们一次的那几个莫斯科兵从后面追了上来，冲进人群。啊，这些小伙子！他们不客气地推开围绕军官的枪托、拳头，挡开刺刀，

齐声喊着，说这是他们信任的军官，跟他们共同战斗过，其中一位还因战斗而致残。

这里的人们并没怎么听进去，不像教堂门前那些服务的人那样容易被感动，但这些步步紧逼的人还是冷静下来了。

这时开上来一辆带苫布篷的大卡车。莫斯科兵和埃里克松来的人把军官们拉出人群，向卡车推去，五个工人作为押送队也爬上车。

他们连感谢一下那些莫斯科兵，甚至连打听一下他们来自哪个连队都没来得及。

要不是有这辆车，他们说什么也到不了杜马，准得有十次被人们拦住并被撕碎。人们像赶集一样兴奋，把街道挤得满满的，汽车也不止一次停下。押送队不时地越过后车帮或者从驾驶室向外喊着：“我们押送的是被捕的军官！”

于是，引起人们振臂狂呼“乌拉”。

然而，在苫布下，押送队的工人好奇却又平心静气地跟军官们交谈着。

“军官先生们，怎么会这样：你们的士兵说你们是好人的，可你们为什么不能与人民站在一起？”

生还是死，一切都系于一时，可他们还在这里争论。军官们解释说：“在战争期间举行革命，这对俄罗斯是犯罪，是把国家推向死亡。你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从铸造厂路桥上下来，这里停着一门三英寸口径的野炮，炮口对着滨河大道，炮旁有几个戴红花的人在转悠，看样子是不会放炮。

越靠近塔夫里达宫，人群越密集。可是，普通百姓不多，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讲演者在各处从护墙上、台阶上，或者临时支的架子上热烈地向自己身旁的人讲演。来自各种部队的离开队列的士兵很多，他们就像自由自在的观众。宫前的街道和小花园被挤得满满的，汽车根本没法走。押送队让被捕者下了车，带着他们往前挤。这里枪托和刺刀很容易碰到他们，但没有在维堡区那样恶毒的仇恨，没人要求枪毙他们，也没有辱骂，甚至还带点儿友善地对他们喊：“军官先生们！你们为什么反对人民？”

他们没想到能来到国家杜马。塔夫里达宫入口处和所有的大厅更加拥挤，被捕者和押送者被挤成一小堆，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们。押送者打听到了应该把被捕者交给谁，他们就一起挤过走廊来到侧楼。

在一个大房间里，等候搜查的被捕者排着几道弯曲的长队，那情形比排队买面包还糟。这些人都是警察——分局长、派出所所长和宪兵。在前面的一张小桌前，几个戴袖标的大学生、中专生和工人一边询问一边记录着，然后，在用长凳隔成的一个角落里，被捕者被脱得只剩下衬裤。几个士兵和工人触摸和揉搓着脱下的制服、外裤和鞋，学着狱吏的样子。

许多人到长凳那边去围观，所有人都好奇地等着，看能够搜出什么。从埃里克松来的人这时没了看押任务，也到那里去看热闹。

三位军官也去排队等候受辱。当然，这种程序对那些警察来说，是不可容忍并有失体面的；而他们这种战列军官的尊严也被抹杀就让他们更痛苦了：唉，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到底呢？还不如昨天就死了。

这时，来了一位年轻的先生，他动作迅速，身材瘦削，梳着卷发，穿着常服，衣领浆得挺直，领带系得歪歪扭扭。他身后跟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护士，她手里端着托盘。他俩挤到登记人员面前，护士给他们分发面包和肉。然而只给他们，不给被捕者。那位先生一边做着手势一边说着什么。于是，搜查突然停止了，已经脱了衣服等候的人也都穿上了衣服。

军官们松了口气。护士再回来时，人们问她这人是谁。护士回答说：“杜马议员克伦斯基。”

这时克伦斯基本人也回来了。他那张脸疲惫但却充满活力，目光敏捷甚至带点儿孩子气。弗谢沃洛德·涅克拉索夫拄着拐杖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衣袖说：“议员先生！我们三人是莫斯科团禁卫军军官。您看，被捕的人中只有我们三人是战列军官。我们想知道：难道也要脱掉我们的衣服吗？到底要把我们怎么样？”

年轻议员马上给予他们关注，他看到了弗谢沃洛德的拐杖。

“您受过伤？”

“是的，一条腿已经截掉了。”

“而您是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获得者？”这是询问谢尔盖说的，议员发现了他敞开的军大衣下的十字架。

虽然议员不比围着他的人高，但他还是利用身旁的人们给他让出来不大一块地方，信心十足地对一窝蜂似的大厅讲起话来，而且使人觉得，这番话是时刻准备好了的。嗡嗡声停止了，所有人都在听。

“同志们，这不羞耻吗？！”他提高嗓门轻快地说，“革命群众还逮捕伤残军人，而且是逮捕格奥尔基十字勋章获得者？军官，对于军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正在打仗，所以军人不应该有任何过分行为！”

他稍稍停顿来等待不同反应，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押送他们的那些人不知到哪里去了，连面儿都没露一下。在这骚乱动荡的人海里，一个坚定洪亮的声音立刻就代替了一切法律。

“走吧！”克伦斯基毫不犹豫，威严地对军官们说，然后把他们三个人领走了。

把他们三人领出来后，他在走廊里以皇上恩赐般的口吻说：“你们完全自由了，先生们！去领保护证明吧。但我建议你们别出塔夫里达宫。”

和军官们一起通过混乱拥挤的人群时，他一边告诉他们应去的房间，一边说：“先生们！既然你们爱我们的祖国，那就要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面对这个把自己从囚室和羞辱中拯救出来的恩人，本来很想唯唯称是，可是，谢尔盖却回答说：“议员先生，正因为 we 爱国，我们才不能在战争期间搞革命。”

第一百九十七章

这是怎么了？唉！他曾设想以国家政变来摆脱最可怕的、自发的平民暴动，却正身在暴动之中。

古奇科夫的密谋没来得及实行。而现在，当革命终于爆发，一切都被一只巨手掀翻了的时候，他再次感到，实现密谋并没有多大困难。可已经过去了一天。但在三月里或许也来得及，应该来得及。

这一切始于昨天。古奇科夫忙乱起来：怎么办呢？就在彼得格勒，他眼看着这一切开始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应当双管齐下，既想办法阻止群众运动，又要迫使沙皇让步。古奇科夫（觉得自己是个军人）急忙来到总参谋部，在赞克维奇那里，他要求不用根据什么法律，就可以实行镇压！

（他心里有着奇怪的双重态度：既明白应当镇压，又想让运动获得成功。）这之后，他又奔回自己所在的那个受到惊吓后一筹莫展的国家杜马。一些议员在玛丽娅宫里徘徊，这是些什么也干不了的人。古奇科夫把他们联络到一起，并往各处打了电话，还给沙皇拍了电报。他在这里幸灾乐祸地注视着大臣们孤立无援的最后挣扎。

这就是他昨天所能做的一切。

今天，他一大早就到杜马去了。（即使他想在家里坐一坐，也是不可能的：玛丽娅·伊莉尼奇娜十分敏感，今天早上找碴儿跟他吵了一架。女人那种无论如何也感受不到大趋势严重性的状态令他十分费解，她们感情一冲动就什么也看不到，今天就一把火把他从家里烧出来了。古奇科夫怀

着这股突发的怒气匆匆地去了杜马。)

从今天早上的电话里他已经得知：成立了国家杜马委员会；模仿一九〇五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可一九〇五年它是由革命的小知识分子想出来的）已经在塔夫里达宫中安营扎寨了。应当赶紧投向事变并积极参与其中！（只是还没弄明白究竟该怎样参与。）

他需要从沃斯克列先斯基大街出发走过两个街区。即使在异常热闹和混乱的情况下，他也不难通过。

古奇科夫虽然离开杜马已有四年了，可是，他的位置现在无疑还在那里。并且，杜马为他保持着不公开的、非正式的权力：他与杜马的领袖们的地位不分上下。他匆匆地赶往那里不是由于好奇心的吸引，而是因为这不公开的权力。他是除旧布新过程中最强有力的一个人，也是皇上夫妇的主要敌人。因此现在，当一切都动荡不安之际，他没有忸怩作态和口是心非，理所当然地走上了舵手的位置。他本人并不想谋求总理的职位（虽然他能干得很好），这个职位罗江科、米柳科夫和利沃夫已经排着队去争了。但他无论如何也会是国家的二三号人物。由于经常接触军事事务，他觉得自己适合军事部长的位置。

人们有多迟钝啊！为了迈出以后的每一步，现在就该夺取权力。古奇科夫总以为全俄罗斯都知道他，在他患病时全俄罗斯都拍来了慰问电。可是，就在这儿，在塔夫里达宫的网状大门前和小花园里，也许只有一两个大学生认得他。人们放他进来，只不过是根据他那条贵重的毛皮领、他那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和金边眼镜，猜想这位老爷在杜马一定占有重要职位。可是，这么多人又何必傻乎乎地聚集在这里呢？谁曾预见到，由于革命，所有人都奔向杜马，所以甚至在大冷天里像羊群一样挤在这里。

可这跟塔夫里达宫里面相比还算不了什么：人们在门口挤得紧紧的，所以在圆顶大厅里一进门就得转过身去，因为需要用胳膊肘使劲儿才能挤出去。农民议员为纪念废除农奴制而立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半身雕像，这时也装饰上了大红花结。几乎所有过往行人都戴着红花、红绦带、红色胸饰。叶卡捷琳娜大厅里到处都密麻麻地挤满了人，有几处还出现了小型集会，

闹得其他人什么也听不见。

古奇科夫很快找到了杜马的主要人员，搞清了军事委员会的情况，明白了自己的任务：要让军事委员会掌握在有实力的人手中，使它成为正规的司令部并完全站在杜马委员会一边。为此，要尽快往这里安排几个人，即使不是将军，也得是机智的上校。凭借古奇科夫对人的了解程度以及他在军事方面的威望，办这事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在这里碰见几个令人怀疑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一个火气很大的科学院图书管理员，他是个神经质的少尉。古奇科夫十分蔑视地把他们挤到一旁，把迟钝透顶的恩格尔哈特也挤了一下。他在同一个地方意外地找到了奥博多夫斯基，这是个不可替代的人物，他很高兴，在自己的校官们到来之前，安排奥博多夫斯基当了实际上的头领。古奇科夫当即坐下来，毫不费力地给彼得格勒卫戍区所有部队的指挥员写了一道命令，要求他们每天向他报告现有名额，提供归队履行职责的军官名单。（我们这里还有谁呢？）无论如何不能扣留军官们的武器，这是他们执行军务所必需的。从三月二日星期四开始，所有军事机关和学校要恢复正常工作，想从明天开始是不现实的。）

这之后，当古奇科夫去找罗江科时，看到罗江科那半圆穹顶形的光头，高出人群一头，正向门口移动着。古奇科夫从斜刺里跟着他冲了出去。有点儿疯狂的、黑眼睛的利沃夫跟在罗江科身后。

他们再次穿过圆顶大厅里人流的旋涡，费力地挤到楼前的台阶上。

他们看到了眼前真正的奇迹：米哈伊洛夫军校的士官生们面向宫殿，排着整齐的四列横队，队列在小花园里伸展开，其他人都拥挤着向后退去。

在士官生们那纯真的脸上，就像在士兵的脸上一样显现出忠诚和效力的愿望，而不是松懈和畏惧的表情。在最近这些天里，正是他们将成为我们的支柱！

不仅军官们坚守岗位（看见真正的队伍叫人高兴），而且将军——校长本人也正在杜马主席面前声音洪亮地发令：“立——正！军官们，举枪敬礼！”

几百双手做着肩枪的动作，英姿飒爽，手抓枪托的整齐声音汇成一个有感染力的声音。

罗江科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挺直了身子，光着头听完了报告，命令“稍息”，他们便将步枪重新向腿边放下，罗江科用天生适合检阅的嗓音，表示愿意接受士官生们的忠心：“军官先生们和士官生先生们！我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在动乱肆虐无边的情况下，帮助国家杜马建立秩序。管理的不完善把我们引向了这种动乱。”

他学会了像外交家一样选择辞令——说得恰到好处。自从在主席这个讲坛上接替古奇科夫起，他确实学了不少东西。

“我欢迎你们，还因为你们青年人是伟大俄罗斯的基础和未来的幸福。我坚信：如果你们愿意以这种方式支持国家杜马的努力，那我们就能够达到给我们的祖国带来幸福的目标。”

他说得若无其事，一点儿也不像个叛乱者，仿佛任何革命都没发生过，他没有听到过这事。就是皇上在场，他也会这样说，这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的：“我坚信，你们的心中会燃烧着对祖国炽烈的爱，你们会带领我们光荣的军队去建立战功！我们的胜利一定会有保证。米哈伊洛夫炮兵学校万岁！”

他带着不容置疑的口气，最后一句口号更为肯定。响起一阵嘈杂的“乌拉”声！

突然，有人提醒地尖着嗓子喊了一声，但并不是从士官生的队列里发出的：“那你就做个人民的朋友吧，罗江科！”

但作为杜马主席，他没有降低身份去支持喊叫的人，而是继续说自己的：“请记住祖国和她的幸福！要保卫祖国！我们不再浪费时间多说什么了。等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命令吧！这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士官生们大声喊着做保证。

话是这么说，可是，罗江科在革命的战场上一步也没迈出去，对真正发生的事他一句也没提到，这也是个骗人的途径。

利沃夫非常激动，两眼闪着亮光，急不可耐地倒腾着双脚。他终于也

上台去讲起话来，说的都是些空话：“我们之间团结、友爱、平等，自由万岁！”

古奇科夫可以体面一些，而且能够说出一些聪明得体的话。他已经大致想好了要讲什么，并且有点儿激动，每逢特殊的发言场合他总是这样。

可是，没等他摆脱开粗鲁的利沃夫向前迈步，克伦斯基突然从利沃夫的另一边走了出来。他向前探着身子，一只手稍稍抬起，那样子就像演员向观众致意，而不是跟军人谈话：“工人同志们，士兵们，军官们，公民们！”他扯着嗓门喊着，竟把士官生完全忘掉了，看起来不像对士官生的队列讲话，而是对普通人群讲，“你们在这个伟大的日子里来到这里，使我相信：野蛮的旧制度一去不复返了。”

他略过一切有争议的东西，开门见山地谈道：整个国家制度灭亡了。对他来说，这是确定无疑的。所有的一切将一垮到底了！

又有一阵嘈杂的赞成声响起，可仍然不是发自士官生队列，而且也没有对罗江科喊“乌拉”的声音大。看来，不管你说什么，那些人都一概赞成。可是，克伦斯基却继续努力把听众引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我想，我们在这里干的事业，不仅是彼得格勒的事，而是我们整个伟大国家的事业，多少代人为了这个事业在毫无结果的斗争中死得不明不白。”

这是个多么危险的人物啊！瞧他都扯了些什么！这肯定会产生不良后果的，人们会逐步习惯于听这样的话。

当着众人的面儿又没法让他停下来。

“同志们！在每个国家的生活中，就像在个人生活中一样，经常出现这样的时刻：问题已经不在于如何更好地生活，而在于到底能否活下去。我们现在正经历着这样的时刻，所以应当问一问自己，如果旧制度继续存在，俄罗斯还能够生存吗？你们是否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大声喝问，连自己也战栗了一下。

听众中有所反应，有些人喊道：“感觉到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他接着说：“我们聚到这里来，就是要宣誓保证，俄罗斯将成为自由的国家！”

这些话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呢？是从他自己那个仿佛被夹扁了的脑袋里想出来？难道人们就为了听这些，才聚集到这里来的吗？其实任务应当是这样的：最好让那些从营房中出来的，完成了革命的士兵放下武器，返回营房。

“让我们来宣誓吧！”克伦斯基就像在跟小孩子们谈话。

士官生中似乎也有人自愿地举起了手：“我们宣誓！”

“同志们！”这个左倾的律师没有满足，“我们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工作。我们应当在三天之内使城里完全安定下来，并且在我们的队伍里充分地建立起秩序，要达到官兵之间的协调一致！”他终于明白了过来，说，“军官应当成为士兵的官长！”这时，他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上，“现在，全体人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盟，反对我们最可怕的，比外来敌人更可怕的敌人——旧制度！”

他这是搞的什么呀！什么呀！这个疯子砍断了所有能控制听众的缆索，使古奇科夫失去了发言的愿望：他不知道怎样纠正这些谬论。在他的心目中，一切都坍塌了。

可克伦斯基又说：“这个联盟要一直存在直到我们达到目的！自由俄罗斯的自由公民万岁！乌——拉！”他尖着嗓子喊起来。

可是，却被听众们长时间而友好的“乌拉”声压了过去。

古奇科夫跟罗江科一起从这个集会上回来，他感到一切都倾斜了。事变不仅跳跃式地超越了他所有的想象，而且继续危险地蔓延着，他看不出怎样才能把它们控制住。

第一百九十八章

命运怎么这样捉弄人？根本不是军人，甚至对军队反感的奥博多夫斯基偏偏得去担任军职。不过从前都是供应方面的事宜，可现在，差不多要直接去组织军事权力机关了。

不过这样倒也用不着到塔夫里达宫去空谈政治了。除了政治，还有一项实际工作要做，这项工作就在军事委员会里。奥博多夫斯基昨天晚上亲自守卫炮兵管理总局好几个小时（吆喝着驱散那些抢劫的士兵），而夜里又来到这里，给总局派了岗哨。可这时有人问他，用什么替代那些失去战斗力的装甲汽车？需要从米哈伊洛夫练马场调拨什么？他坐下来写道：磁石发电机、修车工具。可是，事情一个接着一个，诸如需要弄到涂料和麻刀，还得检查刚刚调来的大炮，看看是否缺少零件。这样，他就得留下来了。后来，他也像屋里的其他人一样，发起了硬性的军令，签名都是“军事委员会代主席”。

在革命突然到来的时刻，他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呢？有什么事能比这更重要呢？任何感受如果不变成实际行动都毫无价值。这事太牵扯人精力了，所以他在这里过了一整夜。

今天清晨的主要问题是和彼得罗巴甫洛夫要塞司令会谈，司令表露出明显的投降打算，这可是夺取整个首都的关键。他们还缺乏强攻海军部大厦的力量，所以决定用围困和瓦解的办法。电话台恢复工作后，奥博多夫斯基就张罗着逐渐占领和保卫城里所有的电话：一旦停电，革命就将遭受

损失，城外的敌军就会获得胜利。这之后，通过长时间的争论和顽强坚持，他又向化学委员会大楼和军事部门的化学实验室派出了可靠的卫队，不然，将有可能发生瓦斯爆炸的不幸事件。此外，如果德国间谍渗透进来，还会面临泄密的危险。

奥博多夫斯基正忙活着这些事，没注意到另一些人就在临近的一张桌子上给一个骑手，大概是个马戏骑手，写了一道命令，让他带 50 人去逮捕军区司令部反间谍局的人，他们没有分清，这个局是与敌特作斗争的，不是与革命者作斗争的。这可能是皱着眉头的马斯洛夫斯基那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造成的，他老是在这里悄悄地走来走去，流露着怨恨。

跟在矿场、地质委员会等许多地方一样，奥博多夫斯基在这里也得既伤嗓子又劳神，烦躁地对那些高级官僚喊叫，让他们撤销那个命令。这时，倒是应该预先向军区司令部保密局派出卫队的。

还应该占领电报局并维护那里的秩序；应该征集汽车和车队，在军队汽车学校组织人们维修车辆。

如果从哪个部队自愿出来一名军官或者有文化的人，那个部队马上就会领到任务。重要的是召回那些持杜马签发的证书（证明他们在那里得到了承认）的军官，以便重新给部队配齐军官，没有他们，部队只能变成一盘散沙。

可是，单靠这种偶然情况是无法度过困难时期的，这样召不回来大批的军官。于是奥博多夫斯基起草了一份致军官的呼吁书，打算公开发表，指定他们到哪里去领取证书，这些证书让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行并得到士兵的信任。军事委员会不能命令军官们这样做，可是如果为了他们的利益着想，应当说服他们，号召他们爱惜军官的荣誉，警惕军事危险。

同时应当以分散的兵力去制止城里的抢劫、破坏和从顶楼上射击的行为。人们对这样的射击一致抱怨，起初，奥博多夫斯基和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了这事，还派出一些侦察组去搜查人们准确指出的、正在射击的机枪，然后打算把它们从楼顶上弄下来。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没有一个侦察组找到一挺机枪，无论是在人们所指的屋顶，还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任何

发现。

鉴于很多非军职人员和大学生在闲逛，他们还想出这么个办法：给这些人戴上白袖标，发给他们步枪，派他们到各处去巡逻和站岗。汽车则插着白旗巡察他们。这样，抢劫、酗酒和射击就可能停止。

一种推测性的解释传到了杜马：从奥拉宁包姆和斯特列利纳开来的那些团队不是来反对革命的，而是来支持革命的。

似乎皇村卫戍部队也转到革命队伍来了！

可伊万诺夫的部队从远处向彼得格勒骇人地疾驰而来。

革命就像电表的指针那样颤抖着摆动，人们应当想到它也会颤抖，会辗转不安。

奥博多夫斯基等人一会儿觉得完全没有防守兵力，没有部队可以召集；一会儿又觉得敌人连这都不如，他们彻底垮了。

上午 11 点钟，突然来了报告，说伊万诺夫的军队已经在尼古拉站下火车了！

真快呀！已经到了！根本没有阻截部队可派。

只有指望第一革命营——沃伦营了，而且他们的营房正好顺道。于是，他们给这个营下了命令：派两个连带机枪去还击。

夜里的那种神经紧张的气氛又开始了，房间里所有的人都焦急地走来走去。会吸烟的人都吸着烟。

这时，有一名海军军官从某个舰队来，他正赶上了倒霉的时刻。他带着佩剑、手枪，途中并没有交给任何人。军官身形标准，军服十分漂亮，挂满了十字勋章和奖章。他是作为军官大会的代表被派来的，在完成塔夫里达宫的命令之前，得先弄清革命的目的和意图。革命的政治目标现在还不清楚，舰队的军官们想要得到正式保证：事变并不是反对皇上的。

军官“立正”站着。

这是最令人心神不安的时刻！人们等着从尼古拉火车站来的军队和沃伦营开战。说不定过半个小时他们自己就得从这里消失！

在来自苏维埃的马斯洛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的怒目而视下，恩格尔

哈特脸红到脖子根：但愿他们别怀疑他背叛！于是，他命令把这名军官逮捕：“拘押他到弄清他受谁的委派为止。”

值班军士和几个放肆的士兵立刻冲上来，夺下了他的武器，把他押到大厅敞廊的关押室去。

可是，奥博多夫斯基却像从前欣赏伊尔库茨克要塞司令拉斯托奇金一样，不合常理地欣赏起这个水兵来了。人们总是欣赏忠于职守的人，哪怕这个职责是对立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水兵也比在这里闲逛的皇家军队的大尉伊万诺夫和奇科利尼更令人尊敬。

至于革命的目的，奥博多夫斯基是清楚的，可那个恩格尔哈特一点儿也不明白，因此，他才红了脸。罗江科本人也不清楚将要把沙皇怎么样。由于这些思想不大会被人接受，需要几十年时间去习惯它们，怎么能要求海军军官明白这些呢？

尼古拉车站附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除非他有分身术，不然什么也不会知道，因为没收到直接汇报。不过上午得到了准信，说沃伦营的官兵都没想保卫革命的事，甚至连地方都没动。军事委员会里响起了咒骂声：如果从火车上下来的那个团不畏惧的话，只要用半个小时他们就能以行军队形到达塔夫里达宫，或者与哈巴洛夫联合起来，把他救出去。

可是，反动的军队就只剩下胆怯或干脆瓦解掉，革命的特点也正在于此！

他们再次命令沃伦营立即投入战斗！

但这个营仍然没有行动。

下午两点钟，他们命令来自奥赫塔的步兵第一预备团去保卫火车站。虽然这个团离得很远，需要走好长时间，然而，正因为这样，它才保住了军官，并且给人的印象是：它是目前唯一一支没有瓦解的部队。这是留给米柳科夫的印象，他早上去过那里。

说不定，谁也没有从尼古拉站下车？看样子是这样。

与此同时，他们还从奥拉宁包姆来的军队派出了设营人员，用这种方法与他们建立保障方面的联系。

同时需要组织队伍保卫一些大型兵站仓库：那里的岗哨不够，而且人群眼看着就要拥到那里。

还有，关于兵工厂的保卫该做何考虑呢？

军校怎么办呢？昨天它们还是中立的，可是，军校不该处于模糊的中间状态，尽管在革命的日子里，它们也应该为了战争而进行教学。可是，谁能命令他们继续进行教学呢？显然只有军委会。（不过，总参谋部那里情况如何呢？还有这么个拥有几百名军官的宏大的总参谋部，它把自己的侧翼伸展到宽敞的冬宫广场上，一直中立地沉默着。）

他们给米哈伊洛夫军校和弗拉基米尔军校校长起草了这样的命令。可帕甫洛夫军校的情况就更糟了：那里是发生了内部冲突，还是出现了反动情绪？准确情况谁也不知道。一旦军校反对革命，那种力量才是可怕的，因为军校里都有军官，都有武器，又团结一致，这是城里唯一强大的力量，必须让他们保持中立！

那名海军军官的问题又引出了克柳科夫滨河街上近卫军团的问题。要知道，他们是由基里尔大公指挥的，他又能指挥出什么来呢？

革命只能靠莽撞行事汲取营养，强壮自己，历来如此。菲利波夫上尉甩了一下偏分的头发，给格列科夫中尉开了一纸文书：根据临时政府（并不存在）的命令主持近卫军团，同时领导第二波罗的海舰队，就是说，一下子担任两个将军的职务。（可是后来海军少将从第二波罗的海舰队提出抗议，又把职务还给了他。）由自己的将军领导，这会更好。可是，基里尔大公如何承受这番侮辱呢？……

随后，古奇科夫也来了，奥博多夫斯基很高兴，他也高兴见到奥博多夫斯基：自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工作以来，他俩似乎经常合作。

古奇科夫具有始终不渝的坚毅精神，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全俄罗斯的名气，因为所有人都看得见他，所以说外表也很重要。可是现在，通过这种外表就显露出他的不知所措，他没有预料到这样混乱的局面。

没用谁的引见，古奇科夫一来到这里就预示着成为中心了。恩格尔哈特在他面前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子，二人交谈一阵儿，然后，到罗江科那

里去了一趟，向全屋人宣布：从现在起恩格尔哈特将成为副手，而军事委员会主席是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古奇科夫。

军事委员会中苏维埃那些人的心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怨气，但基本是保持沉默：他们已经习惯了职位的变换。对图书管理员出身的马斯洛夫斯基，古奇科夫根本就不理睬，无论他怎样企图参与发表意见。

古奇科夫坐在那里，人们在简单交谈中向他介绍了最近几个小时发布的命令。其中有的使他发笑，有的令他惊讶，不过，发笑还是在少数。

古奇科夫在场时又来了几份报告，通过几项命令：占领阿尼奇科夫宫；占领海军俱乐部——这是大兵们还可能去破坏的地方；为被洗劫的“阿斯托里亚”旅馆委派了管理主任，找不到比在座的军事医学院教授更合适的人。他们还派了个骑兵大尉去指挥第九骑兵预备团，可是，过了 15 分钟，团长本人怒气冲冲地来了，只好立即发出另一道指令，要求那个大尉听从团长的指挥。（这就更好了，又有了个团长。）

有人送来了罗江科的命令。现在只能靠笔头证实：没有爱德华·什穆斯克斯这个人，他也不是什么军官，而是个大学生，指挥 50 人去占领交通部。

古奇科夫没有正面对着桌子，而是侧身坐在桌子的一端，用胳膊肘支着身子，只是在军委会的一片忙乱中注视着，这里每五分钟就诞生并且会发出这样一些命令。

这时，送来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基罗奇路和什帕列尔路拐角处的岗哨通报说，据一些个人报上来的信息，在总参谋部大学里聚集了 300 来名军官，配有机枪，目的是进攻塔夫里达宫。”

马斯洛夫斯基立刻插话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总参大学的军官们情绪异常激动，只是那些教师，要拿机枪实在太老套了。可学生们完全可能，尽管他们人数没有 300，甚至连 200 都不到……他们中间有的应当被抓起来。

可是，奥博多夫斯基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几乎是喊着说，根本就不存在基罗奇路和什帕列尔路拐角这个地方，两条路甚至不交叉，因此，

它们没有共同的十字街区。况且这消息还是“个别人报送的”……

这个报告之后，古奇科夫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定下来了。他和奥博多夫斯基挪到一个角落里去坐，悄声对他说：“彼得·阿基莫维奇！有您在这里，我很荣幸，眼下这段时间我只有指望您了。在这个……里，”他用了一个脏词，“不是在军事指挥部，这里只有一个军人——这就是您。恩格尔哈特没有错，这是什么样的事压到了他身上啊，可是他……我们总得把苏维埃这帮人挤出去。我只求您在这里坚持到晚上。傍晚就会把总参谋部的真正的军官召到这里来，明早将建立起军事办公室，晚上就会建立起司令部。”

奥博多夫斯基似乎是应该应分地接受这一切，而且还向古奇科夫提供了对军官们的呼吁书草稿。

“亚历山大·伊万内奇，另一个司令部什么也挽救不了。如果不恢复军官们的地位和对他们的信任，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古奇科夫两眼发黄，显得比较病态。他读了那个草稿，把有些地方做了修改，然后，拿去给罗江科看。

第一百九十九章

达格斯坦团团长拉坚男爵，从埃思特良吉亚休完假返回前线部队，二月二十八日早上到达波罗的海火车站。对彼得格勒的动乱他早有耳闻。可在站台上，他好不容易从车厢里出来，就被军人和普通人混杂的人群围了起来，人们带着手枪、军刀和火药枪。就是这样一伙伙的人，一等到火车到来，就冲向所有的车门。

拉坚团长吓白了脸，他挺直身子回答说，他要上前线，而且不能交出武器。（他也没想想，这里怎么能反抗，却想到了厮杀。）

人们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一些人喊道：“上前线？那就把军刀给他留下，他用得着！”另一些人却要求他交出去。人们问他什么时候走，怎么个走法，团长回答说：他要在文达夫火车站倒车，在彼得格勒连一个小时也不想多待。这时他们转移到车站大楼，在那里，围着他的那些人一致同意把武器和物品一起交上来保管，否则他们保证不了他的生命安全。

可是，交给谁保管呢？往常的客运服务没有了，整个车站上都是形形色色激动不安、来来往往的人。他们谈妥：团长把手提箱放到一张桌子底下，把军刀和手枪放到箱子上。

这伙人散去了。

放下了东西，团长到车站上走走。碰见几个军官，他们的武器也都被强行夺走了。站前广场上有机枪和步枪在射击，一名被打死的警察就倒在那里。看不出该怎么往文达夫站走。

这时，又有一大群毫无纪律的武装分子来到波罗的海车站，其中有一部分是喝醉了酒的士兵，为首者据说是维堡团的一名准尉，可他像化了装一样。这些人也向拉坚团长要武器，车站上的一名仆役告诉准尉，武器在桌子底下的手提箱上放着。于是，那些人夺取了团长的武器，并把他本人也抓了起来，还把他的双臂扭到背后，用手枪指着他的脑袋喊叫，说他反对人民。

当几支枪筒同时对准你的脑袋时，你这个大活人有口也难辩。可是，男爵还是大声回答说，他这是上前线去。人群又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又是一部分人替他说好话，另一部分人要枪毙他。最终，精疲力竭的团长还是被释放了。

可是，这段时间里他的手枪和军刀全被拿走了，不过手提箱倒是剩下了。

雇马车没希望，这可怎么办呢？不论城里的生活状态怎样被打乱，团长都不能违反条例，他只好自己带着那只大箱子：其实他应当找个人做这事，现在任何军官的独立性都不存在了。一个自称可以运输的人同意为他运送。

他们步行通过伊兹马伊洛夫团的连队。沿途士兵们向拉坚敬礼，但并不是所有人。一些无知者对他谩骂，想着法儿地吓唬他，朝他开枪，子弹就贴着他的脑袋飞过。伊兹马伊洛夫团营房旁边的街道被该团的士兵占满了，但他们都没带枪，却十分兴奋。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谢苗诺夫团营房旁也有同样的情况。

到处都在打枪，这已成了司空见惯的街头景象。汽车插着红旗、载着机枪，向四面八方奔驰。车上或者是步兵，或者是来自各舰艇的水兵。四处奔驰的骑兵把红色的绦带编进马鬃里。人们在攻击有些楼房的大门，据说那里还盘踞着警察。

文达夫车站同样没有任何守卫，没有铁路宪兵。团长由于有东西拖累，所以行动不便。又有一群人蜂拥而至，把他和那些东西给冲散了。等到人见少的时候他才发现，所有财物都不见了，只剩下大衣和毛皮高帽。

这样，他终于成了自由自在的人。

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下，要寻找被偷去的东西，那是白费力气。

几名被缴械的军官来到团长跟前，提议跟他一起到国家杜马去，说新政府正在那里开会。团长回答说，只有篡权者才能干这种事，他不想跟他们打交道，这是种卑鄙行为。

在等候开往莫吉廖夫的火车时，他看到很多军官向杜马走去。

团长热心地说服其中的一名军官不要到杜马去，这让士兵们听到了，险些没把他打死。

第二百零章

乘火车旅行别有一番诗意：这是种令人昏昏欲睡的特殊的休息方式；大臣和将军们无法到这里来打扰，报告也到不了这里；窗外的景象不断地变换；随便读一本什么书。为了减轻震动，尼古拉专列的最高时速限为每小时 40 俄里，这样睡起觉来也安稳。

尼古拉的旅行分为忧郁的（离开阿莉克斯时）和愉快的（奔向阿莉克斯时）两种。如果不是亲人们有病，不是为他们担心，现在的旅行本该是愉快的。

他睡了很长时间，快到中午才醒来。明媚的阳光令人快乐地照耀着！这不正是好兆头吗？他满意地看着车窗外边。成堆的积雪和被风吹成的雪浪覆盖着一个貌似完好的俄罗斯，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个动乱的俄罗斯。山丘、小树林、深雪覆盖下苏醒着的春天——这一切构成令人感到亲切的风景画。所有车站都极其平静有序。车站楼前都有身材魁梧的宪兵在值勤。

在积雪如此耀眼的安静气氛中，使人感觉城里的动乱不是杜撰出来的，也是微不足道的，可以克服的。区区几条街上的动乱，焉能反得了泱泱大国？！

一连串没受到打扰的思绪，夹杂着回忆，在他的脑海中依次浮现。

不论离开家几天，尼古拉每次回来都满怀着新的喜悦，仿佛分离了一年似的。他总是要先去看看阿莉克斯，只有把她紧紧地拥在怀里，给她讲述和向她打听这些天所发生的一切后，他才能平静下来。对儿子的惦念也

不比这轻，尼古拉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种神奇的生理上的重复，只是想到父亲那曾经令人羡慕的好身材时，这种重复却被可怕的疾病打断了。因此，更需要履行父亲的职责以及与儿子的联系了。还有四个女儿，四个啊！其中三个已到了待嫁年龄，她们的命运还模糊不清。两个已经是成年人了。由于父亲是皇上的原因，她们仿佛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对 16 岁的小不点儿阿纳斯塔西娅也同样喜爱。他急着要奔向她们那里，他不知道有什么比经常跟她们在一起，每天都见到她们更幸福的了。

不过还有一个在各方面都与他们密不可分的女人——阿妮娅·塔涅耶娃。对阿莉克斯来说，阿妮娅是多年来唯一可以信赖的朋友。可是，由于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经常作为他们这里的第三个人，由于跟他们全家人联系密切，她不可避免地跟尼古拉密不可分。她与尼古拉的关系无法称谓，无法进行人际关系的分类。阿妮娅对自己的皇上并不言听计从（虽然在通信中正是这么写的），当然不是长女对父亲（虽然他们年龄相差 16 岁）的关系，不过也不是情人，因为在尼古拉热烈地爱着阿莉克斯的情况下，他心中容不下第二个人。同时，这又是一种温柔、不可分离、只属于他俩的感情，只有他俩单独见面时才能充分表达。

曾经有过危险时刻，那是一九一四年春天在克里米亚，当时他们很可能越过一切界线。阿莉克斯被多种疾病拴在床上和椅子上，太子的一切事宜都由阿妮娅担负起来了；尼古拉则一如既往，在运动方面投入很多精力：在打网球时、在他的长途旅行（乘车、骑马或步行）中，这个长着蓝眼睛的美人儿都毫无例外地陪伴着他。他们不能自控了，幸亏阿莉克斯及时并坚决予以干预。那时（两个女人大吵大闹一通之后），这件事以阿妮娅被逐出利瓦季亚和这个家庭而结束。然而，阿莉克斯感到这对她本人也过于残忍，让她无法忍受，于是，阿妮娅又回到了这个如家庭般亲密友好的氛围中。不过，现在阿莉克斯亲自监管有关她跟尼古拉关系的规章制度的执行。

三个人都接受了这个关系的准则。阿妮娅的小房里挂满了放大的皇上照片。她把自己那些长信拿给皇后看，如果皇后认为哪封信会使皇上生气，

阿妮娅就建议将其烧掉。当然，阿莉克斯把这些信全部转交给了尼古拉，但他得向妻子保证读后全部销毁。要是阿妮娅直接发来电报，他也一定会告知阿莉克斯。这样他就使阿莉克斯摆脱开阿妮娅那些任性行为的牵扯。如果阿莉克斯提出带阿妮娅一起去大本营，他则反对说，他们夫妇俩单独在一起更安静，不过，当然把她带上也可以。

就在这些确定的范围里（在其他任何范围里都会有失体面）保持着只有他俩才能感受到的温情。尼古拉写“吻你们”时，这就意味着包括孩子们；如果写“吻你们所有人”，就意味着也包括阿妮娅；或者他单独写上：“也同样吻她。”（在信中他们通常不叫出阿妮娅的名字。）尼古拉常常这样愉快而又抱怨地结束他的信：“请向阿妮娅转达我的问候，告诉她我总在想着她。”再加上铁路上还发生了一次惨祸，致使阿妮娅好几个月卧病在床，更需要抚爱。尼古拉来看望过她，后来她开始走动，但拄着拐棍儿（可是拐棍儿也没有破坏她的美貌）。他们有时也能短时间地单独会面。（可是她想经常这样！）所有这一切都被某种无声的声音、某种只有心灵才能领悟的音韵环绕着，宛如一朵看不到而又常开不败的小花。这一切使返回皇村变得更可贵而且更加温情了。今天，这种旋律又混合着其他东西向前奔跑着、奔跑着，就像列车两旁的电话线，既不中断，又不会被追赶过去。

电线悬在线杆之间，向前伸展着、伸展着；太阳向雪堆倾泻着淡影，上帝赐予我们多么美好的景色啊！如果没有那些恶念和怒火，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会生活得多么美好啊！

好在这些电线今天什么消息也没传来。

也许，首都那里一切都平静了？上帝保佑吧！

可这一切只不过因为沃耶伊科夫睡着了，而所有的电报通常都是他经手呈交的。这会儿他来了，打破了这个安宁甜蜜的独处状态。

首先，当他们还停在莫吉廖夫的时候，阿列克谢耶夫就转来了别利亚耶夫的电报。这封电报只有几句话，可这几句话是骇人听闻的！暴乱分子占领了玛丽娅宫，大臣们一部分逃跑了，一部分被捕了。

嗨，这可严重了！

皇上带着温和的责备神情（虽然他那蓝眼睛里几乎看不出责备）看看皇宫总管：“直到出发前有一整夜的时间可以上报，这一切你都不该报告吗？”

可是，总管那石匠般的脸一点儿都没红。

“还有什么情况吗？”

“是的。这不，大本营转来的 15 位国会成员的电报追到了这里。”

皇上读着这封电报，感到莫名其妙。这些人翻来覆去地说，人民群众被引上了绝路；说人民心灵深处（难道他们连这心灵也了解，也看到了！）积蓄了对政府的仇恨和对政权的怀疑；说现政府执政导致不可避免的战败，甚至朝廷的灭亡。

尼古拉读着这些，就像在听痴人说梦。在这封信里，他没见到一件与现实相符的事，更没读到任何一句清醒的话。简直无法理解，这些有教养的正经人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浑话？不过，在这上面签字的都是什么人啊！是那个仇人古奇科夫，还有格里姆、克雷姆、什穆尔洛，以及施魏因施泰因，差不多都是那个进步联盟的人。还有个梅勒·扎科梅利斯基，也向他们那边摇摆。有谁能想到呢？

他们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国会：他们从社会上挑选政府的仇人，来自皇上那方面的人都是“可敬”的庸才——各种需要给予安慰的退休者。这样，左派就很容易压过右派。

这 15 个人直截了当地要求皇上坚决改变内政方针，让现政府辞职，委托他们组建新的、能按人民代表的意愿，也就是按杜马的意愿施政的政府。

除了指他本人，那个沽名钓誉又固执的古奇科夫还能指谁呢？他怀着戒备的仇视心情，暗地里监视着皇上的任何一个行动。他曾表现得那么友好，却在杜马宣扬与皇上的那次倾心交谈，这纯属叛变。

使尼古拉感到绝望的是，在同一个国家里，人们却不说不同样的话——相互之间不能交心。

可是，尼古拉无论如何和人民心中既看不出仇恨，也看不出怀疑。

火车又开始了在太阳和雪地之间不停顿地运行。这时候的恐慌才折磨人呢。玛丽娅宫？那里在干什么？在和侍从们一起吃早饭时，皇上发觉他们都面色阴沉，惊惶不安。是啊，关于昨天夜里要走的决定，喝晚茶时他们对他们一点儿也没透露，关于行动的理由也丝毫没打算向他们解释。就算是现在吃早饭时，皇上也无法驱散凝结在他们眉头的疑惑。说这些会不合礼节，有伤体面。因此，他们只谈了谈天气、旅行和各种无关紧要的小事。

可是，火车站上一切都一如既往，既没有任何惊慌失措的迹象，也没有任何动乱，铁路员工和铁路当局仍然按部就班地工作。在斯摩棱斯克，有省长前来迎接。所有人都通过电话得知皇上的列车要经过，而做好了准备，保证其畅行无阻。

在一个小站上停着前来迎接的军用列车。部队也知道了消息：一部分士兵已经在站台上列好了队形，剩下的正从暖车厢里跑出来，接着排队。所有人都使劲儿地盯着车窗，目送着列车，猜测着皇上会在两列蓝色火车的哪一列里，在十节车厢的哪一节里。说不准皇上在哪个窗口，可是，乐队还是不停地演奏《上帝，请保佑沙皇吧！》，欢迎者们则不停地喊着“乌拉”。尼古拉很怜爱他们，因此来到窗前，人们看到了皇上，“乌拉”声便以不可思议地冲天而起！士兵的脸都朝气蓬勃、兴高采烈，沙皇的形象使他们更加愉快和充满了忘我精神。

如此看来，彼得格勒的动乱、杜马和国会成员们的狂妄行为又能算得了什么？

尼古拉一动不动地站在宽大的车窗前，高兴地看着，一直到站台尽头，那个欢呼雀跃的团队不见踪影为止。

他从维亚济马向皇村发出一封充满温情的电报：“我的思绪常与你在一起。天气极其美好。希望你们愉快而安宁。已从前线派去很多军队。最衷心地向你问候！你的尼基。”

第二百零一章

这事儿确实太令人委屈，没有任何理由能解释清楚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为什么没能进入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如果说他不能代表工人，那么，在那里开会的人也都不是什么工人代表。作为“左派杰出活动家”，他或许比苏哈诺夫和斯捷克洛夫差点儿，可是，无论如何也不比卡佩林斯基或者潘科夫差。难道出版家领导革命就一定比记者差吗？在这个问题上，什利亚普尼科夫也有严重过错，他本来可以推荐这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近来邦奇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不太好，因此就发生了这事。

邦奇感到伤心，他从15岁起就确定自己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哥哥却为沙皇效力去了），从那时起，他为革命做出了许多贡献，跟拉斯普京一起从事过科学活动，掩护了后者的教派活动。直到最近他还有过贡献：说服哥萨克教派分子不要开枪，以免影响到其他哥萨克分子。可现在，到了革命胜利之日，却没有他的事了？

昨天，邦奇扎上了军用皮带，别上一支大个头的手枪，在他们中间挤来挤去，可到底还是没被选进执行委员会。好在他还当上了出版人民委员。他去夺取位于利戈夫卡的“戈比”印刷厂，结果很容易，没有人反抗，夜里他就印出了第一期苏维埃的《消息报》。

开头倒挺简单，可往后就有了一系列麻烦，并且冒出一系列危险题材，因此，邦奇已经往塔夫里达宫发了两封措辞坚决的便函。最后他干脆亲自

来了，从执委会会议上把吉姆梅尔叫了出来。

吉姆梅尔确实收到了邦奇的一封信，可是，会开得很紧张，他没工夫想该怎么办，他只希望能想出个办法应付过去，别再让邦奇来提要求。可是，这个邦奇，竟然挺着个大肚子亲自来了。

本来，吉姆梅尔并不分管《消息报》，他可以不去解决这个问题。但作为执行委员会中一位有远见的委员，他不能推卸这个责任。因此，当邦奇粗鲁地责难说，没有《消息报》的出版，这里的整个会议和所有谈话便一钱不值，只有把它们印在报纸上它们才是实际存在的时，他才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个真理。

邦奇大声地嘟哝着，那声音像从大桶里出来的。因此，吉姆梅尔把他领到走廊里，这里也挤着一大堆人，有些人想往执委会闯，可是邦奇在这里说话声倒小起来了。

他抱怨出现了许多困难：主人对占领没有反抗，可是，印刷工人才不管你革命不革命，他们要为自己的工作索取报酬，这就需要钱。还有，由于工作不能间断，他不能放工人离开工厂，这就要给他们吃的。再有，既然现在全城都知道《消息报》是在哪儿印的，这就会有黑帮分子来侵犯的巨大危险发生。因此，他需要不少于 40 人的护卫队，要带机枪，要把他们分布在整个街区。同时也要对印刷工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而要经常保持护卫队在其左右，也得供给他们吃的。这就是邦奇要求工人代表苏维埃保证供给他的一切——要够 100 人用的。

吉姆梅尔头脑里出现了关于邦奇的讽刺短诗：

带着自己饥饿的妻子

邦奇先生出门上了路

还应该检查一下，他是否真有 60 个工人。但不管怎样，问题总得解决。

吉姆梅尔觉得自己已经是革命政权的代表了，于是，他像个当权者一样坚决地回答说：“好，弗拉基米尔。钱嘛——苏维埃暂时还没有，不过

也不是必须马上支付给他们。因此，您可以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只要他们完成工作。食品嘛，我们也会弄到的，我现在就来办这件事。护卫队我们也会找到的。”

于是，邦奇·布鲁耶维奇像个大肚子桶似的，立在个子矮小行动灵活的吉姆梅尔面前说：“不是会找到，而是需要立刻派出护卫队！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可不能在黑天时留在那里，黑帮分子会让我们粉身碎骨的！”

“好。”吉姆梅尔答应了，他们告别了。

确实应当干点儿什么。可是，能干什么呢？无论是看他的名字，还是看他的面目也没有人认识你时，办什么事都会有困难。有许多人认识格沃兹杰夫，可是，没人认识他吉姆梅尔。

在塔夫里达宫老远的一个角落里，为革命建立起了食品储藏室。可是，只给开个通知单，把人打发到那里去，这无济于事。在那里这个通知连看也不会看，没人认识执委会委员的笔迹。再说，用什么样的公文纸呢？究竟写给谁呢？看来，应当亲自到那个储藏室去一趟。

而这时到那里去，就意味着在塔夫里达宫里要靠胳膊肘冲出去。这些充满了疯狂的、没有理性的人们，而且不知都是些什么人，他们凑到这儿来干什么？他们想要什么？意图是什么？当你争着去办事时，这些笨拙的脊背和丑脸却老是妨碍你，你又不能发火。你得经受穿堂风和地上滑溜溜的积水，去寻找这道门、这个房间。

吉姆梅尔就这样费了好长时间，才来到储藏室。那里有一个不相识的人在分配食品，一切都由他定夺，可大家都拉扯着他，试图引起他的注意，又得劝说他。他终于给开了个单子，可领食品之后又没什么可运的。现在就得去找车，找到了再把它开到仓库来。可让谁去押车呢？需要派人押护，以免途中被人抢了。

应当张罗的主要是卫队。这只能到军事委员会去找了，吉姆梅尔正赶往那里。

这几天他曾去过一次军委会，可是，没人记得他，哨兵全是新人，他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说服他们，而且他又瘦又小，没个军人样儿。即使

进去了，里边也没什么值得高兴的：委员会没有首脑，没有秩序，也没有协调统一。每个委员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每个人身旁都有几十个人围着，他们都有所求，都有怨气。委员虽然收下报告，发出指示，吩咐下属建立队伍，可对任何事都不抱信心。

吉姆梅尔引起了社会党人、对苏维埃最亲近的菲利波夫斯基的注意。可就连精力充沛的菲利波夫斯基也消瘦了、筋疲力尽了。他同意《消息报》需要保护的决议，可他不仅没有 40 人可派，而且也无法任命这支队伍的头目。诚然，有一些军官聚集在这里，看样子是来寻求任用的，可是，当菲利波夫斯基建议他们去领导印刷厂护卫队时，谁也不服从他，他们不是说另有重要任用派遣，就是说人手不够。

吉姆梅尔绝望了，就到那些闲逛的军官中间去寻找志愿者。一名哥萨克少尉同意了，但是，得先给他队伍，他自己一兵一卒也没带。奥博多夫斯基给少尉写了任命状，可是队伍仍然没有。

吉姆梅尔为什么非要自己来找队伍？现在去鼓动士兵们不行吗？他可没想这么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去面对人群讲话。没等去做，他就知道不会有好结果，预感到他那不是很威武的身材和军人风度很快就会使讲话被打断。

可是，有这么一个人，正好天生是干这事的，他就是——克伦斯基！任务就这么解决：现在就到塔夫里达宫成千上万的人中去找克伦斯基，说服他去召集队伍。大概在这么多人中间，任何别人都不可能找得到，但却能找得到克伦斯基，因为他最显眼、最受欢迎，他到哪儿都能留下独特的足迹。

在杜马那一侧楼的最里面，克伦斯基被找到了。在一个房间里，至少同时有 20 人找上了他，把他围住，向他提要求。克伦斯基迅速地转动着身子，一面小跑着，一面不时地中断自己的谈话，努力做到不仅理解和满足这 20 个人，而且要理解和领悟使他心胸宽广的伟大革命，为它提供充分的供给和服务。他是有能力干这事的人，他自己也是这样感觉的。他精神十足，坚守岗位。幸灾乐祸的人可能会想，他那张瘦削的有点儿发烧的脸带有几

分疲惫，可实际上他满怀着无穷无尽的热情，他有能力把他所做的再做上千百次。

按吉姆梅尔的估计，他担心克伦斯基在这种状态下未必能抓住战略和政治局势所有的主要“发条”。但吉姆梅尔为了通过他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还是挤过去紧紧抓住他的常服的一个纽扣不放。

克伦斯基不仅不想冒在这种场合失掉显眼的纽扣的危险，而且他总是有求必应，愿意听到每个人的陈述，并且抓住问题的关键。这一切都帮了吉姆梅尔的忙。况且，他使用最可怕的语言描述革命的命运，于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刺痛了克伦斯基那双红肿的眼睛。

他耐着性子听完，立即同意了，并离开座位，挣脱开另外那 19 个人，急匆匆地走了，吉姆梅尔勉强跟得上他。说来也怪，克伦斯基不用像其他人那样把人群向四外挤，他像一颗流星，燃烧着自己的轨道，吉姆梅尔紧跟着他，就像把自己放在了流星的尾巴上，顺路还带上了自己雇来的那个少尉。

克伦斯基健步如飞般地进了挤满人的叶卡捷琳娜大厅。他仿佛没受任何重力的作用，飞到了一张桌子或者是一个台阶上，高居于一大片攒动着的人头之上，开始发表他那未经任何准备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整个革命悬在刀刃上，就取决于 40 个去执行守卫任务的志愿者，他需要立刻在这里把他们组织起来！

不知是由于他的口才有这样的威力，还是保卫工作相对安全，反正没等大厅外的人听到他的话，甚至还没转过身来，志愿者们就从四面八方向他这里挤过来了。年长的准尉开始对他们进行组织。

第二百零二章

“怎么，你饿了？”

“不，麻子，等一等，过来听我说！我们穿坏了那么多件灰大衣，原来——给我们这样的荣誉，就是让我们聚到这病房里，我们在这儿就……我们已经这样过了两天，大家对这种生活赞不绝口，训练吗——倒是不用去了……只不过再给我们弄点儿吃的就好了，这儿什么吃的也没有。与其让这些人在这里讲话，不如为所有的士兵建立伙食。”

“你可真够聪明啊，伙食！工人们到哪儿给我们搞伙食去？”

“哪儿有，就到哪儿去拿！”

“仓库里有，财主那里有，反正总会有地方有，能跑哪儿去呢？难道是藏起来了，不让我们吃？”

“所以我说嘛，你得去拿！应该选出一个委员会，让它去把食品干干净净地收上来。”

“何必要委员会？难道我们自己都没长手吗？与其白白地在苏维埃这里挤来挤去，莫不如上街，用刺刀去搜查，搜出来就收缴！”

这时，到宣称为“苏维埃”的大房间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没有多少人是外面来的，他们身上暖烘烘的，看得出是在这里过的夜。到营房去有危险，在这里却有小姐们给端茶倒水，捎带还有夹香肠的面包。可现在会出什么事呢？瞧着吧。在门口，他们被一些人拦住，要求他们出示证件或口头证明，说清来自哪个部队、哪个工厂。很多士兵成群地通过门口，

这一帮证实了自己的身份，另一帮又挤上来，有的还带着枪，是昨天晚上从营房带出来的，可现在把它往哪儿藏呢？

开头里面倒挺宽绰的，甚至可以分散开来坐在椅子上、长凳上。从紧挨着的小储藏室里走出一个有文化的头目，他可以接受委任。他坐到桌旁，往里面挤的人越来越多，已经聚起了许多站着的人，再坐着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什么也看不见，有一半讲话听不清，全都被挡住了。前面的人用后背挤压着后面人的脸，于是，人们从座位上站起身子。这样一来所有的膝盖都紧顶到椅子上，结果变得更挤了。干脆把它们打碎或者扔出去算了！有些聪明点儿的人爬到椅子上面，这下就好了！前后左右都可以看到，既可以发表演说，又可以显示自己。唉，真是一群稀奇古怪的人！

人们向这个头目逼近，再逼近。头目们也被挤得靠了墙，什么也看不到，只好站到自己的办公桌上。这下不论站到什么椅子上，也高不过他们了。

而在下面，人群拥挤得连皮帽都摘不下来，拿到手里更不方便，于是只好任由脑袋冒汗了。可是，竟有这样的论调！说哪儿挤，哪儿就是士兵的位置。昨天和今天这两天的时间，来自各营的士兵在过道里就相互认识了。挨着的人自然要和彼此交谈交谈。和邻居说说话儿，心里觉得温暖。

“这些谁都愿意要的姑娘，大腿真光溜啊，说不定用细刨子刨了多少遍……”

“彼得格勒的姑娘们对咱们这些脏兮兮的大兵，难道能看得上眼儿？”

有一个从汽车队来的穿皮夹克的人，挥动着双手站在桌子上说：“士兵同志们！你们用这样不严肃的议论，简直把革命的光明的地平线给遮住了！我们与血腥的沙皇制度进行了多少斗争啊！应当谈谈这个。那已是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的事了。今天，刽子手伊万诺夫将军又大兵压境，要扼杀我们的自由了。因此，我们应当动员和组织起来！可是，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只是在向空中放枪。”

“那不是我们，那是年轻人。”

“可子弹是谁拿来的呢？是谁把它们往火堆里扔的？”

“子弹够你用的了！我们的子弹库满满的，以前是按数发的，而现在，

你随便去拿呗，你自己有手。”

一会儿，又一个长着火红色胡须的健壮得像屠夫一样的人爬到桌子上。他一会儿照着一张小纸片上写的念，一会儿凭记忆讲，说明为什么需要表决。表决——这就是举起一只空手，举起来，放下去，这不难，人们能够做。这也是表明自己的誓言。废除警察——这好。夺取造币厂和所有存钱的地方——这也好。不让通电车，那就不开，大家不也是这么步行吗。表决了，也就完事儿了。

“这么说吧，这些学者比我们聪明还是怎么的？只不过他们识字，积累点儿知识，可我们的命运，对他们来说是与己无关的。他们的那些话，我听着就不顺耳。”

“弟兄们，总得把肚子填饱，不然的话，我们今天怎么能开始自由的生活，是吧？”

这里攒动着制帽、毛茸茸的毛皮高帽、镶黄边的无檐帽，还有什么也没戴的剃得光光的头，一些人的眼神懒洋洋的，一些人怯生生的；这里还有穿着黑衣的自由派，这些人比我们习惯聚到一起谈论是非，我们说不过他们：“士兵同志们！用不着向你们说明吧，人民的胜利需要保卫！革命的敌人准备让我们流血，可是，我们看不到你们整齐的革命队伍。”

“什么？革——命的……他们干吗老是往左手上使劲儿呢？”

“要消灭凶恶的反动势力，我们现在都做些什么呢？”

可这时人们已经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了，有人立刻回答他：“等一等，我跟你说说。要知道，我们的营房里……”

但营房里的每个人都有话可讲的，有很多人想要讲一讲，声音从四面八方而来，你都听不过来。你一下子能去那么多的营队吗？

那些只想到这里来述说一番的人，现在都相当轻松愉快。只是肚子里空空的，连离开这里的劲儿都不够了。

有人对那个自由派说：“喂，你听着！得用肚子去保卫自由吧！是不是得给吃饱点儿？”

这时，无论是沉默不语者，还是大声叫喊者，都听到了机枪的点射声！

离得很近！仿佛就在旁边！又是一梭子点射！就在塔夫里达宫附近的某个地方！

这要是打着人可咋办？这可是机枪啊！它可不是闹着玩的！！它可不是吃素的。

这里的人可是都挤在一起了，要把这些人都屠杀掉，一挺机枪就足够了。

人们在楼里乱挤起来，叫喊起来。不知枪是向这边打的，还是从这里向别处打，反正是在射击。

可我们所有的步枪都没有子弹。有些人在进来时还把枪放在走廊里了。

于是，人们都向门口挤去，拥挤了好一阵。

“小心点儿刺刀，见鬼，别扎着我！”

有人冲敞开着的门大喊一声：“哥萨克！”

“唉，我可怜的心肝儿，你算是碰上屠夫了，这会儿他们准得砍掉我们所有人的脑袋！”

往下会出什么事，谁也说不清，只是瞪着眼睛看着，有人看着屋门，有人看着墙壁，还有人看着地板，也有紧贴在地板上趴着的，人们从上面踩着他们。另有一些人看着窗子：窗子冲着花园开，他们担心，那些哥萨克会不会从街上跑到花园里来。

而窗玻璃真的发出了清脆的碎裂声！我的亲妈呀，已经往这里打了？！

还好，这是我们的人在用枪托砸碎玻璃。可这样你也跑不出去，玻璃会刮伤人的。看来还得用枪托打一打？然后再跳到雪地上去，从那里接着跑？

开头一段时间最难熬，后来就轻松点儿了。有人在大厅里蹿跳着，那里的人们也在向四面八方拥挤着。还能往哪儿跑呢？

大概正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喊叫，因而，听不到任何人的声音。大概有人在劝说，说这都是瞎扯。可是，一听到哥萨克来了，人们就无法控制了。

机枪的射击声又响了几次。

可是，我们的人似乎没有谁还击。

这事就渐渐平息下来了。

平静下来后，人们向四周张望，哥萨克并没往这边来，机枪也不打了。

人们开始返回原处，有人从打碎的窗子外面往里爬，有人又回到苏维埃去：要不能到哪儿去谈谈呢？

刚才也跑散了的头目们，现在又重新聚到一起。

第二百零三章

古奇科夫来到后，马斯洛夫斯基明白了，自己在军事委员会快待到头了。可口是心非的奥博多夫斯基却忘了自己革命过去，准备为有产者集团效力。苏维埃的一个大疏忽就是失掉了在革命的指挥部阵地，这是实行指挥和权力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索科洛夫昨天晚上的态度是对的，他当时不想让恩格尔哈特进入军委会。可是，苏维埃缺乏自己的军事干部，又过于忙着自身的组织工作。

现在，可能只剩最后一点儿不受监督的时间了，应当抓紧时间多拟定一些重要命令。于是，菲利波夫斯基一昼夜时间连躺都没躺一下，在国家杜马委员会副主席的公文纸上（应当把这个小便条本偷走）签署了一个又一个的命令，差不多每五分钟签一个。

原来，运到国家杜马来的步枪消耗得很快，已经发放光了，需要从哪弄来哪怕是 500 支。在装备队伍时，一些人情愿不带枪支走。还应当往杜马大楼这里运来更多的手枪子弹（看来还应该把苏维埃备用的部分特别划拨出来。）。然后，还要控制住预备装甲营，这个营的军官全部跑掉了。幸好找到了这个哈利尔·别科夫大尉，他在那里开始建立秩序。大学生希曼斯基兄弟俩，其中的一个今早上成功地逮捕了施蒂默尔，另一个被他们派到近卫军经济协会去整顿秩序，一些兵匪抢劫了那里。

现在，该轮到对帕甫洛夫军校里的反革命脓疮开刀的时刻了。菲利波夫斯基中尉仍然用庄重的杜马公文纸给瓦尔贝格将军写了一道命令，写得

格外仔细，特别是大写字母几乎都紧挨上了，全部意思都包含其中：“帕甫洛夫军校校长。兹以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命令将委托给您的军校交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指挥，并听候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为此请前来该委员会。”

这道命令一式两份（有一份需要签收并返回），由一名办事麻利的准尉和几名勇猛的士兵分乘两台摩托车送去。菲利波夫斯基估计将军不会来，只是希望不经战斗他就把军校交出来。

他继续埋头公文，琢磨在哪儿夺取什么，保卫什么，或者镇压什么。尽管走廊里有人守卫，可军事委员会的房间里总是很拥挤，不断地来一些没有领导、目的不明的人。克伦斯基也来过，也要寻找可以派出去夺取什么的人。

就在这时，离塔夫里达宫很近，不过是从大楼的另一边，响起了清脆而响亮的机枪声！紧接着又打了几梭子！

机枪声是不需要解释的，尤其是对军人！准是有人冲进来了，战斗就在杜马楼下进行！

所有人都忙乱起来！立刻没有了司令部那中流砥柱的样子。可是，赤手空拳，又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要跑出去也不那么容易。

军委会的窗子朝向小花园，那里汽车、摩托车、大炮、马匹和人群乱成一团，一切都旋涡般地旋转起来，每个人都想找个地方跑出去，或者把车开出去。汽车有的已发动起来，有的尚未发动；人们互相推搡着、喊叫着，抢着地方，只是听不到枪声了，看得出，园中的人们也没有发现敌人。

连从园子里挤出去都不可能，而要经过走廊和前厅到园子里去更不可能！再过五分钟报复者就会闯进来，他们连放枪都预备好了，出去的人会被撞见、被逮捕，然后等待他们的就是绞刑！

马斯洛夫斯基犯愁了，开始精神错乱，不知所措。他已经 40 岁了，可形象跟军人一点儿也不沾边儿……一切都清楚了！准是普罗托波波夫的机枪手从楼上下来，投入了进攻。这回在这里是死定了！要不就是被俘去服苦役。咳，他昨天可真是不想到这儿来啊！妻子也曾劝过他，可偏让卡

佩林斯基给碰上了！昨天，快到早上时，他本来很想躲回家去，可是，虚假的革命羞愧感阻止了他。

这里的一个叫不出名的军官，已经从房间里往出走了。

机枪声又响起来了！近得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就是在这塔夫里达宫墙下！

如果克伦斯基不在他们中间，军事委员会这里的一切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

可幸好他在这儿！所有的担忧和想法只要与对革命（不仅对自己）的命运的决心和责任心一起在他头脑中刚一闪现，他立刻就能做出决定，确切地说是立即实行决定，因为他实行决定往往比做出决定更快。克伦斯基仿佛有双隐形翅膀，从地上一跃而起，一下子就站到了窗台上。他一只手握住插销，另一只手打开小气窗，抓住窗框的一个边儿，把自己那扁长的脑袋从小气窗完全伸了出去。

克伦斯基看着小花园里那些旋涡般的无头脑的人，冲那里喊着。他的嗓音曾在讲坛上出名，那声音响亮而又刺耳，这时却有些嘶哑。

“大家——都各就各位！大家——都找好战斗位置！……要保卫国家杜马！……现在对你们讲话的是——克伦斯基！有人在向国家杜马——开枪！”

这场历史性的可怕的劫难，新革命的悲剧性的结尾，噩梦般地呈现在吓得脸色发白的军委会人员面前。塔夫里达宫已陷入血泊之中！

“有人在向国家杜马开枪！……我是——克伦斯基，我在对你们讲话！……我号召你们保卫我们新生的自由！保卫革命！大家都各就各位！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可是，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虽然都有武器，也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武器。而且在手忙脚乱、狂呼乱叫、一片抱怨之中，根本没有谁听见有个人从通气窗口朝外面喊。

可是，屋里的人都听见了。克伦斯基的勇敢给军人们的印象是和他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有人不客气地提出，他从气窗发号令会起反动员的作

用。克伦斯基这时已经飞一般地从窗台上跳到屋中央，收起了“翅膀”，但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的步态，就怒气冲冲地看了一眼胆敢给他提意见的那个人，尖着嗓子喊道：“我请求——别给我提这种意见……我请求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要干预我的决定！”

如果真有一个机枪队、半个步兵连或者哥萨克连的十四五个人来袭击塔夫里达宫，那真不知道这世界性的事件会如何发展，是否有很多人将从革命的废墟下逃脱。可是，机枪声并没有再响，也没有别的枪声，更没有哥萨克追击的呐喊声。小花园里、叶卡捷琳娜大厅里、走廊里，以及军事委员会的房间里都安静下来了。克伦斯基也能够没有妨碍地去忙自己的事了。

打枪的起因很快就弄清了，原来是有一支革命队伍在宫里检验自己得到的机枪的品质。至于哥萨克，根本就不存在。

尽管军委会在这差不多一昼夜的时间里干了一些必要的事，做出了一些必要的决定，可是应当承认，所采取的措施还不能令人满意，塔夫里达宫到底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

整个首都也没有准备好：所有这些团队都从四郊纷纷前来对为革命争光的彼得格勒表示祝贺，然后，人们就纷纷散去，不见了。这些人只需要找个地方吃饭睡觉，可是，这川流不息的人群没能补充出一个排去保卫革命。

菲利波夫斯基赶紧写了一道命令：

第九骑兵预备团团长：

立即尽可能多带作战装备充足的连队和机枪队，前来保卫塔夫里达宫，要配有一定数量的军官。

军事委员会主席

他不是主动要求指挥吗？这回就让他干去呗。

他就是把整个骑兵团都带来，对于保卫塔夫里达宫来说也绝不算多。

军事委员会里苏维埃的人和资产阶级那部分人正齐心协力地寻找后备军。

“波斯特里加洛夫少尉，”恩格尔哈特写道，“命你派出巡逻队，组织塔夫里达宫的守卫。”

勒热夫斯基在忙着弄清忠实于杜马的普列奥布拉任营的去向。就在今天早上，这个营还来向杜马致敬，可现在它没影儿了，连一仗也不能打。于是，又写下了一道命令：

“命希纳尼准尉带两辆车来百万路33号普列奥布拉任团的营房，并把该团所有的军官带来。”

——要求连同他们的团长阿尔古京斯基，哪怕是强行带来。他们求之不得地满口答应了，那就让他们干去。而且还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带兵前来？他们团在干什么？

不过，塔夫里达宫里的整个慌乱场面却表明了另一点：沙皇政府已经没有任何力量了。

